



刘恩铭 著



中西文化天使 ——利玛窦

河南文艺出版社

I247.53 / 88



中西文化天使
——利玛窦

刘恩铭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02189

河南文艺出版社

作家简介



刘恩铭,男,1942年10月出生。山东单县人。汉族。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SBN/5/07



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1978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创作以长篇小说、电视剧为主，兼写诗词、散文及文艺评论。主要致力于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其作品既有历史深度，又有鲜明的当代意识，雅俗结合、中西融会，很有读者与观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努尔哈赤》、《皇太极》、《青天刘墉》、《张学良将军》、《兵临沈阳》、《利玛窦》；散文集《辉山风光与传说》；报告文学集《一代风流》；文学评论集《文学人物与历史人物》；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皇太极》、《幽禁岁月》等。其作品多次获国家及地方奖，尤以电视剧《努尔哈赤》成就突出，影响最广，先后获全国第七届“飞天奖”一等奖，最佳编剧奖；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题材剧“骏马奖”。先后发行到美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1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人民日报》、《文艺报》、香港《大公报》、《俄罗斯东方报》先后发表评论、专访。1994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传略列入《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电视艺术家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模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著名华人社团领导人名典》、《世界名人最》等。



《中西文化天使——利玛窦》

简介

利玛窦被中外史学家称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位使者。

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作为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剃发如僧，出入寺庙，被澳门人称为“洋和尚”。不久他发现和尚在中国并无地位，也不受尊重，于是他蓄起长发，穿起儒服，学汉语，读经书，很快与当时的士大夫交上朋友，并以娴熟的天文、地理、数学知识，吸引一批士层人物，成为莫逆之交。

利玛窦在澳门海滩险救逃婚的兵部尚书之女、李贽的门生梅小姐，结交了京官刘承禧，尔后在广州、肇庆与士大夫出身的州府县官员沈鲤、李之藻、叶向高相识。在交往中，利玛窦以大地是球体、地球有五大洲的地理知识，令全封闭的、只知天下有“中国”的士人大为惊讶；他拿出精巧的时钟，更令国人惊叹不已；而那神妙的几何算法，更令知识阶层的儒士着迷。新奇的西方文化，悄悄地进入中国大地；古者的丰富的“四大发明”古国的多种学问，也快利玛窦废寝忘食地研读。他时不时地将中国的文化向欧洲的朋友传递。于是他从澳门到广州，由广东至广



西,然后经南昌、南京而北上,居京十年,渐渐沟通了中西文化,成为以“科学文化传教”的功臣。

在交往中,有具有新思想、追求婚姻自由的梅小姐的爱之雨露的倾洒,也有贪官沈一贯、太监马堂之流为贪得异人奇巧之物的拉拢、陷害;有官民的爱戴、支持和保护,也有异教僧人的排斥、疏远和谋害;有中国士农工商的追随,也有来自宗教内部的分歧、争论与斗争。在复杂的多变的环境中,利玛窦时而是朱明王朝王子贵族的贵客,时而是被人追踪盯梢的神秘洋人;时而是令人膜拜的大儒,时而又是阶下囚;时而享受性爱的芳馨,时而因接触异性忍受屈辱。于是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汇、融合中,一个个鲜明的性格、形象呈现出来。

这部历史小说,以利玛窦“科学传教”为轨迹,生动地反映了明代中末期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撞、借鉴与融汇的历史生活,形象地揭示了具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何以落后于西方的滥觞和缘由。在中西风俗、信仰、伦理、心理、哲学的巨大差异、矛盾中,立体地多侧面地塑造了利玛窦、徐光启、沈鲤、梅小姐、龙华民、马堂、沈一贯等不同的艺术形象。

同时,作者在历史小说的中西结合、雅俗共赏、心灵探索上,做了可贵的耕耘,给历史太学创作以新的启示。

这是一部深化的历史。它不仅给人以崇高的艺术享受,而且读后令人深思:文明古国何以落后?觉醒的改革者,将以何种姿态赶上去,迎接光辉的明天?



序

钟林斌

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在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作为耶稣会神父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抵达澳门,于次年到肇庆传教,先后辗转于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直至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逝世于北京,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几乎占他生命的一半。他是一位虔诚的耶稣会士、杰出的传教士,但更令人不能忘怀的,是他出色地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给中国,并把中国卓越的文明介绍给西方,因此,他又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

他绘制的《万国全图》,大大地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国人第一次知道“天下有五大洲”。

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使有识之士加深认识到数学为“众用所基”的地位和作用。他与李之藻合作编译的西方笔算著作《同文算指》,对我国算术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参见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200页)。此外,他与徐光启合作编译的科学著作还有“《勾股



义》一卷、《表度说》一卷、《圆容较义》一卷、《测量法义》一卷、《天问略》一卷、《泰西水法》六卷”（《明史·艺文志三》），对于中国人汲取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起到桥梁作用。

他介绍了有关日蚀月蚀的原理以及七曜与地球体积比较等方面的知识，并“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明史·天文志一》），经李之藻协助，著有《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和《乾坤体义》，给中国古老的天文学说注入了新的观念，也冲击了弥漫万历时期朝野的对于日月蚀的迷信氛围。

利玛窦并不以西洋文明傲视中国，相反，他对大明王朝城市的宏伟建筑和美丽的园林极表赞叹，膺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且努力寻找基督教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共同点，希望将东西方的思想观念沟通起来，以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互了解。他在中国的生活期间，不但掌握了汉语，而且“穿着打扮悉随乡俗”，俨若中国“读书人”（参见裴化行《利玛窦评传》）。万历二十二年（1594），即他在中国传教的第十二个年头，他用拉丁文意译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儒家经典，并加以注释。这说明利玛窦是一位早期的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他所做的文化交流工作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

当然，利玛窦执著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其重要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而罗马耶稣会向外派出传教士，又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但利玛窦一行人在华的传教活动尚不带明显的政治动机，基本上限于宗教本身。这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种服务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华目标的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还是不同的。

由于大明王朝实行严厉的海禁，大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直至利玛窦来华之前，明朝人对西方世界、对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几乎一无所知，妄自尊大的“天朝大国”意



识依然盘踞着皇帝和臣民的头脑。所以,利玛窦所传播的新观念、新知识在万历朝野所引起的震动是异乎寻常的。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有识之士已经感受到西方的许多文明成果已超过中国,因此,他们迫切地向利玛窦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在官僚阶层中更多的人则对外来的思想文化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利玛窦抵达北京之后,礼部给皇帝朱翊钧的奏章便是这种态度的体现。奏章称:“《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其实这是耶稣受难的雕像——引者)诸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乞给赐冠带还国,勿令潜居两京,与中人交往,别生事端。”(《明史·外国七》)万历皇帝没有采纳礼部将利玛窦驱逐出国的提议,并不表明他有开明的态度,而是他迷上了利玛窦献上的自鸣钟这种奇巧之物,让利玛窦留在北京是为了随时召他入宫检修不时停摆的这洋玩意;没有迹象表明他对利玛窦所传播的科学知识有何兴趣。朱翊钧是位出奇奢侈、懒惰和昏聩的帝王,他既不可能有改革朝政的设想,也不可能有如唐太宗那样容纳百川的气度。据宗教史家研究,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早在唐初即传入中国。唐太宗对被称作“景教”的这个洋教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贞观十二年诏令:“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译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主要。词无繁说,理有忘鉴。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并于义宁坊赐建景寺一所;后来,高宗准诸州各置景寺,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参见曹琦、彭耀编著《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第142页)。盛唐诸君主一点也不惧怕这种有别于佛、道的新宗教,不担心外国传教者“与中人交往,别生事端”。利玛窦所传播的天主教崇尚权威主义,这与儒家学说有相通之处,其宗教思想构不成对皇权的冲击。这也许是万历皇帝



没有驱逐利玛窦的又一个原因。利玛窦死后,朱翊钧曾采纳礼部官员的建言,将在京的传教士遣赴广东,但这些传教士“变姓名,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明史·外国七》),朝廷亦未深究。然总体上看,万历时期朝野对西方思想及宗教已抱有相当的警惕,深恐这些外来的思想及宗教对外表强大而行将没落的帝国有所损害。

利玛窦在华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遇到过不少挫折,颇具传奇色彩。他与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的官僚、儒生、隐士、平民、僧人、宦官、皇室成员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他的思想、行为在社会各阶层引起过不同的反响。因之,透过利玛窦在华活动这条线索,可以将万历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连接起来,观察到古老的封建社会机体如何走向衰败,具有萌芽性质的新生力量如何艰难地萌生。历史题材小说家刘恩铭同志选择利玛窦在华活动事迹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是极具创意的。当然,面对这个新题材,作家也面临着严肃的挑战。

首先,利玛窦作为小说主人公,作者必然要涉笔他的传教活动,应当如何评价他对天主教的传播,是一大难题。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任何一种宗教的产生和传播都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宗教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或某种政治势力为实现某种政治目标而使用的精神工具。但无可否认,宗教信仰又是社会群体中某一部分成员的精神需求。利玛窦在华的传教活动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截至他逝世前,他领导的传教团在全中国发展了两千多教徒,其中北京教徒达四百多(参见裴化行《利玛窦评传》附录《利玛窦年表》)。如徐光启、瞿太素、李之藻这样的杰出人士都皈依了天主。小说没有对利玛窦的传教活动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是比较客观地写出利玛窦的人格和行为如何赢得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处于不幸境

遇的人)的信赖,对他身体力行博爱、仁慈、忍耐、牺牲等天主教义,给予了肯定;同时,对某些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思想、心理基础也有所揭示。

其次,利玛窦远离祖国,远离亲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居然生活了将近三十年,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他具有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在异国他乡赢得了众多朋友?对一位十六世纪末生活在大明王朝的意大利人的心理状态的把握是极为困难的。读者有权利要求小说家不但叙述利玛窦的事迹,而且要剖析他的心路历程,刻画出作为一位在华洋人的精神面貌。对此,刘恩铭作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

再次,充分地展示利玛窦在华活动的社会环境,描绘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晚明生活的画卷,是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尽管利玛窦的《札记》和其他传记著作已经提供了关于利玛窦活动环境的比较详细具体的资料,但要对这些素材加以审美的观照,使之转化为活生生的可以感知的细节和形象,仍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晚明社会离我们毕竟四百多年了,无论是民间习俗、士大夫风尚、典章制度、城市建筑,以及高级官僚之间、官僚与太监之间的争斗,对于我们都是那样地陌生,更不用说要对深官中皇帝的面孔和心理,以及种种宫闱秘事,加以审视和复原,就皇得更加困难了。描绘色彩斑斓的晚明社会生活的图画,这无疑是对小说作者的历史知识和艺术功底的严峻考验。刘恩铭选择了这一考验,这本身就令人钦佩。

最后,历史小说不同于人物传记,它拥有虚构空间,但这种虚构不仅要得到读者的认同和赞许还要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挑剔和批评。既然写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批评者自然有理由从史实与虚构关系的角度,从可能性与合理性的角度去衡量虚构部分的成败得失。因之,小说对利玛窦事迹以及明代其他



显要人物事迹的虚构,就将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审察。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没有引人入胜的精彩故事,将难以拥有读者。恩铭同志深刻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很注重编织故事;而编故事就免不了要虚构,小说中,如利玛窦先后挽救了两位落水女子的生命,并与其中之一的梅小姐有了贯串二十余年的若断若续的感情纠葛,成为小说一条重要线索;如利玛窦两次受到皇帝召见,并曾在北京参与试制大炮;如为集中体现朝廷的腐朽势力与正义力量的冲突,将首辅沈一贯处理成腐败、贪婪、残忍、鄙劣、两面三刀的官僚,等等。应如何评价这些虚构的意义,这有待于历史学者和广大读者去议论。恩铭同志擅长写历史题材,已出版《努尔哈赤》、《皇太极》、《张学良将军》等长篇小说,他运用东北地区的方言来刻画东北出身的历史人物,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特别富有地方色彩。这次,他选择了利玛窦,而这位意大利人先后在广东、江西、江苏、北京等地生活过,应该如何把握这位洋人对中国历史和明代生活的熟悉程度,如何设计他的语言习惯和风格,如何表现十六世纪肇庆人、韶州人、南京人、北京人的语言风格之间的差异,这是十分难的课题。当然,复原十六世纪如沈一贯、徐光启这些吴越人的口气和语言习惯,则又是一桩苛刻的要求。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以及以此为契机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值得历史小说家深入开掘的题材。恩他同志以极大的勇气向这个领域掘进,取得可喜的成果。在长篇小说《利玛窦》即将问世之际,为之祝贺!



第一章

“洋和尚！洋和尚！快救人！那姑娘跳海啦！”

清脆焦急的童音回响在澳门岛。

呼救的声音刚落，只见一个身材高大、满头金发的青年男子，边跑边脱僧人的法衣，直奔陡峭的海边崖石，然后纵身一跳，迅速跳进海里，眨眼间将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女托出海面。

阵阵海浪涌向海岸，在岸石边溅起雪堆似的浪花，震耳的惊涛拍岸声把少女惊醒，她睁开俏丽的双眼，发现一对和善的碧眼正盯着她，那湿漉漉的金黄色的头发如同淋湿的扎辫子的头绳整齐地排在那人白皙的前额上。

少女见此，脑际立即闪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这是在哪里？”她惊疑，她恐惧，她转头又发现一丛丛黄色的毛紧贴在青年胸前，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庙宇中的金刚罗汉之间，又似乎沉人

地狱的鬼魅世界，天啊，这个庞然大物，是鬼？是神？是人？

少女紧闭上双眼，昏了过去。

救人的碧眼金发的青年双手托着少女，已步上浅滩，踏上沙滩。他把少女放在沙滩上，让她背靠着—块礁石，就去找衣服穿上，然后回身再抢救那昏迷过去的少女。

此时，正是 1583 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一个夏日的黄昏。

金发青年刚穿好衣服，那个呼唤救人的少年也赶到他与少女跟前。少年瞥了少女—眼，马上朝金发青年作个揖，道：“洋和尚！您真好！”

洋和尚立即耸耸肩，在胸前画着十字，说了一句那少年莫名其妙的话：

“哈利路亚！”

这“洋和尚”名叫玛太奥·利奇，是意大利人。他 1552 年 10 月 6 日生于意大利安柯那省马契拉塔城，九岁进本城耶稣会学校，十六岁到罗马学院学法律，十九岁又开始学哲学、神学，学数学天算。1577 年他参加派往印度的天主教传教团，由葡萄牙里斯本启航，于次年的 9 月就到达印度的果河。四年后，他受耶稣会派遣到澳门，决心到中国大陆传教。一年来，他在澳门拜海员、渔民为师，学汉字，念汉字书，基本上掌握了中国人的日常会话用语，他很喜欢与中国当地人交往。为了便于与中国人交际，他将自己的意大利文名字的发音缩简组合，取汉字名为：

利玛窦

中国的百姓多信佛教或道教，有的坐庙的和尚都穿法衣袈裟。利玛窦初到中国，见和尚穿袍子，自己也穿上杂色的袍子，打扮成和尚的样子，故熟知他的澳门人，都叫他“洋和尚”。

这天傍晚，利玛窦吃过晚饭想到海边上会会打渔归来的渔民，向他们学学汉语粤话，就径直绕过龙王庙，朝南海岸走去，他



边走边欣赏那山山水水。

澳门很美,小巧的海岛与半岛连在一起,像嵌在碧海中的瑰宝翠玉。曲折的海湾,起伏的山峦,金色的沙滩,构成一幅幅南国风景画卷。葡萄牙商人早就看中了这块宝地,多次驾船从侵占的马来亚半岛到珠江口海面探视,希望把澳门当成商埠之地,把货物打进古老的中国大陆。但,由于当时大明朝“海禁”甚严,他们只能以船上货物被风涛浸湿而需晒货为名,登上澳门附近的上川岛。到了1555年,葡萄牙商人通过贿赂明朝官员,才获准进广州搞货物交易。以后,他们又到澳门定居,在南湾一带盖房屋,建教堂,形成五百多间的建筑群。随之传教使者也陆续来到此地。利玛窦此次来澳门的身份,正是受耶稣会派遣的青年传教士。

残阳坠入大海,海岸与海面都变得朦朦胧胧。此刻,一位头戴方帽,身着绿色缎袍的细高挑青年,神色慌张地匆匆跑来,直奔斜躺着的少女。他跑到少女跟前,惊叫道:

“梅表妹! 澹然,你咋地啦?”

少女无力地睁开双目,轻声唤道:

“承禧哥,你咋不叫我一死了之?”

这叫承禧的青年马上蹲下,摸摸表妹的手腕脉,脸上紧张的神情才慢慢消去。不一会儿,他将表妹抱起,一步步朝住处走去。

掌灯啦,名唤梅澹然的小姐清醒过来。她坐在椅子上,向表哥哭诉起来。

梅小姐今年十四五岁,是新科进士梅国祯的女儿。同榜进士张问达见梅家世代为官,就托人与梅家攀亲,提出要娶梅小姐给自己的大公子为妻。可是,张大公子从小痴呆,吃穿都不能自理。梅小姐听说后,哭了几几天几夜。最后表哥刘承禧替她设了

一计：逃婚！所以，半个月前，刘承禧借为朝廷到南海采珠的机会，悄悄把梅小姐从麻城老家带到珠江口一带。近日，其父得知她逃到澳门一带，就派人催她赶快回麻城，赴泾阳与张家的傻呆子拜天地。今儿个一大早，爹爹差派的人通告她，若不明日离澳，就把她捆上船，强送回家。她从小看过《卓文君私奔相如》的戏，很羡慕卓文君能找到相知相爱的郎君，也佩服卓文君大胆逃脱家篱的精神头。可是眼下自己既无意中人，又难逃像捆羊抓鸡那样捉回梅家黑漆漆的大门与傻小子为伴的噩运，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倒不如一死爽快。她思前想后，傍黑天就溜出衙门，决心跳海了此一生。

“海盗上岸了！”

梅小姐向表哥哭诉还没完，就听大墙外高喊一声，接着是紧急的敲锣声响彻海岛夜空。

刘承禧安慰表妹几句，就急急忙忙走出屋，到外边听听动静。他听墙外喊喊喳喳说话声，发觉也不过两三个人，于是壮着胆子打开衙门院小后门，走出院子。他再绕过几簇小树，想看个究竟，突然两个汉子冲上来，一人抓住他一只胳膊反剪到背后，刹那间捆住双腕，又蒙上双目，推推搡搡地把他带到海边的一间小土房中。

土屋里没桌没凳，墙角的石块上点着一盏鱼油灯。

刘承禧被推到西墙靠墙站住，然后有人解下他蒙面的黑布。刘承禧冷静地发现七八个渔民打扮的汉子，一个个手捆渔叉短刀，怒目而视地盯着他。

“你叫啥个名字？”一个黑瘦的中年汉子审问着，手指头点着刘承禧的鼻子。

刘承禧怒目瞪了黑瘦子一眼，没有吱声。

“你不说啥名字，也没关系！”黑瘦子龇着葫芦籽儿似的门牙

狡黠地一笑，又问道，“你在澳门收了多少珍珠？答应交出来就放你！不然……”

刘承禧冷着脸，平视着对面的泥墙，不看任何人，心中暗自核计：这伙子人是干啥子的？他们怎么知道我手里有珠子？如果真是海盗，抓到什么抢什么，何必抓我到此审问？如果不是海盗，是本地人，他们应该明白擅自绑架朝廷官差，抓住是要砍头的，何必为几颗珠子面搭上七八条人命？

“公子哥儿，快答应吧，免得受皮肉之苦！”站在刘承禧跟前的一个矮胖子——留着山羊胡子的家伙嬉皮笑脸地念叨着。

刘承禧见这伙人无意马上动手杀害他，就来个先发制人，问道：“你们要珍珠，我有。你们要什么样的珠子？”

“……”那七八个贼眉鼠目的人，未曾想到刘承禧在刀光剑影里会斯文地发问，一个个张口结舌，不知回答什么好。

“佛像珍珠！”还是那个黑瘦子中年人转得快，在众人不知所云时，马上回答一句。

“这么说，诸位是佛家弟子啦。”刘承禧不慌不忙地说，“佛像珍珠，专门塑神修庙而用。据卑职所知，佛家行善事面积德，今天为何对鄙人刀枪相见，而毫无善意？”

“少啰嗦！有珠子拿来，没珠子到阎王爷那里吃饭！”矮胖子急皮酸脸地朝刘承禧吆喝着。

“哟哈！这位兄弟脾气真不小！”刘承禧以和为贵的语气笑着说。

刘承禧的笑，似乎激怒了矮胖子，他受不了眼前这个小白脸儿的嘲弄，就嗖地亮出短刀，逼到刘承禧面前，大声喝道：“你不想交珠子？”

“快说！快说！”

七八个人也一起亮出刀子，挥动渔叉，朝刘承禧威逼着。

土屋里顿时静极了。

“哐！哐！哐！”就在这生死关头，猛然屋外传来鸣锣声，随之几束火把的光亮透过门窗照进土屋。

“捉海盗啦！捉海盗啦！”

喊声，奔跑声，越来越近，一队举火把捉海盗的人，眼看就到土屋。

“快！下海上船！明几个再收拾他！”

黑瘦子一声令下，七八个汉子一齐钻出土屋木门，朝海边的渔船跑去。

海盗刚走，捉海盗的人马就脚跟脚地进了土屋。为首的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手举火把走到刘承禧跟前，边令人解绳，边说：“刘大哥，叫你受惊了！”

刘承禧甩着酸痛的两只手，感激地问：“兄弟，你是……”

“小弟姓赵，名士祯。”仪表堂堂的青年抓住刘承禧的手说。

“他是海商赵大伯的儿子。”给刘承禧解绳子的大胡子老汉瓮声瓮气地荐举道。

刘承禧双手有力地攥住赵士祯白嫩的手，说：“多谢兄弟搭救之恩。”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赵士祯摇着头，说，“小弟若抓住那伙海盗，非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给大哥报仇不可！”

“两开一面，来日相见，也许他们能改恶习。”刘承禧大度地说。

“听说令尊是朝廷命官，不知在何处谋事？”赵士祯礼貌尊重、用词得体地问道。

刘承禧眨眨眼说：“兄弟，实不相瞒，家父在京城伺候皇上。”

“好福气！好福气！”赵士祯亮着羡慕的眸子，搓着手说，“小



弟有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老弟冒险救我,令我感恩不尽。老弟若不直言,那就叫我心神难安喽!”刘承禧恳切地说。

赵士楨上前作个揖,道:“你我意外相逢,这是天意!小弟想,我们虽非同胞兄弟,可,都是一心报效大明帝国。以小弟之见,我们何不义结金兰,共同为当今皇上效劳?”

“极是!极是!”刘承禧连连点头,“好主意!好主意!”

“那我们明日就插香结拜?”

刘承禧提提长衫,刚要回话,只听门外喊道:“洋和尚来了!”

二

刘承禧得知利玛窦是跳海救表妹的恩人,马上作揖施礼,向利玛窦表示谢意。利玛窦连连摇头,用口齿不太伶俐的发音,说着汉语:“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刘承禧表过谢意,朝四壁一看,觉得这寒酸的土屋,不是说话的地方,于是朝赵士楨示意道:“士楨贤弟,此地哪儿是说话之处,附近是否有可心的酒馆,我们陪利玛窦先生喝上几盅?”

赵士楨赶忙答道:“龙王庙旁边有家肇庆人办的小酒店,清静雅致,老板待客也热诚。”

“那好!那好!”刘承禧拎着袍襟,满脸堆笑地朝利玛窦说,“先生,请!请!”

几个人陆续走出低矮的土房,头前由那个跑前跑后十多岁的小家伙游文辉带路,随后是赵士楨,最后是刘承禧陪着利玛窦。他们四人拐弯抹角,不一会儿,就来到那家小酒店。

刘承禧进店找到一处舒适的坐处,先让利玛窦坐下,然后分别将赵士楨、游文辉留下陪客。眨眼间,四盘凉菜,四盘热菜,一

罐老米酒摆到桌上。殷勤的店主一一给大伙斟上酒。刘承禧举起蓝花酒盅，说：“今日与西洋人士利玛窦、贤弟赵士桢在此相聚，不胜荣幸。来！来！我们干杯！”他致完词，手举酒盅一饮而尽。接着赵士桢、游文辉也扬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下。

可是，利玛窦没动酒盅，只是挺着胸脯，微笑着看大家喝酒。

刘承禧见此，惊问道：“先生，怎么不喝？是不喜欢这酒吗？”

“不！不！”利玛窦赔笑解释道，“我是个教徒，笃信耶稣基督，不能喝酒！不能喝酒。”

“我也有些朋友笃信佛教，可他们也喝酒呀！”刘承禧不解地说。

利玛窦见在座的都不理解自己，只好说：“耶稣基督教诲我们，做人要以清贫、禁欲为本，故饮食简单，不沾滴酒。”

“佩服！佩服！”赵士桢善于察颜观色，他见利玛窦不肯饮酒，就说道，“承禧兄，既然利玛窦先生不肯喝酒，那就请客人多吃些菜吧。”他说完，就用筷子夹了一只大龙虾，放到利玛窦面前的碟子里，说，“先生，这是南海上等龙虾，请下筷吧。”

利玛窦看着碟子里珍贵的龙虾，依然不肯下筷。他眨巴着双眼，心中核计：“这一条虾，够一个教徒三天的费用，如此贵重的佳馐，我怎能违背教义，奢侈地享用？”但是，面对主人的热情，一不喝酒，二不吃虾，岂不让主人惊疑，扫兴？想到此，他又面带笑容地说，“我们第一次相聚，刘先生就如此热诚好客，作为一个西方来的客人，我十分感动。不过，信教有教规，我看还是用你们中国字典上讲的一个词‘自便’吧！”

“好！好！”刘承禧对利玛窦得体的应酬，十分满意，就边喝边说，“利玛窦先生为人诚实，生活节俭，我刘某十分敬佩。今日相聚，一来致谢，二来也是会会洋朋友。日后有用得着卑职的地方，一定效劳！”



酒过三巡，刘承禧越喝越高兴，临分手，他又邀请利玛窦明日一早游游澳门全岛，看看日出，赏赏景致。

翌日，太阳尚在大海中沉睡之时，刘承禧就邀利玛窦登上松山，环顾四周，观海赏景。

澳门原是广东南端濒临大海的一座小岛，这里丘陵起伏，沙洲片片。东岸面对大海，弯弯曲曲的海湾，堆砌着无数高低不同的海崖及深不可测的海穴。此时风浪不急，不断涌来的惊涛，滚向海崖，钻进海穴，激起片片雪浪飞花，为小岛增添了无尽的豪情。在南环海岸一带，堤岸迂回，海水深蓝，沙岸、绿洲、海水层次分明地构成幽美的图画，一眼看去，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利玛窦站在山顶，被眼前的美景迷住了。他朝南海瞭望好久，又回头眺望广东大陆，连声问道：“刘先生，这里为什么叫澳门？”

刘承禧未加迟疑地回答道：“这里停泊船只的地方称澳。此处原叫镜濠，有南山北山遥遥相对，停船处犹如一道大门，故称澳门。”

“这名字很有意思！”利玛窦听了刘承禧的解说，称赞道。

刘承禧见利玛窦游兴甚浓，就陪伴着这位西洋客人，又游了白鸽巢山、青洲山，浏览了“海镜石”、石洞。最后他们来到妈祖庙前，正要进庙，突然一个肉墩子似的汉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刘承禧刚要发话，那汉子嘻嘻笑道：“刘大官人，这是陪的什么客人，如此周到殷勤？”

刘承禧起初一怔，他眨眨眼，蓦然想起眼前这位来者，于是恭敬地一笑：“马公公何日到此？有何公干？”

马公公只是眯着肿眼泡儿，神秘地笑着，不答问话。

这位马公公到底是谁呢？此人正是北京城里万历帝朝的太监马堂。今年正好四十岁。入宫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宫内侍候

天子,甚得皇上的青睐。最近从紫禁城赶到这南海之滨,一来为贵妃娘娘操办些南海珍珠,二来趁机捞足油水,填填钱匣子。如此勾当在护卫京城的“千户”面前怎好明说呢?

刘承禧见马堂一副诡秘的样子,只好转身介绍道:“这位是西洋教士利玛窦。”

“噢!噢!”马堂连连点着肉乎乎的圆脑袋,似懂非懂地问,“教士是干什么的?”

“就是和尚、法师。”

“和尚不在庙里,在街上蹿跼什么?”

“他是来东方传教的。”

“他有贡品吗?做买卖吗?”

“可能没有。”

“无贡无货,在大明朝的辖地东跑西颠是犯忌的!”

“犯什么忌?”

“大明早有海禁规定,非贡非贾的番夷之辈,东跑西窜,是要审查定罪的。”

“定什么罪,难道还要杀头吗?”刘承禧说着脸上露出不愉快的神色。

马堂抖抖长袖,摆出狗仗人势的派头,说:“当然!无故与外国的番夷狗打连环,也要定罪的!”

“哼!”刘承禧嗤之以鼻地瞥了马堂一眼。

“不过。”马堂立刻转换口气说,“像贤弟这样的锦衣卫,不会轻易地上外番的当。”

刘承禧听着不顺耳,转身朝利玛窦打着手势,说:“请,咱们到庙里看看。”

利玛窦对刘承禧与马堂的对话,一句也没听懂。因为湖北麻城人刘承禧与浙江鄞地人马堂,都讲江南地方话,南腔北调,



犹如老鞑子看汉人演戏，听者只能看人嘴动，无法弄懂一个词儿，更何况利玛窦刚刚学习汉语呢。所以，利玛窦见刘承禧打着进门的手势，就客气地跨过门槛，随着主人步入庙内。

妈祖庙，又称天妃庙。相传庙内供的是一尊女神，姓林名默娘。传说，她出生在东南海上湄洲岛，从小聪明颖悟，喜歌好舞，五岁时就能背诵《观音经》，十三岁得到真传玄妙真理，十六岁在井中获得仙符一只，能除邪治病，二十八岁便独自渡海升天，修炼成神。从此，每逢海中风狂浪急，下海的船工呼救时，她便会从天而降，显灵搭救。因此自宋代始，沿海地区多建妈祖庙，供奉这位海上守护神。

刘承禧陪着利玛窦来到彩塑的妈祖女神塑像前，请了两炷香。一炷递到利玛窦手里，一炷自己先燃着。然后插进香炉，跪在蒲团上连连叩头膜拜，念念有词地祷告了一番。之后便心爽目明地站起，朝利玛窦打着手势说：

“先生，请吧！”

“做什么？”利玛窦不解地问。

“向天妃娘娘烧香磕头呀！”

利玛窦摇摇头说：“不，不。我只信奉耶稣基督，不信第二个神。”

刘承禧疑惑地说：“中国有句老话，叫见庙就烧香，遇神就磕头！您……”

利玛窦见左右有人围上来，不便直说，就打着出庙的手势说：“我们还是出庙细谈为好。”

刘承禧同意了利玛窦的建议，走出庙门，叨叨起来：“天妃娘娘神法很灵。北宋宣和年间，路允迪出使高丽，海上遇难，就得到她的援助脱险。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瘟疫流行，又是天妃娘娘显灵，平息瘟疫。就是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还在大船中供

奉着她的神像,并挂上天妃大神旗,遇到狂风骤起,郑和就奉出这位神灵,安慰士卒。先生,您看神不神?”

基督耶稣教“十戒”中说:“除上帝耶和華外,不可信别的神。”利玛竇作为虔诚的基督耶稣信徒,岂能信奉天妃女神?不过在新结识的朋友们面前,他又不便直说,只好说只信天主,避而不谈“不信别的神”,以免引起朋友的误解,伤了眼前这位“多神论”者的心。

两天的交往,刘承禧发现眼前这位洋朋友,既善良诚实节俭,又有些古怪。俗话说:“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利玛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既不喝酒,又不肯食佳饌,今日又不肯拜女神,这不是怪之又怪吗?刘承禧想到这里,又骤然想起表妹尚未拜谢这位救命恩人,心中又生疑团:“表妹若去拜谢他,难道他会拒绝吗?甚至不让进门吗?”

刘承禧想到此处,困惑地瞥了利玛竇一眼,禁不住长叹一声:“唉!”

三

澳门耶稣会的临时礼拜堂设在东岸的小山坡上,花岗岩堆砌的罗马式建筑,尽管施工粗糙,但屹立在当地渔民的平矮住房之间,也显得巍巍然,犹如鹤立鸡群。

礼拜堂内共住着四个神父。此刻,他们按部就班地诵完经,利用间歇之际,彼此讲着笑话。

一个神父说:“我看到一本书上写着,明朝万历六年人口调查,全国共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人,比整个欧洲的人还多,我弄不明白,他们怎么生这么多人?”

另一个神父接着说:“我也纳闷,是不是每个当母亲的每月

都生一个孩子?”

“不，不。”又一个神父笑着说，“我听葡萄牙人说，一个中国人的母亲一次可以生五个孩子!”

“不可能! 不可能!”前两个神父不同意第三个神父的说法，纠正说，“太荒唐! 太荒唐!”

坐在一旁浏览《世界地图》的利玛窦听了三个神父的谈话，禁不住笑起来，戏谑地说：“你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简直是白痴!”

“什么?”第一个提出这个话题的教士毫不示弱，反问道，“利玛窦神父，您说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人呢?”

“我看……”

利玛窦刚要解释，只听门口一个少年喊道：“梅小姐前来拜访利玛窦神父。”

听到门外的招呼声，几个神父马上收敛起懒散的架势、神态各异的面容，一个个抻抻衣襟，正正胸前的十字架，然后各干各的事情，只有利玛窦神父迈着端庄的步子，迎到门口。

“利玛窦先生，您好!”刘承禧陪着梅小姐，首先朝迎到门口的利玛窦施礼问候。

“您好! 您好!”利玛窦连声回应。

刘承禧边往门内走边说：“小妹今日身体已康复，为谢救命之恩，前来拜谢。”

刘承禧话刚落音，梅小姐便应酬得体地迈着碎步，飘进教堂。她像一朵花抛进教堂，像一朵彩云涌进大厅，在场的神父无不为之倾倒，发出赞叹的暗呼：“小天使! 小天使!”

梅小姐今日打扮实在楚楚动人。她身着桃红色的披帛、奶黄色月华裙，华服衬托着那张粉红的瓜子脸儿，犹如山茶初放。红唇皓齿，如秋波荡漾的一双凤眼儿。谁若望她一眼，都仿佛进

花园看花，似正月十五赏月，禁不住心颤不已，赞叹地想多赏几眼。她是具有特殊魅力的东方美人！典雅端庄、不卑不亢的气度，就是收尽罗马城内所有的艺术家的女性雕塑，也难有几个与她媲美！

利玛窦望着眼前这位仙女般的小姐，禁欲的心窗为之一振，刹那间眼皮儿一跳，随之在胸前身不由己地画起十字儿。

梅小姐趁利玛窦画十字的工夫，扫了大厅一眼。只见对面雪白的墙上挂着一张彩色的画像。画上画着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卷发的赤身的娃娃。那母亲棕发缠巾，高高的眉头，深深的眼窝儿，眼神儿光彩照人，如同活人一般。出于女性对女性的理解，梅小姐十分叹服画像上那母亲高雅善良神圣的气质，对她的神态既崇敬，又觉得与众不同。梅小姐看过不少名人仕女图，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油然生出一种肃然起敬的情愫。

“请坐！”

利玛窦礼貌地让客人坐在祭台前的木凳上。梅小姐也彬彬有礼地表达了谢意，接着问道：“先生，您供奉的母于像，是神仙吗？”

利玛窦说：“那是圣母抱耶稣像。画的是圣母玛利亚，圣子耶稣。”

“是圣母与圣于让您跳海搭救我的吗？”

“是的！我是天主教的信徒，一切都听从圣主、圣于、圣灵的！就像你们中国人信奉菩萨观音一样。”

“这个教的宗旨、信条是什么？”

“劝人从善，信仰上帝。相信原罪，崇敬基督。相信人一生从善，死后会升天堂，永享幸福！”

“信教的人，都做些什么呢？”

“简单地说，有七大圣事，十项戒律，您看那墙上写着的就是



‘十戒’。”

梅小姐专心致志地听着，顺着利玛窦的手势，朝墙上望去，只见黄表纸上，工工整整地用汉字抄写着十条戒律：

一、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二、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瞻礼之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杀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盗；八、毋妄证；九、毋恋他人妻；十、毋贪他人财物。

梅小姐看完“十戒”，对前三条似懂非懂，而对后七条，印象极深，连声赞道：“十戒好！十戒好！”她亮着赞叹的目光问道，“先生，你们的天主教，也像佛教一样，谁都可以成为信徒吗？”

“只要笃信教义，遵守教规，谁都可以成为天主教徒。而且，不分男女。”

“也像中国人，男人称和尚，一起住在庙里；女人叫尼姑，住在庵寺里吗？”

“不，念圣经，做弥撒，男女老少都在一个教堂，不分官阶尊卑，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男人与女人平等？官老爷与平民百姓平等？”

“是的！是的！”

梅小姐与利玛窦的相互问答，如同一块块沉甸甸的巨石，投进她的心海，使她震惊，感奋，意气风发。随着心情的愉悦，她脸上的光彩更迷人啦。

刘承禧趁表妹与利玛窦聊天之际，细看了一遍厅内的摆设。特别是正厅西侧那架高五尺，宽尺半的自鸣钟令他惊奇。他从上至下，又从前至后，打量了数遍，发现钟的上端是一面铜锣大小的圆盘，上而刻着相等的十二个宽格，每个宽格又分戒五个小

格；下端是一块闪着银光的棱形银砣。在“滴答”、“滴答”的声音中，那银砣左右匀称地摆动。在摆动声中，伴随着“滴答”、“滴答”的声响，上端圆盘中心的两根针针，也随之移动，不过那长针移动较快，短针移动很迟缓。

“怎么样？这东西您喜欢吗？”刘承禧正看得出神，利玛窦走过来小声问道。

蒙眬中，刘承禧赶忙问道：“先生，这叫什么玩意儿？”

“自鸣钟。”

“做什么用？”

“计时用，就像你们中国的日晷、天文钟。”利玛窦说着走到钟前，指着上端的圆盘儿说，“这叫表盘儿，上面的十二个刻度，表示十二个小时。表盘中心的短针每移动一格，表示过去了一小时。”

“一小时是多少？”刘承禧关切地追问着。

“一小时，就是你们的四刻钟。”

“那么，这个长针呢？”

“长针在盘内移动一格，叫一分钟。十五分钟构成一刻。”

“白天晚上都能走吗？”

“是的！”利玛窦点着头说，“不管阴天下雨，春夏秋冬，只要发条上紧，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报时。”

“奇特！奇特！”刘承禧如欣赏稀世珍宝似地赞赏着，“这要是让当今皇上见到，一定会高兴得三宿睡不着觉！”

利玛窦听到刘承禧自言自语，疑惑地问：“皇宫里没有这东西吗？”

“没有！没有！”

“如果有一天，有人想送给皇上一架自鸣钟，该怎么办呢？”

“外国人给皇上送东西叫纳贡，要经礼部斡旋。”



“刘先生，您是京官，是护卫皇城的。您能常常见到皇上吗？”

“见当今皇上很难。不过，若是他听到天下有自鸣钟这样的珍宝，一定会愿意见任何人的。”

“那太好了！”

利玛窦正神采飞扬地发着赞叹，梅小姐又走上前，指着挂在东侧墙上的一张图问：“先生，那是什么？”

“世界地图。”

“什么叫世界？”

“就是地球上所有的地方。”

“地球又是什么？”

“地球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在宇宙之中，像个球。”

“宇宙不是天圆地方吗？怎么像个球？”

“这是人们用科学方法测定的。还有，一个葡萄牙人麦哲伦在六十多年前，带着六十多名船员，做了环球航行，从出发地绕着地球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证明大地是圆球体。”

“真是闻所未闻！”刘承禧与梅小姐听了同时感叹道。

“地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梅小姐追根刨底地问着。

利玛窦指着地图说：“地球上七分是海水，三分是陆地，共分七大洲，四大洋。”

“神州大明帝国在什么地方呢？”梅小姐又问道。

“中国在这里。”利玛窦指着地图说，“它位于北半球，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

梅小姐、刘承禧都大为惊奇地看着自己脚下这片国土的位置，他们由东至西，又由南至北，越看视野越开阔。梅小姐看着看着，仿佛自己慢慢悠悠地腾空而起，慢慢飞升，随着升腾的高度，似乎觉得一望无边的大地，慢慢变成隆起的、圆圆的地壳，最

后大地变成十五的月亮，光闪闪，巍巍然，立在宇宙之间。人在变小，村庄在变小，州府在变小，大明帝国在变小，地球在变小。这是梦？是幻觉？是仙人指路的法术？梅小姐一时说不清，道不明。

此刻，在梅小姐心里，利玛窦一时成了谙熟大千世界奥秘的奇人、神人。她羡慕他，敬佩他，她想拜他为师。于是强烈的求知欲激励着她，使她情不自禁地问道：“先生，您懂得这么多事情，通晓这么多事理，您的才学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利玛窦听了梅小姐的问话，顿时悟出：与梅小姐的交谈是一种启蒙，他心中暗喜，脱口而出地回答道：“这是上帝赐给我的！”

梅小姐听了“上帝”二字，机警地把目光转向大厅中央的挂像，十分虔诚地望着圣母圣子的画像，她思索片刻，又问道：“上帝会收留我做门徒吗？”

“上帝不拒绝对任何人教诲。”利玛窦说。

“您愿意收留我当信徒吗？”梅小姐以乞求的目光望着利玛窦。

“当然愿意！”

利玛窦话刚落音，梅小姐突然“扑通”跪下，赶忙叩头施礼。

第二章

利玛窦的学识、人品令梅小姐倾慕，也使刘承禧对他产生好感，再加之利玛窦对梅小姐有救命之恩，所以刘承禧三天两头带梅小姐去拜访利玛窦。刘承禧把利玛窦当成了朋友。

一天，刘承禧听说巡察使沈鲤到广州巡查水灾，就邀利玛窦一同去广州，拜会沈鲤。

从澳门到广州很方便。他们定下官船，从澳门出港，沿梅北上，穿虎门，入珠江，大半天就到了广州城。

利玛窦早就从葡萄牙人那里听说广州是座古城，具有上千年对外贸易的历史。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早把伊斯兰教传到这里，建立了蕃坊区，修建了有名的光塔和怀圣寺。因此这次广州之行，他特别有兴致。旅途中，他不坐在舱里喝茶、吃点心和水果，而是大部分时间站在官船甲板上，欣赏海上与江口的风光，

当大船进入珠江,看到各式各样的外国海船云集在江上时,禁不住惊叹地拍起船栏,发着感叹,低吟着名家诗句。

漂亮豪华的官船在平缓明净的江面上行驶,不一会儿,广州城高耸的城楼,闪着光亮的城墙,便出现在面前。利玛窦遥望着那漆着红漆的楼柱、彩绘着各种图案的楼饰,以及峭立的斗拱飞檐,心中犹如波翻浪涌的江水。中国的城市太美了!

官船靠岸,他们被迎接到海道副使衙门。

巡察使沈鲤到广州已三天,查灾赈灾忙得不亦乐乎。这天他到江岸查灾刚回到海道衙门,疲倦地躺在竹椅上歇息,忽听衙门总管来报“好友”刘承禧从澳门赶来看望,又说刘承禧带来一位西方奇人,倦意顿时消失。他整衣戴帽,迎到门口。双方施礼问候之后,就把客人迎到江边有名的五羊酒楼,以海道副使李之藻为主设宴,款待宾朋。

酒楼装饰典雅,雕梁画栋的大厅内,摆着楠木八仙桌四个。宾主落座后,先饮茶,后上菜。一道道名贵的粤菜,或烤、或烩、或蒸、或拌,叫人看着眼花缭乱。几道菜上来之后,设宴主人李之藻致辞,接着干杯。随之一个个漂亮的女孩轮看端盘上菜,每上一道菜,都唱起菜名。“烤乳猪”、“龙虎斗”、“大良炒奶”、“东江盐焗鸡”、“煲狗肉”、“五生盘”、“蜗牛脍”、“蚊子酱”,令人目不暇接,生猛海鲜、鸟兽蛇虫应有尽有。

开场时,刘承禧知道利玛窦不喝酒,就向主人致意说明,宾主并不介意。可是酒过三巡之后,有的客人喝得飘飘欲仙,如坐云毯,觉得利玛窦滴酒不沾“太不会享受”,于是端过酒来敬酒。有个嗜酒如命的胖子,把酒杯举过头顶,口中喊道:“洋朋友,若不喝上一口,我就站到半夜!”

信教人多心慈面软,利玛窦不忍心胖子罚站,就用嘴唇抿了一小口。谁知他一开戒,一个接一个都上来敬酒。弄得利玛窦



十分为难。刘承禧见之过意不去，就替利玛窦连干三杯，敬酒的人方才罢休。

美酒佳肴，把一个个大小官员吃得脸上红扑扑的，神态迷乎乎的，言语粗鲁鲁的。大约喝了一个时辰，那个举杯过顶敬酒的胖子又来到利玛窦跟前，插科打诨地问道：“利玛窦先生，听说您知天文，懂地理，天算如神。卑职请教您一个问题可否？”

“请讲！”利玛窦微笑着回敬道。

“门外，对面那座光塔，您不用绳量长短，能不能算出塔身多高？”胖子顺口说道。

利玛窦对这位新朋友不熟悉，不知此举出于何意，就转脸儿望了刘承禧一眼，示意：“这问题是否可以回答。”

刘承禧马上理解了利玛窦的意思，接着起身说道：“各位好友，利玛窦先生精通算术，眨眼就能算出。”说着，转身对利玛窦说，“先生，您可以露一手，给他们开开眼界。”

利玛窦点头微笑，他朝四周看看，又望望门外的光塔，对胖子说：“先生，前面那座塔，我不用出屋，就可以算出塔高多少。”

众人为之一惊。胖子目瞪口呆地反问：“您不是跟我们开玩笑？”

“初次见面，怎好开这等玩笑！”利玛窦说着已站起来，走到胖子跟前，说，“今天我还得请您帮忙。”

“帮什么忙，请吩咐！”胖子爽快地说。

利玛窦说：“请问，您迈一大步是几尺？”

“大步三尺，小步二尺半。”胖子眼也不眨地回答。

“好，我只需要这个。”利玛窦说完，像大魔术师似地走到门框眼前，举手摸到门框顶端，又回到酒楼中央站下，端端正正地朝门外耸立的高塔目视了一番，然后对胖子说，“请先生大步从门坎儿走到塔根底，记住步数，然后回到楼堂报告我数字，我即

可算出塔高。”

宴会上，一个个被眼前这位西方客人的玄妙表演吸引住了。他们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每个人都像看“大卸八块”大魔术似的，又惊，又奇，目不转睛地盯着利玛窦和胖子。

胖子像木偶似的步出大门，严严肃肃地数着步数。他默记着，甩着胳膊，迈着步子。等走到塔下，回身整整衣襟，就一溜儿小跑儿，跨进门坎，走到利玛窦跟前，耳语一番。利玛窦当即宣布道：

“各位先生，前面的光塔高一百零八尺九寸，合西方计算量三十六米三分米。”

众人为之一惊，接着喝彩鼓掌。连声赞道：“奇人！奇人！”

沈鲤惊奇地抿着唇髭，一言不发。

李之藻兴奋地离开座位，在地上踱着步子。他寻思了一阵儿，向利玛窦请教道：“请问先生，您这叫什么计算术？如此准确神速，而又简单。”

利玛窦说：“这叫欧几里得‘几何’算法。”

“请具体讲讲。”李之藻恳切地请教着。

利玛窦说：“已知我的身高，测出门框高度，再量出测视点到测视目标间的距离，通过三角计算，就可以算出测视目标的高度。”

“好极了！好极了！”沈鲤听了利玛窦的介绍，也难以按捺住自己的兴奋之情，连声称好。

“欧几里得为何方人士？他有什么著述？”沈鲤问。

利玛窦回答道：“欧几里得是希腊的一位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

“先生能为我们讲讲这部著作吗？”李之藻迫不及待地问道。

利玛窦耸耸肩说：“我现在讲不大好，因为我还没掌握那么



多的方块字，还不能把著作翻译成中国文字。”

“遗憾，遗憾！”众人长叹一声，“实在遗憾！”

在座的客人正惋惜感慨，忽听门外吵吵嚷嚷：“洋神父在哪？洋神父在哪？快进去捉来！”

说话间，闯进四员穿黑衣的打手，直奔利玛窦走来。走近利玛窦二话没说，两个汉子就一左一右抓住利玛窦的胳膊，厉声喝道：

“请跟我们走一趟！”

“放肆！”沈鲤见来人如此鲁莽无理，就大声呵斥道，“你们是什么人，如此无理？”

“我们是马公公的人，例行公事！”为首的大麻子瞪着铃铛似的眼睛，目中无人地反问道，“你是哪里钻出来的黄鼠狼子，愣充将军？”

“大胆！”李之藻听来人出口不逊，就怒斥道。

“来人，把他们抓起来！”锦衣卫千户出身的刘承禧见大麻子有眼不识泰山，就向门外下着命令。

一声令下，门外立刻跑进八个便装侍从，两两分开，就要动手。

恰在这时，肉墩子马堂忙三迭四地冲进酒楼。他见眼前站着巡察使沈鲤，慌忙施礼，禀报道：“沈大人，昨日一个西洋僧人骗走了一个广州青年，我们正搜捕一切可疑的洋人！”

沈鲤在京平日对那些仗势欺人的大小太监就十分厌恶，今日见马堂如此骄横，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更加严厉地斥责道：“本职是朝廷命官，难道与拐骗国人的骗子为伍，沆瀣一气吗？”

“哪，哪能……”马堂敷衍道。

“那你为什么派人闯进我设的席宴？”沈鲤句句逼问。

“此事与马公公无关！”大麻子见碰到巡察使这颗钉子，就上

前自我解嘲地跪下，说，“这都是小人一人所为，要打要骂，由我麻五一人承担。”

“滚！”

沈鲤厌恶地一挥手，四个穿黑衣的打手就耷拉着脑袋退出酒楼。

马堂碰了一鼻子灰，自觉无趣，如同掉进灶坑的老鼠，窝着火，憋着气，双手一抱拳，朝沈鲤道：“后会！”

沈鲤未加理睬地又返回自己的座席。他长吁一声，对利玛窦说：“大明朝像您这样有学识有志气的人太少了！”

“大人过奖！过奖！”利玛窦谦恭地说。

“我知道您不远万里而来，一为布道，二为寻求知识，卑职祝愿您能像门外光塔的建造者——早期来华的阿拉伯著名传教士阿布·宛葛素那样，开创一番业绩！”

利玛窦轻轻点头，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愿上帝保佑！”

沈鲤正与利玛窦交谈，门外骤然传来一阵铜锣声，接着吆喝声、孩子们的喊叫声，不断传进酒楼。

“市民们，这就是拐骗广州青年的洋教士，大伙都来看看他这个丑相呀！”

喊话声清晰地传进沈鲤的耳朵里，他厌烦地骂道：“这是冲我示威呢。可恶！可恶！没胡子的鼠类！”

“没胡子的鼠类”。这句话，利玛窦不懂其意，只有李之藻及沈鲤的属僚明白在骂太监马堂。不过，沈鲤不好公开发火，因为一发火，马堂会巧妙地抓住把柄，以马“爱国”，以沈“通敌”，在皇上面前奏一本，不明不白地招来一场大祸，甚至灭顶之灾。另外，他与利玛窦初交，发现利玛窦并非一般俗僧邪道，而是有才学的智者，中国文化要发展，需要这样的人；他在生活中，也希望有这样的朋友。大明要国富民强，缺少学识之人，岂不是梦



想？

沈鲤想到这里，转身对利玛窦说：“此地不是久留之处，如先生方便，不妨三五天后随我去肇庆看看。大明朝地大物博，到处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指点。”

在好客的京官面前，利玛窦激动得几次站起来，抱拳行着华人大礼。

沈鲤与利玛窦越谈越投机，然而，门外的吆喝声也越来越大。最后，沈鲤忍无可忍，就一拍桌子，大声喊道：

“来人！把门外的人一律轰走！”

二

利玛窦到广州的第三天，赵士禎也从澳门返回家乡。听说朝廷命官沈鲤十分器重利玛窦，又陪那位西洋客人喝酒游玩，赵士禎央求其父也请利玛窦赴宴。

赵士禎之父是广州城有名的海商，家财万贯，外号“赵百万”。赵百万从十八岁开始，就在海上“通番”，从事走私贸易。平时，每当外国商船入内海，他就率领一伙商人，驾着多槽船只，满载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商货，到洋船上卖给外商。然后又从外商那里买回洋货，通过外省云集广州的内陆商人，销售到各地。不到几年，他发了大财，越干越顺手。后来索性聚集族人、亲戚、朋友，置办起帆船船队，大干起来。于是内地的丝商、果商、糖商、米商都与他联手，形成了内外经商的网络。每年荔枝收获的季节，一些包买商便来到广州。赵百万不分白天黑夜雇人加工鲜荔枝，尔后包装、贩运。一季下来，白花花的银子堆满赵家大厅小院。赵家家产越聚越多，凭着财大气粗，广州城里的大小官员也敬他三分。

赵百万一听儿子说要请一位京官器重的洋人，自然满口答应。当下，赵百万亲自签字下帖，邀请利玛窦与沈鲤、李之藻等一批官绅到府上赴宴。

第二天，日至东南，赵家宅院门口，应邀赴宴的客人或坐轿，或骑马，相继而至，车水马龙引来众多的看客。

利玛窦坐着官轿，掀帘下轿，立刻有人迎过来接客。利玛窦站定，朝赵府一瞥，禁不住一惊：建筑好气派呀！

赵百万家宅名“如意园”，坐北朝南，爬满绿藤的曲形围墙，圈出一片仙境。白墙灰瓦的大门右侧是一池莲塘，塘内荷花正繁盛怒放，塘边绿影掩映着停轿场、拴马石。

进入大门，穿过客厅，进入你眼帘的是幽深雄奇的充满南粤风采的园景。曲径回廊，步步有景。赏月亭、麒麟洞、兰亭、会士阁、钓鱼台、观鱼榭，沿着弯弯曲曲的清池，巧妙地装点在国内。在景点周围与水池两岸，菠萝、梅花、南洋水杉等珍贵树木，以及木兰、银杏、龙眼、九里香、米仔兰、佛肚竹等奇花怪草把各类景致装扮得令人赏心悦目，应接不暇。

越过亭台洞阁，一座高四层，占地一亩的亚字楼，豁然耸立在而前。远远望去，飞檐凌空，造型秀美。走近此楼，再看那建筑装饰，更是极富丽，极堂皇。那砖雕、石刻、陶塑、铁铸，将岭南花果，名山大川，珠海风光，仙翁神女，鸟兽虫鱼，一一再现在你眼前，活灵活现，琳琅满目。那绚丽之色彩，雄浑之气势，使人看后从心底暗自赞叹！

从底层沿着雕花木梯走上楼顶，便是“邀仙阁”。登临观台，俯视全园，真有仙境之感，难怪主人命之为“如意园”。如天晴之日，极目远望，珠江两岸的瑰丽风光，白云山奇峰峻岭，一幅幅山川秀色图画便尽收眼底。

应邀的三百多客人，观赏完毕，一一入席。邀仙阁内，四周



分六十个风格各异的宴厅,阁中心是真金铺地的圆形戏台,专供饮宴时,演出歌舞戏曲助兴。

席宴开始,酒具碗筷杯碟之精美令人咋舌:银壶、玉杯、纯真象牙筷、西洋碟、印度碗,一件件玲珑剔透,光彩耀眼。

十八个装扮漂亮的侍女将杯碟碗筷摆好,众人正欣赏赞叹,猛然大厅里飘来诱人的奇香;眨眼间又走来十八个装束时兴的男仆,用红漆托盘送来第一道菜,名曰“八鲜巧烩”。男仆一边上菜一边介绍:“八鲜有:烧蛤蜊、炒鲜虾、田鸡腿、海参、鲍鱼、鱼耀、猪蹄筋、笋鸡脯。八味共烩,故叫八鲜巧烩。也就是当今皇上喜欢吃的‘三爽烩’。”

客人们听说此菜如此金贵,是皇上用的膳食,惊喜得直在桌面上顿筷头儿,不好意思动筷夹菜。

随着一道道具有日本、吕宋、暹罗、满刺加、菲律宾风味菜馐的添加,双双成对的舞女,在飘逸的音乐声中,翩翩入场,登上表演台。演出的舞蹈、歌曲多来自民间。在由琵琶、弦子、月琴、松板等器乐组成的乐队中,不断传出《桂枝儿》、《粉红莲》、《粤风》等民间流行乐曲。伴随着不同风格的曲子,翩翩少女的舞姿,或婀娜,或奔放,或飘柔,令人心醉。

歌舞之后,杂耍蹬技上场。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大胡子力士几个后滚翻之后,腾空一跃,正好身子落在大厅中央的小榻上。他仰卧片刻,两个汉子将比水缸还粗的白瓷缸抬上台,然后放在大力士的脚上。眨眼间瓷缸滚动,缸口露出一红衣少女。随着缸滚,她也在缸内走动。蹬了片刻,又有一华服粉脸的女子突然出场,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际,跃上缸顶,若金鸡独立,纤纤细脚伴翻缸的滚动,快速移动,同时双手握长笛,吹起名曲。飘逸、惊险、柔美,如舞仙、歌仙从天而降。喝彩声此起彼伏,饮宴进入高潮。

数百人正看得出神，忽然华服吹笛少女两手哆嗦起来。众人正疑惑，“扑通”一声，那吹笛少女摔下地来。

“怎么回事？”宴客不约而同地发出疑问。

这时，班主登场弯腰谢罪：“在座的老爷、太太，小女子因偶患疟疾，一时力不能支，故使各位扫兴。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坐在主席上的利玛窦听说女艺人患了疟疾，马上想到自己身上带着专治疟疾的西药。他急忙掏出来，将药而倒入小茶碗。碗内正好有水，等药溶化，就端着小碗，走到班主跟前说：“班主，请把这药给这女孩灌下，立刻就好！”

班主马上接过药碗，将药灌进女艺人嘴里。停了片刻，昏迷的女艺人苏醒过来，神态骤然清醒。她左右看了看，明白自己失场。于是她牙一咬，来个鲤鱼打挺，纵身跃起，双手一挥，示意接着表演。

此刻，人们的兴趣已不在看杂耍蹬技，而是互相议论起利玛窦的神医妙药。惊奇、佩服、迷信弥漫着宴会大厅。宴会之后，利玛窦“神医大仙”的美名，传遍广州古城。

赵百万与利玛窦之交，特别是那场惊人的宴会，令广州城里的海商大贾垂涎三尺。赵家的生意也随之大红大火，几天内全城都以能购到赵家的货物为荣。赵百万自然喜不自禁，一个个花花点子，像飞镖手显威那样，飞出赵家深宅大院。其中，让利玛窦逛石湾窑，观赏“赵粤彩”瓷器作坊，是谁也想不到的一箭双雕的值钱花点子。

“赵粤彩”是赵家在石湾镇开的一座瓷窑作坊。开业虽已七八年，但产品声誉老赶不上老字号“祖唐居”。近二年尽管换人易地，瓷活销路远落后于“祖唐居”。最近几天赵百万正为一批新瓷活儿犯愁。今日忽然想到神通广大的利玛窦，他暗想，若借利玛窦之名抬高“赵粤彩”的名望，岂不销路大开？再者，一个西

洋人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凭着他对瓷器的喜爱,向故乡之人推荐广瓷,使之远销外洋,岂不又拓宽了销路,开创一条赚大钱的生财之道吗?赵百万想到此,当即邀请利玛窦到石湾窑观赏瓷器作坊。

石湾镇离广州只有三四十里,赵百万父子陪利玛窦骑着高头大马,没用多大工夫,就到了“赵粤彩”作坊。

利玛窦十几岁时,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书中描述中国瓷器的精美及制作方法,特有兴趣。后来,他在省城一家贵族家里看到主人用1450克银子做成银架安放着一件青瓷花碗,对中国瓷器更加喜爱。多年来,他渴望自己能珍藏几件中国的瓷器作品,但是始终没能凑足钱,买上一件心爱的“稀罕物”,他为此而遗憾。所以,这次赵百万邀请他观赏“广瓷”,他便满口答应,当即骑上快马,直奔石湾镇。

“赵粤彩”在石湾镇东头,竹墙围绕的大院,宏大而工整。走进镶瓷的南大门,迎面是五排席棚、五排青砖瓦房,席棚与瓦房之后,是一片瓷窑。

利玛窦被引进大门右侧的客厅,琳琅满目的各类瓷制品,骤然把他吸引住了。三面墙顶天立地竖着三架“宝格”,宝格内满满当当摆放着上百种各式各样、色彩各异的瓶、罐、碗、壶、杯、炉,整个大厅就是华美的瓷器世界。利玛窦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新鲜玩意儿。他恨不能长着千只眼,一下子看完看够这些“上帝”赐给的杰作。

利玛窦很快地浏览了一番,最后目光盯在一尊五彩罐上。只见那罐体圆适中,顶盖别致,净洁透明。釉底上铺设着青花和绿彩绘制的水藻,绿藻间飞跃着矾红色的肥美鲤鱼。那鲤鱼摆尾的姿态、戏水的长须,仿佛真的穿行在绿藻漂动的清水池间。利玛窦望着,情不自禁地称赞道:“太逼真了!太生动了!”

“这件鱼藻纹盖罐是五彩中的一流品！”弥勒佛似的赵百万向利玛窦介绍道。然后，话题一转，问道，“利玛窦先生，你们国家生产这种瓷器吗？”

利玛窦照中国人的习惯摇摇头，说：“目前欧洲几十个国家，还没有一个国家生产瓷器。这是你们中国的国宝呀！”

“真的？”赵百万一下子提起神儿来，问道，“欧洲人能喜欢这些产品吗？”

“喜欢！当然特别喜欢！不过，一般的平民买不起，只有公爵、伯爵之类的贵族才能买得起一二件。”

“这玩意儿在欧洲这么贵重？”

“是的，它在欧洲比金银制品还贵重。”

“这一件瓷器，在意大利能值多少钱？”

“这很难说，听说在荷兰首都拍卖中国瓷器，那个商人一次就获纯利 500 万盾！”

“一盾相当于中国多少白银？”

“这说不大清楚。不过，我听说一小件瓷器的重量就是所换金银的重量。商人都是拿瓷器换金银。法国国王为了偿付他宫廷内的进口瓷费用，把金银器都溶化掉，换了一展室中国瓷。”

“太好了！太好了！”

赵百万出于商人的精明，从利玛窦提供的信息中，立刻意识到若向欧洲销售瓷器，将获得不可估量的巨大利润。他兴奋得一时不能自己，想到未来，他十分感谢利玛窦。出于此情，他连忙从“宝格”内取出那件鱼藻罐，大大方方地说：“利玛窦先生，我将这件瓷器赠送给您，您喜欢吗？”

“不！不！”

“您不喜欢？”

“不是，不是。”



“那您为什么说不?”

“我是说太贵重了,我不好收下。”

“小意思,小意思。我赵百万不是吹牛,为朋友送几房间这些礼品,还是轻而易举的。请您不要推辞,收下吧。”

“谢谢。”利玛窦接过鱼藻罐,赶忙在胸前画起十字。

“我赵某就是喜欢交朋友!”赵百万敞开怀,表情畅快地说。

利玛窦点点头,又咂咂嘴询问道:“我可以看看瓷器是怎么制作的吗?”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赵百万爽快地答应着,“现在就可以到作坊。”

“那好。”利玛窦早就想一睹为快,连忙随主人走出客厅,直奔院后作坊。

“我这作坊,有百十号人,有取土的,炼泥的,镀匣的,修模的,洗料的,做坯的,印坯的,饾坯的,画坯的,荡釉的,满窑的,开窑的,烧炉的,各类工匠齐全,全是雇的。”赵百万边走边介绍着,说得满脸神采飞扬,嘴丫子冒着白沫儿。

利玛窦正听得入神,忽然一个小作坊领班跑来,气喘吁吁地跑到赵百万跟前禀报道:“赵老爷,大事不好了,新来的小画匠被倒坯砸伤!”

“小画匠叫什么名字?”赵百万问。

“叫游文辉。”

“哪来的游文辉?”利玛窦关切地问。

“从澳门来的新画匠。还是少爷荐举的。”领班回答道。

“他现在怎么样?”利玛窦追问道。

“昏迷不醒,性命难说。”

“快带我去看他。”利玛窦恳求道,额上不停地滚下汗珠儿。

三

赵百万对利玛窦的隆重接待和贵重馈赠,使太监马堂十分气恼。但,他不便声张。一则,赵百万是广州城的地头蛇,家产万贯,皇上及京官想办点儿广货,找到他十分方便,是人人用得着的人;二则,赵百万又外通洋商,内连官府,即使通倭犯事,谁也不去举办。马堂作为小小的太监,即使赵百万慢待他,他也无能力给赵百万小鞋穿,更不敢在赵百万面前摆架子,说三道四。所以,他想来想去,决定利用石湾窑作坊砸伤画匠这件事,散布流言蜚语,阴谋把利玛窦轰回澳门,出口气了事。

因此,就在利玛窦从石湾镇返回广州的次日,一则“洋和尚妨人,窑作坊塌窑砸死人”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那些信佛者,也出来推波助澜,想撵走这位不敬佛敬耶稣的洋人。

这天中午,沈鲤刚刚用过午饭,衙门外就传来吵吵嚷嚷的闹声,十几名和尚带头,要状告利玛窦。沈鲤听到衙役禀报,骂道:“这又是断子绝孙的马堂搞的名堂。”为了躲避开马堂这个小人,沈鲤决定当晚就邀利玛窦同去肇庆。当天中午,沈鲤来个金蝉脱壳之计,转告告状者,明日审理,所以告状的和尚也就快快而回。

肇庆府古称端州,坐落在西江下游的北岸,蜿蜒的西江“乙”字形贯穿古镇,自然形成三榕峡、大鼎峡、羚羊峡相互对峙。平常年景,西江之水灌溉万顷良田,若遇水多之年,西江时常泛滥成灾。今年入夏以来,两广地区雨水甚多,滔滔的西江洪水,隔几日就冲上岸,弄得临河人家墙倒屋塌,人畜常被洪水卷走。

近两日,洪水又从上游滚滚而下,大有将整个肇庆镇一口吞



下的架势。新任知府沈一贯见此情势，不仅不忧，反而喜不自禁。原因何在？因为多年来，到此任官的官员若遇灾情，马上派出衙役，串乡走街，四处募捐，以治水防灾为名，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沈一贯到任仅半月有余，就募捐三百万两银钱。

今日是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正是鬼节过后的第十天，沈一贯按照为“河伯娶妻”消灾灭捐的迷信，将镇上及附近的士农工商都召集到西江北岸的大榕树下，办理河伯娶妻的“喜”事。

此时，正值中午，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被捆着手坐在铺着篾席的花床上，在吹吹打打的乐声中，四个身着黑坎肩的大汉将花床抬起，朝江岸迈着方步。

花床刚朝前挪了一步，那坐在床上的姑娘突然号啕大哭，边哭边哀求：

“我不给河伯当老婆！求求知府大老爷，放我一条活命！”

哭叫声震撼着河岸、峡谷，那些老年妇女既心疼又无可奈何，便也陪着哭起来。整个娶妻“喜”事，变成送葬的丧事。

恰在这时，沈鲤的官船经过一夜半天的航行，来到靠近肇庆镇南门的西江江面。利玛窦站在船头，听到鼓乐和哭喊，一时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刚要转身询问，忽听“扑通”一声，花床被抛进江中。

刹那间，那撕裂人心的呼叫声，如千钧雷霆响彻大江上下。利玛窦回头见花床渐渐被江水吞没，那呼叫的姑娘已被江水没胸，于是从船头抓起一根缆绳，扔向那挣扎的姑娘。

姑娘抓住绳，不喊叫了。利玛窦一把一把地倒着缆绳，将姑娘拉向船边。利玛窦将湿淋淋的小姑娘从江中救起，放在船板上。眨眼间她又昏了过去。

“巡察使到！”

官船快要靠岸，水手们齐声呼叫着。

停在岸上的官员及百姓听说京城巡察使到了，一个个丢下“河伯娶妻”的事，赶忙迎接钦差大臣。

午时刚过，献祭河神的少女被抬到家里。这少女姓陈名英英，今年刚好十五岁，杏眼，瓜子脸，身材匀称而苗条，是远近有名的美女。因其父为秀才，从小受到“四书五经”的教育，知书达理，十分招人喜爱。本镇财主曾托人想纳之为妾，但遭到其父陈理阁的拒绝，为此也埋下祸根。怀恨在心的财主于是趁祭河神之机，首先向知府沈一贯报信，说陈英英是最佳祭神献祭的少女。随之陈家大祸临头，一个水水灵灵的大姑娘，被绳索捆绑着投进大江。

此时，文弱的秀才陈理阁眼望着熟睡在床上的女儿，又喜又忧。喜得是亲生骨肉死里逃生，又回到身边；忧的是镇财主是否就此罢休？为此，他趁女儿熟睡之机，与老伴儿商量如何处理此事。

“英英她妈，你看英英往后该咋办呀？”陈理阁问。

“赶快嫁人！避免镇财主卷土重来！”英英妈果断地说。

“眼下英英还没个合适的人家，往哪儿嫁呀？”

“我看救她的那个洋人不错。为报搭救之恩，英英嫁给他合情合理。”

“那洋人也不知有没有妻室，该咋问呀？”

“我出去打听打听，看洋大人与钦差有无瓜葛。”英英妈说着，小脚儿蹬蹬跨出门坎儿，穿过院子，走出大门。

当日下午，英英妈把利玛窦的一切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到了吃晚饭时，陈理阁夫妇以感谢利玛窦救女之恩，把利玛窦请到家里，盛情款待。并当晚留利玛窦住在陈家。



天至子时,肇庆府里的宴会厅依然灯火辉煌。不过,此时的宴会,已不喝酒,而是以沈鲤为一方,沈一贯为另一方,双方展开了唇枪舌战,争辩的中心议题是该不该祭河神。

此事说来也巧。争辩的双方都姓沈,号都叫龙江,同年所生,也都功名至进士,入朝为官又都是四品,只不过沈一贯晚沈鲤三年殿试科举。因此争辩起来,互不相让,自以为是,毫不为非,演了一场“二龙大闹肇庆府”。

宴会大厅里的吊灯在转,厅内的人面目时红时绿时白时紫,变幻莫测的氛围,给争辩又增添了几分玄妙和神秘。

“拿活人祭神是愚蠢之举!”沈鲤说。

“祭神救灾是千年规矩,你四品京官敢破?”沈一贯争辩道。

“不管四品、一品,为官一任,理应造福一方,擅自拿活人的生命当儿戏,朝廷命官岂不成了恶魔?”

“恶魔也罢,圣灵也好,河神闹灾是我亲眼所见。”沈一贯说着,就一字一板地介绍着他的一次经历。三年前,他离开家乡浙江鄞县,顺运河北上殿试,上船时同舟的人向他讲,运河里常有龙王显灵,如果上船不拜龙王,乘船必翻。沈一贯没把乡下人的话当真,上船时龙王也没拜,河神也没祭。同船的人指着他说,如此不敬神灵,坐船必翻。七天后,船至临清,果然翻船。说到此,沈一贯晃着脑袋说:“这不是不信神的报应吗?那条船之所以翻,就是因为触怒了河神。”

“不对!”沈鲤争辩着说。

“那你说为啥翻船呢?”沈一贯红着眼珠子追问着。

沈鲤不慌不忙地解答着:“翻船并无神秘可言,无非水大风急,谈不上龙王、河神显灵!”

“你这是亵渎神灵!”沈一贯吹胡子瞪眼地叫着。

“我不管亵渎不亵渎,只要我沈某在西江一天,就不许再发



生拿少女性命开玩笑的事情！”

“我要上报朝廷！”沈一贯气急败坏地喊着。

“请便！”沈鲤站起说，“退席！”

接风宴就这样不欢而散。

而此刻，利玛窦与陈理阁正坐在灯下，也议论起河神救灾之事。

利玛窦说：“若真是神，他就应该爱人，而不应该伤人、害人。”

“是嘛！”陈理阁赞成道，“人们信神就是要得到神的保护，从神那里得到世间得不到的力量。我早就怀疑，河伯神既然要为民造福，消灾灭祸，为啥每年要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子，舍命去陪他呢？”

“神，理应造福于民。”利玛窦喝了一口水说，“比如耶稣基督，就是以救人、爱人为主。他能使哑巴说话，瞎子看见光明，聋子听到声音，瘫痪的人健步如飞，甚至能使死人复活。他总是为世人造福，最后为了替世人赎罪，不惜自己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

“先生，耶稣基督是什么神？”

“耶稣就是救世主，他是上帝的独生子。用中国话说，就是天主的儿子，是上帝派圣子降世，用自己的血做世人的赎价，使一切信奉他的人获得幸福，来世升入天堂。”

“这耶稣真是世上难找的人。我们信奉他行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就是带领大家信奉耶稣基督的神职人员，翻译成中国话，就叫神父！”

“眼下大明朝的百姓，也有信奉这个教的人吗？”

“有！有！在澳门，在广州已有。我很希望您能成为肇庆城的第一个耶稣教徒。”



“那您就今晚收我为徒吧？”陈理阁说着“扑通”跪下。

利玛窦起身刚要去扶起陈理阁，大门外突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陈理阁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不知是福是祸，顿时又紧张起来。“噗！”一口吹灭了麻油灯。

第三章

万历十二年，谷雨这天，利玛窦在肇庆筹建的教堂竣工。这是一座罗马式小型建筑，灰砖红瓦，整洁别致，分上下两层。底层是大厅，有圆柱长廊，圆柱及门脸的砖都有美丽的雕饰；楼上，一长溜整齐的玻璃窗子耀眼锃亮，在长排窗子中间，又开一半圆形小门，通过此门，可登上宽大的阳台。从阳台上，可以俯瞰透迤的西江，来往如梭的帆船，以及远处的山峦，四季常青的树林。若是遇上云散雾开的日子，在云雾中时隐时现的教堂，犹如真的海市蜃楼，颇有一派仙境之感。新奇的建筑，幽静的环境，吸引来一群群的观赏者。

今日一大早，刚刚吃过早饭，骑马的，坐轿的大小官员，都陆续来到这里，河面上来往的船只，也停下来看热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断有人传出京官送匾的消息。但京官为何人，送什



么匾，谁也不知。越是不知，越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氛。

辰时一过，教堂前后，西江江岸，顿时鞭炮齐鸣，几十名乐手立刻奏起眼下时兴的民歌小曲《采茶歌》、《浪花歌》、《踏月歌》。

在欢快、幽雅的乐曲声中，沈鲤乘着四人抬小轿，来到教堂门前。

利玛窦穿着新装，迎了上去，相互施礼。接着沈鲤将亲自题写的“仙花寺”门匾，让随侍挂在大门门顿上。然后，步入会客厅，又将写着“西来净土”的题匾挂在正厅中央。

门外看热闹的百姓，见是钦差大人题匾、挂匾，都私下议论：“利玛窦受到高官如此礼敬，真不简单。”于是，他的声望，也随着传来传去的信息，越来越高。

挂匾完毕，接着为十八名新教徒施洗。

男人们施洗很顺利，轮到女人就麻烦多了。女人们多头披着黑纱，裹小脚。利玛窦神父端起铜盆，让受洗的女于撩开额上的黑纱，用右手往她顿上注水圣洗。可一个个女人都是骤然撩开，刹那间又遮盖上，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施了一个少女，回身一看，好几个女人都退出屋外，一个个羞得用袖口捂着脸，噤噤喳喳，不知议论什么。上千年封建文化熏染下的女人呀，她们终日缠着脚，捂着脸，把自己禁锢在小小的圈子里，今天哪好意思让一个血气方刚的洋男人，去任意抚摸自己的顿头呀！

在受洗的女人中，陈英英看到一个个姐妹胆小害羞的样子，十分着急。约摸过了吃顿饭的工夫，女人们还是你推我、我推你，磨磨蹭蹭不肯受洗。陈英英再也看不下去了，她猛然扯下盖着乌发、蒙在脸上的黑纱巾，大大方方地说：“姐妹们，别扭捏了，我带个头，咱们快受洗完，快点听神父布道诵经。”

七八个姐妹看陈英英大大方方地领了洗，也就丢下面纱，不再害羞，顺顺当当地受了洗。

利玛窦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教堂成功了。十八名中国人成为第一批耶稣基督教徒,更使利玛窦欣喜若狂。从此,教堂周围也就成了“庙会”。

洋房、洋人、洋物,招来了无数的看客。每天天一亮,本镇的百姓,来往的旅客,巡视的官员,俩一伙,仨一帮,就都来到这里。他们有的在房前房后看西洋房建筑;有的干脆进屋,看厅里的圣母圣子像,看书房里装潢精美、烫着金字的书籍;有的甚至动手摸摸摆在桌子上的三棱玻璃镜,好奇地看来望去。

一天,云雨过后,西江上下天清气爽。在通往上游的客船上,一个年约二十多岁,中等身材,长脸秀目的青年,身着斜领大袖蓝袍,足登玄色双脸鞋,肩上挎着黑色小布包,手里握着一把布伞,风尘仆仆地在教堂前的临时码头匆匆登岸。他上岸后,随着观光教堂的人流,也缓步入室。

利玛窦在接待室,一眼发现了这个气度不凡的儒生,就赶忙迎上去,非常礼貌地招呼道:“先生,请到这里小坐。”

年轻的儒生点头致谢,但他没有马上过去坐下,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一幅地图,上下左右,认认真真地看着。

利玛窦见此,就热情地走上前,介绍道:“这是一幅世界地图。”他说着又用手指指着,一一解释着,“全世界分五大洲。这是亚细亚洲!这是欧罗巴洲!这是阿非利加洲!这是亚美利加洲!那一片是大洋洲!”

“中国,大明帝国在哪儿?”年轻儒生听了关切地问。

利玛窦用手一指:“在这儿!在亚细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这里,就是欧罗巴洲,我的家乡。那里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

“你的国家叫什么名字?”年轻儒生问。

利玛窦答道:“叫意大利。”



“全世界有多少国家？”

“有几百个。”

“你怎么知道天下有那么多国家？根据什么画出这张地图？”

“大陆的发现与沟通，不少要归功于有名的旅行家、探险家、地理学家。比方印度人发现了锡兰岛、马来群岛、爪哇岛；马来人发现了菲律宾、马达加斯加岛；古波斯人发现了中亚地区的山脉、苏伊士湾；古埃及人发现了西奈岛；腓尼基人发现了塞浦路斯岛、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及整个欧洲，并做过环行非洲的航行；古希腊人征服了黑海沿岸的一些地区；罗马人对西欧、中欧、东欧一些地区不断有新的发现与征服。最有名的要数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因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达·伽马第一个到达印度，麦哲伦首次做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

“地球是圆的？”年轻的儒生惊讶得目瞪口呆，“自古老人就说天圆地方，怎么会是圆的？”

“这毫不含糊。”利玛窦认真地回答着，“地球不仅是圆的，而且会自己转动，而且围绕太阳转。地球自转一圈就是一天；它围绕太阳转一圈，就是一年。怎么样小伙子？你相信吗？”

青年儒生在利玛窦学者式的侃侃而谈中，听到了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知识，他不知是该点头，还是该摇头。这些新奇的知识弄得他傻愣了半天。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徐光启！”

“家住哪里？”

“上海。”

“上海在什么地方？”

“东海海边。”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去广西潯州，路经此地。”徐光启惊愕的面孔老半天才变过来，他放下布包，说，“先生，您是天下少有的饱学之士，肯不肯赐教？”

利玛窦见徐光启一副恳切的面容，友好的态度，马上微笑着说：“若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研究学问，谈不上谁教谁。”

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徐光启原打算去潯州教书糊口，他见利玛窦学问如此渊博，便决心在肇庆多住几日，想从利玛窦那里多讨教些学问。

仙花寺旁有座花塔，塔下有座小庙，庙里住着几个游僧，为首的名叫雪浪和尚。此人五大三粗，黑脸黑身，外号“铁塔和尚”。这些天他见达官贵人多去仙花寺，而他的庙前冷冷清清，无人施舍，便产生妒意。这天，不知什么原因，三个和尚突然病倒，他便将病因归咎于洋教堂妨了花塔的风水，若不赶快把洋和尚赶走，三里五里的百姓，也将大祸临头。

此消息一传出，便有不少百姓成群结伙到花塔旁、教堂前后转来转去，看看仙花寺到底有没有妖气。可巧，这天傍晚一个前来凑趣的青年突然在仙花寺门前倒下，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不一会儿，邻居将病倒青年的母亲找来，那青年的母亲见孩子不省人事，也急得倒在儿子身边，昏了过去。

雪浪和尚见此，马上走来，他先关切地在青年额上摸了摸，接着转身又切切青年母亲的脉，然后念念有词地说：“无鬼不生病，生病定有鬼。他们母子二人突然病倒，周围定有邪鬼缠身。”说着，他朝仙花寺瞥了一眼，大眼珠子蓦地一瞪，叫道：“鬼在仙花寺！”

这时，青年的母亲已额来。老太太听了雪浪和尚的念叨，就



心乱如麻地问：“老法师，孩子的病有救吗？”

“有！”雪浪和尚说，“赶快点香。”

老太太慌慌张张地从临近一家庄稼人家里借来一炷香，就在孩子跟前点着。

香烟缭绕，只见雪浪和尚伸伸懒腰，翻着白眼，紧握双拳，嘴里念念叨叨，自称是天神。一时舞舞爪爪。他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棍，挥舞着说：“手握斩鬼棒，杀掉洋和尚，为人除病魔，肇庆得安康。”

雪浪和尚出家前，曾做过神汉，此类表演得心应手。但他折腾了一阵儿，青年并未苏醒，依然身体僵直地躺在地上。

青年的母亲，急得额头上不停地冒着豆大的汗珠儿。此时，不知是谁说了声：“仙花寺的利玛窦能治百病。”一下子提醒了青年的母亲，她抹了把额上的汗珠子，直奔仙花寺跑去。

不一会儿，有病青年的母亲在前，利玛窦在后，急急忙忙奔青年走来。

利玛窦走到病倒青年的跟前，俯下身子，察看一番。见青年全身肌肉僵直，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口里依然吐着白沫，地上因小便失禁面流出发骚的尿水，马上意识到青年患的是“癫痫病”，于是立刻用广州一位大夫送给他的银针，猛刺人中穴、涌泉穴。

约摸过去抽袋烟的工夫，那青年惊叫一声，眼睁开了，肌肉放松了，他望着身边的母亲，泪水顺着眼角涌出。

“利玛窦的医道真神！”

在旁边看热闹的百姓夸赞着。

利玛窦听了，说声谢谢，就解释道：“这是我向中国朋友学的针灸法。医道神的不是我，是你们中国的伟大医学。”

雪浪和尚听到人们对利玛窦的赞佩，心中的妒意更浓，他红着眼珠子，诅咒道：

“洋小子别逞能，我雪浪若不让你败在我手里，誓不为人！”

二

梅小姐与利玛窦相识，犹如蜜蜂遇到花朵繁茂的花树。利玛窦的学识，诚实善良的为人，像磁石吸引着这位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自从利玛窦与她在广州告别，已有数月不见。梅小姐每日都有些恍恍然，利玛窦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在她脑际出现，她离开他，像远离了亲友，远离了知音。她的饭食逐日减少，脸颊有些消瘦。白天她向肇庆方向遥望，晚上她在庭院花前月下徘徊。有时，无意中，她喊出利玛窦的名字。

表哥刘承禧把表妹的一言一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凭他的感觉，他发现表妹已经爱上了利玛窦。唉呀！这可是个难题呀！利玛窦一则是个神父，二则又是个外国人，爱上这样的人不是自讨苦吃、水中捞月吗？！然而，他又不好明说，让表妹失望伤心。刘承禧心疼表妹如花似玉的身子骨，就主动提出去肇庆，听利玛窦讲经，切磋学问。

梅小姐自然高兴得一宿没睡着觉。次日，收拾好行李，搭上官船，很快从广州来到肇庆。

当晚，梅小姐就到仙花寺拜访利玛窦。

这天傍晚刚好做礼拜的人散尽，教堂内外静悄悄的。梅小姐步入大厅，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圣母怀抱圣子的画像。那逼真的画面，呼之欲动的形象，使她惊奇万分；那圣母慈爱、温柔的表情，那渗透着无限人性美的韵味，强烈地震撼着她的心灵。她边看，边寻思：这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天下竟有如此巧的双手？她情不自禁地走向画像，来到祭坛前。

梅小姐在祭坛前刚停下脚步，利玛窦就从左侧房间走来。



“梅小姐！”利玛窦以洪亮的男中音，热情地招呼道，“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梅小姐一惊，转身看到利玛窦，双目一亮，两腮绯红地回答道：“刚刚进来。打搅您啦！”

“不！不！”利玛窦习惯地打着手势，说，“很欢迎您到这里做客。”

晚霞透过窗户洒进大厅，映在梅小姐的脸上。利玛窦双目盯住梅小姐的面颊，他仿佛置身于玫瑰花之中。他的心灵一颤，蓦然想起少年时的女友西蒙娜。

那是在亚得里亚海岸的家乡马契拉塔城郊，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绿色的田野，美丽的葡萄园，诱人的橄榄树，他和小伙伴西蒙娜时常在田野、林间、果园嬉耍奔跑。那是他十多岁的时候，一天他和西蒙娜一起钻进葡萄园。他们玩了一阵捉迷藏，俩人靠着葡萄架歇息。突然西蒙娜抓住他的双手，温柔地恳求道：“玛太奥·利奇，您吻我一下好吗？”

小利玛窦一怔，随之问道：“像吻妈妈那样吻吗？”

西蒙娜小嘴一噘，佯装生气地说：“不！”她手指朝小嘴一指，霍地朝小利玛窦扑上来。

小利玛窦马上展开双臂，热烈地拥抱着西蒙娜，迅速地给了她一个吻。

西蒙娜陶醉了，她依偎在小利玛窦的怀里，两腮绯红。

啊，眼前梅小姐的这张脸，不正是西蒙娜的那张热情温柔的脸吗？

西蒙娜比利玛窦小三岁，是利玛窦家的邻居。利玛窦的父亲开药店，而西蒙娜的父亲则是个医生。两家常来常往，所以利玛窦与西蒙娜从小在一起玩耍，又一起入校念书，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直至成了少男少女，感情相处都十分融洽。

“神父！”梅小姐从手提袋里掏出两个红纸包好的鸡蛋，递给利玛窦，说，“这是我给您带来的小小的礼物。”

“什么礼物？”

“您打开看看。”

利玛窦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的红纸，马上惊叫道：“噢！彩蛋！”

彩蛋是意大利人过复活节必备的礼物。因为每个人都视它为生命的象征，哪一个鸡蛋内都有一个生命。同时，它也是吉祥之物，如意之物，幸福的象征。利玛窦双手托着火红的彩蛋，神采飞扬地问道：“梅小姐，您怎么知道我们意大利人喜欢彩蛋？”

梅小姐嫣然一笑，说：“是您在广州时，给我讲意大利风俗时讲的。”

“那您也知道彩蛋染成红色？”

“红色象征着火，火代表纯洁和热烈。所以……”

利玛窦开心地笑着，说：“梅小姐好聪明哟！”

利玛窦手捧着彩蛋，不知怎么又倏然想起西蒙娜，想起和她共度狂欢节的一幕。

狂欢节是意大利民间最盛大的节日。节日来临时，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最吸引人的是那化装游行。一个个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五花八门的假面具。有的装扮成天上的飞禽，有的化装成陆上的走兽，还有的假扮成水中的鱼虾，形形色色，应有尽有。面，最活跃和开心的还是那些少男少女。少男们身披盔甲，手持宝剑，犹如威武的骑士；少女们穿着拖地的长裙或结婚礼服，俨然新婚娘子，如蝴蝶般，穿行于街巷，分外引人注目。有一年狂欢节，利玛窦和西蒙娜就装扮成新郎与新娘，在巨型的彩车上表演各种动作，博得乡亲们的高声喝彩，都夸他们像一对天生的情人。为了纪念那次成功的表演，西蒙娜把佛罗伦萨一家亲戚送



给她的彩蛋，送给了利玛窦。那彩蛋上生动地描绘着美少年阿多尼斯与爱神阿芙罗狄蒂相爱的情景。至今，利玛窦仍将那枚彩蛋保存在自己身边。

利玛窦想起西蒙娜，竟身不由己地将手伸向梅小姐。

梅小姐看见利玛窦这位三十多岁汉子的强健而雪白的手，一个美好的观念犹如热流骤然流遍全身，头脑中顿时闪过一个幸福的词：“爱情”！这手，温柔的手，可爱的手，健美的手，正对自己朝思暮想的美妙的时刻，带着热风喜浪挥来，她顿时闭上眼睛，去接受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然而，梅小姐渴盼着的那美好的时刻，却没有到来。

“梅小姐，请到会客室吧！”利玛窦缩回手，彬彬有礼地说。

梅小姐一惊，猛然睁开俏眼，一时有些茫然。

明月初升，梅小姐回到客栈，一头倒在床上，顿时头昏脑胀，昏昏欲睡，时哭时笑。

刘承禧见表妹如此沮丧、痛苦、悲哀，一时不解。他围着梅小姐的床转来转去，没想出一点办法来，只是没头没脑地劝说几句。

肇庆城头上的更鼓敲了三下，梅小姐渐渐清醒过来。在表哥刘承禧的追问下，梅小姐才说出与利玛窦神父相见时的一幕。

“他是不爱我吗？”梅小姐诚挚地问道。

“不！不！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有那种爱的表示。”

“那么他为啥想跟我接近，又不接近我？”

“他也许家里有情人。”

“不，他说过没有。”

“也许他嫌恶你脚大？”

“不！中国男人喜欢小脚，可西方人并不喜欢。”

“谁说的？”

“利玛窦神父说的。”

唉，那到底为啥呢？刘承禧百思而不得其解，只是长叹一声，再也不说话啦。

梅小姐在表哥反复追问下，心里也再三核计：自己崇拜的神父，既然喜欢我，家乡又无恋人，又反对女人裹脚，那么为什么不敢像司马相如爱卓文君那样，大胆地去爱呢？

想到此，梅小姐又羡慕起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相爱之诚、之真、之切。司马相如本是西汉时有名的才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皆精，不过，家境并不富裕。一次，在朋友相会时，四川临邛有名的才女卓文君听了司马相如奏的《凤求凰》一曲之后，马上爱上了这位风流倜傥的美少年，连夜私奔。这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束缚下，真可谓离经叛道之举。可是他们顶住了来自各方的讥讽、阻拦、怨恨，直至白头偕老。梅小姐回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的故事，对卓文君的赞赏之词便脱口而出：

“好刚强好果断的女人呀！”

梅小姐思前想后，暗下决心：如果利玛窦神父真的爱她，她也要做第二个卓文君。

月亮在南天云层里穿进穿出，山城大地随之时暗时明，梅小姐的心里也犹如这浮云遮月的夜晚，时明时暗，心神不定。

刚刚回到卧房的刘承禧，望着钻进云层的明月，也心神不定。他带领表妹出外躲婚已有几个月了，尽管为朝廷南海采珠的官差已托人料理完毕，可是表妹逃婚的事儿，并没了结。近几个月，每月都有人来催他们表兄妹二人快快回家，刘承禧凭他善于言词的嘴，一把来人打发走。然而，逃婚未完，又赶上梅小姐恋上个西洋人，而且相思得那么情真意切。刘承禧一向疼爱表妹，可对眼下梅小姐的相思之苦，他一时束手无策，也为之很



痛苦。

“刘大人！”

刘承禧正在冥思苦想，突然门外传来新雇用的随身小伙计游文辉的呼唤声。

“进来。”

游文辉推门进屋，一束强烈的烛光照得他直捂眼睛。

“有何事？半夜找我。”

游文辉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到刘承禧的手里，说：“您看看信，心里就有谱了。”

刘承禧马上打开信笺，在烛光下一看，顿时惊叫起来：

“明日姨夫梅大人亲自到肇庆，逼小妹回麻城。唉，我的天哪！”

三

新任知府沈一贯自打观赏了仙花寺内种种西洋摆设，对那一件件闻所未闻希罕之物，就爱之入心，犹如馋猫眼看着窗台上一条小鱼，垂涎欲滴。

这天下午，他从仙花寺回到知府大衙，步下轿子，就听天空一声鸣叫，随之“吧嗒”一声，几块鸟屎不偏不斜地落在他脑顶上。他抬手朝头顶一抹，腥臭鸟屎味，顿时传入鼻腔。他恶心地吐了口唾沫，就将袍襟儿一搨，钻入客厅。

“噢！沈大人！”

沈一贯进门尚未停脚，一个脑瓜子肉乎乎的矮胖子，就不知从何处钻到他跟前，满脸堆笑地迎上来，跟他打招呼。

“噢！马公公，让您久等了。”沈一贯怏怏不乐的面部表情还未缓过来，便例行公事地寒暄道。

马堂凑到沈一贯跟前，神秘地一笑，问道：“沈大人去了洋教堂，得到何宝？”

沈一贯气哼哼地回答说：“洋人爱财如命，焉能上贡？”

诡秘的马堂立刻停住发问，仔细打量起沈一贯来。他先瞟了一眼沈一贯怒气冲冲的方脸，又盯住对方想入非非的跟神，然后又瞥了瞥沈一贯黑中透黄的胡子，最后上下打量了一番沈一贯微胖的中等身材，接着转身倒背着双手，踱了几步，骤然回身，又急忙地走到沈一贯身边，皮笑肉不笑地反问道：“沈大人，您喜欢仙花寺里什么洋玩意儿？”

沈一贯未加思索地说：“报时自鸣钟！那玩意儿做工精巧，雕金镂银，中看又中用。有了它，一日三餐，每时每刻想干什么，都有了一丝不变的钟点，就连几时起床，几时睡觉，只要定个点儿，到时一分不差地鸣点叫你。马公公，你看有那玩意方便不方便？实用不实用？”

“您是一府的父母官儿，还不是想要啥来啥？”

“不！”沈一贯紫铜色的面孔一绷，冷着脸儿说，“您是皇上面前的人，我是朝廷命官，敲诈勒索的事，我沈某不能干！”

“哼哼……”马堂听了没说一句话，只是尖声尖气地假笑。

沈一贯被马堂莫测高深的奸笑，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三角跟盯住马堂瞅了一番，然后说：“你我都是喝皇上给的奶长大的。如若皇上喜欢那些洋玩意儿，我倒可以出面，向洋人征些贡品，讨皇上一笑。”

“好！好！”马堂拍着巴掌，连声赞道，“你不愧进士出身，吃了几十年的浙东盐。沈大人，官场的事儿，你我了若指掌，只要能讨皇上欢心，多大的官儿都能到手！”

“多谢马公公！”沈一贯情不自禁地朝马堂作了个揖，脸儿像朵绽开的紫牡丹似的笑着，点着头。



马堂与沈一贯正在客厅得意地策划如何孝敬皇上，如何能得到利玛窦带来的西洋宝物，突然一个小家仆跳进客厅门槛，走到沈一贯身边，耳语道：“新科进士梅国祯来到肇庆。”

沈一贯三角眼一眨巴，问道：“他人在哪儿？怎么不先跟我打个招呼？”

“人已经走了。”小家仆说。

“他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沈一贯盯住小家仆问。

“昨晚来的，一早走的。”

“他来肇庆有何事？”马堂接问道。

小家仆结结巴巴地说：“听说把他的千金梅小姐接走了，要她回家跟泾阳进士张问达的大公子成亲。”

“那么大的姑娘，跑到广东做什么？”沈一贯不解地问。

“逃婚。”小家仆说，“从澳门，经广州，又来到肇庆。”

“她走前住在何处？”沈一贯追问道。

“先住客栈，后来……”

小家仆正说着，马堂半截腰插杠子，插了一句：“噢！就是那个想拜利玛窦为师的姑娘！”

“那么大的闺女，跟个外国男子混什么？难怪梅国祯悄悄地来，又偷偷地走掉！”

“是呀！”马堂会心地大笑着，说，“大小子，大姑娘，整天在一起，能做什么好果子？”

沈一贯也笑道：“怎么？马公公对男女之事，也精通？”

“哪里，哪里。马某今生与女人无缘喽！”

沈一贯与马堂两人，你一句，他一句，下贱的话越说越下道儿，突然门口喊道：“雪浪法师到！”

雪浪和尚闪进门内，大厅里落一道黑影，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坐到太师椅上，马堂便走过去，眯着眼问道：“老法师近日

可好？”

“好个屁！”雪浪气呼呼地说。

“唉！出家人心平如镜，咋动起肝火？”马堂有些戏谑地说。

“自打那个洋和尚进城，我就气儿不顺！”雪浪和尚呷了口龙井茶说。

“哪位洋和尚？”马堂有意地明知故问道。

“还有哪个洋和尚？”雪浪说着，站起来，依然余怒未消地说，“不就是那个利玛窦！”

“噢！利玛窦！”马堂佯装不知，又追问道，“你念你的经，他讲他的道，你们有何相干？”

“他娘的，他跟我争饭碗子！”雪浪和尚光秃秃的脑顶冒着汗珠儿，说，“过去我的庙里门庭若市。大小官员，乡绅名流，哪个不向我施舍。可是，自打利玛窦的仙花寺一起来，大人小孩，都呼啦一下子拥到他那里，一个个为了看看洋玩意，排队也去饱眼福，真他妈的是怪劲儿！”

“法师别发火！”半天没吱声的衙门主人沈一贯像嗅到臭鱼的苍蝇，朝雪浪挤着三角眼安慰着，“有气慢慢出，有事慢慢办，何必动火伤身？”

“是呀！是呀！只要有沈大人给撑腰，管他利玛窦，利牛斗，最后都得把他斗趴下。”马堂善于奉承，又善于见缝插针地说了几句让沈一贯爱听，又叫雪浪满意的甜言蜜语。

雪浪和尚听了高兴得摸着肚皮，嘿嘿笑着，说：“我到府上来，就是求知府大人多多帮忙。”

“帮助出家之人排忧解难，本是卑职份内之事，不足挂齿。”沈一贯奸猾而听起来又很得体地打着官腔。

“老法师，怎么样？你听了沈大人这番话，心里是不是热乎乎的？”马堂左右逢源地斡旋着，“不过你要知恩报恩。”



“马公公这话什么意思？”雪浪和尚不解地问。

“眼下利玛窦的住处，有些希罕洋货，你有什么体面法子弄到手，孝敬孝敬知府大人，办点让皇上开心的事儿？”马堂想借雪浪之手，既让自己捞到好处，又让知府满意，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上一把。

“这个……”雪浪和尚黑手掌蹭着亮脑门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好了，今天不谈这个，先陪知府大人下盘棋，再另作计议。”马堂格格笑着，尖嗓门儿把厅堂里的字画震得直呼扇。

日影西斜，巡察使沈鲤端坐在西江岸边一家客栈房间的竹椅上，正与徐光启谈论治水防灾之事。

沈鲤虽年近五十，但身板挺实，大高个儿，不胖不瘦，长脸黑须，明目皓齿，有一种随和亲近的风度，与人相处十分好交，所以到哪儿，当官的也好，为仆的也好，种田的撑船的经商的，都愿意和他接近交谈。他到肇庆，那天宴会上与沈一贯“活人祭江”之争，深得中下层官员及百姓的欢迎，同时也与沈一贯闹掰。他一气之下，搬出知府大衙，住到临江的这家客栈。远离大衙，来到普通的客栈，反倒使他更易接近百姓，更深了解民间疾苦。今天吃过早饭，他特邀徐光启来到客栈，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沈鲤呷了一口茶说：“我到湖广一带已数月，虽然水灾已过，但最担心的是三江两河。”

“哪三江两河？”

“就是长江、珠江、闽江、黄河和淮河。这些地区人口稠密，洪水一泛滥，千万亩良田被淹，一座座村庄毁掉，弄得饥民遍地，令人十分担忧。”

“是呀！据史官记载，大明朝开国以来，已闹过十一次大水灾，光溺死百姓就几十万人呀！平日每当听到一地闹灾，死人无

数,就心痛如焚呀!”

“哪个有爱国之心的人,不如此关心国事、民情?眼下,大明南北,虽有郑国渠、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等水利设施,但水灾仍免不了,真叫人着急呀。光启呀,我看你学识渊博,血气方刚,又有满腔爱国之情,所以今日请你为治水献策。”

“那我也就不客气啦!”徐光启在与沈鲤随和自然的交谈中,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他“咕咚”喝了口凉茶水,把嘴角的水一抹,说,“以小人之见,古人多‘分流治水’,此法虽能解决几年的防灾问题,可是年久之后,水改河道,又水积成灾。其原因在于我国江河泥沙甚多,由于分流势缓,泥沙多屯积淤塞,造成河水几年一改道。为改此弊,必须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只有束水归槽,方可有利防患。”

“有理,有理。可行!可行!”沈鲤听了连声称赞道。

“利玛窦神父驾到!”

沈鲤与徐光启正谈得人神,忽听店门口管家吆喝声传来。

沈鲤听到招呼声,就放下话茬儿,对徐光启说:“神父来得正是时候,咱们可以请他谈谈西方人如何兴修水利,也可借鉴。”

“好!好!”

两人出屋,未等下楼梯,只见利玛窦长衫儒巾,面带笑容地朝他们走来。利玛窦见到两位有学识的朋友,心里一时高兴,由于迈步过急,竟被地上的一条小凳儿绊倒。

“哎哟!”

沈鲤、徐光启见利玛窦突然倒下,立即“咚咚咚”跑下楼梯。



第四章

陈英英自打祭江被救，就一直病病秧秧，时好时歹。尽管人了利玛窦带来的基督耶稣教，神父时常为她祈祷，但三天两头在睡梦中惊叫，神情恍惚、忧郁。其父陈理阁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膝下又无子，所以特别疼爱其女。

端午节这天，陈理阁为了给女儿陈英英驱病解灾，特意将本家及亲戚请来，共同祭祖，请求列祖列宗显灵，保佑后辈，赐福除灾。

这天天还没亮，陈理阁就早早地起床，首先打扫庭院，然后在院子中央搭起一座席棚，棚中间放上条几、方桌，接着在条几上摆上高、曾、祖、父四世神主牌。那神主牌长一尺，宽三寸，一律用檀木制成，上面刻写着第几世祖的谥号、生卒年月等。旭日东升，神牌安放妥当后，陈理阁又在方桌上摆上香炉、供品。鸡、

鸭、鱼、肉及供果，摆满丰盛的一桌。前来看热闹的孩子，看见那供桌上五颜六色、喷香扑鼻的供品，一个个只馋得紧咽唾沫儿。

日升一丈，被邀请的亲友，陆续从城郊来到陈家小院。

利玛窦因救陈英英脱险，被陈理阁尊为大恩人，也被邀请来到陈家。

天至巳时，太阳高悬东南。陈家族长担任主祭。老族长白发白须白眉毛，他照祭祖之规，从族人序立、就位，到举号、作乐、迎神、上香、酌酒、读祭文、进献等，都一一按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祭祖场面肃穆而隆重，直至祖宗赐食，按人分胙时，人们的脸上，才露出笑容。一个个喜气洋洋将分到的祖宗赐给的大肉收藏好，带在身边。

当最后一项祭祖聚饮时，几十位族人宾客，才从方桌前八字排开的队列中，走向早已摆好的六张八仙桌，一一入座。

利玛窦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还不太懂得祭祖的礼仪。所以，他对祭祖的每个程序都很感兴趣。

主宾按尊卑大小，一一坐定。利玛窦被安排在第一桌贵客席上刚刚坐下，主祭的白胡子族长，就彬彬有礼地宣布：“下边，请远道而来的贵客——利玛窦神父为本祭致辞！”

利玛窦身着儒服，头戴儒帽，不慌不忙地站起，用右手微微拂了一下青丝般的胡须，说：“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是从万里以外的欧罗巴洲来到贵国。贵国宽阔的国土，美丽的山川，繁多的物品，好客的百姓，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是为了圣父圣母圣子之神旨而到东方布道传教，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不辞万里之遥来到贵地。”

“利玛窦神父，你传的教，叫什么名字？”同桌的一位老者迫不及待地问道。

“叫天主教。”利玛窦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什么叫天主教？”又一位长辈人发问着。

“天主教中的‘天主’，就是你们贵国的史籍名著《史记·封禅书》中讲的八神之首‘天主’，他是主宰一切，万能的主，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利玛窦一字一板地说。

“信教有什么好处？”坐在利玛窦身后的一个青年站起来问道。

“入教可以受天主的保护，死后升入天堂。”利玛窦简明扼要地解答着，“全世界已有千百万人信了这种教。”

利玛窦一边回答，又有身边的人不断提出问题。

“请问神父，入了教，对个人有什么具体要求？”一个麻脸男子问。

利玛窦直截了当地答道：“入教有十戒。”他说到这，眨眨眼睛，似乎觉得按条讲，会引起在座人的异议，就简要地说，“比如，入教者，要孝敬父母，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别人家的东西，等等。”

“好！好！这天主教好！劝人弃恶扬善，天下定会太平。”几位老者边听边赞叹着。

利玛窦接着又说：“天主十戒是天下人生活的统一准则。历史已证明，任何国家，任何部族，凡是遵守天主十戒的，这个国家就昌盛，百姓就兴旺，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下安定，人心舒畅。反之，社会就黑暗，风气就败坏，民不聊生，天下大乱。”

白发族长听到这里，一拍桌角，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说：“天主教有如此好处，我劝族人，能人的就入吧。利玛窦神父，此事什么时候可搞个人教仪式？”

利玛窦说：“明天不妨具体计议。”

“好！”族人们欢呼雀跃，喊叫着。

傍晚，利玛窦回到仙花寺，刚好新从澳门来的两位教友龙华

民与庞迪我到屋。利玛窦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俩人讲述了参加教徒陈理阁家的祭祖活动。龙华民听了当即眉头一蹙,问道:“利玛窦神父,您译定的天主教恐怕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利玛窦问。

龙华民说:“我到澳门已有一段时间,据我所知,中国人认为天是万物之主,天主居住在天上,天有天宫,宫内天主有玉皇大帝,也称天帝。如果玉皇大帝存在的话,我们信仰的耶和華聖父,岂不是葫芦绞茄子,成了双神崇拜了吗?利玛窦神父,您不会忘记《上帝十戒》之首就是除上帝耶和華之外,不敬拜别的什么神。所以,这‘天主’二字、天主教的译名,可要严肃酌定哟!”

利玛窦一时被这位伶牙利齿、能言善辩的教友问得直瞪眼睛,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位身材颀长、浅色头发、略带弧形的方脑袋、灰眼高鼻、宽嘴巴的同脑教友,寻思片刻,马上回答道:“龙华民神父,希腊文的 Katholikos,你我都懂,不过在中国传教,要让他们明白教义,首先要有个明确的名字,一语点破要旨。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翻译成‘天主教’好。我查阅了中国不少古籍,发现古代圣贤用‘天’或‘上帝’,是指天地的主宰。中国的大学问家朱熹解释‘天’,就是指苍天,不过是一种义理,上帝也并非惟一主宰,故以‘天主’或‘上帝’,代替耶和華聖父之名。”

大胡子庞迪我听了利玛窦的解释,从中调解道:“华民,利玛窦神父翻译教名,颇费了些心思。我看,就目前而言,如无其他好译名,就暂时用此命名吧。”

龙华民望着庞迪我黑刷似的连鬓胡子,固执地说:“天主的提法,如果不很好确定,必将留下后患。弄不好有褻渎上帝之嫌!”

利玛窦望着龙华民严肃的面孔,心里核计了一阵儿,就问道:“龙华民老弟,‘天主教’译法,如果不当,依你看用什么名字



好?”

“我一时说不清楚。”龙华民爽快而又无奈地说。

庞迪我微微一笑,调解道:“此事就不必争辩了,我们动手做晚饭吧。”

“不!”龙华民依然心里压着气儿,接着又说,“利玛窦神父,教名翻译一事,可以暂时不提。不过,新教徒祭祖,明晃晃地在桌子上摆着灵牌,不是偶像崇拜是什么?”

“这么说中国教徒又触犯了《上帝十戒》,无视教理与教规喽?”利玛窦敏感地理解了教友提出问题的意图,立即反驳道,“中国人祭祖,不过是一种习俗礼节,是纪念祖先、孝敬父母的善行,绝无宗教性质。”

“对着祖宗灵牌烧香、行礼,不是偶像崇拜,能是什么?”龙华民又要起犟脾气。

“尊敬的龙华民神父,你听我再说一遍。”利玛窦压住心里的火气,耐着性子说,“祭祖乃中国几千年来民间的传统礼仪,表示子孙对死者的孝敬、侍奉,一如生前。我们要想把我们的教理教义传播给他们,不尊重他们的习俗,就必然发生冲撞。一但有冲撞,就很难有立锥之地呀!”

“那也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呀!”龙华民又摆出争辩的架势。

利玛窦朝龙华民跟前跨了一步,正想争论,忽听门口雪浪和尚吵吵闹闹地赶来。

利玛窦彬彬有礼地迎到门口,画着十字说:“老法师,什么事把你急得如此不安?”

“还不是你这位洋大人!”雪浪和尚像捉着贼的失主,得意而又愤怒地说。

“什么事儿与我有关?”利玛窦不解地问。

“哼!堂堂教徒,做事理应光明磊落。可是,你却与海盗勾



结,窜进内陆。”

“此话怎讲?”

“我早就怀疑你屋里的东西不是好来的。什么自鸣钟、三棱镜、洋书洋画,原来都是海上抢来的、夺来的。偷的也好,抢的也好,你自己享用就行了,何必窜到内陆,用那洋玩意儿收买人心?”

“你说话有什么凭证?”

雪浪和尚猛然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抖着,抽出一张纸条,然后说:“你看,这上边写着什么?”

利玛窦突然冷静下来,他想接过纸条看看,可是雪浪只许看,不松手。利玛窦只好眨眨眼睛,浏览了一下那写着汉字的纸条,只见上边写着:

利玛窦神父查收

利玛窦望着这无头无尾的纸条,一时茫然,他反问道:“这纸条又说明什么?”

原来,马堂自打在肇庆与雪浪分手后,就又回到广州、澳门一带,继续为贵妃娘娘收罗珍珠。几天前,他乘船亲自下海,到港湾渔民居集处想搜罗点儿上等珠子,不料,走到半路遇上一伙海盗,结果随身携带的宝物,全被海盗抢走。在海盗中间,他看见一个相貌长得和利玛窦一样的洋人,于是他灵机一动,心生一条恶计:“丢的东西,不能白丢。我要从利玛窦身上找回来。”当天,他就假造一张纸条,附上一封信,寄给雪浪和尚,请他与利玛窦交涉。

雪浪和尚这些天,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陈理阁祭祖,理应找他张罗,想不到却被冷落,所以今天一直气儿不顺。



下晌,他接到马堂的信,心中一亮,暗自核计:“发财的机会到了!如果能把利玛窦治住,一则让他背个与洋人海盗勾结的罪名,名正言顺地把他赶走;二则,把他教堂里现有的希罕物,都要过来,孝敬孝敬本地官员,再挑件上等礼品晋献皇上,岂不能平步青云,发财又捞官吗?”

雪浪和尚是个外粗内秀,颇有心计的人。他想到此,就迫不及待地拿着纸条,风风火火地直奔仙花寺而来。此刻,他见利玛窦并不紧张,心里又犯起嘀咕:“这洋和尚怎么不怕别人告他奸细?”他冷冷一笑,又说:“利玛窦,我们都是吃斋饭的,难道你就不怕官家查你私通海盗,充当奸细吗?”

利玛窦听了雪浪和尚无中生有的挑衅,便朗朗笑道:“老法师,你不会忘记,中国有句俗语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吧?我既然没当奸细,自然就心底坦荡,无所畏惧喽!老法师,今日我看您倒是不怕,不过我刚学会一句中国话……”

“什么?”

“虚张声势!”

“谁?”

“哈哈……”

雪浪和尚被利玛窦的笑声,惊得额上直冒汗珠儿。

二

肇庆是处山水秀丽之地。挺拔的峻岭,圣洁的瀑布,明净的大江,奇巧的岩洞,茂密的森林,俊俏的石峰,构成一幅幅美景。

这几天,利玛窦自与龙华民、雪浪和尚交锋之后,心情十分郁闷。这天一大早,他做了早祈祷之后,就顺西江而下,望景散心,以解心头之不快。平静的江水,从他身边瑟瑟流过,一只只

美丽的孔雀在山间树林里自由飞翔，一条条小舟如同飘浮的落叶，时不时从他身边划过。在岸边，放牧的水牛不停地从地上歪头裹起一丛丛绿草。利玛窦被眼前的这一切山水、鸟畜感动得心旷神怡。此时，见景思情，他也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

利玛窦走着，走着，突然从江面冲出一条硕大的水牛鱼，只见它摇头摆尾，“嗖”地跳上岸。这时，一头正低头吃草的老牛，被吓得“哞”地大叫一声，跳出老远。那水牛鱼见老牛躲闪，就激凌从草地上跃起，直扑向老牛，刹那间，水牛与水牛鱼格斗起来。

水牛鱼长着长角，它时而跳起冲向水牛，又时而摆尾如扇而打向牛头；而水牛由于体重不便，只是摇头甩尾，或用后蹄腾空踢之。两物斗了数个回合，水牛鱼渐渐力不能支，慢慢地消停下来，躺在草丛歇气。利玛窦见水牛鱼可怜的样子，就想弯腰把鱼托起，把这生灵送回江里。

利玛窦弯腰用双手托起那鱼，朝江边走了几步，猛然身后一声高喊：

“放下那东西，不然……”

利玛窦回头一看，见一个白白胖胖、娃娃脸、眯眯眼、活像个弥勒佛似的中年男子朝他走来。利玛窦停下脚步，那汉子走到他跟前说：

“水牛鱼上岸，不是灾就是难。”

“此话怎讲？”利玛窦不解地问。

“这是当地人的忌讳。”

“忌讳什么？”

“水牛鱼上岸，与水牛格斗，会带来杀气。遇到的人，一定要把鱼杀掉，不然就大祸临头。”



“我是神父，怎能杀生？”

俩人一问一答，那白胖子见眼前的这位正是自己要拜访的洋和尚利玛窦，就放下水牛角的事儿，作揖施礼道：“您就是利玛窦先生？”

“正是。您是……”

“我叫瞿太素，江浙野人，特来拜访先生。”

“好！有事请到仙花寺一叙。”

瞿太素见利玛窦如此客气爽快，就接过水牛角，说：“这鱼交给我处置，小人晚上去寺里拜访。”

“也好。”

这位不速之客，原是常熟人，年近不惑，其父是进士出身，任职南京礼部尚书。高贵的家庭，显赫的门第，希望他也走父辈的道路，拜将入相，光宗耀祖。可是，他厌恶官场，不愿猎取功名，向往一种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生活，多年来养成一种放荡不羁，豪爽好客的习性。自打父亲去世，他就炼丹成癖，几年的工夫就将继承的产业荡尽无存。眼下竟靠父亲的幕僚帮助，过起门客的日子。最近，他遍游湖广，听人说利玛窦是身怀绝技的奇才，故星夜赶来拜访。

傍晚，瞿太素在客栈吃过晚饭，换上一身鲜亮明丽的华服，头戴五常帽，身上从头至尾散发着清香扑鼻的香气，直奔仙花寺。

落日的余辉洒在瞿太素的艳丽服装上，早在寺门外等候的利玛窦，被瞿太素刺目的华服，照得双目发痒。利玛窦见姗姗来迟的瞿太素，马上迎上去施礼，道：“大人，请进！”

“兄弟不拘礼节，不必客气。”瞿太素微微一笑，说，“小人不是官员，不必以大人称呼，直唤我太素好了。”

“好爽快！”利玛窦见这位不拘礼节、不讲名分、身着越轨衣

帽的客人,暗自道。

利玛窦把客人迎到内室,宾主坐下,瞿太素呷了口白开水,说:“瞿某喜欢爽直,有话直说。”

“我喜欢您这种性格。”利玛窦很客气地说。

“瞿某慕先生大名而来,是想与您切磋炼丹之术。”

利玛窦爽朗地一笑,说:“是太素讲给我听炼丹之道喽?”

瞿太素摇摇头说:“不!是我向先生请教。听说先生知天文,懂地理,会医术,有奇巧绝技在身。故前来拜先生为师。”

利玛窦又笑道:“炼丹之道源于贵国,我哪儿有绝技呀!”

“这么说,先生不愿意收我这个学生喽?”

“不!不!”利玛窦习惯地耸着两肩,说,“贵国有大名鼎鼎的炼丹家魏伯阳、葛洪、陶弘景等人,他们的炼丹之术可谓炉火纯青,就连你们的大文豪苏东坡也捻须吟诗,什么‘暮年眼力嗟犹在,多病颠毛却未华,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真可谓泱泱大国,炼丹之术无人不晓。故,在您面前,怎好班门弄斧,狂谈炼丹呀?”

利玛窦一番滔滔不绝的议论,使瞿太素半天惊呆不语。嗨!真是见多识广的奇才呀!瞿太素暗自赞叹着。

炼丹术本是道教的一个重要道术。道家认为,人只要服了“九转金丹”,就能长生不老,轻举成仙。所以,历朝历代,炼丹者前仆后继,创造出的一套套炼丹术,也衍生出一套套金丹奇效的神话。再加之秦皇汉武、唐太宗一代代帝王对于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痴迷,故,炼丹之术久盛不衰。瞿太素既然不恋官场,看破红尘,就想以长生不老来补偿己之所失。瞿太素久仰利玛窦之盛名,眼前利玛窦越说自己不精于炼丹,他越认为利玛窦怀绝技面不露。在他看来,越是不显山露水者,越有本事,犹如江河之鸭,其蹼不见,却最善于游水。他想到此,就施展其抛砖引玉的



招法，自己先谈，而后引起利玛窦放开长谈。

瞿太素清了清嗓子，先吟了四句诗道：“‘玉炉炼成长生药，金鼎烧成不死丹。颠倒坎离由戊己，分明我命不由天。’利玛窦先生，以我之见，炼丹能否成功，事在人为。”

利玛窦尽管对炼丹无兴趣，但作为知识，他很想了解。所以，他见瞿太素对炼丹如此有兴致，又颇知炼丹之要，就问道：“瞿兄之见，实在高，天下之事，成败皆在人为。以兄之见，炼丹有何秘要？”

“首要之处，就是炼丹必有一颗童心，具体的说，就是不可有七心。”

“哪七心？”

“这七心就是，不可有害人心、利己心、贪财心、嗜色心、务名心、好善心、恶恶心。”

“好！”利玛窦听了一拍椅子扶手，说，“此七心，也正是小人所奉天主教的重点。看来，炼丹家也与我心暗通呀。”

“嘻！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今日你我有缘相会，也是天意呀！”

“感谢上帝。”利玛窦说着，使用手掌在胸前画着十字。

两个人从炼丹术谈到洋教，又从洋教谈到佛教、道教，各抒己见，谈得十分投机。他们从日落谈到明月悬天。瞿太素正要起身告辞，忽然门口一声高叫：

“瞿太素在此吗？”

利玛窦迎出门，见月下站着铁塔似的雪浪和尚，心中一惊，暗想：“深更半夜，他到此有何事？”

“怎么，不欢迎吗？”雪浪和尚带着责怪讥讽的口气，责问道。

“哪里！哪里！”利玛窦应酬道，“法师是远近闻名的名僧，焉能无礼？请进，请进。”

“鄙人是佛门子弟，怎能入你洋人之堂？”

“那……”

两人正话不投机，瞿太素手持一根蜡烛，走出屋外。他与雪浪和尚有过一面之交，见铁塔似的雪浪一副不敬的样子，就笑着问道：“雪浪法师有何要事寻我？”

“小人想请瞿大人赐教。”雪浪施着佛礼说。

“我一不信佛，二不吃斋，有何教可赐？”瞿太素说。

雪浪说的全是掩人耳目之言，其实他的本意是想拉关系。上次一面之交，他得知瞿太素是当今朱氏王朝建安王爷的亲家，其女已是王爷的儿媳，就暗自在心里打下小九九，核计通过瞿太素结识建安王，使自己能得到皇家的庇护，弄好了得个一官半职，然后还俗，享尽人间之乐。他听了瞿太素不冷不热的回话，心中颇为不快。不过，在洋教士面前不能干吃亏的买卖，要表现出大度忍让宽厚。于是他微微地一笑，说：“善哉！出家人以善为本，瞿大人若今生多做善事，来生必定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瞿太素听了奉承话，并未高兴，因为他想的不是来生转世，托生什么，而是服丹成仙，长生不死。所以，他淡淡地回答道：“我是及时行乐者，服丹而求长生，不顾及转世不转世。”

“善哉！先生之言有悖于佛家圣典。”雪浪想就瞿太素之言借题发挥，以证明他是博学多才的法师，并以势压人，给瞿太素一个下马威，使之慑服。同时，敲山震虎，让利玛窦也明白，他本人也是佛家高僧，非无能之辈。他干咳一声，说：“生生死死，生死轮回，乃佛家至关重要之信条。芸芸众生在‘三界’中像车轮转动一样，回旋不停。在轮回中，有六条路供行。天、人、魔鬼、畜生、饿鬼、地狱。说不上人走哪条路。佛经上说：三世因果非可小，佛言真语莫非轻。今生做官为何因，前世贵金妆佛身。前世修来今世报，紫袍金带佛前求。贵金妆佛妆自己，云盖如来盖



自己。一个人只要今生按佛理去做，行善而积德，下世就可能生在天界；如果违背佛法，下世就要变成饿鬼，或马或驴，甚至下地狱。”雪浪和尚对自己的宏论，颇为得意，他说着，转向利玛窦，有意想将洋教士一军，反问道，“利玛窦神父，您对我的说法，不会有异议吧？”

利玛窦听了这种挑衅性语言，毫不客气地反问道：“如果人们都相信轮回说，不但不应杀生，也不应该让牛耕田，使驴拉磨。”

“为什么？”雪浪惊奇地瞪着圆眼珠子问。

“因为按您讲的轮回说，那牛，那驴可能是自己死去的父母转世。如果赶着牛耕田，打着驴拉磨，岂不是毫无人性地使唤自己的再生父母吗？这和杀自己的父母有何区别？不也同样有罪吗？”利玛窦以西方人严密的逻辑论法，说得雪浪直咽唾沫。

“怪论！怪论！”雪浪吵嚷着。

“再说，婚姻也该废除。”利玛窦又摆出辩论的架势。

“为何？”雪浪目不转睛地问。

“因为按轮回说，你要娶的女人，可能就是您已故的母亲或祖母的转世，若娶了这种女子，岂不是有辱先祖？岂不是丧失人伦、犹如禽兽、造孽人间？”

“胡说！”雪浪和尚被利玛窦批驳得直打嗝，他无言以对，只是跳起来，喊叫着，像一只不甘斗败的公鸡，挥胳膊抡臂。

三

繁星满天。雪浪和尚回到庙里，回想起与利玛窦的争论，总觉得窝火憋气。暗想：“我这个本地和尚，为什么总斗不过那个外来洋和尚呢？难道他是仙人下界，还是前世真有降龙伏虎的

本事？”想到这里，他就想卜卦算算利玛窦是何许人也，以便找个斗法之策。

雪浪和尚回到自己的住处，点上小油灯，拿出两块鸡大腿骨，然后点着炭火，把鸡骨丢进炭火盆里。不一会儿，他把烧得焦黑的鸡骨用竹筷子夹出来，放在油灯下，仔细地查看那黑炭似的鸡骨上的裂纹，禁不住惊叫起来：

“唉呀！这洋人真是白虎星呀！怪不得我事事不顺呀！我这黑地龙，如不先下手与他斗法，以后一定吃大亏！”

窗外竹叶沙沙，晃动的树影时明时暗，雪浪想到自己人生路上的对手，似乎觉得这气氛中就充满鬼魅，他瞥一眼窗外，身上不寒而栗。

“咒死他！咒死他！”雪浪想到先发制人的黑招，他边念叨，边从身边拿出一张黄表纸，用剪子剪成一个高鼻子卷头发纸人，接着在灯火上点着，然后往炭盆里一扔。又咒誓道，“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俺铁和尚要与你斗到底！”

雪浪和尚烧死纸人，似乎觉得心里平衡了许多。他太疲倦了，他打了个哈欠，倒在竹床上，倏然睡去。

次日，七星酒店店主马六请雪浪和尚喝酒，一大早就来到庙上。此时，雪浪尚未起床。尖嘴猴腮的马六，轻手轻脚地走到竹床前，小声呼道：“老法师，快起床，到我那儿喝酒。”

雪浪似睡非睡地咂着嘴，朦朦胧胧哼着，翻了一个身，又打着呼噜睡去。

“老法师，老法师。”马六一手推着雪浪的肩，一手拉住雪浪的手，一声比一声高地呼唤着。

不一会儿，雪浪醒来。他一听说马六请他喝酒，就赶忙下地，脸也没洗，手也没净，就走出花塔下的大庙，直奔江上边的七星酒店。

这马六二十七八岁，前些时候马堂到他的酒店吃酒，他见马堂是皇上跟前的人，就想攀龙附凤，认了比他大十多岁的马堂为干爹。近些日子，他打着马公公的旗号，不断招揽生意，小酒店日益红火。自打前些天马堂离开肇庆，去韶州办皇贡，他就又贴上与马堂有私交的雪浪和尚。昨天下晌，他听说陈理阁家的闺女陈英英烧掉祖牌、砸坏木雕佛像，就想把这信息报告给雪浪和尚，以套近乎。昨晚他一宿没睡好觉，因为他家也供着观音，烧着香，他怕观音万一发怒，招来天灾人祸。故，天一亮他就从家里走出来，直奔花塔大庙。

马六陪着雪浪和尚来到酒店，饭菜已经摆好。马六一边给雪浪敬酒，一边将陈英英烧祖牌、砸佛像的事讲得活灵活现。

雪浪和尚听了一拍桌子，骂道：“这小娼妇，一定是听了利玛窦的挑唆才这样无法无天！”

“是！是！”马六像丑角演员似地望着雪浪和尚，添油加醋地说，“我听说，陈英英没事老往那洋教堂里跑，男男女女在一起，能有啥好名堂？”

“这女人砸了佛像，就是冲着我来！利玛窦要搞独敬天主，在肇庆灭掉佛主。不行！不行！这还了得？”

“那该咋办？”

“以牙还牙，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叫利玛窦知道我雪浪也不是好欺的！”

“谁不知道咱师爷的本事！只要您挺起腰杆儿干，我绝对为您效命。”

“好样的！有种！”雪浪拍着马六的肩膀，说，“这事只要我略施小计，就管保叫利玛窦，立马走！滚出肇庆府。”

“哈哈……”

事隔一天，肇庆地区雾气浓重，几十步之内看不到人影。这

天一大早,利玛窦与龙华民神父去徐光启处,向徐光启学习中国天文知识,教堂里只剩下庞迪我和小教徒游文辉两人看守教堂。

庞迪我与游文辉吃过早点,劈了些木柴。他们正在院子里收拾木柴,突然从花塔上扔下雨点似的石头。游文辉来不及躲闪,一块石头砸在他后脑勺上,顿时一块紫色的血包出现在他脑后。庞迪我见此,一把把他拉到房檐下,暂躲雨石。

此刻,花塔上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正在塔楼内嬉笑着、撒欢儿似地扔石头子儿。那花塔紧靠教堂,高十七丈余,分九层,孩子们站在七八两层,居高临下,乱扔一气。见教堂院里无反应,就索性咚咚跑下塔楼,直奔教堂门口。

教堂的大门敞开着,一个光膀子的小胖子,俨然一个胜利的将军,抹着腰,指挥着另两个孩子,往教堂院里扔石头,眼看着门窗玻璃被一块块打碎。

游文辉站在房檐下,手捂着后脑勺的血包,一眼发现那小胖子,就飞跑出院子,跨出门栏,一把将那抹腰的小子抓住,拉回教堂院子,“咣当”一声关上大门。

随着关门声,门外也响起吵嚷声,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时不时地有敲门的声音。

庞迪我预感到此事兆头不妙,就冲着游文辉埋怨道:“快把那孩子放走,不然要闯祸啦!”

游文辉噘着小嘴嘟囔着,不服气地说:“他们凭什么欺负人?谁惹他们了?打他们骂他们了?”

“放了他再说。”庞迪我命令似的说。

游文辉在庞迪我的吆喝下,马上遵命放人。

过了个把时辰,那胖小子就从七星酒店出来,弄得披头散发,破衣烂衫,脸上紫一块,红一块。马六一手扯着那孩子,边走边吵嚷:“洋教士太不像话了,看把这孩子抓到教堂,折腾成什么



样？”

“这孩子怎么啦？”看热闹的人问。

“洋教士为了贩卖人口，偷偷把他抓进教堂，进屋就灌了孩子一肚子药，孩子喝了药说不出话来。要不是大伙儿发现，早被运到澳门，当奴隶卖了！”马六有根有据地吵嚷着。

过路的人，看热闹的人，听了看了甚为不满地嚷嚷：“太不像话了，到衙门告他们去！”

“对！到衙门告洋人去！”

大街上吵嚷起来。

次日，利玛窦刚刚起床，肇庆府的衙役就走上门来，要利玛窦、庞迪我两人到衙门过堂。

“我们犯了什么法？凭什么叫我们去过堂？”庞迪我申辩道。

衙役拿着棍子，绷着脸儿说：“我们是例行公事，你们到堂里就知道了。”

利玛窦、庞迪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衙役走进肇庆府。

府内衙门大堂阴森肃穆，知府大人头戴四品四梁朝冠，身着绣纹云雁绯袍，身佩素金四色云鹤绶带，威风凛凛，面南端坐在大堂。通判、推官、执笔师爷分两旁燕翅式面坐。三班衙役及打手，一个个凶神恶煞般层层而立。

利玛窦走进大门，穿过二门，前脚刚迈进仪门，就听啸声震耳，使森严的大堂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氛。利玛窦第一次进中国公堂，不懂大堂规矩，他进了大堂不跪也不施礼。衙役见此，大叫：“跪下！”

声音森然，仿佛一把钢刀“嗖”地刺向利玛窦。利玛窦明白人乡随俗之理，就慢慢跪下。

知府沈一贯在洋人面前，似乎有些客气，他轻轻地一拍惊堂木，说：“两位传教士，本府在大明法律有海禁的条文下，允许你

们在肇庆盖房、居住、传教，已十分宽容。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擅自拘禁中国儿童？为什么私自绑架，并准备偷运澳门，使之充当奴隶，换取钱财？”

利玛窦被这突如其来的审讯，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望着庞迪我，使了个眼色，让他先说话。

庞迪我会意地点点头，然后向知府大人回禀道：“回禀大人，我们前天是抓了个胖孩子到教堂。不过，我们并没有拘禁，也没有打算偷运往澳门。因为，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为利不为财，而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与中国人共享上帝赐给的福分。”

“那你们为什么擅自抓那孩子？”知府大人又问。

“因为他与他的伙伴从花塔上往教堂里扔石头。”庞迪我申辩道。

“有什么证据吗？”知府大人接着问。

“有！”

庞迪我说罢，把事先装在衣袖筒里的那胖小子扔下的石子儿，“哗啦”一声倒在地上，说：“这就是那孩子扔下的石子儿。”

知府大人一惊，眨眨眼，狡黠地问道：“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石子儿，是小孩扔的？如果有人说是你事先准备好的呢？”

庞迪我一下子被问住了，他无奈地朝利玛窦瞥了一眼，两人相对无语。

大堂里鸦雀无声。

大堂外听众嗡嗡着窃窃私议。

“我！我作证。”

大堂外，一个少年喊道。

知府大人以稟公处事的架势朝外看了一眼，然后示意衙役将愿作证者带人大堂。

“你叫什么名字？”知府大人问。



“我叫游文辉。”

“干什么的？”知府追问着。

“在教堂做杂役，跟神父学画画。”游文辉口齿伶俐地回答着。

“你有何证？”知府又问。

“那胖小子扔石头时，我正在教堂院子里抱劈柴。”

“本府问你有何物为证？”

游文辉跪着，后脑勺朝知府大人的方向一歪，说：“我这后脑勺是那孩子打伤的，他们还打坏了玻璃。”

知府大人在人证物证面前，对审理此案已有了谱儿。他端坐着，暗自核计，这准是马六搞的鬼。但，若按原告诬告洋神父判定，显然会惹恼马六的后台——太监马堂。还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引火烧身。可是，若不说个是非，显然让百姓及外国人笑自个儿无能。他思前想后，最后惊堂木一拍，说：“嘴巴没毛，说话不牢。少年之言，难做凭证。待本府将案情查清，再做最后定夺。退堂！”

此事，不了了之。第二天，知府郑重在教堂前贴出告示，说外国人在肇庆居住，是得到官府准许的。如有不法分子违犯法令，胆敢无理取闹欺凌外国人，定将严办。

告示一出，知府大人十分得意。他既没惹马堂的人生气，也没让利玛窦丢脸。利玛窦本人觉得沈一贯还算公平，事后就按沈一贯的要求，通过马堂的关系给沈一贯送上一份厚礼，其中就有一座自鸣座钟。

利玛窦从知府大院回到教堂，立即在上帝画像前，画着十字，祈祷道：

“感谢万能的上帝。”

第五章

马六一手策划的教堂事件的败露，使他心里很窝火。他一连三天没出酒店，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在屋里自言自语。他想不通：本来谋划很周密的事儿，为啥知府大人没按自己的意思办？为啥被告过堂没挨板子，反倒宣布无罪释放？为啥洋神父没被赶走，反而知府大人贴出告示，维护外国人的利益？他想来想去，觉得知府大人沈一贯偏向洋人，而疏远了自己。同时，他又觉得雪浪和尚在关键的时候不够朋友：既然一起策划的事儿，为啥那秃和尚不出面？为啥他不首先与知府大人疏通好？

“咳！你怎么心疼那几个钱？”马六想到了要害处，他醉醺醺地一拍桌子道，“我也太笨了，怎么忘了孝敬知府大人了呢？官司不赢，怪谁？还不都怪自己吗？古语讲，‘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怎么忘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理了呢？”



第四天，马六与雪浪和尚做了一番谋划，决定以给知府大人建生祠的名义，收敛钱财，孝敬知府沈一贯，以便将来靠这棵大树，求来一番好运，得来万福。恰在商议之际，马六得到马堂捎给他的一封私信，谈到沈一贯可能最近升迁，希望马六代他看望知府大人，并送上一份厚礼，以便来日沈大人进京之后，互相有个照应。善于逢迎的马六，立刻明白了干爹的意思，当日就备好上等礼品，准备明日送上。不过，信上讲，不要声张，不要把消息直接告诉沈大人，以免朝内万一有变，弄个空欢喜，惹得沈一贯不高兴。

这时，好钻营的雪浪和尚，也想出一招，请知府大人逛庙，趁沈大人进香之际，抽一上签，将此信息先含蓄地告诉沈大人，讨他欢心。即使将来朝廷任免有变，也有个含糊的解脱，这样进退得失都好说。

次日，马六与雪浪和尚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真的把沈一贯请到大庙。雪浪陪着沈大人在大殿进过香之后，就直接把他请到花塔的最高层，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十数丈高的寺塔，临窗可以鸟瞰肇庆的山山水水，街道房屋尽收眼底。沈大人把酒临风，心旷神怡，颇有人间仙境之感。

雪浪和尚边给斟酒夹菜，边奉承吹捧，弄得沈大人得意狂言，神采飞扬。于是雪浪趁沈大人兴致极好之际，便道：“沈大人，我这庙上香火甚灵。昨晚菩萨神灵托梦，说庙里将来贵人，花塔上将福星高照。托梦之后，我后半夜一直没睡，就起来观星相。将要黎明之时，突然东方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明亮无比。我想，那颗新星一定是您喽？”

沈一贯得意地摇了摇头，自谦地说：“岂敢！岂敢！卑职只是一个朝廷命官，焉能与星宿连在一起？”

雪浪和尚见沈大人故作谦逊，就又接着摇头晃脑地说：“沈

大人，您是大福大贵之人，定是太白金星转世，定会步步高升。沈大人，您若不信，不妨今日先抽个签。如若灵验，我想……”

沈一贯未等雪浪说完，就神爽意得地哈哈一笑，道：“如若灵验，往后我下令改造大庙，为诸神粉金，老法师，你看咋样？”

“哎呀！不胜感激！不胜感激！”雪浪笑得满脸开花。他说着，双手一拍，从楼道口进来一个小和尚。他吩咐道，“孩儿，快把新签拿来。”

小和尚听了转身下楼，不一会儿把一筒新竹签拿来，雪浪和尚接过来，哗哗摇了摇，接着笑呵呵地说：“沈大人，请！”

沈一贯伸过右手，未加思索地从竹筒中间抽出一枚递给雪浪，雪浪双手接过来，看了看，满脸堆笑地念道：“一番好事今朝至，报说田畴到处丰；正向名利途上走，春光明月遇东风。”

沈一贯听了霍地站起来，捻着短须，低吟回味着签诗中的一句“正向名利途上走”，然后自语道：“难道我真的还要高升？”

雪浪和尚也站起来，朝沈大人作了个揖，祝贺道：“小人祝贺大人高升的机会即将到来。”

“何时？”

“三五日内。”

“那我沈某可要感谢你老法师喽！”

沈一贯与雪浪和尚正聊得投机，忽听花塔下大声喊道：

“圣旨到！”

沈大人一听圣旨到，马上“咚咚咚”跑下旋梯，慌忙跪下。他接过诏书，见是任命他去陪都南京高就的圣旨，便连连作揖叩头，流着热泪道：

“谢主隆恩！”

接旨一毕，沈一贯转身向身后的雪浪大师深施一礼，道：“老法师真乃活神仙也。”



“哪里！哪里！”雪浪奉承道，“沈大人今日高升，乃是您的造化！”

沈一贯对突如其来的“皇恩”，有些飘飘然，也昏昏然。他想不到自己会升得如此之快。此刻，他有些信天命，也从心眼里佩服雪浪的神机妙算。他暗自核计，一定要把雪浪带在身边，要为雪浪尽点力。所以他当即宣布：“老法师，据卑职观测，您有仙术在身。故，本府决定为您重修大庙，不知法师意下如何？”

雪浪和尚此刻也有些飘飘若仙，他想不到那签竟“歪打正着”，与沈一贯升迁巧合得如同鬼使神差。他有些庆幸。他知道此时此刻沈大人是什么心情。于是他将自己早已谋划的事，婉转道出：

“沈大人，您是肇庆的父母官，自打您到肇庆，造福一方，肇庆的百姓都感激不尽，早就核计为您建一座生祠，将您的业绩彰于祠内，感召后人。”

“建生祠？”沈一贯眼睛一亮，对这意想不到的提议，心中为之一颤。是呀！一个人若能由平民出资建祠，表其功德业绩，岂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吗？那屹立在西子湖边的岳王庙，成都南郊的武侯祠，安徽合肥的包公祠，四川都江堰边的伏龙观，不都一一记载着岳飞、诸葛亮、包公、李冰父子的千秋功德吗？老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若真的建座祠，不也是求之不得的事吗？沈一贯越想心里越像灌了蜜。不过，他不能直说，于是乎遮遮掩掩地说：“卑职为是上尽力甚微，恐怕建祠不当吧？”

“唉，”站在雪浪身后的马六驸地跳出来，说，“沈大人，此事包在小的身上。您可以不出面，不言语。反正，不久，您就要高升离开肇庆了。”

沈一贯心领神会地格格笑着，说：“也好！不过，沈某，先感谢两位喽。”

“不必客气!”马六受宠若惊地说,“沈大人日后只要惦记着小民,俺就心满意足啦!”

“好!今晚,我请两位到衙内喝酒叙谈!”沈一贯爽快地道。

“谢谢!”马六首先跪下,朝沈大人磕了三个响头,赭黄色的沙地上,顿时留下三个连环似的沙坑坑。

沈一贯正要上轿回府,就听沙岸传来呼救的声音:

“快救人呀!船要沉了!”

沈一贯踮起脚朝西江江岸一看,果然是只私船摇摇欲坠,慢慢沉向江心。于是,他右手一甩:“走!到江岸看看,是谁家的船?”

恰在这时,江岸上种地归来的几个老农,听到江心呼救,就“扑通”、“扑通”跳下了江,游向沉船。

约摸用了抽袋烟的工夫,船上的十多个人得救了,只是随身带的东西同木船一起沉入江里。

此船是广州赵家私船,船的主人是赵士禎。赵士禎被百姓救上岸,浑身湿漉漉的。他在岸边站稳,只见马六跑到他身边,献看殷勤道:“我说客官,知府大人来看你们落水的人来了!”

“真的!”赵士禎不以为然地一边用手拧着湿袍襟,一边回着话儿。

“您是哪来的客人?”马六见船上的来人不俗,就连连追问。

“广州城。”一个仆人模样的老者回答道。

“客人贵姓?大名?”马六又问。

“东家姓赵,广州城有名的富户赵百万家的私船。”

马六一听赵百万的大名,马上朝赵士禎点头哈腰地搭讪道:“客人一定是赵老爷的大公子喽?请到小店一叙。”

赵士禎一点儿也没瞧得起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七星酒店的店主,眼皮儿也没抬地说:“我们特意来拜访利玛窦神父,不必麻



烦你了。”

说话间，沈一贯走来。

马六见知府大人走来，就急忙朝赵士祯喊道：“知府大人来看你们来了，你们还不快跪下谢恩？”

赵士祯没有马上跪下，因为沈一贯今日穿的便服，分不清是不是本府官员。故，仔细地朝沈一贯打量了一番。

沈一贯微微一笑：“你们受惊了，卑职不行公务，不必拘礼。”

马六趁机向沈一贯禀报了船主为谁，接着转向赵士祯说：“沈大人爱民如子，你们落水，他亲自前来看望，若不跪下施礼，岂不是有辱知府大人？”

这时，赵士祯才看出点儿门道，赶快朝同伙打了个下跪的手势，然后自己先跪下，道：“谢沈大人搭救之恩。”

于是，当天，知府大人搭救广州富商赵百万之子的传闻，传遍了肇庆城。

唉呀！天下的巧事竟都让这些走官运的人赶上了，真是富贵自有富贵命。可是，此事气坏了那些真正搭救赵士祯落水的农夫。然而，在“愚民政策”横行天下的时代，有谁愿意去追究“究竟是谁救了赵大公子”？在贪天之功、追名逐利者的眼中，此类事件，不正是为自己贴金的大好时机吗？

赵士祯一行登上岸，收拾好随身携带之物，在沈大人的“关照”下，当天住进七星酒店。

二

利玛窦与瞿太素似乎有特别的缘分，两人一见，就有相见恨晚之感。利玛窦喜欢瞿太素的聪明、豪爽、热情，但又不希望他热衷于炼丹。不过，利玛窦对炼丹之类缺乏了解，故很难说服瞿

太素抛弃炼丹志趣。为了帮助朋友走正路,利玛窦就请徐光启出面,与瞿太素谈清炼丹服丹的利弊,以便在学问上科技上有所长进。

一日,天清气爽,利玛窦、徐光启两人一同邀请瞿太素游览鼎湖山。此山因传说黄帝曾铸鼎于此炼丹,故有鼎湖之名。也是徐光启挖空心思为说服瞿太素而特意选定的一个地方。

这天,他们吃过早饭,雇了三匹好马,找了两个农夫临时帮工,就离开肇庆城,直奔城东北面行。

鼎湖山离肇庆城只有三十多里,他们一行五人,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鼎湖山。

嗨!鼎湖山真名不虚传。巍峨的群峰,重峦叠嶂。走上山腰,阵阵飘来的雾团如云似烟,那隐于山中的古寺名庵,如仙家之宅,天宫之院。瞿太素见到此景,禁不住赞叹道:“人间仙境!人间仙境!”

他们在林间小径走着,走着,忽听远处雷声隆隆,惊天动地。瞿太素听到此声禁不住惊叫起来:“大瀑布!”他喊着,叫着,几步登上山顶,蹦着高叫道:“多好看的瀑布!”

利玛窦也随瞿太素登上山顶,他举目远望,只见远处飞瀑直泻,银幕闪光,一幅壮观之景挂在眼前。

他们满怀激情,游览了水帘洞、葫芦潭,最后来到山顶湖岸,在一泉边歇息。

徐光启抓住时机,首先向瞿太素发问道:“据传说,此山就是当年黄帝的炼丹处。瞿大人,有此说吗?”

“对!对!”瞿太素颇有兴致地说,“当年黄帝成仙升天之前,先后在黄山、鼎湖山等地炼过丹。今日登山,我就想考察考察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公,当年在何处设场架鼎?从何处取水?住在何处?那炼丹的朱砂、紫芝、红术、乳水四大药料出自何处?”



“黄帝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不知黄帝怎么升的天？”利玛窦听了瞿太素的介绍，追问着。

瞿太素说：“黄帝设灶炼丹一共炼了八千甲子，最后炼成仙丹。他服了七粒后，就能不借云雾升空耍戏。后又服了四十二粒，头发与胡须都由白转黑。接着在温泉连洗七天澡，浑身皮肤顿时变得柔润光滑。于是他饮甘露，披霞衣，戴宝冠，穿珠履，在笙歌相伴之中，乘着青龙，飘然升天。”

“后人还有成仙升天的吗？”利玛窦又问。

“有！有！”瞿太素说起来，嘴角儿直冒白沫。他用手抿了一把嘴角，眉飞色舞地又说，“炼丹成仙者，东汉时有魏伯阳；唐初，有张果。剩下的，什么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不少都是炼丹得道而成仙……”

“瞿兄！”徐光启见瞿太素还想接着说下去，就赶忙插上一句，说，“我听说，晋朝之后，不少帝王死于服丹。像晋哀帝二十五岁而死。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虽为一代人杰，三十多岁就因服丹而亡。唐太宗、唐宪宗、唐武宗、唐宣宗也步晋哀帝、拓跋珪之后尘而亡。至于五代南唐先主李昇，也死于丹药中毒。瞿兄，您说，他们为啥不仅没成仙，反而搭上性命？”

“他们……他们没有成仙之命吧。”瞿太素支吾着说。

徐光启见瞿太素发窘的样子，就微微一笑，开导道：“古人成仙，谁也没见过。而，历代帝王因迷恋于炼丹服丹而毙命的确有史实记载。故，服丹成仙之说，吾不信。”

“言过矣！言过矣！”瞿太素有些沮丧地说，“成仙之事，后人虽未能目睹，不过丹砂烧之成水银；硝石、硫磺、木炭混合熔炼而成火药，可做鞭炮；红升丹可药用拔毒封口；白降丹用于治疮疽；白锡与银箔、水银合剂，可以用于补缺齿，诸多炼丹之果，不可否认，足见炼丹之果辉煌无比。”

“当然！当然！”徐光启见瞿太素激动得鼻尖冒汗，就解释道，“炼丹之事，小弟并不反对。废物由炼而成宝，兄弟十分佩服先人。不过，服丹而成仙只是一个梦。人若在梦中活着，甚至中毒而亡，岂不可惜？故，兄弟劝老兄弃炼丹而拜利玛窦先生学天文、地理、算数，岂不更好？”

瞿太素听了觉着十分有道理，就辩解道：“为兄前半辈子迷于炼丹，可一无所得。近日结识利玛窦神父，知天下学问甚多，已有舍弃炼丹之意。”

“好！”徐光启听了高兴得上前一步，一巴掌拍在瞿太素的肩膀上，连声赞叹道，“舍弃！舍弃！兄弟就愿听你这句话。”

利玛窦也高兴得施起西方礼仪，紧紧地与瞿太素拥抱在一起。不一会儿，三个人如同出山的小鸟，快活地飞出山林。

当日，利玛窦回到教堂，躺在竹床，正惬意地回味刚才山上的情景时，忽然游文辉进服报告，说，傍晚赵士禎将前来拜访。他便一骨碌折起身，赶忙收拾床铺，擦洗桌椅，准备迎接那位广州来的好友。

赵士禎到肇庆后，他们两人已交谈一次，不过谈得不甚投机。因为赵士禎此次来肇的目的，主要是拜托利玛窦，希望他在澳门帮忙，为当今皇上万历帝购置一块上等的宝石——猫眼儿，以便做寿冠，将来作为上等陪葬之宝，与皇帝一起埋入新建的定陵。

这在赵士禎看来，是头等的大事。因为一则是为皇上操办寿品，二则受京城御史张问达之托。以儒教“三纲五常”之理，“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敬皇上、长辈、父母，必须尽心尽力。而利玛窦以基督教的观念来看，人死之后灵魂就进入天堂，一切所谓的陪葬品，都是多余的，更何况价值连城的猫眼儿宝石？要知道，一颗猫眼儿，值数千数万两银子，将这样昂贵的奢



侈品,埋入地下,等于埋掉几千农夫一年的口粮呀!如此奢华、腐朽,是犯罪,是违背上帝之举。故,利玛窦并不积极为一个刚刚二十几岁的年轻皇帝,去操办寿品。

上次交谈时,赵士禎本希望利玛窦回一次澳门,专门帮他去操办珍宝,由于利玛窦态度冷漠,赵士禎只好说他准备亲赴澳门完成此任。

而这次赵士禎又突然来访,是不是又要旧事重提,要利玛窦答应陪他去澳门呢?

傍晚,利玛窦犹犹豫豫地走到门口,把赵士禎迎到教堂卧室,赵士禎刚刚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说:

“利玛窦神父,我受人之托想买下您的教堂。”

“什么人?”

“不便直说。”

“他们买教堂做什么?”

“为知府大人办生祠。”

“什么是生祠?”

“就是为活着的人办纪念性的庙宇。在祠内为知府大人塑真像,画功绩壁画。就像孔庙那样,纪念一个人。”

“您讲的是哪位知府大人?”

“就是本府知府沈一贯。本地人要为他树碑立传,在指定的日子烧香磕头。”

“噢,顶礼膜拜。为活着的伟人、神人、仙人祭祀?”

“正是。”

“沈一贯只是一府之长,来此时间很短,有什么功绩能超过上帝?”

“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不行!教堂是传教机构花了六百两银子建的,是传教的场

所。我不能答应卖出。”

“他们可以出高价！”

“什么价也不能卖。”

“利玛窦神父，要知道这是跟知府打交道，您若违抗，恐怕不会有好结果的。”

“人和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不喜欢受别人指挥，更不喜欢有人欺辱我。”

“唉，你呀！”

赵士祯说到这里，竟无可奈何地起身就走。

利玛窦此刻心中也是一腔怒火，赵士祯打马回营，他连送也没送。

赵士祯怏怏不乐地回到七星酒店，人还没进屋，就被马六、雪浪和尚堵在院子里，问起长短。

马六先问：“赵先生，洋神父同意了吗？”

赵士祯只是摇摇头，没有回话。

雪浪和尚大嘴一撇说：“我猜这洋东西，不会轻易就范。”

“这该咋办呀？”马六着急起来。

原来，占用天主教堂，为知府沈一贯办生祠是马六与雪浪和尚一手策划的。他们抬出赵士祯去说服利玛窦，主要因为赵士祯在澳门、广州与利玛窦有过一些私交。此事被利玛窦一口拒绝，他们立时像瘪了的皮球，打不起精神来。于是，雪浪和尚提议，马不停蹄，立即去找沈大人。

日落西山，西江里的鸭鹅登上岸，一群一群地走在石了路上，不时地“嘎嘎”“哦哦”叫着，各自朝自个儿主人院子里走。

雪浪、马六来到知府衙门，沈一贯饭后正端着水烟袋，穿着一身便装，坐在院子里一棵樟树下的竹椅上，呼噜呼噜地抽烟。

马六大步流星地迈进院子，他看见沈一贯就慌忙跑过去，禀



报道：“沈大人，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把你慌成这个样子？”沈一贯戏谑地问道。

“洋和尚不同意给您腾地方建生祠。”马六说。

“为个啥？”沈一贯问。

“他说您功绩小，不该建生祠。”雪浪和尚插上一句说。

“哼！”沈一贯放下烟袋，霍地站起，脸有怒色地说，“难道他有功绩吗？他凭什么住在中国的国土上？”

“是！这洋神父也太狂了！”雪浪和尚趁机发着私怨。

“他也太不知趣、太不知好歹了！”沈一贯真的动起火来，他愤怒地拍着椅子扶手，大声斥责道，“有人告他私通海盗，做外国人的奸细，平时为外国人收集中国内情，报告给外国人。此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我本想给他个面子，让他体面地离开肇庆，想不到，他竟赖着不走，背后中伤朝廷命官！”

“是！是！这洋东西真是罪大恶极！”雪浪火上浇油地叨咕着。

“来人！”沈一贯大声呼喊。

沈大人一声呼唤，院子里顿时跑进两个捕快。

“快去！把利玛窦给我抓来！”

知府大人命令一下，乐得雪浪和尚满脸开花。

三

雪浪和尚与马六经过一番东奔西走，为沈一贯建生祠共摊派搜罗了七百两白银，再加上赵士祯为答谢沈大人的救沉船之恩，自愿捐赠的一百两银子，共八百两白花花的银子。他们将银子送到知府大人手里，然后“心有灵犀一点通”地说：“沈大人，如若洋神父肯交出教堂，这笔钱就……”

沈大人当然心领神会。如此办理，祠可立，银子又入腰包，岂不一举两得？如此好事，何处去寻？

沈一贯派人把利玛窦抓来，自觉无礼，就假惺惺地向利玛窦略带歉意地说：“利玛窦神父，这些衙役们也太不懂事，我本意去请您叙谈叙谈，怎么气势汹汹地把您押来？可真是本地人缺乏素养！望神父多多谅解。”

沈大人不愧官场上的人，几句话把利玛窦说得心软了。利玛窦本想进门就提出抗议，听沈大人这么一说，也怪起那些无知识无教养的小衙役来了。中国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真是应验了。

沈一贯把利玛窦让到客人座席上，让人端上水果、点心，就一改常态，慢条斯理地说：“一个人，离开了他的乡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实为不易，本官十分佩服。”

“有人说我是葡萄牙商人的奸细，还有人说我是骗子。沈大人，您说有此事吗？”

“哪里，哪里！利先生在肇庆所作所为，本官一清二楚，没有违犯大明国国法之事。”

“这我就放心了。”

“不过，有人提出，一个僧侣之人，离开他的国土在异国他乡停留过久，淡忘了自己的家乡，是不适宜的。”

沈一贯说到此处戛然而止。利玛窦马上理解了沈大人的用意：“还是要赶我离开肇庆。”于是，利玛窦试探地问道：“沈大人，怀念自己的家乡确是人之常情。不过，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主，为了主的事业，是可以忍受世间的一切煎熬，吃尽苦头，至死而无怨的。如同我，既来到中国，就不打算后退了。”

“可敬！可敬！”沈一贯道，“神父大人，您不想离开肇庆，是否还有别的不好启齿的事儿？比如房产……”



利玛窦见沈一贯拐弯抹角地把话又引到教堂上来，就又勾起他与赵士禛那不快的一瞬。他想，既然主人在场，不妨直问为好。于是单刀直入地问道：“沈大人，有人愿出高价买下教堂，有此事吗？”

“有！”

“他们买教堂干什么？”

“这个……我不大清楚。”沈大人变得吞吞吐吐地说，“有人想为我建生祠，我没答应。”

“沈大人，我们的教堂是神父拿自己积攒的钱盖的。六百两银子，花费也不少。”

“有人说，你们盖教堂的钱是化缘募捐来的，并不是你们掏的腰包呀。”

“这是造谣中伤！”

“神父大人，莫急。”

“有人为了霸占我们的教堂，什么舆论都能造，什么损招都能出。”

“唉，唉，洋大人，不要出言不逊！你现在是与知府大人讲话！”

“有理走遍天下，我不怕！”

“听神父的意思，买教堂办祠都是本府出的招了？”

“天知！地知！”

“你不要血口喷人！本府十分欢迎你这位贵客，今日为何如此无理？”

“你……”

利玛窦还想申辩，沈一贯早把手一招，道：“送客！”

利玛窦不得不闷着一肚子气，离开知府衙门。

农历的七月，肇庆地区很热，白天苍蝇飞来飞去，晚上蚊子



叮咬十分厉害。为了赶制一架地球仪,利玛窦将手巧心灵的陈英英找来,帮他扎制、绘画、着色。那地球仪内用竹篾扎成,外敷牛皮,尔后用纸糊成,在经纬度内绘出各洲及大洋。

这是最后即将制成的一天夜晚,利玛窦叫陈英英将各洲之名用汉字标清,再将海洋的颜色涂上蓝色。他们由日落到二更,一直埋头绘制,陈英英的脸上、细嫩的臂上、脖颈上,都被蚊子叮出大包。为了赶制那地球仪,她顾不得赶蚊子,两只手都忙得又酸又麻。利玛窦看见了十分心疼,就悄悄化了些盐水,慢慢地敷在英英的臂上、脖子上、手上。

正在利玛窦为英英在后脖梗儿擦敷盐水时,赵士祯由马六陪着,也悄悄来到教堂。

教堂里烛光荧荧,马六走到他们身边,他们都没发现。

“利玛窦神父!”

利玛窦正聚精会神地给英英擦洗,突然听到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他赶忙回头一看,发现身后站着赵士祯、马六,不禁一怔,连忙问道:

“赵先生,怎么深更半夜来此?有何公干?”

马六诡秘地挤了挤小眼睛,挑衅地说:“怎么,耽误了您的‘美事儿’了吧?”

“哪里!哪里!”利玛窦回应着。

利玛窦还是对中国的语言掌握、理解有限,对马六讲的“美事儿”并未理解,对此的弦外之音,更一无所知。

不过,赵士祯一清二楚。他听锣听音,一下子明白了马六所指的“美事儿”,是指利玛窦与陈英英在一起的“美事儿”。于是,他接过话茬儿,责怪道:“不要胡说!利玛窦神父是正经人。”

这时,陈英英听明白了马六、赵士祯的话意,她放下手中的活儿,脸羞得通红,快步走出教堂。



陈英英不好意思地离开教堂。赵士祯与马六的对话,使利玛窦非常敏感地悟到马六不怀好意的挑衅。他一时气得心里蹦蹦乱跳,红涨着脸问道:“你们来教堂有何事?”

“那就明挑吧!”马六尖嘴巴一撇,说,“要买教堂。”

“叭”!

马六顺手将怀揣的五十两银子,往桌上一顿,说:“这是知府大人,赏给您的钱。怎么样!五十两不少吧?”

“这房子是献给天主的,我无权出卖!”利玛窦义正词严的样子,回答道。

“你也太不识抬举了呀!”马六瞪着小眼睛,吆喝着。

利玛窦气得一把抓过银袋子,往门外一扔,道:“房子是总督大人同意盖的,卖不卖由我。请!”

随着利玛窦送客的手势,赵士祯与马六再也不好纠缠下去。于是几步跨出教堂大门,不一会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次日上午,沈一贯下了一道令:“限利玛窦三日内离开肇庆!”

一时紧张的空气弥漫在教堂内外。

可巧,在沈大人下“逐客令”的第二天,钦差大臣叶向高来到肇庆。

叶向高是一位博学之士,见多识广,在南京官场颇负盛名。此次,奉旨南下,一路与学子多有交流,研究学问颇有兴致。他听说利玛窦处有一幅世界地图,又多奇巧之器,一时兴趣盎然。所以就在到达肇庆的当天,登门拜访利玛窦。

这天,刚好雨过天晴,清新的空气弥漫四野,绿的树,红的花,灰的房,蓝的水,交映在一起,组成一幅幅明丽的岭南画卷。叶向高没穿官服,巾袍整洁,一身大儒打扮。他不要官吏陪同,只有一个小书童陪着来到教堂。



“叶大人，您好？”利玛窦见气度不凡、为人平易的叶向高进了大门，慌忙迎上去问候。

叶向高略施拱手礼，笑盈盈地道：“神父您好？听说您有一张世界地图，在下能否一饱眼福？”

“当然欢迎！”利玛窦也文质彬彬地说，“地图就在大厅，请叶大人过目。”

利玛窦把叶向高请到大厅。叶向高抬头一看，不禁一惊：难怪有“天外有天”之说。世界多么大呀！神州大地，华夏之邦，只占世界的一个部分呀！往日“中华惟上”、“四海为夷”之说，又何等可笑？炎黄之子孙呀，闯出去吧，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夜郎国再大，也只不过是夜郎嘛！

叶向高看完地图，利玛窦又把他请到地球仪室。叶向高看了，更是惊疑：嘴！地是圆的？！古人云“天圆地方”，而今日看来，却有新的讲究。

“利玛窦神父，”叶向高边看边问，“地球有多大？”

“您是问地球的表面积，还是体积重量？”

“噢！还分这么细？真是未知的学问。”

“有人计算，地球的表面积约5.1亿平方公里。”

“什么是平方公里？如何求得？”

“就是长度与宽度之积。”

“体积呢？”

“地球的体积，约万亿立方公里。”利玛窦边介绍，边转动地球仪，说，“这是地理坐标，这是经度，这是纬度。”

“地球的转动，有什么学问吗？”

“地球围绕地轴自西向东不停地旋转叫地球的自转。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为二十四小时，也就是一个白天，一个黑夜。一周为三百六十度，每小时转十五度，每四分钟转过一度。”



“真是闻所未闻！奇妙的天文。”叶向高从来没听说过关于地球的学问，他听了惊奇之余，又十分赞叹外国人的学问。“利玛窦神父，有人称我为饱学之士，在您面前，我仿佛是个未出茅庐的童生！”

“哪里！哪里！”利玛窦谦逊地说，“听人说，您是当今最有学问的人。状元不出门，遍知天下事。在您面前，小人如小巫见大巫也。”

两人见面融洽，说话投机。利玛窦感动得把叶向高请到内室，又观赏了一些希罕之物。叶向高看了，也觉得大开眼界。临分手时，叶向高说：“卑职此次南行公务在身，如若无公事，我将多住几日，与您切磋切磋学问。我们中国人非常需要您所掌握的知识。”

“互通有无嘛！任何民族、国家，各有所长，理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嘛！”

“当！当！当！”

教堂里的自鸣钟清脆地打了几下，叶向高见天色已近中午，便马上告辞：“谢谢神父，今日令卑职大开眼界。将来，若有机会，再来拜访。告辞！告辞！”

利玛窦把钦差大人送走，心中充满喜悦，他满以为知府大人会回心转意，不再赶他走。可是，钦差大人的船，刚刚离开肇庆，沈一贯就差知县亲自登门，限利玛窦当日离开肇庆。

利玛窦一时焦急地在教堂里转来转去，嘴上顿时冒出白花的火泡。咳，多难呀！

第六章

夜雾笼罩着江船，利玛窦坐在顺西江而下的船上，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他忧郁地坐在底舱板上，酸痛的后背紧靠着潮湿的黑舱板，两鬓不停地流着虚汗。

江船缓慢地行进，利玛窦随着一颠一簸的船体，神态有些恍惚。不过，他的脑海里时不时闪出他进入澳门后的一幕幕画面，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豪爽的刘承禧，令他感动；多情的梅小姐，叫他难忘；善解人意的沈鲤，使他从心里产生敬重之情；多才的徐光启，厚道的陈理阁，陈英英，游文辉，这是些多么好的中国人呀？然而，与这些人相伴随的沈一贯、马堂、雪浪和尚、马六、大麻子，这又是一些多么贪婪，多么自私，多么狡猾，多么残忍的一伙呀！

“利玛窦神父！”



利玛窦正朦朦胧胧地回忆往事，突然一声清脆的童音唤醒了他。他抬头朝唤他的声音看去，见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正惊喜地望着他。

“神父，您不认识我了？我叫李娃，是梅小姐的童仆。”

“你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

“梅小姐叫我来找您。”

原来，梅小姐自打离开肇庆，回到家乡麻城，就一直惦着她心目中学识渊博的老师利玛窦。最近她在家乡听来往于湖广的客商说利玛窦在肇庆遇到了麻烦，就心急如焚地派了一个家仆，带着童仆李娃，星夜赶赴肇庆，以探听虚实。可是，当他们赶到肇庆，利玛窦就已被押上船，离开了肇庆。于是，李娃与那个家仆，分头乘快船追赶离肇庆的客船。半个时辰前，李娃在一个码头换上利玛窦乘的这条船，就四处打听长大胡子的洋人，很快找到利玛窦的下落，于是悄悄来到底舱，一眼发现了利玛窦。

“噢！你就是随梅小姐去澳门、下广州的那个小童仆？”利玛窦站起来，惊喜地抓住小李娃的手，说道。

“走！咱们上甲板敞亮敞亮！”李娃说着就一手帮利玛窦拿行李，一手抓住利玛窦的手，登上扶梯。

利玛窦踏上甲板，才领略到所乘的是非同一般的客船。

这船是赵百万家的私用客船，船长十六丈，宽六丈，船体宽敞，建造考究，远远望去，像漂浮在江面上的“王府”。大宫小殿，富丽堂皇，漂亮的楠木上雕刻着种种花卉虫鱼。走近宫室，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书房、公廨，各自刷着五颜六色的彩漆。坐在船上，仿佛坐在王府的宅内。外人看到这座江上漂浮的宫殿，时常啧啧赞叹其豪华、壮观。

利玛窦上船时，因为是官府让其蒙着双目走进舱内，不知此船优劣。面此刻，行船内灯火辉煌，歌舞正盛，他才知不是寻常

之船。他站在甲板上，悄悄朝官厅一瞥，只见几个身着华服的少年，边饮酒，边逗弄一个女子。

“好漂亮的妞呀！过来给老爷开开心！”

那身着粉衣粉裤的少女只是呆呆地站着，没有挪动一步。

“好妞，快替老爷喝一杯！”一个疤拉眼阔少，一手举着景德镇的瓷杯，摇晃着走向粉衣少女。

“小仙女，不要理他，快过来亲亲哥哥。”又一个胖子阔少站起来，把手伸向粉衣少女。

“给我笑一笑！”一个年岁比较大的青年，吆喝着。利玛窦听那声音，似觉耳熟。

“赵少爷！您若能把这妞逗乐，我就一头扎到她裤裆里。”胖子阔少撸着胳膊，叫着号。

“我会叫她笑的！”赵少爷说着，把桌上价格昂贵的景德镇瓷杯一手抓起，然后“咣当”摔在地上，“哗啦”，瓷杯碎了。

粉衣少女听到摔杯声一惊，她惊愕地瞪着眼睛瞅着姓赵的少爷。

“咣当”！“哗啦”！

赵少爷一连摔了七个杯子，那少女不仅没笑，反而眼角流下泪水。

站在厅外的李娃看着一个个被摔碎的瓷杯，惋惜地说：“唉呀！太可惜啦。那一只杯子，够俺家里换半年的粮呀！”

利玛窦听了也惋惜地点点头，说：“我进去劝劝他们。”

“不行！您别再找麻烦了！”小童仆李娃有些惊慌地劝道。

“哗啦”！“哗啦”！

厅里接连传出一阵又一阵摔杯声。

“别摔了！”粉衣少女终于开了口，说了话，她慢慢跪下，脸冲着赵少爷绽开了笑脸，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您不就是赵士禎少



爷吗？”

她笑了！笑得厅里的绋子直发颤。那笑，似乎比哭更叫人揪心。

“赵士楨！”

利玛窦在厅门外听到“赵士楨”的名字，立刻揉着双目，奇怪地盯着厅内。他惊呆了半天，然后闭目在胸前画着十字，自语着。

“赵少爷，真有办法！佩服！佩服！”几个阔少见赵士楨一掷千金买一笑，又溜又拍地浑说。

“哼！”赵士楨一拍桌子，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你们没听过吗？现今人家拿钱买官，我他妈的拿钱买个笑，算得了什么？”

“别听他们瞎溜须！”少女听了竟然劝道。

“哈哈！”赵士楨大口喝干了一杯酒，借酒兴，大发起议论，“小娘子，你知道的太少了。有人说当今有‘四马’，你知道吗？”

粉衣少女摇摇头。

“做官的指鹿为马，重用的溜须拍马，冷落的单枪匹马，出力的当牛做马。姑娘，你是哪匹马？”赵士楨信口开河，不知是牢骚，还是羡慕，声音一句比一句大。

“她就是最后的一匹小母马！”胖子阔少戏谑地笑着说。

“胖子！你是什么马？”疤拉眼奸笑着拍着胖阔少的脑壳问。

“我当然是匹专骑母马的骚公马喽！”

哄！大厅里掀起震耳的笑声。

笑声中，惟有那穿粉衣的少女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得伤心。

月亮升起来了。利玛窦在甲板上，望着明月徘徊。

“罪恶！罪恶！堂堂男子，怎么如此放肆地污辱少女！”利玛窦脑海里映现着刚才官厅里的一幕，自言自语地咒骂着。他随

之想道：耶稣未到过的地方，多么需要用《圣经》来教诲！世上，只有上帝耶稣照耀的地方，才会使人的心灵圣洁。他想起《圣经》中《雅歌》的场景，那是一首多么美好的歌颂男女爱情的轻歌剧！新郎、新娘及新娘的兄弟、耶路撒冷的女郎，这是些心灵多么美好的少男少女！他回想《雅歌》中对歌的唱词，禁不住诵出口唇：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带在你臂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
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众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
要换取爱情，
那就是对爱情的轻蔑！

唱着，唱着，他想起梅小姐，想起她那和善、美丽的笑脸，他沉浸在一种美好的回忆之中……

“不！”利玛窦又自语起来，“梅小姐眼下不也像卖笑少女的命运一样吗？一切任人宰割，失去一切自由，连爱情都不能随心拥有！多么令人悲伤的事情！”他转念又一想，“如果我不是传教士，我一定要接受梅小姐的爱情！”

“我要娶她！娶她！”

利玛窦痛苦地喊着。



“哈哈！利玛窦神父，您怎么在这里？您要娶谁？”喝得醉醺醺的赵士楨突然出现在利玛窦的身后，他听到利玛窦的喊声，马上追问道，“娶刚才卖唱的那个小姑娘？”

利玛窦转过身来，瞥了赵士楨一眼，若无其事地说：“我没说什么？”

“不！您刚才喊着要娶她！”

“那也许是梦语。”

“不管梦语也好，真话也好，像你这样已是三十七八岁的男子汉，不结婚多么可惜！无妻便无子。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利玛窦神父，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什么？无妻无子，无家无业，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上帝！为了传经布道，为他人带去福音。”

“若人人都像你这样，天下女子岂不个个守寡？人类从此断了烟火？”

“不！不！”利玛窦解释道，“传教的人是少数！多数是平民教徒！少数人为多数人过得更好，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值得的。”

“哈哈……”赵士楨的酒劲儿上来了，他摇摇晃晃，舌头根儿发硬地冲利玛窦喊了一句，“大傻瓜！”随之，被人搀着又回到官厅。

利玛窦望着赵士楨的背影，在胸前画着十字，祈祷道：“万能的主呀！救救这些愚民吧！”

客船依然前进，船头激起的浪花，经月光一照，仿佛万点碎银。利玛窦不觉疲倦，他似乎在自责，又似乎在企盼，心中不停地核计着：“我的传教刚刚开始，就这样离开那些教友吗？中国是博大的，有穷人，也有富人。穷人、富人，都需要上帝去开导。不然，世界是混沌的，充满残酷、欺诈……”

水中月如银，利玛窦呆呆地望着，幻想着：“这水中若真的是



银,我会整夜整夜地打捞,送给乡村那些贫苦的人,受难的人。主啊!”

客船行进着,利玛窦一夜没有归舱。

月亮暗淡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利玛窦望着东方的晨曦,伸两臂,刚要回舱,突然一条小船迎面划来,那划船的人快速地划到客船头,接着呼唤道:“利玛窦神父在船上吗?赶快返回肇庆!”

利玛窦听了一怔,心中好不紧张。是祸?是福?难以预卜。上帝呀!天下做一番事业,怎么这么难呀!

二

沈一贯本打算用五十两银子将利玛窦盖的教堂买下,然后作为自己的生祠。不料,利玛窦说死也不拿银子。沈一贯盛怒之下,派人把利玛窦赶走,并让亲信押上赵士禎回广州的船,以免半途有变。可是,到了晚上,沈一贯一琢磨,心中有些担心:一担心因利玛窦没收分文,别人会指责他强占他人房产;二担心利玛窦通过他熟悉的叶向高、沈鲤等人,告知府大人仗势欺人,霸人财产,若传到京城,弄得身败名裂,岂不误了自己的前程?他经过半夜的思虑,决定追回利玛窦,让教堂先闲置一段,把利玛窦挤到边远的地方,过一段时间,再改成知府沈一贯生祠也不迟。主意已定,他就派快船追回利玛窦,然后马不停蹄地将这位传教士弄到肇庆东北,北江岸边的南华寺,让寺里的那帮和尚对付他。

南华寺是广东境内的著名佛寺,距韶州三十多里。它建于六朝梁武帝时期,一千多年来庙里始终数百僧人,烟火甚盛,尤其是唐代禅宗之祖慧能大法师在此多年,传说甚多,再加之此处



供奉着他的圆寂真身,更使此庙名传江南。

利玛窦来到南华寺,正好是汉历七月十四日的下午。他放下行装,就急不可待地登上一座小山。游览这座名扬岭南的寺院。

夕阳西下,奇峰环抱中的青砖黄瓦之寺,在烟雾笼罩之中,若虚幻的蜃楼。古寺四周,树木参天,郁郁葱葱。寺前,明丽的山溪,潺潺而流,若仙女拨弦低吟。

“美境!美境!”利玛窦看着眼前这如诗似画的景色,陶醉得连声赞叹道。他情不自禁地走下山,游兴十足地游览了五香亭、放生池、钟楼、鼓楼、灵照塔、伏虎亭,不知不觉地来到寺庙大门广场,在山门前停下。

“利玛窦神父!利玛窦神父!”

利玛窦在山门前刚刚站下,就听身后有人喊着他的名号。他回头看去,只见瞿太素、游文辉、陈理阁三个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上来。

“太素!太素!”利玛窦兴高采烈地迎上去,紧紧地抱住瞿太素的双肩,用力地拍着他的后背,亲热地呼叫着。

“我们听说您被挤到南华寺,就后脚跟前脚地赶来了。”陈理阁说。

“我刚刚放下行李,就奔这山庙来了。”利玛窦说,“这里的环境太幽静了!”

“此地是岭南的名山大川嘛!”瞿太素说,“据史书记载,这南华寺是印度名僧智岳三藏东渡中国时所建,焉能不选最佳名山?”

“神父,您不好在此也建一座新教堂吗?”游文辉天真地问。

“当然愿意!”利玛窦说,“可惜,罗锅上山——前(钱)紧呀!”

“那咱们一块儿凑嘛!”瞿太素提议道。

“对！”陈理阁说，“从古至今很少有官家给建庙，多是大伙凑份子盖庙请神，消灾灭害。神父，您别发愁。”

“好！”利玛窦说，“上帝会帮我们的。”

说话间，庙门口霍地跳出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紧接着一个和尚拿着一把笏帚，喊叫着，追打那孩子。

那孩子跑得很快，他跑出庙门不几步，就嗖地跳过一条好像事先摆好的木长凳，又“噌噌噌”朝远处跑去。

利玛窦惊奇地叫道：“出家的和尚凭什么打人？”说着，他转身就要冲着和尚跑去。

瞿太素赶忙把利玛窦拉住，说：“这是俗人还愿！那和尚是专门帮助人还愿的‘跳墙和尚’。”

“他拿笏帚干什么？”

“和尚只是做做样子，并非真打！”

“那孩子为什么要这样？”

“那孩子可能过去有病有灾，所以到庙里烧香磕头，求菩萨保佑。现在病没了，灾没了，所以来还愿。这样，就是图个孩子好养活。”

利玛窦信奉“上帝创造一切”，听了，笑笑说：“有上帝在嘛，何必拜菩萨？”

瞿太素淡然一笑：“其中的奥妙，我说不大清楚。”

日落西山。瞿太素为打破利玛窦上山无人出面欢迎的局面，就特邀利玛窦下山，到山下的小镇去会友。

瞿太素领着利玛窦、陈理阁、游文辉一行四人，穿过山间小径，没多大工夫，就来到一座小镇。他们人还没进镇里，只见一条条十字路口堆堆烟火不断，在东西南北几条街道上火光映照得街巷如同白昼。

“他们在做什么？”利玛窦走着，指着前边的火光问。



“他们在烧纸祭祖。”陈理阁说。

“为谁烧纸？”利玛窦不解地问，“今天是什么节日？”

“今天是鬼节！”陈理阁回答道，“佛教称盂兰盆会。这‘盂兰盆’是天竺语，意思是‘解民倒悬’，因为在这一天举行求佛救度死亡人的活动。自打佛教传入中国，这一天就成了老百姓追奠死者，祭祀祖先的节日了。那么烧纸呢，就是烧纸的人把纸当钱，烧纸的意思，就是给死者送钱花。”

“嗨！多麻烦！”游文辉接着话茬说，“要是大家都信天主教，行善积德升天堂，还用得着花钱吗？”

利玛窦高兴地拍着游文辉的肩膀，说：“小游太聪明了，真是上帝的好孩子！”

游文辉受到神父的夸奖，心里十分高兴，他真想带神父游遍当地的名山大川。可是，回头一想，神父今日尚无立足之地，游什么？玩什么？此时神父心里是啥滋味？想到此，他马上想到七月十五的放河灯，于是朝利玛窦神父道：“神父，明天还有放河灯呢，我陪您出来散散心怎么样？”

“你小孩子家！还有瞿大人与我在，到时我们能闷在屋子里吗？”陈理阁微晒着，轻轻地打了游文辉一拳头。

次日傍晚。太阳刚刚落山，北江两岸已陆续挤满游人。韶州的达官贵人，附近乡村的平民百姓，男男女女，或骑马，或坐轿，或步行，或乘船，三三两两，花花绿绿，把江水都映照得五颜六色，变幻无穷。

月亮渐渐从东山口升起山林，北江上下在和尚们吹奏的笙箫管笛声中，漂过一排排河灯。红的、绿的、紫的、黄的，香蕉型的灯、荷花式的灯、椰子式的灯、龙虾式的灯、孔雀式的灯，鸡式的、羊式的，形形色色，各式各样，顺着江水，徐徐而下，整个大江

成了彩色的河流。

随着眼前飘逝的河灯，人们的欢呼声，鼓乐声，越来越高。随着两岸人们的情绪变化，那些做水陆道场的和尚，兴致也越来越高。

在江岸几株大松树下，和尚们用苇席围起的席棚下，有一个身披拼金大红缎子褙衫、方面大耳、红光满面的和尚，一眼发现了利玛窦，赶忙问身边的小和尚：“那位洋儒为何人？”

小和尚道：“才到的意大利神父利玛窦。”

“噢，是他。”披衫和尚点头自语道。

这和尚便是万历朝有名的禅宗大师达观。

达观大师今年四十七岁，吴江人，俗姓沈，名可真。他十七岁出家于虎丘，后到庐山修炼，万历初入京。在京城颇受皇太后及万历皇帝的器重，是住在京城中名声显赫的和尚。他致力于禅宗，主张佛、道、儒三教合流。最近因南华寺的个别僧人与临近的始兴、翁源的僧人联合，组织了一次武装义举，闹得僧寺不和，万历帝派人特请他来南华寺调解。前些天，他得知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就想会会这位洋教士，听听天主教教义，弄清此教与佛教、道教、儒教有何异同。没曾想，这位天主教教士竟到了自己身边，真是机会难得呀！

达观和尚整整衣装，马上吆喝小和尚去请利玛窦，到席棚一坐。

席棚里点燃着小油灯。利玛窦进棚后，达观大师特意让小和尚又加点了两盏灯。席棚内没有任何吃喝之物，只有几条竹椅分两排摆在两旁。达观与客人寒暄了两句，利玛窦就请问道：“大法师，这盂兰盆节有何来历？”

达观整整衣袖说：“传说释迦佛祖有个弟子叫目莲，其母生前不给游僧供养饭食，因此死后在地狱成了饿鬼，受‘倒悬之

苦’。目莲心慈，就求救于释迦佛祖。释迦说，你要在七月十五日，准备好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人，这样就可以使其母解脱‘倒悬’而获救。于是目莲照师傅的吩咐办了。以后每年到七月十五这天，人们就施斋供僧，举行海经法会，举办水陆道场，放焰口、放灯等活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盂兰盆节，也称鬼节、中元节。”

游文辉在一旁听得入了神，他听了达观大师的解释，似觉未满足，就又追问道：“老法师，放河灯的用意何在？”

达观说：“如今的中元节已成为中国人的民俗节日。放河灯，也就是让死了的冤魂怨鬼，免受地狱之苦，一个个借着河灯，得以托生，走出苦海。”

“走出苦海，又去哪儿？”

“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

“那里有漂亮的住处，宫殿、精舍、楼宇，壮观无比；那里可口的饮食，百味佳饌，随意而来；那里还有动听的音乐，听了使人陶醉。那里的人美貌端庄，智慧无穷，生活全无痛苦，只有欢乐，真可谓天堂！”

“贵教也讲究天堂？”利玛窦听了游文辉与达观大师的一问一答，仿佛悟出一些佛教教义，他惊喜地岔开游文辉的追问，十分礼貌地问达观大师。

“是。天堂、净土、极乐世界。都是一个意思。”

“那么天堂的教主是谁？”

“阿弥陀佛。”

“什么阿弥陀佛？”游文辉听了达观和尚的回答，非常遗憾，于是脱口改正道，“不，是上帝耶和华！”

“不许胡说！”在座的僧人齐声吆喝道。

“不！天堂的主人就是上帝！”游文辉倔犟地回答着。

“打这小野羔子！”

在场的南华寺的和尚愤怒起来，叫喊着要打游文辉。

游文辉也不示弱，他也喊叫着：“你们这群秃羔子，来吧！我有上帝保佑，谁也不怕！”

争吵间，有和尚从地上抓起禅杖，径直朝游文辉砸去。

三

利玛窦陷入困惑与矛盾之中，他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他眼熬红了，嘴起泡了，而且严重地大便不畅。自打沈一贯阴谋策划赶走他，想霸占他苦心费力盖起来的教堂，他就一直上火。对房子，他并不太心疼；而最担心的是，怕被沈一贯这类人赶出中国国境。失去在中国传教的机会，几十年研究天主教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在教皇面前“死不回头”的传教决心，将化为泡影，留下笑柄。多亏上帝心明眼亮，让他从被驱赶走的回家路上，又回到了岭南，又重新开始他的传教事业。主啊，真是万能。可是，刚刚来到南华寺，就出师不利，小小的游文辉竟与南华寺的人争吵起来。那晚上，若不是达观大师出而阻止，说不定会打得头破血流呢。野蛮呀，野蛮！万能的主呀，这些人，多么需要教化啊。

然而，要继续传教，特别是在这佛教圣地、僧侣众多的南华寺地区，使民众接受基督耶稣的教旨，会有很多困难。不传教吧，有悖于教会组织的教诲与期望。故，利玛窦觉得进退两难。

不过，利玛窦也从达观和尚主张佛、道、儒三教合一的行为中，受到启发：佛教本源于印度，也属于外来宗教，它为什么没有被排斥走，反而落了根，在中国成为盛大的宗教，遍布全国各地？看来，还是事在人为呀。所以，自此利玛窦更加认真地研究佛家

经典,翻译《四书》,从而探索出一条天主教在中国扎根的发展之路。

盂兰盆会过后的第三天,利玛窦早早地起来,用过饭之后,就匆匆地登上去南华寺的山路,决定亲自拜访达观大师。一则解释放河灯那晚的不快之事,二则亲眼看看南华寺内究竟是一番什么景象。

太阳还没有出山。利玛窦刚刚走出小镇,就听到南华寺巨钟的敲击声,那声音浑厚而节奏显明,听之悦耳而动心。循着钟声,他沿着不太陡峭的山路,攀缘而上,消失在古木绿丛之中。

红日初升,阳光洒在南华寺的大殿小堂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利玛窦刚刚走到山门,早有小和尚恭候。不一会儿,小和尚通报了达观大师,达观便健步走出禅房,亲自到山门迎接。

利玛窦抱拳行礼,俨然一介儒夫。达观便以佛家礼节还礼。寒暄之后,达观陪利玛窦走进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是寺中的主殿。“大雄”是释迦牟尼的尊号,意思是佛祖有大力雄威,能降伏四魔,故佛祖占据正殿。走进大殿,迎面是三尊高大的佛像,双足交叠盘坐在莲花宝座上,佛像镏金彩塑,金光闪闪的,在高悬的垂挂着的幢幡、宫灯掩映下,显得气氛神秘、装饰辉煌,特别是在烛光摇曳,香烟缭绕的氛围下,佛像更显得神圣非常。三尊佛像,塑造得十分生动,如同活人一般。那居中的便是释迦牟尼,左侧是阿弥陀佛,右侧是药师佛。

利玛窦站在三尊佛像前,眼前立刻浮现出圣父、圣母、圣子的形象。暗想:“世上除了上帝耶和华、耶稣及圣母之外,竟还有这么多让人崇拜的神。”不过,他对眼前的神,并不觉得多么崇高、神圣,他双目盯着佛像,仿佛在欣赏一尊尊彩塑、泥雕,他眼中的神,竟成了技术高超的艺术品。

教徒们陆续进殿,他们进殿后,一个个虔诚地烧香、跪拜,惟

独利玛窦站在一旁，像参观艺术展品的游客，超然于佛外，既不跪，也不拜。

善男信女们，望着这位奇怪的洋人，不禁惊诧地窃窃私语。

还是达观大师见过世面，他见利玛窦不拜佛，就想到佛家弟子的三归、五戒，他告诉自己的弟子，除了佛教与释迦牟尼诸佛，不能信奉别的教和别的神。他想：“既然佛教有教规，利玛窦的天主教也当然有教规喽。进佛寺不拜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达观和尚陪着利玛窦从大雄宝殿走出来，就直奔六祖殿。

六祖殿供奉着禅宗大师慧能的“真身”。利玛窦进殿后，只见一个标致的和尚正襟端坐，如同坐睡的老人。利玛窦惊奇地问：“这是哪位大师？”

“唐代慧能法师，距今已八百八十七年。这是他的肉体真身。”

“肉体？”

“是的！靠他的修炼之功，可以千年不腐。我们尊称他为禅宗六祖。”

“开山祖、二至五祖为谁？”

达观一一作了回答。

当利玛窦听说禅宗始祖是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时，就又关切地问道：“中国佛教史上，外国僧人来华传教的名人，还有谁？”

达观说：“据史书记载，最早到中国传教的是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在距今一千四百四十二年的汉朝，来到中国的洛阳，遍游江西、浙江等地，到处讲经说法，深受欢迎。他是个德性高尚之人，为了教义，他让掉王位，自己不要江山愿出家，游历各国传教。”

“可贵！可敬！”

达观点着头，又说：“除安世高法师、菩提达摩大师之外，就



数着南北朝时来华的印度僧人智药三藏了。他于一千零八十八年前来到广州光孝寺住持,尔后云游至曲江曹溪村,他看曹溪一带山水回合,峰峦奇秀,尤如西天宝林山,就下定决心,建寺修炼。不久,宝林寺就在曹溪落成。”

“宝林寺在什么地方?”

达观微微一笑,答道:“就是先生落坐的南华寺!”

“有眼力!有眼力!”利玛窦怀着敬佩之情,连连称赞。同时,心中不断地默念着菩提达摩、智药三藏、安世高,这些外国大师的名字,他仿佛从他们的传教事业中,获得了启迪,颇有感触地说,“有志者,事竟成!”

达观陪利玛窦从六祖殿出来,又游览了天王塔殿、降龙塔、藏经阁,就已到了中午。

中午的岭南,骄阳似火。不过,南华寺的方丈室,却不热不燥,凉爽宜人。达观大师请利玛窦在方丈室用过斋饭之后,就又切磋起佛经、佛规,时不时回答利玛窦一些疑问。

方丈室十分简陋,四壁空空,只有一张竹床,一张竹桌,连把椅子也没有。达观和利玛窦用饭时,相对坐在坐禅时用的蒲团上。用完饭之后,两个人依然坐在蒲团上。

达观大师两足交叉盘腿而坐,他搓了搓手,问道:“利玛窦先生,贵教的宗旨是什么?”

“上帝拯救人类,如同佛教所讲,普度众生。”

“这么说,两教的宗旨,颇为相近。”

“是的!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信教的目的,可以使善人永享幸福,恶人永受苦难。如同佛教所讲‘善有善报’,‘行善积德’。”

“听说天主教有十戒,佛教也有十戒。”

“您说说看!看有什么异同。”利玛窦十分感兴趣地说。

“佛家的十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发、不视听歌舞、不坐阔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

利玛窦边听边伸出手指数着，然后一拍双腿说：“有一半相同，其中有四条，一字不差。”

“这都是佛祖的教诲！”

“这都是天主的教诲！”

利玛窦与达观几乎同时说出同一句话，所不同的只是“佛祖”与“天主”。

达观见此，哈哈一笑，说：“求同存异嘛！”

“是的。”利玛窦会意地说，“当年佛教传入中国时，也没有非要道教灭绝，所以发展到今天，成为宗教劲旅。”

达观与利玛窦在室内正谈得投机，忽见门外闪过一个人影。这人尖嘴猴腮，鬼鬼祟祟。达观大师因侧身面朝里墙，没有发现。可，利玛窦面门而坐，看得异常清楚。他见那人的模样，立刻脑际闪出一个人的名字：“马六！”

对，此人正是马六，肇庆城七星酒店的店主。

这马六本是韶州清溪镇人，因在韶州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被其父赶到肇庆，开了一家酒店。昨日是其父的生日，为祝寿他来到韶州。寿席间，他听人说达观和尚由京面来，专门处理“僧人闹事事件”，又听说凡参加义举者，多被抓进牢狱，心中暗喜。因为在韶州，他有个死敌，此人与官家勾结，霸占一方，为非作歹，一点也没把他马家土绅放在眼里。为灭掉此人，他已谋划几年，未能置敌于死地。于是，他想趁官家解决“起义”事件，告敌为起义主谋，来个借刀杀人，置敌于死地。故，今日骑马上山，想通过达观和尚告密，把死敌抓起来。

可是，马六万万没想到利玛窦会在方丈室内，与达观盘腿打

坐。此刻，马六进也不是，不进又怕失去机会。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忽然从他身后走来一个他熟悉的小和尚。于是，他一把拉住小和尚，小声问道：“室内那洋人是谁？”

“利玛窦！”

“他来此作甚？”

“与达观大师切磋经文。”

“哎呀，可不能与那妖道来往。”

“为啥？”

“他是大骗子！”

“骗什么？”

“骗钱，骗物，还常与良家妇女眉来眼去！你们要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会坏了南华寺的名声，毁了达观大师。”

“噢！原来是个披着人皮的魔鬼，难怪他一到南华寺，放河灯的晚上，就差点与寺里的师傅打起来！”

“有这事？”

“放河灯那晚上，我亲眼所见。若不是达观大师宽厚，大伙儿还不把他打个皮开肉绽？！”

马六听了不禁暗喜，他脸一绷，挑唆道：“对，这类无恶不作的人，你还不快下手？”

“怎么下手？”

马六说：“达观法师碍着面子，不好撵他。你还不快进室内，抡起禅杖把他轰走？”

“轰走？”

马六诡秘地一笑：“对！和尚为民除恶的时候到了！”

小和尚听了，怒气顿时冲上眉梢，他从方丈室墙外抓起一把禅杖，就旋风般地冲进方丈室门内。

第七章

韶州是岭南的一座重镇，人口比肇庆多两倍，计有五百户人家。此城位于武水与北江交汇地、两江夹峙而成的半岛上，环境幽雅，林木繁茂。全城由城墙环绕，城内井字型街道，井然有序。城西有一座繁华的集市，名叫龙桥。在城与集市相接的大江上，有以六十多条小船相连架起的舟桥。利玛窦到达此地后，很快挑选了这个人口众多、交通方便、又远离官府的郊外龙桥，花钱买下一块地皮，盖起一座新居。这座新居灰砖灰瓦，完全是中式建筑，平房庭院，后接一片绿树环绕的池塘花园。利玛窦很喜欢这个地方，每天在这里祈祷、读经、做弥撒，为新教徒做洗礼。他在这里，靠自己的学识、人品，很快交上了一批朋友，不少人都到龙桥教堂，或寻道，或做客，利玛窦都热情地接待。

本州知府郭正域是万历十一年进士，江夏人。此人听说利



玛窦学识渊博，善交朋友，特别是那神奇的笔算可以代替几个算盘，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在农历七月的一天，步行来到龙桥教堂，专门拜访利玛窦。

利玛窦彬彬有礼地把客人迎到小教堂，让客人坐下。郭正域是个耿直、爽快之人，快人快语，他坐下呷了一口茶，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利玛窦先生，听说您学识渊博，会一种特殊算术，比我国的珠算又快、又好，能否讲给本官听听？”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利玛窦也爽快地答道。

利玛窦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这位中等个儿、细眉笑眼、高鼻子、长挂脸、年近四十岁的知府大人，见他态度十分恳切，就直截了当地说：“知府大人，可否给我出个题目，具体演算演算。”

“好！好！我手头正好带着一笔账目，请您和我的财税官一起算算，让我身临其境，具体感受感受。”郭正域说着从宽袖里抽出两个一样的账本，一个交给胖随从，一个交给利玛窦。

利玛窦接过账本翻了翻，说：“大人，您什么时候想看看？”

郭正域左右看了看，问：“你这里有笔墨吗？”

“有！”利玛窦说着从桌下拿出纸笔。

郭正域见利玛窦将纸笔备好，两手扶着桌面，等着指令，就转身对胖随从说：“你也把算盘拿出来，与利玛窦先生比试比试。”

利玛窦、胖随从两人准备停当。于是，郭正域笑呵呵地说：“开始吧。”

知府大人一声令下，只听胖随从哗啦哗啦掀纸，噼哩叭啦拨算盘，忙得脚打后脑勺。

当胖随从将账目翻到第二页时，利玛窦放下纸笔，说：“禀报大人，账已算清。”

郭正域一惊，忙说：“念念。”

利玛窦不慌不忙地念道：“您这修河募捐一共二百户，共收白银一千八百两。大人，对吗？”

“对！对！”郭正域连连答道，“先生，您是怎么算的，怎么这么神速？快给本官讲讲。”

利玛窦手拿账本，说：“您这账本每页记账十户，单页记的是每户银八两，双页记的是银十两，单页码和双页码各十页。所以先计算单页总数是八两乘十户再乘十页，共八百两；然后再计算双页码的账，结果是十两乘十户再乘十页，共一千两。最后两数再相加，就是一千八百两。”

“妙！妙！”郭正域连声赞道，“利玛窦先生，这笔算与珠算相比，有什么好处？”

利玛窦说：“快！准确！”

郭正域惊喜地一把抓过利玛窦计算用过的算纸，看了看，说：“您只写了三行字，划了几个‘×’，就笔算出来，能不快吗？”他说着看了看依然计算的胖随从，问道：“算完了吗？”

“没有。”胖随从用衣袖擦了擦额上的汗说。

郭正域将两种算法做了对比，悟出一个道理：“笔算以简为主；算盘扒拉起来，一个珠儿一个珠儿累计计算，能不慢吗？”

“先生，您这叫什么算法？”胖随从连忙问道。

“这叫数学四则运算法。”

“什么叫四则？”

“就是加、减、乘、除。”

“您能不能教我？”胖随从着急地望着利玛窦，请教着。

“当然可以。”

“知府大人，您也和我一起学吧。”胖随从双目盯着郭正域，生怕失去机会似的，恳求道。

“好！好！”

说话间，忽然天色昏暗，明亮的教堂，骤然间变得暗淡无光，如同日落的黄昏。不一会儿，教堂外传来鸣锣击鼓、敲盆打梆子的嘈杂声。

“天狗吞日啦！”

“天狗吞日啦！”

利玛窦听到外面街巷上吵吵嚷嚷声，就惊慌地向郭正域问道：“大人，外面怎么啦？”

“发生了日蚀。”

利玛窦听了，长吁了一口气，又问：“怎么人们这么恐惧？”

郭正域懊丧地说：“日月为光明象征。若太阳被天狗吞下，天下岂不从此黑暗？”

“那么为何敲盆打梆？又鸣锣击鼓？”利玛窦不解地问。

“敲打声震天庭，以便把天狗吓跑，使太阳得救！”

“这么说，大家都在救太阳？”

“正是。”

利玛窦听了微微一笑，说：“太阳乃宇宙永恒之物，一条天狗岂能将此吞下？再说，谁人见过天狗？”

“从古至今，凡遇日蚀，人人如此。若今日不敲盆撵天狗，万一遇到灾害怎么办？”郭正域杞人忧天地说。

“日蚀乃天体运动，是太阳、月亮、地球三者运转所至，哪儿是天狗所为？”

“先生，你说什么？”

“我说是自然界的宇宙星辰变化，是一种科学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敲敲打打，兴师动众！”

“不！不！”郭正域连连摇头说，“古人云，‘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

“怎么？皇上还要痛哭流涕？”

“对！有时还要天子作自我谴责！”

“奇怪！奇怪！日月星辰自然变化，与皇上何干？”

“好了，好了。此事不必再切磋。天相之事，非凡人所能说清。”不知何故，郭正域一谈到天文知识，就神情紧张。他说着，便要告辞：“利玛窦先生，再见！作为父母官，我还要与民同行，去敲锣打鼓，共同驱天狗以救日。”

利玛窦费解地笑笑，双肩一耸，赶忙送客。

利玛窦匆匆把郭正域送走，刚转身要返回教堂，突然身后有人喊道：

“利玛窦神父！”

利玛窦转身一看，来人是徐光启，就赶忙把他引进小院儿。

“神父，请赶快借我一个铜盆。”

“你干什么？”

“看日蚀前后太阳的变化。”

“那要铜盆干什么？”

“您看看就一目了然。”

徐光启接过利玛窦拿来的铜盆，马上从水缸里舀出一盆水，然后放在院子里。

不一会儿，天色昏暗过去，太阳又重新出现在天空。徐光启低头看着铜盘里映出的太阳的变化，时惊时疑，时不时记下自己观察的结果。

利玛窦走到徐光启跟前，望着水中的圆圆的日头，问：“徐光启先生，您从水里观察到什么？”

“我看到了太阳的变化。”

“你为什么不在住处看日蚀，而偏偏跑到我这里观察？”

“神父，您有所不知。”徐光启朝四处看了看，说：“大明朝法律规定，不许民间私自学习天文，更不许过问历法。如果私习历

法,就要充军边防,有的还可能处以死刑。”

“不妥!不妥!”利玛窦似乎有些不信,淡然一笑,说,“那或许是一种笑谈。”

“不!”徐光启说,“明宪宗成化十七年,一个名叫俞正己的人,向朝廷献上一簿自己研习天文的心得,被皇上以‘妄议历法’为由叛刑,获罪而入狱。”

“怪事!怪事!”

“最近,有个名叫邢云路的人,提出要改传统历法,差点获罪充军。”

利玛窦听了担心地说:“既然官家控制如此之严,你又为啥还要介入天文之事?”

“因为我了解到大明以来,官方预报日食、月食差误太多,制历又不太准确。故,为了农时节令准确,使百姓耕种有时,不误农桑,而想为民做些善事。”

“可嘉!可嘉!”利玛窦连连赞道,“为民乃做人之本。一部好的历书,或许会使千百万人获益。我支持你。上帝也会帮助你。”

“谢谢。”

“不过,要想真正获得正确的天文知识,以至能制历法,首先要克服陋习、不好的观念。”

“什么不好的观念?”

“比如,是天圆地方,还是大地是个球体。再比如,日食、月食是天体自然运动,还是被什么无形的天狗吞下。不扭转观念,就制定不好最准确的历法。”

“您说的,都是我国臣民的观念?”

“是的!”利玛窦说着又转了下口气说,“当然中国古代的历法很有成就,有许多伟大的天文学家,有些是非常值得西方诸国

学习的。不过，当代的天体理论，测量天体行星运动的数据，经度纬度的制定，这些先进的东西，一定要掌握。”

“利玛窦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举个实例，让我开开眼界？”

利玛窦呷了口白开水，说：“比如地球的自转，它是自西向东不停地转动，它自转一周的时间为二十四小时，也就是一天。旋转度为三百六十度，每小时可转十五度，每四分钟转过一度。如果真正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就可以随时纠正时差等问题。”

“如何测量一个地区的经纬度？”徐光启瞪着求知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利玛窦。

“这一两句话说不清。”

利玛窦与徐光启正谈得投机，忽然门外又吵吵嚷嚷起来。

利玛窦侧耳细听，只听门外有人大声吵叫道：

“教堂里的人，为什么不出来敲盆救日？神父安的什么心？”

“洋神父，快出来！”

利玛窦顿时紧张起来，赶忙在胸前画起十字。

二

南华寺小和尚铁牛突然逃离寺庙，惊动了全寺。

铁牛今年十三岁，家住清溪镇，长得虎头虎脑。他生下不久，瘟疫便夺去了他父亲的性命，剩下他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八岁那年，小小的铁牛也得了瘟病，几天不吃不喝，发高烧，昏迷不醒。年轻的母亲无奈，只好抱着他到庙上拜佛，许愿说：若佛祖能救下他，病好后，就送到庙上，做佛门弟子。七天后，小铁牛病情逐渐好转，半月后竟康复无疾。不久，铁牛的妈妈就带他又一次上庙，叫他剃发为僧。几年来，他对佛门并无兴趣，只是愿听别人讲侠义故事，久而久之，他非常崇拜那些侠客，也渴望自己



能成个侠士。所以,当中元节放河灯那天晚上,南华寺的和尚与游文辉发生冲撞时,他第一个冲上去,重重地打了游文辉一拳。达观和尚盛怒之下,一定要重打他二十大板,利玛窦出面说情,才使铁牛免受皮肉之苦。前些时,小铁牛又在马六挑唆下,莽撞地闯入方丈室,要与利玛窦拼个死活,又是利玛窦为之说情,达观大师才原谅了他的无礼行为。

人不打不交。小铁牛通过这两件事,心中十分感激利玛窦,觉得他为人善良,善解人意,又无教主的架子,更不打人骂人。于是他就暗生逃离南华寺,跟随利玛窦入天主教的念头。所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不辞而别,偷偷跑到利玛窦的住处。

利玛窦见他慌慌张张地走进教堂,听他说明来意,马上劝他返回南华寺,此事要等与方丈商量好后再作计议。

小铁牛理解利玛窦的心意,但他又担心一旦返回南华寺,老方丈会在众僧面前羞辱他、打他,关他在黑屋子里受冻挨饿。最后,小铁牛怕勉强在教堂住下,给利玛窦带来是非,只好悄悄回到北江江岸的小镇,躲进家里。

铁牛的母亲见孩子深更半夜的回家,不禁一惊。当她问明缘由时,竟吓得手脚抽筋,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小铁牛只好在菩萨前燃香拜佛,求菩萨保佑。当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观音菩萨喜笑颜开地来到他跟前。于是他哀求道:“观音菩萨,只要您能保住妈妈的性命,第二天我就返回南华寺,安安稳稳地侍候菩萨一辈子。”观音菩萨当即应允,保证其母安然无恙。

可是,次日小铁牛醒来时,他的妈妈已命归西天。他哭呀,叫呀,妈妈再也没有醒来。他愤怒,他怨恨,他恨观音菩萨说话不算数。盛怒之下,他把木雕观音扔出屋外,一把火烧掉屋内摆着的七个佛像。

不久,全镇暴发一种怪病。得病者,不分男女老幼,全都头痛、呕吐、昏迷、腹泻,身上时冷时热,热起来大汗淋漓,冷起来浑身若筛糠,上下牙嘚嘚直响。此病甚怪,若一家一人得上,全家便逐个染病。镇上人无奈,只好找乡绅马斋想办法。

马斋本是土乡绅,不识字,更不懂医,根本不明白此病为何发生,如何医治。不过,遇事他也有自己的鬼点子。眼下,乡亲们既然求他,他必有所应,不然乡亲们会说他无能。更不好意思拿着别人送的礼品,不哼不哈。他想来想去,决定先燃香拜佛,求神灵保佑。

这天晚上,马斋在家里点上香,跪在佛前,思前想后,发觉这怪病发生在铁牛逃离南华寺、烧佛像之后。他暗自核计:这病会不会是老佛爷发怒,对镇上人的惩罚?对!对!事情虽发生在铁牛身上,可归其源都与洋神父有关。如果铁牛不倾慕利玛窦,他也不会离开南华寺。铁牛若不离开佛庙,也就不能有母死、烧佛之事。再说,利玛窦到韶州一带以后,从不拜佛,更可恶的是天狗吃日那天,他不仅不跟大伙儿一起在院外敲盆救日,反而背后说三道四,这不明明跟佛、跟神作对吗?既然与神与佛过意不去,哪有不天怒神怨之理?哪有不遭天神惩罚之理?

怎么办?要根除病患,最重要的是要赶走与神、佛作对的洋神父。怎么赶?公开赶?不行,因知府大人与洋神父有交往,不会一说就应允。暗地里赶?怎么赶?这需要精心策划。

马斋跪在菩萨前正苦心谋划,突然一个家奴回屋禀报,说到镇外收租,空手而归。问什么原因,说欠账的两个赌徒无钱,只好无奈而归。大腹便便的马斋听了禀报,心中暗喜:“何不派这两个赌徒进教堂,抢回些希罕物,以顶替租账?”

次日,人夜一片漆黑。马斋经过一番精心安排,两个赌徒就伙同几个地痞,趁夜黑,闯入教堂。

赌徒中有一个名叫“塌鼻子”的中年汉子，在当地是有名的痞子。他领着七八个人，来到教堂门口，见大门关着，就命令每人拿一块砖头，砸门。噼哩叭啦，噉哩咣当，响个不停。他们砸了一阵儿，听大门里无动静，就壮起胆子，几个人一起用肩膀撞门。

咣当！门被撞开了。

院子里漆黑一片。漆黑的院子静得令他们胆寒，塌鼻子让谁先闯进门里，谁也不敢。

“冲进去！不要怕！教堂里只有一个洋和尚！”塌鼻子叫道。

这时，躺在竹床上的利玛窦被外边的砸门声、喊叫声惊醒，他赶忙起来，披上衣服，把游文辉、陈理阁及今天刚到的龙华民、庞迪我四人叫醒。然后对他们说：“外边可能是强盗，我们防备一下。”

游文辉焦急地说：“哎呀！屋子里空空，连根棍子都没有，人闯进来怎么办？”

“没关系！强盗需要的是东西。如果我们把教堂的门打开，他见屋里有人，无机可乘，或许就走了！”利玛窦说着，把教堂的中式门吱哑打开。

塌鼻子一伙听到开门声，心中暗喜，叫道：“先朝门口扔棍棒、石头，趁机会闯进教堂！”他一声令下，只听嗖嗖的投掷声冲着教堂门，雨点般飞去。

利玛窦四人，冷不防被密集的投石飞棒打伤，利玛窦急得直打转转。机灵的游文辉见躲在屋内只能等着挨打，于是急中生智，猫着腰冲出教堂里门，顺着墙角的一架竹梯子，“噌噌噌”爬到房顶，不一会儿，他揭开一块块泥瓦，朝大门口紧扔了一阵儿。

门口的塌鼻子被飞来的瓦块打伤，他惊叫一声，众人慌忙围过去，问长问短。

交战骤然停止，利玛窦趁机安排道：“龙华民，你们先在门内

顶着，我从后窗爬出去，向官方报警。”

“好！”

利玛突摸黑爬出后窗，谁知脚刚着地，地上一滑，脚一家伙被重重地扭伤，他哎哟一声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时，屋内的陈理阁趁机点着小油灯，借着灯光，把一把竹椅子踹碎，拆成一根根竹棒子，准备万一强盗闯进时自卫。

这时，塌鼻子的前额被打伤，六合一统帽也被打飞，他捂着脑袋，朝前方看了看，见影影绰绰的灯光中，人来人去，发觉屋里并非一人。于是，命令道：“撤！”

塌鼻子拔脚就跑，几个喽啰见此，也就紧随其后，连跑带颠，隐没于黑夜之中。

三更天，小镇上寂静无声。陈理阁把利玛突架进教堂，让他躺下，就悄悄走向门口，关上大门。

教堂里灯光微弱。利玛突躺在竹床上，右脚骤然疼痛难忍，他强忍着没有吱声。

不一会儿，游文辉从房上跳下，急急忙忙走到屋里，直奔利玛突走去。

“游文辉，你有悖于《圣经》，忘记了耶稣的教诲，你知道吗？”坐在教堂一角的龙华民劈头盖顶地说道。

游文辉一怔：“龙神父，我有何错处？”

“你拿砖头瓦块打人！”龙华民严厉地训斥道。

“我要不拿瓦块把恶人赶走，说不定他们会把您的脑袋打破！”游文辉回答道。

“不！耶稣教诲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以牙还牙，针锋相对，是违背圣经教义的。你懂吗？”龙华民紧绷着灰白的脸，批评着。

“我想不通！”游文辉说着，把脸转向利玛突，他不服气地说，



“利玛窦神父，我为捍卫真理，出于自卫，拿起砖头瓦块，有何不对？”

利玛窦听了心平气和地说：“圣经是对的。我的孩子，你要学会忍耐。”

龙华民见利玛窦没有袒护游文辉，就更理直气壮：“游文辉，你过来，先在我面前忏悔。”

“不！”游文辉倔强地站立着。

“你给我面壁面立！”龙华民生气地喊起来。

“不！面壁而立是体罚！”游文辉抗议起来。

“对你就应该惩罚！”龙华民一句不让，气得双手发抖。

利玛窦见此，只好忍着痛，坐起来，劝道：“华民，你也要体谅游文辉。”

“不能做有悖于《圣经》的事儿！”龙华民怒气未消地说。

“龙华民神父！我是人，在恶人面前不伸直腰，还叫什么人？今天我自卫打了他们，明天我还要去告状，到衙门去讲理！”游文辉越说越有气。

“啊？你要告状？”龙华民听了更加来气，他难以扼制自己心中的怒火，就放开嗓子训斥道，“你要告官，要惹事，是不是？不行！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你懂吗？”

“我不懂！做耶稣的儿子，也不能当受气包！忍气吞声地活着？！”游文辉顶撞着。

“好呀！好呀！你竟这样不听耶稣的教诲。你若这样下去，我劝你明天就给我滚！”龙华民气得脸儿刷白。

“滚？好，你龙华民赶我？好！不用赶，我今晚就走！我才不伺候你呢！”游文辉说罢，就冲出门，消失在黑夜之中。

利玛窦大叫一声，赶忙跳下床。

三

次日,郭正域吃过早饭,穿着便装,带着一个随侍,匆匆忙忙离开韶州府衙门,直奔洋教堂。他沿江而行,边走边想秋季如何修堤补堰,治理北江,为当地人造福。他此次匆忙拜访利玛窦就是想让这位洋人出山帮助测量江堤、江岸,用新计算方法,把堤堰规划好,使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妄做一州之长。

太阳偏东南,郭正域来到教堂大门口。他走到门前,见遍地砖瓦、石头、木棒,就暗自思忖: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殴斗?是抢劫?还是……他不知不觉走进大门里。

“郭大人!”利玛窦正跛着脚在院子里收拾昨晚扔下的破东烂西,抬头见知府大人走来,就赶忙迎上前,打着招呼。

“你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郭正域冷不防问道。

“没……没发生什么事。”

“这院里院外怎么搞得这么乱?”

“是……”

“利玛窦神父,您不要骗我。我是本地父母官,有责任处理扰民的事情。请您如实告诉我。不然,我心里难过。”

“大人!请您进屋。”

“不!您不讲实话,我不便进屋。”

“这……”

正在利玛窦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不想讲明昨晚发生的事情之际,龙华民突然出现在知府大人面前,他行了个礼,开门见山地说:“昨晚有强盗袭击了教堂。”

“怎么没报案?”郭知府惊奇地问。

“这个……”利玛窦依然迟疑不决地敷衍着。

“利玛窦神父，您是个敞亮人，今日为何吞吞吐吐？”郭正域不解地说。

“他不想树敌。”龙华民接过话茬儿说，“天主主张‘和为贵’。”

“和当然好。但，对不法之徒，扰乱他人，侵害他人者，就应该绳之以法，不然天下没有是非，就要恶人横行，好人受欺！”郭正域借机发了一通议论。

龙华民见知府大人如此通情达理，就把昨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同时，把捡到的一顶帽子，也拿出来为证，交给了知府大人。

郭正域接过帽子，立即对身边的随从下令：“你马上回府，派人到这里将昨晚闹事的不法之徒抓起来，我要亲自审讯。”

“遵命！”

当日捕快就在教堂周围抓了三四个可疑之徒。经审讯，一一作了交待。可是，主谋塌鼻子已闻风逃走。

郭正域作为本州知府十分重视教堂被袭击的事件。一、则，洋教士毕竟是外邦友人，他们不远万里、不辞辛苦来到华夏中国，不管是传教还是授艺，对大明朝并无损害，与民也无争，从情理上讲，不应伤害他们；二、则，利玛窦神父本人，有文化、有教养，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将会给国人以极大的影响，从中外之交上讲，应尊重，更不应该骚扰；三、则，他本人几次与利玛窦交往，感情很融洽。洋神父为人处事，堪称楷模。从感情上讲，利玛窦受到侵扰，理应保护。所以，郭知府基本弄清案情之后，就找到利玛窦，希望他马上起诉，以便进一步审理此案，严惩作恶之徒。

马斋得知利玛窦神父要起诉夜袭教堂的塌鼻子等人，心中顿时着急起来。若往常，马斋会对此事置若罔闻，而今日却弄得食宿不宁。其原因在于郭正域到达韶州之后，一直没有理他。

在历届知府知县中,只要他想贿赂谁,谁就上钩,事事帮他说话。惟有郭正域,送礼不收,求情不给面子。他深知,郭正域惟包公、海瑞为镜,想做个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清官。眼下“夜袭教堂”一案,已落到郭知府之手,他一定会将案情弄个水落石出,追根到底,抓住逃跑的塌鼻子,然后追其幕后之人,到那时自己岂不原形毕露,丢人现眼?

马斋想到这里,不寒而栗。怎么办?他想来想去,自拟三策:上策,求拜利玛窦,让神父不上告、不起诉,造成民不举,官不究;中策,让已被抓的作案者,集体翻供,推翻此案;下策,想方设法疏通州府关节,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马斋经过一番谋划,决定先下手为强,就在案发后的第四天,亲自拜访利玛窦。

这天,细雨绵绵。马斋坐着两人抬小轿,后面紧跟两辆马车,马车上装着满满的礼品,匆匆忙忙,顺着江沿,来到教堂门口。

小轿及马车停在门口,随从进教堂禀报之后,利玛窦神父便身穿儒服,头戴儒帽,出门迎接。

马斋见利玛窦亲自出门迎接,心中暗喜。他赶忙掀帘下轿,作了个揖,寒暄道:“久闻利玛窦先生大名,今日拜访来迟,望先生多多原谅。”

利玛窦对本镇乡绅突然来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把马斋迎到小客房,也寒暄了几句,接着问道:“马先生是本地著名乡绅,今日来访不知有何贵干?”

“无事!无事!”马斋摇晃着猪头大耳,装腔作势地说,“马某是本镇老户,历届知县皆开玩笑,称鄙人为‘地头蛇’,他们凡上任来此,多拜访于我,大事小情皆通通气儿。故,乡亲们也抬举我,事事与我商量。利先生,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不必客气。”

“多谢！多谢！”利玛窦彬彬有礼地说。

“凡事不必客气。”马斋又说，“先生已来本地多日，兄弟本应早来看望，可惜年高体弱，直至今日才来相会。”马斋说到此，停顿片刻，干咳了几声，接着又说，“听说近日有人夜袭教堂，使先生受惊，这也多怪老翁对本镇镇民教育不周，望先生多多谅解。”

利玛窦听到此，才明白了马斋的来意。于是心平气和地说：“马老先生请放心！信教人慈悲为怀，当饶人处定饶人。”

“这就好！这就好！”马斋站起身来，说，“今日大哥来此，先送点儿见面礼，小意思，小意思，请笑纳。”

利玛窦也站起来说：“先生的情，我们领了！礼，万万不能收。”

“怎么？利先生瞧不起我？”马斋猪肚子脸一绷，说。

“不！不！”利玛窦马上解释说。

马斋朝利玛窦跟前走了一步，绷着的脸噗哧一笑，说：“我已把赶车的人打发走了！你什么时候把东西卸下来，我什么时候叫人把车赶走。这，礼……”

利玛窦无奈，只好先把这位不速之客送出门口。

傍晚，龙华民从乡下回到教堂。他见教堂一侧堆放着不少礼品，净是些柴米油盐，就赶忙问站在身边的利玛窦：“这是什么善人？发如此善心，接济于我们？”

“善人？未必。善心也未必。”

“那为什么送这些东西？”

“还不是有人想为夜袭教堂的一伙人说情。”

“那这东西不能收！”

“是不应该收！”利玛窦说，“我婉言谢绝，他就是不肯拿走。”

“他到底是谁？”

“马斋，马六之父，夜袭教堂的背后支持者。”

“魔鬼！魔鬼！十足的魔鬼！”龙华民吵嚷着，搬起东西就往门外扔。并且边扔边喊：“上帝的儿子不能与魔鬼为伍。”

利玛窦见此，马上上前阻拦：“龙华民，他们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要。可是，东西是百姓用汗水换来的。把东西扔到门外，风吹雨淋，损失掉也是有罪的。”

“我看到这些东西，就像看到那伙假情假意的恶魔。提到恶魔，我就气得心蹦蹦乱跳。”

“凡事要慢慢来，不可义气用事。为了上帝，为了我们的福音能传遍天下，得忍让处且忍让嘛！”

“忍？忍？”龙华民气得脸像张黄蜡纸，他抖着手，怒气冲冲地把抓在手中的东西，往地上一甩，转身冲进内室，边走边叫，“你忍吧，我龙华民受不了这个气！”

龙华民的出尔反尔，弄得利玛窦十分为难。几天前龙华民还不主张告官，为什么今日突然变得要与那伙人势不两立？

利玛窦正在犹豫、苦闷、彷徨，忽然大门外“啾啾”跑来一匹马。不一会儿，知府衙门的一个衙役跑进教堂，说知府大人请利玛窦到府上。利玛窦见官差来请，当即答应立刻起程，当晚赶到。

明月高悬。利玛窦赶到知府衙门时，已是掌灯时分。

知府衙门口亮着风灯，进院后，前后左右的大红灯笼都齐刷刷地挂在门口，亮亮堂堂，耀人眼目。

“神父先生到！”利玛窦前脚迈进大门坎儿，后脚还没落脚，只听站立在院里的值班衙役高声喊道。

喊声刚落，只见知府大人郭正域身着微服，满面笑容地迈出大堂。

两人作揖施礼，知府大人便以贵客的礼节，把利玛窦迎到客厅，盛情招待。



郭正域非常敬佩利玛窦的学识,他想通过与利玛窦的结识,多了解些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知识,从来没接触到的学问。所以,他们二人边饮茶,边吃点心,边谈学问。他们谈天文,讲地理,论数学。利玛窦讲得异常认真,郭正域听得句句入耳。

郭正域边听边寻思,暗想:“中国要有些这样的奇人,岂不惊动天下?使民更富、国更强?”想到此,他更恨那几个夜半袭击教堂的匪徒,他听着听着,霍然站起,一拍桌子道:

“那几个袭击教堂的混账东西,我一定要判他们极刑!”

“不必,不必。”利玛窦一惊,也慌忙站起,摆着手说。

“我要亲自把他们的头砍下来喂狗!”

利玛窦惊恐地瞪着双目,扑通跪下,央求道:“使不得,使不得。饶了他们吧!”

第八章

—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利玛窦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邀徐光启登宝林山，向他透露一个秘密。

清晨，山花遍野，晨风习习，快活的小鸟在林间不停地歌唱。利玛窦和徐光启穿过一片竹林，来到青松参天的松林，找到一处有石桌石凳的地方，坐下来歇息。

利玛窦这些天心情一直不错。因为他近几个月，潜心于阅读《四书》，并将《大学》、《中庸》、《论语》，翻译成拉丁文，以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写出一篇篇流畅的译文。今天利玛窦把徐光启请来，就是向他这位好友报告中文与西文可以翻译的信息，并请徐光启纠正不妥的译文。

圆圆的石桌立在草坪上，两边是两个凿磨光滑的石鼓，坐上去又凉又滑，十分宜人。利玛窦和徐光启分左右对坐之后，利玛



窦就请徐光启先喝了一杯自制的“果水”，然后眉毛一挑说：“光启先生，我来到中国已经十三年了，非常喜欢中国古老的文化，特别是那些经典书籍，令我陶醉。前些年我想，如果我能将这些典籍翻译成西文，介绍给欧洲的朋友，该多好呀！昨天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

“您翻译了什么典籍？”

“《大学》、《中庸》、《论语》。”

“太好了！太好了！人多熟悉一种民族语言，就像人心里多开了一扇窗户。利玛窦神父，您能不能选一段给我读一读？”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我今天把您请来，就是想请您纠正我的误译，以便修改。”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们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嘛！”

“那好！”利玛窦说罢，态度认真地朗读了一段《论语》中的《三人行》，然后笑着问道：“光启，你听着怎么样？”

徐光启头一摇说：“不怎么样。”

“为什么？”利玛窦脸色肃然地问。

徐光启笑道：“老弟不懂意大利语呀！”

“是呀！是呀！”利玛窦也哈哈大笑起来。他笑了一阵儿，说：“这样吧，我把译文再译成汉语口语，您听听如何？”

“好！好！”

利玛窦喝了口果水，吟诵道：“三个人同行，一定有我的一位老师在其中。他好的地方我学习他，他不好的地方就改正他。”他念完，马上问道，“怎么样？”

“不算太好。”

“为什么？”

“因为译得太直白，让人很难理解孔子的原意。比如，‘其不善者而改之’，翻译成‘看出他们的缺点就改它’，岂不更妥帖？”

“对！对！光启，您就是我的汉语老师。”

“不不，您应该是我的老师。”

“我应该感谢您。”

“不，我应该感谢您。因为您是世界上第一个用西文翻译中国典籍的西方人，哪有不谢之理？”

“客气！客气！”

“利玛窦先生，咱们都不要客气，如果我们能联手将中国的典籍介绍给西方，同时将西方的文化精华介绍给中国人，这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您说是吗？”

利玛窦兴奋地一挥拳头：“对！我们合作当中西文化的天使。”接着他高呼，“友谊合作万岁！”喊罢，就张开双臂去拥抱徐光启。

两位未来的中西文化名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的影子如同东西两个半球，紧紧地连在一起。

苍鹰在高空盘旋。他们幻想的翅膀，跨过千山万水，亦向五洲飞腾。

日影西斜，利玛窦与徐光启在宝林山畅游了大半天，他们从山上走到山下，刚在一片油菜地头站住，突然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菜地里蹿出来，喊着，叫着，奔他们两人扑来。

“看来，他是个疯子！”徐光启说，“利玛窦先生，请您站在我身后。”

年轻人跑过来，似乎看出利玛窦奇异的形象，他冲着利玛窦笑，他左扑一下子，右扑一下子，想一头投进利玛窦的怀里。徐光启正年轻力壮，哪能让个疯子惊扰自己钦佩的人，于是疯子越冲撞，徐光启把他推得越远。

“石磊！石磊！”

徐光启正与疯小子拉锯，忽然从山上跑下几个仆人打扮的

男女，他们喊叫着，跑到三个人跟前。

“石磊！石磊！快回家！”一个上了年纪的仆人一把抓住疯子，劝告道。

那个名叫石磊的疯子很怪，仆人越劝他拉他，他越挣扎，越想扑向利玛窦，乞求利玛窦的保护。

老仆人看出了门道。于是，冲着利玛窦、徐光启两人介绍道：“这孩子是兵部侍郎石大人的孩子，因为科举不中，抑郁得病。”

原来，这疯小子是兵部三品官石星的独生子。前两年参加科举会试，成绩非常优秀，可是因其父石星已告老还乡，在朝内无职无权，再加上主考官与石星有隙，结果名落孙山。石磊一气之下，精神分裂，疯疯癫癫至今。今日其父带着家人到南华寺求神治病，谁知一进庙，石磊就跑下山来。

利玛窦边听介绍，边观察石磊的表情，发现石磊希望自己出面保护。出于神职的本能，利玛窦从徐光启身后一闪，站在石磊面前。

石磊猛地扑上前，一头扑进利玛窦的怀里，再也不喊不叫，温顺得像一只羔羊。

利玛窦一只胳膊紧紧地抱石磊在怀里，另一只手不停地在胸前画起十字，为石磊祈祷。

不一会儿，年近六十，体格依然健朗的石星急急忙忙走下山来。他见自个儿的儿子安详地依偎在利玛窦的怀里，甚觉奇怪。

徐光启见石大人惊呆不语，就上前搭话，将利玛窦介绍给石星。

石星行伍出身，为人直率，他听了徐光启的介绍后，开门见山地说：“利玛窦先生能否将我孩子的病治好？”

利玛窦说：“花些工夫是可以治好的。”

“这回可遇到真神喽！”老仆人感激地说。

石星为自己的独根苗苗求医甚久，今日听利玛窦如此爽快答应可以“治好”儿子的病，便感激得热泪横流，他一甩衣襟，“扑通”朝利玛窦跪下：

“谢谢！”

仆人们见主人跪在利玛窦跟前，也都“扑通”“扑通”跪下。

利玛窦慌忙把石磊交给徐光启，不好意思地去搀扶石大人。

当日，石星把利玛窦请到韶州城的私邸，以上宾礼仪接待。

石星是东明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先后在吏部、兵部做官。在职期间，文韬武略皆精，屡立战功，在朝内甚有威望。自告老还乡之后，坚持著书立说，遍访天下名士，收益匪浅。此次南行，带着眷属十分惬意，只是身边的疯儿子令他操心。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若独生之子病重而亡，岂不后继无人？所以，他南下期间，一路寻医问药，总希望把儿子的病看好。今日突然巧遇洋人利玛窦，独生子石磊似乎很依赖于他，而且利玛窦也答应千方百计为石磊治愈怪病，这岂不是天赐良机？又怎能不令石星心花怒放呢？

春去夏至，五月的一天，石星正在小花园浇花，突然钦差大人手持圣旨驾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近日海上的倭寇侵犯朝鲜，朝鲜王朝乞求大明朝派兵援助。当朝天子点名要石星再次出山带兵抗倭援朝，并委以重任，官至兵部尚书。

石星深知军情火急，他接旨后马上收拾行装，招集眷属，准备进京赴任。三日后，石星把一切收拾妥当，这天早晨他派人又把利玛窦请来，专门安排为儿子治病的事。他坐在太师椅上，心情忧郁地说：“利玛窦先生，明日我将起程赴京上任，今日把您请来商量商量为孩子治病的事。您看是把石磊留下好，还是我把



他带走好,或者还有更好的办法?”

利玛窦听了琢磨一阵儿,说:“眼下石磊病情好转,如果坚持下去,心情再舒畅些,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您若把他带走,到了京城,遇到与科举有关的熟人,恐怕会旧病复发的。”

“那怎么办?”石星焦急地站起来,在大厅里转起圈子,他边踱步子,边念叨道,“留在韶州呢?”

“也不妥。”利玛窦说,“您全家一走,他会找亲人的。再说,若他老呆在一个地方,也不利于他恢复健康。”

“神父,您看怎么办?”

“我看,我可以抽出一段时间陪着他,四处走走,一边散心,一边治病,效果会更好。”

“只要能给孩子治好病,您想到哪儿去,我都能办到。我石某毕竟在朝为官多年,到处有朋友、幕僚。”

“石磊不是精神正常的青年,投靠朋友要非常可靠才行。”

石星想了想说:“那就去江西南昌吧。我在那里做过几年官,又有知交杨廷筠,一切都没说的。”

“江西?好地方!好地方!”利玛窦连声赞叹,“听说江西有长江、九江、鄱阳湖,有庐山、滕王阁、龙虎山,数不尽的名山大川,古迹名胜,石磊若能遍游这些地方,心情会更开朗,甚至乐而忘忧,流连忘返。”

石星听了紧锁的眉头开了,他捋着灰白的胡须,方正的古铜色脸上掠过一片笑容,感激地说:“只要孩子的病能治好,您就带他尽情地走吧!”

“这都是仁慈的上帝的安排!”利玛窦高兴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说。

“那明天,您就随我的官船一起北上?”石星抓住利玛窦的手,询问道。

“好！”

石星与利玛窦正商量得十分投机，突然门外传来石磊哈哈的傻笑声。

“完了！”石星看着跌跌撞撞走来的石磊，一时又心慌意乱起来，他泄气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声。

二

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初九，即西历 1595 年 4 月 18 日，利玛窦乘着石大人的官船，由韶州出发，踏上赴江西的路程。

石大人的官船气派极了。高高的桅杆，巨大的船体，一套套装置各异的船舱彩绘华丽，通体明亮，特别是那间豪华的楼舱大厅，齐刷刷地摆着十几套楠木桌椅，桌上放着大小官员送来的糕点、水果、瓜子，一眼看去，真是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看到这些礼品，马上会令人联想到乘船主人的权势、威望及人缘。

官船辰时出发，一路上沿着北江的支流向东北方向缓缓而行，官船每到一处码头，都有士兵及本地官员在码头迎送。利玛窦耳闻目睹那一幕幕隆重的迎送场景，深感中国官场十分讲究等级、场面、身价，并为之震惊。

官船起初在碧绿的田野间穿行，不久船体两侧逐渐出现起伏的丘陵、峻峭的山岩。利玛窦坐在船上，扶船栏面望，不禁为大明帝国秀丽的河山面赞不绝口。

利玛窦被眼前壮丽的山河吸引了，他恨不能登上高巅，一览众山，以饱眼福。强烈的欲望、渴望、盼望，使他突然想起行李中的一架小小望远镜。这架望远镜是他父亲在威尼斯一家荷兰眼镜商店买的，那店主名叫约翰·李帕希。据说那是用近视镜片与老花镜片放在一个精致的铁筒内制作成的。利玛窦离开家乡



时,父亲特意将这架小小的望远镜送给他,作为赠送的礼物。

利玛窦找到随身带的行李,打开一个小木箱,不一会儿找到那架望远镜。于是他跑到船头,双手举着望远镜,兴趣盎然地欣赏起远方的景色。

“利玛窦先生,您在做什么?”

正当利玛窦看得入神之时,忽然身后有人走来,问道。

利玛窦回身一看,见是石星大人,就客气地收起望远镜,说:“我正在欣赏您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石星格格笑道:“我以为您在欣赏自己养在小铁筒里的蝻蝻儿。”

“不,这是一架望远镜。”

“什么叫望远镜?”

“您看看就知道啦。”

利玛窦双手将单筒望远镜递给石大人,边递边说:“请您双手握住镜筒,把这头放在左眼前,闭上右眼,往前看。”

石大人按照利玛窦嘱咐的办法,双手握好望远镜,平心静气地朝远方望去,不禁大吃一惊:远方的奇山怪石,一下子跑到跟前;那肉眼看不到的林间的小鸟,也突然在眼前飞动;那山半腰的模糊的村寨,也将一座座竹楼,清晰地呈现在自己眼前……

“好玩意!好玩意!”石星看着,连声赞叹着,“真奇妙!真奇妙!”

石星双手举着望远镜,看完了前方,又看后方,接着向左又向右转动着身子,爱不释手地连看了好长时间。最后他问道:“利玛窦先生,您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好的玩具?”

“从意大利威尼斯。”

“花钱能买到吗?”

“我说不大清楚。因为这是我父亲从威尼斯弄来送给我的

纪念物。”

“这玩意能望远如近，几里之外的东西如在眼前。如果两军交战，有了这样一个物件，岂不将敌方几里之外的行动尽收眼底？”

“石大人真不愧是军事家，拿到一个小玩具，就能想到在战争中的作用，用句中国话说，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呀！”

“是呀！是呀！我石某一辈子都驰骋在疆场，凡事都离不开征战。利玛窦先生，您不要瞧不起这玩意，这可是‘千里眼’呀！”

利玛窦点着头，望着石大人羡慕的样子，十分抱歉地说：“此物若不是家父送给我的纪念礼物，我就送给您啦！”

“岂敢！岂敢！”

“不过，我想送给大人另一件礼物。”利玛窦说着，就从身边的包裹里取出一块三棱镜，转身说道，“我将这块三棱镜送给大人，请笑纳。”

石星接过三棱镜，见这晶莹剔透的小东西，五光十色的样子，心中十分喜爱。他看了一阵儿，就叫随从拿去给眷属们去看，让亲属共同分享欣赏洋货的快感。

傍晚，兵部尚书的官船经过一天的航行，来到南雄。次日，吃过早饭，改走旱路。

南雄北是有名的大庾岭，茫茫苍苍，横卧在广东与江西的边界。利玛窦坐着两人抬的小轿，目视着陡峭岩石间的小路及高耸的黑黝黝的山崖，在呼扇呼扇有节奏的行进中，觉得自己仿佛乘坐一叶扁舟，在波峰浪谷中前进，一颗心随着轿子的起伏，也一上一下，忽忽悠悠，不知是享受还是受折腾……

轿至梅岭，道路渐渐狭窄。石板铺的山路上，背驮肩挑的苦力，一个接一个，摩肩接踵。一个个弯腰驼背，破衣烂衫，浑身汗水。利玛窦坐着人抬的小轿，走在这些苦力中间，不知不觉心中

忏悔起来：主啊！我这不是犯罪嘛。他们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要让他们忍受痛苦，抬我过山，独享其乐？今日我这个白皮肤的人，让瘦弱的黄皮肤兄弟抬着，这么悠闲，如此享乐，不就是你兜里有钱，而他们兜里无钱吗？用钱买个人的安乐，岂不是在炫耀自己的金钱吗？再说，我与他们，都是上帝的儿子，同胞之间，怎么能忍心你苦我乐呢？主啊，请饶恕我吧！

利玛窦想到此处，霍地纵身跳下小轿，自悔地朝抬轿人拱手施礼道：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受苦受累了。”

两个抬轿人怔了半天，不知所云。

是啊，两个轿夫在岭南岭北当轿夫已大半生，从来没见过花钱不坐轿的人，也没见过一个坐轿的老爷向苦力道辛苦的人，更没有见过抱拳行礼向他们口口声声地抱歉说“对不起”的人。天哪！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是人，还是神？

两个轿夫同时揉了揉眼睛，仿佛眼前的这位顾客，竟成了神仙。他们慌忙跪下，齐声道：“大慈大悲的西天神爷啊！请宽容我们的侍候不周吧！”

利玛窦一时被弄得手足无措。

两个轿夫跪在利玛窦面前，见利玛窦如此面善慈祥，越发相信自己抬的是庙里塑像一样的真神。他们目不敢直视，只是不停地朝利玛窦磕头，口中念念有辞。

利玛窦顿时被两位轿夫的虔诚、客气感动了。他摸了摸衣袋，顺手掏出两个银元，说：“本神父没什么感谢的，请你们收下这点银两，回家时多买点儿口粮吧。”

轿夫恍恍惚惚地接过银子，耳听“神父”的称呼，更坚信自己遇到真神啦。不仅是真神，还是真神之父。一个雀脸轿夫抬头看见山口的一座小庙，就赶紧拉了同伙一把，一起奔向小庙。他

们跑到庙前，一人买了一炷香，虔虔诚诚地烧起来。

两个轿夫拜过山庙之后，回到轿前，一再让利玛窦上轿，利玛窦说什么也不再坐轿。轿夫无奈，只好抬着空轿，利玛窦随后，双方互相敬重地一步步朝山下走去。

谷雨这天，兵部尚书石星的官船顺着赣江上游的急流，来到赣州城郊。

赣州城是连接湖南、广东、福建、江西的重要边城，这里除了府州官员，还住有统管“四省”边界的巡抚及隶属兵部的三千多名士兵。

城里的大小官员得知兵部尚书到来，马上迎出古城。这天下午，由巡抚大人统帅，三千名士兵及城里民众，顺着江两岸，排着长长的队伍，直伸出古城二里多路。

江岸鼓乐齐鸣，旌旗迎风飘动。

“尚书大人的船来了！船来了！”

两岸欢迎的人群在呼喊，盛大的迎接仪式开始了。

官船靠岸，夜色朦胧，石星一下船，古城路上骤然火炬通明，鼓乐大作，一个个兵卒手举火枪、弩炮，朝天鸣放。在热烈隆重的欢迎仪式中，一个个大小官员，分品级列队叩拜兵部尚书大人，或作揖，或叩首，陆陆续续，拜会了大半个时辰。

在盛大的接待仪式中，石星将自己的客人利玛窦介绍给各位官员，一个个作揖施礼，笑脸相迎，使利玛窦一时受宠若惊。

晚宴过后，利玛窦回到自己的住处，回忆当天的接待仪式，深感中国是个“宦宦笼罩”的奇特社会。在这里权势是决定一切的。今后传播福音，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创立据点，不跟官员打交道，是寸步难行的。

利玛窦来到赣州并准备北上的消息传到在赣江上拉纤的场

鼻子耳朵里,他一时仇恨满腔。因为那次夜袭韶州教堂之后,官府捉到他,审讯明白,虽然免他一死,却判罚他到江西河上拉纤三年。拉纤这活儿,风里来雨里去,又苦又累,几个月来,他累得又黑又瘦,经常食不饱腹,夜不能眠,正怨气无处发,仇恨无处泄。昨日他听说利玛窦跟随石星要北上,就坐在山洞里谋划起鬼点子:石大人的船要北行,必须经过赣江的“十八滩”。老话说,“十八滩,鬼门关”。只要拉纤时,略做点手脚,行船不沉也要翻。他鬼主意打定,就悄悄地半夜起来,将一条破船装满沙石沉入江中。

次日,日头偏西。石星大人一行三条船来到“十八滩”上游。

平时,船手们来到这里都十分小心,尤其是舵手知道河道里何处有暗礁,何处有涡流,船行何处该转舵。今日船上坐着兵部尚书大人,船手们就更加小心谨慎。

官船行到离“十八滩”不远的地方,船手们有意让船停下,船老大带着三个船工下了船,迅速地登上河右岸的高岩上,去庙里拜佛,特请老佛爷保佑。他们虔诚地烧过香,磕过头之后,马上回到船上。

船又在急流中航行,船老大绕过了七个险滩,当行到第八个险滩处,突然船头猛地撞在沉船上,船头一歪,一股急流冲向船帮……

坐在船上的女人、孩子拼命地叫起来。

又一股急流冲来,官船翻了。接着在喊叫声中,船上的人一个个落水,船上的东西噼哩叭啦也落入水中,顺着急流朝下游漂去……

“利玛窦!”

被人救起的石星大人,见利玛窦也落入水中,禁不住惊叫着,呼喊着的。

三

利玛窦正在江中挣扎,突然逆江飞来一只小船。那小船上只有两个青年,一个摇橹,一个挥着杆子撑船。

“那不是利玛窦神父吗?”撑船的青年见江中金发汉子时而沉入江水,时而浮出江面,就对摇橹的伙伴说。

“是!”

摇橹的青年正是游文辉。自那天塌鼻子夜袭教堂,游文辉与龙华民顶嘴,一气之下出走之后,就跑到赣江上当船手,混饭吃。此刻,他见多日不见的利玛窦神父落水遇险,就急中生智,从船上甩下一条麻绳,让江中的利玛窦抓住绳子,爬上木船。

利玛窦被游文辉和小伙伴铁牛拖上船。

利玛窦得救了!

游文辉摇着船橹,靠了岸。两个青年把利玛窦安顿好,又下水去救石大人的眷属,打捞落水物品。

傍晚,官船靠岸。石星见游文辉与铁牛两个青年又机灵,又可爱,就收留他们到官船上当差,陪他北上。铁牛、游文辉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专管官船的领班,就安排铁牛、游文辉两人专管通报石大人下站停船的时间,然后由地方官员接待。有时他们或乘快船,或坐快骑,站站有序地通报各地,无一误事。

官船在宽阔的赣江上顺流而下,经过九天的航行,石大人的船队终于来到江西名城南昌。

石大人在此做过多年的官,又官高仁爱,自然受到更加热烈隆重的接待。

南昌可谓江南历史古城,秦汉时筑城设郡,成为南北交通要冲,广东、福建及长江中下游与北方经贸的集散地,加之负江临



湖，翠峰环立的秀丽环境，为历届官员所青睐。

利玛窦来到这里，立即被这里的名胜古迹、秀美河山吸引了。一天，瞿太素在滕王阁突然与利玛窦相遇，使利玛窦喜出望外。

“利玛窦老弟，何日到此？”

“三天前到这！”利玛窦拥抱着瞿太素，大手拍着瞿太素的后背说笑着，“老兄何日到此？”

“昨晚到此。特意四处找您。想不到竟在这阁楼上邂逅。”

“这也是缘分！写《滕王阁序》者王勃有诗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既是知己，天涯何处不相逢？”

“好好！”

两人边说边坐下歇息。

滕王阁建于赣江东岸，当年由唐太宗之弟滕王营建，故名“滕王阁”。此阁高九丈，共三层，层层飞檐，栋栋彩绘，飞金走彩，富丽堂皇无比。利玛窦与瞿太素站在二层阁内，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横陈阁下，扁舟飘摇在大江之上，远山绵亘于薄雾之中，如画如诗，令游子心旷神怡，激动不已。利玛窦饱览此景，脸上露出从来未有的和悦之色。

瞿太素见利玛窦如此满足、欣喜，就鼓动道：“利兄，就在此地住下，向四外扩展传教吧？”

利玛窦满意地一笑，说：“我正有此意。”

“好！”瞿太素赞成地说，“我把儿子接来，咱们做邻居，争取把福音传遍大江南北。”

“老弟说到我心里去了！”利玛窦心满意足地笑起来。

利玛窦与瞿太素在滕王阁观赏了半个时辰，他们心心相印地走下底层，步入回廊，忽然迎面走来一位仪表堂堂的官人，招手叫道：

“噢！利玛窦先生在此！叫我找得好苦呀！”

这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利玛窦在澳门、广州的熟人赵士祯。

几年前赵士祯与利玛窦在西江船上相遇，不知不觉已过去五六年。这几年，赵士祯作为阔少有花不完的钱。玩物必丧志。其父赵百万见儿子花天酒地的混下去，有失他的门风，于是就花钱在南京陪都国子监买了个小官，希望他日后有些出息。

赵士祯到了官场，迎来送往，日宴夜饮，觉得比与往日那些酒肉朋友交往更见世面，便渐渐热衷于官场，琢磨做官之术。几年来，他由无品小官，渐渐升至九品、八品，眼下已是七品文官，头戴二梁朝冠，身着青色鸂鶒绣纹官袍，另佩槐木笏、三色练鹊素银绶带。其中官场权钱相依之妙，裙带提携之风，吹捧整人之术，拍马升官之道等等，已弄得滚瓜烂熟。所以，昨日他由南京到南昌，一听说利玛窦随兵部尚书石星面行，就乐得当晚失眠，翻来覆去地琢磨如何利用利玛窦的关系，去靠近兵部尚书，为日后高升，找一条顺畅的官路。故，今日用过早餐之后，就四处寻找利玛窦。此刻，赵士祯顺利地找到了利玛窦，自然分外热情，并当即邀请利玛窦与瞿太素，在滕王阁边一家上等酒家接风宴请。

利玛窦见到赵士祯，听说他在南京为官，自然也十分惊喜，暗想：“若想广布福音，盛传耶稣，没有八方的朋友支持，不与官方打交道，将难迈一步。眼下南京陪都有这样融洽的朋友，真是上帝赐福。主呀！感谢您赐给我如此顺利的条件。”

这座酒家临江面筑，他们坐在上层酒楼，饮着美酒，把酒临风，喜气洋洋。

他们边饮边谈。当利玛窦诉说完自己如何巧遇石星，石星如何邀他此行时，赵士祯听了，灵机一动，爽快地邀请道：“利玛窦先生，如您不嫌弃，小弟很盼望您到南京一游，如条件合适，不



妨在陪都多交些朋友，多收些信徒，把天主教的威风刮进京城，然后由南京至湖广、福建，再由南京至北京，让华夏九州，都有天主耶稣的声音。您看如何？”

“太好了！”利玛窦听了一拍桌子，霍然站起，说，“老弟句句说到我心里。”

“这就好！”瞿太素在一旁建议道，“此次趁兵部尚书进京，乘他的船，一路借石大人之光，便可安然无恙地到达南京。京城毕竟是京城，人材济济，消息灵通，上可达天子，下可通黎民。”瞿太素说着，举起酒杯，说，“赵兄如此盛情好客，瞿某作为利兄之好友，十分感激。来！来！干一杯！”

三个人兴高采烈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五月底，利玛窦在赵士禎盛情邀请之下，来到大明的陪都南京。

南京是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大明开国的都城，这里居住着成千上万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高人雅士，利玛窦应邀来此，真是若幻若梦。他初到这里，一切都充满新奇。更使他高兴的是赵士禎不断引荐一些朋友，欢饮相聚，谈天说地，好不宽慰！好不惬意！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利玛窦庆幸自己通过赵士禎结交了不少朋友，准备定居南京讲经传教之际，突然南京城传来日本倭寇再次重兵侵犯的消息。于是，南京城从上至下顿时空气紧张起来，到处谣言四起，说日本丞相丰臣秀吉就要率兵十万，从海上逆长江而上，攻占陪都。坐镇南京的辅臣沈一贯一时慌了手脚，四处派人抓奸细，以防里通外国之人引来倭寇。

丰臣秀吉是辅弼日本天皇的大臣，他于1590年统一了日本全国后，就想趁机向外扩张，妄图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朝鲜在内

的日本大帝国,创立万世之功。于是在1592年5月,就发动了水陆军二十万,进入朝鲜。几年来,大明朝不断派兵援朝,但时胜时败,使万历皇帝忧心忡忡,坐卧不宁。

更令南京人担心的是,内奸与倭寇勾结,出现“余姚”、“昆山”之祸。因为在嘉靖朝,闽浙一带的内奸曾勾引倭寇,洗劫过当朝东阁大学士谢迁在余姚的老家,将其第宅洗劫一空,并将当地官员掳去数人。特别是1554年倭寇进犯昆山,一下子就烧毁房屋两万多间,杀人万计,弄得全县十室九空。所以,南京人听说倭寇要攻占南京,一个个都如惊弓之鸟。

处于草木皆兵的环境,作为洋人自然受到猜疑。赵士祯闻讯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把利玛窦巧妙地安排到三山门附近的一家民宅。

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赵士祯在鼓楼附近的一家邻居,突然被官府包围,连夜搜查,理由是这家主人曾与国子监的日本留学生有来往。次日,刑部将搜出的主人与日本留学生的来往函件、互赠诗词,公布于众,并将主人收监入狱。于是,全城气氛更加紧张起来。

利玛窦得知此事,马上坐轿到赵士祯府上拜访。

这天恰好赵士祯在家躲差,闷坐在屋里。利玛窦的突然来访,使他大为惊慌。利玛窦刚刚迈进门坎儿,他就厉声问道:

“你来此何干?你没听说我的邻居因与外国人交往被捕入狱吗?”

“我正为此事而来。”

“你不糊涂吧?你这个洋人大捕大摆地走进我家大门,看见你的人,马上会告我里通外国、窝藏奸细,置我于死地的!”

“我明白。所以,我来时坐在轿子里,不敢往轿帘外面看!同时,我还做了些乔装打扮,避免人发现。”

“不行！不行！”赵士祯说着发起火来，平日仪表堂堂，温文尔雅之风度已抛到九霄云外，“眼下，南京人都把外国人当瘟疫，你怎么还敢到我府上？”

“我来府上拜访，正是与您商量是否想法把我隐藏几日，躲过风头，再作计议？”

“不行！不行！你必须马上离开南京！”

“不是你请我来的南京吗？为何来了十几日就赶我走？”

“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无话可说，你必须立即离开我家，回你的南昌府。就是有人问谁引荐你来到南京，你也只字不要提我赵士祯的名字！”

“那么三五天后再走呢？”

“不行！”赵士祯怒气冲冲，眉毛都竖起来了，他大声吆喝来两个仆人说，“你们快把利玛窦的行李拿来，送他出城！”

“不！”利玛窦蓦地也来了脾气，他脸色刷白，双唇抖颤着说，“我有兵部尚书大人的函件，不是倭寇奸细，凭什么把我赶走？”

“废话少说！”赵士祯右手一挥，“快给我走人！”

主子的话刚落音，两个仆人立刻抓过利玛窦寄放的行李，扔出大门外。

第二天，利玛窦含泪离开了南京城，乘一家私船返回南昌。帆船里人甚少，他躺在木船内半闭着双眼，不断地责备自己：哎呀！南京之行，太草率了！你怎么凭一时的冲动，擅自决定弃南昌而去呢？有些中国人很诚实很可靠，可是对那些反复无常的人，怎能轻信呢？可怜的西方人呀！你办事为何那么急躁冲动？那么急于求成？在中国办事，要适应环境。中国的古代诗人不是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叹吗？看来，我将来的路子必定是曲折的、迂回的。千条大河，哪儿有一条笔

直？主呀！原谅我的轻率吧！

江风习习，不知不觉帆船来到鄱阳湖口。利玛窦坐在船舱忽忽悠悠，双眼发涩，矇眈中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突然不知从何处走来一个陌生人，向他念叨道：“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无主意？像你这样在这么大的国家浪迹四方，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叫他们放弃多年的教习，都来信耶稣基督，有可能吗？”利玛窦一惊，追问道：“您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如果你不是上帝，就必然是魔鬼！”梦中人马上回答道：“我不是魔鬼，我是上帝！”利玛窦恍然大悟，好像荒漠遇到绿洲，又似溺水抓住木舟，他一时悲上心来，匍匐在陌生人的脚下说：“主呀！既然您知道我的心，为何不帮助我呢？”说着，禁不住哭起来。陌生人见他虔诚的样子，马上抚着他的头顶，安慰道：“前面有座城，你大胆地进去，我将在那座皇城帮助你！”

利玛窦激动地站起来，朝天主扑去，突然前额重重地撞在舱板上。他醒了，原来刚才是一场梦……

第九章

利玛窦回到南昌府，在瞿太素的帮助下，花了六十两白银，在知府衙门不远处买了一间民房，修整一番，又砌了一圈围墙。利玛窦搬进新居，一颗六神无主的心，才算安稳下来。

夏日的一天清晨，利玛窦刚刚喝过茶，正在小院里散步，忽然大门外传来“嘚嘚”的马蹄声，他停步望去，只见一个秃顶长须的老者，突然停马门口。不一会儿，一位英姿少年紧随其后，也走到门口，勒缰下马。

好熟悉的面孔呀！这少年是谁？难道是她……

利玛窦正在猜疑之际，蓦然少年旋风似的闯进大门，微笑着，施礼道：

“久违了！利玛窦先生！”

噢！原来是梅澹然小姐！

利玛窦见客人到来，马上笑容满面地打着手势，说：“梅小姐，请！”

“不！外边还有我的师傅。”

“您师傅是谁？”

“李贽！大名鼎鼎的学者。”

“赶快把先生请进正堂！”利玛窦说着，大步流星地走向大门口。

梅小姐把利玛窦与李贽互相作了引荐，宾主寒暄施礼之后，利玛窦就把两位客人迎到正堂，坐进会客室。

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人士。先祖早年航海经商，见多识广。其父虽为穷塾师，但为人豪爽、正直，好善助人。李贽受其家庭影响，成年后就极力主张思想自由，不受束缚，从小不爱钱、不怕事、不怕死，自称“天生我大胆”。他二十六岁那年乡试中举，先后在河南、南京、云南做官。但，污浊腐败的官场容不了他，他也视官场为染缸。所以，在云南官至姚安知府三年后，执意辞官，一心拜师求教，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并四处讲学。他的“异端之说”颇受青年及朝野人士的欢迎，诸如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大胆赏识啸聚水泊的英雄、主张男女平等、赞赏武则天是具有“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的“聪明主”，等等。他赞美市井小民、田野农夫、小商小贩，以及海上义民。自打他离开云南，就隐居于麻城，被人称为“异端教主”。在麻城他收梅小姐为弟子，梅小姐十分推崇他男女平等的主张，对卓文君投奔司马相如之举，两人认识相同，一拍即合。当梅小姐向他讲述利玛窦是个博学多才的奇人时，他就十分想会会利玛窦，可惜他年事已高，不能马上相见。近日，梅小姐陪他来豫章学院讲学，得知利玛窦到古城居住，便迫不及待地前来拜会利玛窦。

利玛窦见李贽风度不凡的气质，与众不同的装束，以及李贽

棱角分明的刚毅面孔、具有伊斯兰血统的须发眉目，不禁一惊：真是少见的中国人！当利玛窦听了梅小姐简要地介绍了这位先生的经历之后，心里又暗暗地增添了几分敬意。

李贽看利玛窦不卑不亢的风度，谦逊随和的态度，谙熟中国礼节的举止，以及标致的外貌形象，心中暗喜：真是世上难找的美男子！难怪自己的学生梅小姐时常念叨他，心里老惦着他。

利玛窦照中国人的习惯用茶来招待两位客人。李贽边饮茶，边观察着室内的装饰。当他的双目落在藤茶几上，发现利玛窦用中文写的《交友论》文章时，情不自禁地抓起书稿，翻阅起来。

“好文章！好文章！”

李贽边看边赞不绝口。他翻阅了全篇，轻轻地放下说：“利玛窦先生的宏论从何而来？”

利玛窦见李贽看得那么认真，态度那么恳切，内心深受感动。他呷了口茶水，说：“人生在世，贵在交际。故，贵国哲人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地者，人生的空间，人在天地之间生活，若无和谐的人际关系，那人生就无趣无乐无意义。可见交友的至关重要。吾笔下所言，大多源于西方哲人之著作，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塞涅卡、奥古斯丁的作品，以及意大利的一些民间谚语。”

“先生所言极是。”李贽捋着胡须说，“朋友者，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同门之朋，同志之友。故朋友之交，也就是亲戚同事之交。人生在世，朋友越多越好。所以中国有句俗语，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是的！是的！”利玛窦说，“亚里士多德说，羽毛相同的鸟，自会聚在一起。故，中国有句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每时每刻都需要友谊。所以，西塞罗说，友情这种东西，存在于

一切人的生活之中。假如一个人丧失了友情,那他可能无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妙!妙!”李贽听了连连点头称赞,他激动地站起来,说,“中国古人钟子期与伯牙是一对好朋友,两人长期切磋琴艺,各有所得。当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再不鼓琴。所以,西塞罗先生一言中的,说出友情的重要。”

“奥古斯丁说,人与人的友谊,把多数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由于这种可贵的联系,是温柔甜蜜的,所以中国大诗人李白才感叹地说:‘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我想,李白之言,正是深刻地理解了友情的甜蜜,才无视金钱。当然,这种相知,是知心、知音,李贽先生,您说对吧?”

利玛窦的发问,更引起李贽对友谊的极大兴趣,他点着头,踱着步子说:“孟浩然有句名言,说‘知音世所稀’。之所以‘稀’,就是因为真正达到心灵相通,实在不易。在现实生活中,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那种金钱之交,酒肉朋友,我向来嗤之以鼻!”

“是的!是的!”利玛窦接着说,“金钱、私利不会架起友谊的桥梁。西方哲人早就说过,友谊永远是美德的辅佐,友谊是一种和谐的平等。”

“和谐的平等?”李贽截住利玛窦的话题,激动地双目炯炯,两手颤抖,他似乎要把每一个字都嚼得烂烂的,慢慢地咽下去,仿佛美食家得到世上稀少的佳饌。他两眼看着利玛窦和悦的面庞,感慨地说,“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田野农夫,还是市井小民;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国相官吏;人类的七十二行,行行都应以待之以平等,有了平等,才会有和谐。今日之世界之所以都有国忧内患,皆因人之不平等,上欺下,下反上,你整我,我整你。来世的人们,应能懂此道理,人人为兄弟,大家

和谐、平等相处。我将终生为此呐喊,为此而鞠躬尽瘁。”

李贽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把利玛窦打动了,他紧紧抓住李贽的双手,也双手颤抖地说:“先生所言,也是我的追求!《圣经》上说,有三件事使我深感欣慰,它们对主和人类都同样美好:兄弟团结,邻里和睦,夫妻恩爱。大家都不至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好的事,就专心去做。明达的人到处受尊敬,无信义的人走向毁灭。让慈爱和忠信彼此相迎,正义与和平互相拥抱。使仁慈与博爱的业绩万古长存!”

“太好了!太好了!”

利玛窦的一番极富感染力的宏论,把李贽感动得落下泪来。

坐在一旁的梅小姐见自己的恩师如此激动,心里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与自己心中崇拜的人,能谈得如此投机,心灵如此相通;担心的是,年事已高的李贽,再激动下去,恐怕承受不了这种情感的冲击,乐极而病至。所以,她关心地劝道:“师傅,今日您与利玛窦先生是初次见面,将来有的是机会切磋学问。现在天时已不早,咱们先回去歇息吧。”

李贽眨了眨满是皱纹的眼帘,留恋地说:“也好,也好。来日方长嘛。”说着,他向利玛窦拱手施礼,道,“先生,改日再会,改日再会。”

利玛窦恭敬友好地把客人送到大门外,目视着他们骑上马,消失在绿树掩映的大道中。

李贽与梅小姐住在广润门内的一家客栈。他们由北向南,穿过贡院附近的竹林,不一会儿就回到住处。

李贽与梅小姐师徒之间,向无隔阂。李贽下马进屋,就把梅小姐叫到跟前,满布皱纹的脸上眉飞色舞,说:

“梅大弟子,快给我跪下,谢恩!”

“弟子不明白,谢何恩?”梅小姐不解地反问道。

“我赞成你选的司马相如！”

“相如在哪里？弟子为何不知？”

“不要跟我卖关子了？还是先跪为好！不然……”

“弟子确实不明谁为相如？”

“不明说也好。”李贽慢慢坐下，捋着胡须说，“你从师于我已
有几年，师生如父子，自打你父拜托我教诲你成人，我就没拿你
当外人。如今你家父在外领兵打仗。你的终身大事，我就不得
不过问喽！”

“师傅的心意，弟子一清二楚，只是那相如是谁，我一时丈二
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还用我先挑明吗？”

“弟子不是外人，您就说吧。”

李贽听了笑笑道：“我徒儿心中的司马相如者，乃姓利，名玛
窦也。”

李贽话刚落音，梅小姐一时面红耳赤，忙低下头说：“弟子与
他相识已有几年，我心里很崇拜他。另外，他还在澳门海滨救过
我，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感谢他。只是从来没提过婚配之事
呀。”

“只要心中有情，提不提，都是那么回事。”

“唉，”梅小姐蹙着眉头说，“利先生是洋教神父，如果他也像
中国的和尚那样，岂不是毁了他的终生？”

“我看利玛窦是个外冷内热之人，对你这样才貌双全、知书
达理的女子，不会不动心。人若有情，管他洋教、土教，到时候还
俗就是了。”

“我看不会那么容易。”

“包在师傅身上就是了！”

“谢谢恩师！”梅小姐说着，“扑通”跪下。



李赞见梅小姐跪得那么诚实,那么痛快,就呵呵笑着,亲昵地拍打着梅小姐的头顶。

师徒俩人正在说笑,忽然门外,有人高声喊道:

“李师傅在屋吗?”

话音刚落,一个五大三粗、铁塔似的和尚,蓦然闯进门内。

“你是何人?有何事找我?”

“游僧雪浪!求您同去洋教堂,与利玛窦斗法,以振我佛祖之威!”

“什么?”梅小姐听了一惊,随之浑身无力,头一蒙,悚然倒在地上。

二

盛夏的一日,利玛窦受建安王朱多炆之约,到王爷府做客。

建安王是朱氏王朝世袭王。王爷朱多炆依靠皇亲之威、祖辈多年经营,已继承了可观的财产。此次利玛窦能受王爷之约赴宴,主要是好友瞿太素的斡旋。因为王爷的儿子娶其女为妻,两家已是亲戚关系,故利玛窦很顺利地进了王爷府。

利玛窦坐着王爷府的轿子,来到王爷府,下轿一看,不禁为王府的建筑豪华考究而吃惊。

王爷府分府邸和花园两部分。坐北朝南。府邸呈长方形,四周围着灰砖高墙,高耸的门楼前,两旁蹲着两尊栩栩如生的石狮子。走进黑漆大门,是多进的四合院组成,那一处处院宇宏大、廊庑周接、气派非凡的建筑,令人眼花缭乱。利玛窦沿着方砖铺地的院内中路,穿过一个个月门,迎面只见一座高三层的楼堂,巍巍然耸立在眼前。利玛窦跟着王爷府的仆人走着、走着,本以为到了宴堂。可是,走到一排红漆放光的廊柱下,绕过一个

圆门，忽见一座方圆数亩的花园，豁然出现在眼前。小桥流水，亭台楼阁，鱼池喷泉，竹林小丘，布局精巧，一看就叫人赏心悦目，爱之难离。

利玛窦迈过一座小桥，绕过一片竹林，突然见瞿太素陪着建安王爷迎面走来。

“久仰！久仰！”个子不高，长得瘦气戛拉，留着八字胡的朱多炜，施礼迎了上来。

利玛窦见穿着王袍，头戴王冠的主人施礼，慌忙抖袖欲跪，建安王爷赶忙上前，将利玛窦搀住，道：“免礼！免礼！”

建安王五十多岁，人长得瘦而不弱，神态仪表大方适度，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既锐敏又和善。

利玛窦随着主人步上临溪面筑的阁楼，排场的席宴已摆好。主客用了点儿茶之后，山珍海味的佳饌已一道道上来。主人、客人及陪客相继入席之后，不停的碰杯声，不绝于耳。

建安王对欧洲习俗十分感兴趣，利玛窦对建安王的每次提问，都一一作答。诸如，欧洲人吃饭用刀叉，不用筷子；吃饭时，先喝汤后用餐；冬天上穿皮裘，下穿单裤；外出喜欢乘马拉轿车等等。听者听得十分入神。

宾主正唠得投机，忽然一个胖管家轻手蹑脚儿地走上楼来。他悄悄走到建安王身后，耳语道：“老爷！南下催租的人，叫佃户打了！”

“怎么样？”建安王一惊，问道。

“伤势很重！”胖管家说着提醒道，“要不要告诉知县大人，把人抓起来？”

瞿太素紧靠王爷坐着，他听了对话，马上接过话茬儿说：“现在有客人，明日再说。”

建安王点点头。胖管家便转身下楼。

建安王得知派出收租的人在外被打，心里有些不快。不过，屋里有客人，他也不便发脾气，只好压着心里的火气，慢慢用酒。

瞿太素了解王爷的脾气，也知道收租困难的原因。于是他抓住收租的话题，对利玛窦说：“利兄，您是我的老朋友啦，王爷府的事也不瞒着我。所以，刚才所报佃户不交租之事，也说给你听听。”

“租地交租是天理嘛！为何打人？”一位陪客说。

瞿太素接过话说：“老弟有所不知！若往年，租还是顺顺当当地收的。只是今年因历法不准，节气误差，结果百姓种的早稻迟了十多天，收成一下子减半。”

“是啊！是啊！”另位上了年纪的老者说，“节气不饶人嘛！老话说，人误天一时，天误人一年，就是这个理儿。庄稼种晚了，自然苗不壮，粒不满，果不实，减产是难免的。哎，都怪那些种地人，为何不早种几天呢？”

“这也不怪庄稼人。”瞿太素拦过话儿说，“都怪那些墨守成规的钦天监官员。”

“此话什么意思？”利玛窦听到此，颇有兴趣地问道，“中国的天文历法在世界上很有名气嘛。”

瞿太素一时语塞，只好自斟自酌，琢磨着如何回答。

是啊，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殷商、秦汉、直至元明，已形成了以历法和天象观测为中心的完整的天文历法知识体系。通过天文学，来解释天的象征意义，用天和天的变化来探究自然、社会，预测社会的兴衰，人事的变化。同时，根据节气的变化，种田人选择播种、收获及田间管理的日期，使庄稼得以丰收。所以“黄历”成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每年每月每时的行为指南。不过，这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神秘学问”，一直为历代帝王垄断，决不许民间私习。自朱明王朝建立

后,严厉禁止民间私自学习历法,并规定凡私学者,要充军边防。私自编撰历法的人还要处以死刑。由于天文历法的垄断,致使承继元代《授时历》的《大统历》,颁行二百多年而不变。所以历法与实际天象已经不符,以至预报日食、月食的差错屡屡发生。三年前,五月甲戌夜月食,钦天监官员算错了一天,弄得朝廷上下手忙脚乱,皇上坐卧不宁,举朝反响甚大,要求改革历法。

瞿太素回想了一阵子,把明朝以来的历法颁布、执行状况,向利玛窦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建安王听了插了一句,说:“河南郑恭王府载堉曾捎信与我,说他已写就《历学新说》,提出修改《大统历》的办法。”

“载堉是谁?”瞿太素听了忙问。

“就是高祖仁宗第六代孙。河南怀庆府郑恭王之子。”建安王神色自豪地说,“载堉不同于皇室一般纨绔子弟,他有王位而不继,不图浮华,自甘淡泊,十九年住席棚,食粗茶淡饭,习天文,研历算,苦心经营律学、乐学、舞蹈。尤其是埋头数载,解决了我国两千多年来音乐上所追求实现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创造了十二平均律及其计算原理。用其律理监制的笛箫,音既准又好听!”

利玛窦听到这里,兴奋地霍然站起,问道:“十二平均律具体作何解?”

略识音律的瞿太素说:“老兄略知音律,近年听人说,若得到准确的琴声,只要将第一音的弦长除以 $\sqrt[12]{2}$,就得到了第二音的弦长,然后再除以 $\sqrt[12]{2}$,就得了第三音的弦长,依此类推十三次,在七音阶中,旋宫转调。特别是琴键,可以根据需要任意使用所有的键。利玛窦兄,不知其新乐律,对你熟悉的西琴有无用途?”

“有!有!太妙了!太妙了!”利玛窦连声赞道,“这十二平均律,也就很好地解决了西琴的七音八度。如果此讯让西方一



位音乐家得知,定会高兴得三天三夜不睡觉呀!”

“会有那么宝贵?”建安王惊喜地问,“本王以为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焉能令西洋人喜欢得发疯?”

“王爷有所不知。”利玛窦说,“此项发明虽不如造纸、印刷、火药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我深信全世界文明各国的乐器,要有十之八九,会依着此法去造。伟大呀,伟大!将来的科学史、音乐史,要记载的!”

“真有那么大的意义吗?”建安王又一次追问。

“会的,会的!”利玛窦激动得手舞足蹈,说,“此刻,我真想见他一面,拜他为师!”

“将来会有机会的。”建安王既兴奋,又平和地说。

“好!”利玛窦举起杯子说,“为朱载堉王子的伟大发明,干杯!”

“干!”

“干!”

众人连饮三杯。

建安王高兴得连摔了三个景德镇瓷酒杯。

明月初升。利玛窦坐在轿子里,依然惬意异常,恍惚之中,他仿佛乘着家乡马契拉塔的马拉轿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家里,照着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原理,制作了一架新式大键西琴,送给心爱的西蒙娜。西蒙娜坐在自家的小白桦林里,弹奏着教堂音乐之父帕莱斯特里那的名曲《上帝羔羊颂》。神圣的音乐弥漫在白桦林……明月当空,夜色朦胧,夏娃与亚当出现在薄雾笼罩的林间,他与西蒙娜相互追逐,跳起欢快的舞蹈……明月在浮云里钻来钻去,大地在变幻。利玛窦仿佛肩生双翼,如同绘画中的生翼小天使,驾云飞驰。他穿云破雾,穿山越海,突然来到长江边。涛声中,他又仿佛看见梅小姐在江湾沐浴。只见她雪

白的健美的玉体,被明丽的轻柔的雨丝冲刷着。他蒙着面,走过去,小声唤道:“梅小姐,请奏一曲吧。”

“先生!有什么事召唤我们?”抬轿的轿夫听到轿内的说话声,以为轿内的客人在招呼他们,于是抬前杠的轿夫,关切而顺从地问道。

利玛窦听到说话声,骤然从梦幻中醒来。西蒙娜、梅小姐的形象还依稀地留在脑海。他听到问话,便支吾地回答道:“无事!无事!”

利玛窦回到住处,下了轿,进了卧室,晚宴上的见闻仍然萦绕在脑际,朱载堉的名字、“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历法不准耽误农时的事件,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他回想着,默念着,不停地喃喃自语:“伟大的中国呀!你是世界少有的文明大国,繁荣昌盛,社会文明,千千万万的发明不断影响着欧洲大陆。我应该向欧洲的朋友,介绍这里的一切。我要在这里播种福音。东方大国离不开西方小国,西方小国也需要东方古国。我要能做一个文化天使,将是很荣幸的……”

当晚,他点上两盏油灯,坐在方桌前,向家乡的亲人及教友,写了一封长信。

夜半,利玛窦写完长信,刚刚钻进蚊帐,准备歇息,突然咚咚的敲门声,以及杂乱的挑逗呼喊声,弄得他心绪不宁,他烦躁地跳下地,无可奈何地叹道:“又是雪浪那伙游僧!唉!”

三

利玛窦在南昌的顺利定居,引起澳门驻华传教团的重视。不久,又派龙华民、庞迪我来南昌协助利玛窦开展传教活动。

一周后,龙华民见利玛窦在南昌整天忙于拜客会友,讲天

文,说“几何”,而很少讲经论道,心中十分不满。一天,他们吃过早饭,利玛窦又要去豫章学院同儒士名流研讨《论语》,龙华民突然来了火气,指责道:

“利玛窦神父,你这样东跑西颠,是不务正业呀!”

利玛窦听了笑笑说:“华民,言过了。”

“不!我说的很客气。”

“正业也好,副业也罢,没有合适的环境,不了解中国国情,我们迟早会被人赶出中国的。”

“不!赶我们的,正是那些异教徒,魔鬼!什么雪浪一伙。那和尚之所以敢大胆地赶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对上帝、《圣经》宣讲不够!再愚昧的人,只要明白了基督教义,就不会赶我们的。”

“也许你说得有道理。”利玛窦依然态度平和地说,“不过,要想在中国待下去,能够顺利地传播福音,不与各级官员、士绅打交道、交朋友,不与文化名流来往,我们就如同水上之萍,火中之冰。无地立足,何谈传教?”

“哼!”龙华民冷笑一声,捋了捋灰色的头发,长脸一拉,说,“我看你是另有所求?”

“求什么?”

“想在中国的官府,混个一官半职!”

“你……”利玛窦一时气得脸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

利玛窦本来平日繁忙,难得休息,身体非常虚弱,这回与龙华民争吵伤心,便一气之下病倒了。弄得一连几天不能起床。

阴历九月的一天,利玛窦病情好转。他起来刚刚喝过一碗麦粥,放下碗筷,突然瞿太素风风火火地在教堂门口大声喊道:“利玛窦神父在教堂里吗?”

利玛窦听了这位老朋友熟悉的声音,马上迎出教堂。

利玛窦刚走到院中心,瞿太素就笑呵呵地走上前来,半侧着

身子,说:

“来!来!我给你举荐个新朋友!”

利玛窦顺着瞿太素的手势,朝他背侧看去,只见一位年近四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白面笑目,身穿盘领补服青袍,腰束素银带,头戴二梁朝冠的官太爷健步走来。

“这位是父母官杨廷筠阁下。”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杨廷筠摇头,风趣地说,“鄙人只是年俸九十石的七品小官,何必这么客气。”

利玛窦听了介绍,慌忙拱手施礼,杨廷筠见利玛窦文质彬彬的样子,又幽默地说:“真是名不虚传。比我熟悉的大儒还有派头。”

“哪里,哪里。”利玛窦不好意思地寒暄道。

杨廷筠,字仲坚,号淇园,杭州仁和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任江西安福知事。今年入秋以来,因江北连发大水,坐落在凤阳府西南的明皇陵受水浸,朝廷便筹划导淮分黄,召集善治水者,治淮防水,以保大明的祖陵。杨廷筠上任几年,善修渠导水,使稻棉丰收,使他名扬江西。此次应召,一来到南昌向巡抚大人禀报,二来会会朋友。昨日,当他从建安王那里听说洋人利玛窦慌天文、识地理、善数算,是人中奇才,便求瞿太素同来拜会利玛窦,讨教些计算丈量新法。

宾主在教堂会客室坐定,杨廷筠说明来意,利玛窦就谦逊地说:“在治水史上,中国可谓贡献非常!战国时期有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三大工程;汉唐时期,又有龙首渠以及举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尤其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更堪称为世界未有之奇书。杨大人,在贵国如此成果辉煌的治水功绩面前,我只有学习,焉能指手画脚?”

“客气!客气!人各有所长,也有其短。一个国家也莫不如

此。”杨廷筠说，“今日请教利先生，也是取长补短嘛。”

利玛窦见杨廷筠为人谦虚随和，就怀着敬意地说：“我很崇拜中国的文化，《史纪·河渠书》、《管子·度地》、酈道元的《水经注》、潘季驯的《河议辩惑》等，都阅读过。从阅读和了解中，我发现中国的水利建设堪称世界一流。”

“利先生，您过奖了吧？”杨廷筠客气地插话说。

“不！不！”利玛窦诚恳地说，“我是与西方的成就相比较而发议论。比如，战国时秦蜀守李冰，用竹笼装石，分水筑堰，就是一大奇迹；郑国渠根据河床冲淤之理，重在治淤，就领先于世；北宋科学家沈括主持治理汴河，运用地形测量之法，分段筑渠，又是惊人之举；至于灵渠，更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越岭运河；龙首渠也开创了隧道竖井施工法的先河；南北朝时修的浮山堰，也堪称世界上第一座拦河大坝。特别是京杭大运河，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工程。这些大型水利工程的修筑，都表明中国人在测量、选线、规划、施工等工程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先进地位。故，我之言，非过奖，非奉承，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

杨廷筠见利玛窦数经论典地谈论中国水利，异常惊奇地说：“先生如此熟悉我国，我作为一县之长，自愧不如。惭愧！惭愧！”

“我想，要想学习一个民族之长，第一步要了解它。”利玛窦说，“大民族也好，小民族也好，只要有长处，都应该学。至于尊卑高下，不应当为尺度。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先生所言极是。”杨廷筠说，“卑职此次拜访，就是向先生讨教。护大明祖陵之事，事关重大。待我到凤阳后，若需先生处，请多帮忙。”

“大人如此厚爱，我将尽力而为。”

杨廷筠与利玛窦谈了大半天，瞿太素见天色已晚，就催杨知县赶忙回巡抚大堂赴宴。

杨廷筠走后，利玛窦本想动手做晚饭，忽然大门外又一阵吵嚷，传进教堂。利玛窦听声音自觉不好，就赶忙摘下围裙，走进院子。

利玛窦刚刚走到门洞，只见雪浪和尚像倒进门内的铁塔，鸣地一声，闯进门内。

“力马斗，今天我算看清了你！”雪浪和尚看见利玛窦就瞪着眼珠子喊道。

“法师有何见教，请屋里谈。”利玛窦不惊不慌地说。

“我们是冤家对头，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你我都是信教之人，有何私怨私仇？”

“哼！你口口声声说信教之人。我问你，出家人都讲安贫乐道，洁身自好，而你整日吃肉喝酒，勾结官府，陷害百姓。”

“你有什么凭证？”

“当然有证。”

雪浪和尚正双手比比划划地大发议论，忽然龙华民从大门外赶来。龙华民见雪浪和尚酒面怒容，就劝解道：“老师傅，请到教堂一叙。”

“呸！坐你们教堂的板凳，我还怕沾臭了我的屁股呢！”雪浪撇嘴瞪眼地吼道。

“老法师，说话怎么这么无理？”龙华民脸子一拉，反斥道。

“无理的是你！”雪浪和尚指着龙华民的鼻子，说，“我找的是力马斗，你冒出来，充什么好汉？”

“你……”龙华民火气盛。在雪浪胡搅蛮缠面前，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雪浪和尚的蛮横,弄得两位洋神父一时无可奈何。

雪浪见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自然十分得意。几年前,自打他见到利玛窦在肇庆受到百姓的欢迎、官府的青睐,就怀恨在心。他几次阴谋策划赶走利玛窦,都未能如愿。作为一个游僧,他渴望到处受到欢迎,希望有更多的施主。可是,从与利玛窦相识,走到哪里,都受到冷遇。而利玛窦却出入官府,或骑马或坐轿,吃香的,喝辣的,尤其是受到皇族王爷的重视,成为王府的座上客,他觉得十分难忍。佛教多年盛行,哪个不上庙拜佛,放手施舍?前些日,他听说李贽是“教主”和尚,就有意拉拢,希望和李贽联手一起赶走利玛窦。可惜李贽是个假和尚,只剃光头,诵经文,却不行佛事。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如同老鼠掉到灶坑里,窝火又憋气。近日,他为了揭露利玛窦违犯教规之事,特意向新教徒打听天主教教规,得知教徒入教时就宣誓终生“安贫、守贞、服从”时,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所以,今天他本想趁杨廷筠知县在场,戏弄一番利玛窦,让利玛窦无地自容。然而,他却晚来一步。不过,他进教堂首先来了个“下马威”,弄得利玛窦手足无措,令他十分开心。更叫他高兴的是新来的神父龙华民也被他捎带着挖苦、奚落了一顿,一时如入无人之境,成了个英雄。此刻,他似觉话已说尽,气已消了大半,便想见好就收。不过,自己不能示弱,要留下一个没完没了、继续“斗”下去的印象。于是,他灵机一动,喝道:“利玛窦!我给你讲明白,我限你三日内对江西巡抚说清你勾结赃官、陷害百姓、违犯教规、充当假洋和尚的罪责。不然,哼!就要吃官司喽!到时别怪我雪浪无情!”

雪浪说完,转身就走。

龙华民本来对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有意见,此时他见雪浪气势汹汹的样子,也将雪浪所讲信以为真。于是,他脸色一绷,神色阴沉地说:

“利玛窦，我早就提醒过你，一定要做个虔诚的教徒，按教规传播福音，可是你，却完全违背了教义教规，与异教徒同流合污！”

“华民！你怎么也不理解我？”

“好了，咱们不必争论。”龙华民说，“等我向澳门教主报告后，再看分晓！”

“你……你……”

利玛窦一时气得说不出话，喉咙口仿佛堵了一块大铅块。

第十章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夏至那天,澳门教会派往南昌的使者钟鸣仁,到达南昌。

钟鸣仁原籍澳门,今年十八岁。其父原为渔民,后改经商,专门与海上的洋人打交道,在与外国人来往中,他逐渐信仰上帝,入了教,不久前又把钟鸣仁送到教堂洗了礼。钟鸣仁长得瘦小、高颧骨、深眼窝,其貌不扬。不过,他信教心诚。所以澳门教会专门选派他为特使,亲赴南昌,传达教会意旨。

钟鸣仁一到南昌教堂,就向利玛窦传达了教会的圣意:感谢他几年来先后在广州、肇庆、韶州、南昌发展了一批基督教徒。但,为了更好地开展传教活动,广播福音,必须在北京建个居住点,设法通过上层渠道,争取皇上的支持。为此,钟鸣仁特意带来一批西洋礼品,希望利玛窦想方设法成行,完成此重任。

利玛窦听了钟鸣仁转达的教会意图,心中惬意异常。一则,教会肯定了自己传教的成果;二则,进京开辟新的传教点,与自己的设想不谋而合。所以,在接受任务的当日黄昏,就专门去拜访建安王朱多煊。

可巧这天朱多煊的小儿子有病,正在请道士“打菩萨”治病。那小儿子刚好七岁,近日头痛、呕吐、发烧,闭目说胡话,虽请医调理,仍不见效。故从庙里请来一道士。此时,那道士身穿花衣,头戴纱帽,一会儿跪下,一会儿叩拜。道士往复做了一阵子,就找了两个大力士,将事先请来的“杨四菩萨”,用肩扛着,左摇右折,并学着牛叫,后面跟着敲锣的道士。没多久,道士提着小水罐,走到一块池塘处,然后故下罐子作法。天渐渐黑下来,道士在水边点起篝火,刹那间,飞蛾扑来。这时道士伸出巴掌,捕捉几只飞蛾,放进罐子,秘称病魂,再由家人提着罐子头也不回地跑回家里。这样等待孩子病情好转。

利玛窦走到王爷府大门,正好“打菩萨”的人拎着罐子走进门楼。

建安王对此法虽半信半疑,但由于家室笃信,也不得不出面接“菩萨”。

建安王发现人丛中的利玛窦,就迎到门口,施礼相迎。

利玛窦早就听说过道士“打菩萨”,今日一见,备觉清除异教徒的任务重要。他暗想:“这些背离上帝,胡作非为的人,不就是人间的魔鬼吗?”

建安王把利玛窦迎到客厅,利玛窦说明来意,他便苦笑道:“此事事关朝政,本王爱莫能助,请先生体谅。”

利玛窦有所不解,建安王不得不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原来,自打明太祖分封子孙为藩王后,镇守北方边塞的燕王朱棣,以重兵组织“靖难军”面夺取王位,迁都北京,为明成祖。成祖为防止

子孙步己后尘,就对藩王进行诸多限制。不过,藩王篡逆余绪仍不断。成祖长子朱高炽被封为燕王,后立为皇太子。但,其人因肥胖而行动迟钝,不仅不能骑马打仗,连跪拜也须人搀扶。而其弟高煦,武功高强,能征善战,对皇太子不服。他组织势力,与皇太子抗衡,始终怀着觊觎之心,想得到王位。朱高炽继位后,高煦居于强藩之位,手握重兵,内有奥援,对高炽威胁甚大。一年后,高炽急病身亡,其子宣宗继位。身为汉王的皇叔高煦更加不服。不久组织叛乱,准备武装夺位。后因高煦力不能及,被官军包围,不得不称罪投降,废为庶人。此次因高煦而牵连被杀及充军戍边者达两千八百多人。由于皇室内部的“夺嫡”斗争,故历届皇上对藩王多存有戒心,更不允许他们私自过问军政大事,处处防范。如今,作为建安王的朱多煊,无故荐举一个外国人赴京,去晋见皇上,若有人告发洋人为“刺客”,岂不等于引火烧身?

利玛窦听了灰心地长叹一声,连忙告辞。

次日,利玛窦愁得连早餐都没吃,不停地在圣像面前祈祷。忽然钟鸣仁急三火四地从院外跑进教堂,上气不接下气地跨进利玛窦的卧室,赶忙报告:“神父!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来访!”

“叶侍郎在哪里?”利玛窦马上转身问道。

“马上就到!”

利玛窦赶忙穿衣戴帽,准备迎接贵客。

利玛窦与叶向高曾有过一次交往。那是几年前叶向高作为钦差大臣路过肇庆时,他们曾切磋过天文、地理。两个人说话十分投机,都互相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次,叶向高来南昌,主要为万历皇上筹办三十五岁诞辰,与南昌府官员商量万寿圣节一事。今日,叶向高抽空拜访利玛窦,是想向利玛窦了解些西方天文知识,以备以后修改历法,多出些主意。

叶向高虽年近四十,但体态匀称,长相标致,气度又好,看上

去既年轻,又令人羡慕与崇敬。

利玛窦把这位三品文官请到会客厅,一时喜不自禁。利玛窦与叶向高寒暄一番之后,利玛窦提到自己正为不能进京晋见皇上发愁。叶向高听了哈哈一笑说:“此事不必发愁。官家规定不许外国私人来华做买卖,可是允许外国进贡者进京呀!”

“何谓进贡?”利玛窦不解地问。

“就是外国人将奇货异物献给皇上,皇上再回赠物品。”叶向高作为礼部官员对贡物十分熟悉,说,“比如你认为贵国有什么希罕之物,献给皇上,咱们再作些计议,您不就可以以进贡为由,去京晋见吗?”

利玛窦听了心里像开了扇窗子,忧郁之色从他脸上抹去。他和叶向高交谈了一阵儿,请礼部官员到他的储藏室看准备给皇上的礼品。

储藏室大门朝南。利玛窦推门进室,一缕强烈的光束照在礼品上,顿时使礼品又增添了几分神奇的光彩。

“这是从西班牙寄来的圣母像。”利玛窦首先介绍道。

叶向高敏锐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这幅西式画像,心绪为之一颤,暗自赞道:“这画像怎么这么逼真?神态怎么这么自然和谐?色调怎么这么让人百看不厌?”他目光久久地停在画像上,时不时点头称赞,“绝妙!绝妙!欧洲人怎么有这么高的才能?!”

“这都是画师们接受上帝恩赐的结果!”利玛窦以基督教士的心理,很自然地回应着。

“这是一架自鸣钟。”利玛窦把叶向高领到放在一张木桌上的大小适中的钟前,说,“这里边是机械齿轮结构的自动钟表。这钟,每到一小时,便会自动打点,奏出悦耳的乐声。”

叶向高走向前,俯身用手抚摸着自鸣钟说:“好精美!好精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是大开眼界!我想此物若送给皇上

做诞辰之礼，皇上定会惊喜不已！”

“但愿皇上能喜欢。”

叶向高的议论，一时说得利玛窦眉飞色舞。

皇上的诞辰万寿节，是皇宫的重大庆典。此节异常隆重，皇上生日那天，举行大朝，受文武百官朝贺，同时举行盛大的宴会。

万历皇上的万寿圣日是夏历八月十七日。今年恰逢三十五岁华诞，举朝将为之大庆。

叶向高诚恳地说：“利玛窦先生，不瞒您说，我此次南昌之行，正是为万历皇上操办祝寿之礼。如果事情顺利，我还将代表南京礼部，向皇上进献礼品，亲身参加万寿节呢！”

利玛窦说：“如果我能与大人同行，那将不胜荣幸之至。”

“但愿如此。”

当日两人商量甚久。第二天，利玛窦就开始进一步筹办精美贡品，准备进京。

几天后，利玛窦由庞迪我、钟鸣仁陪同，雇了一只船，跟随着礼部的官船，准备经南京，而赴北京。

一天，天色刚亮，利玛窦乘坐的客船在靠近南京城边的长江江岸停下。钟鸣仁第一个跳下船，准备卸下船上的行李与礼物。可是，东西尚未搬，只听码头上人声吵嚷：

“让让！让让！我们到船上盘查倭寇奸细！”

不一会儿，一队官军从一家民船内押出两个模样古怪的男人。

站在岸上的一个官军小首领，看着押过来的两个人，马上命令道：

“把这两个倭寇奸细，立即押进刑部大牢！”

江岸上来来往往的百姓，见官军气势汹汹的样子，再看看那两个五花大绑的奸细，一个个不寒而栗，畏惧地低着头，快步走

过官军活动的地方,生怕自己受到牵连。

在江中,叶向高的官船顺流而下,行驶很快。他提前半天先到南京。

此刻,尚未下船的利玛窦不知道南京城发生了什么事,又不见引路人叶向高派人接应。弄得一时举目无亲,束手无策。同行的庞迪我、钟鸣仁又没见过此等阵势,更是心惊肉跳。他们三人不得不加钱送给船家,暂时躲进船舱,等候叶大人来接应。

船舱里闷热,利玛窦白天坐在舱内热得只好赤膊光背。更难过的是一到晚上,蚊虫叮咬,嗡嗡声不绝于耳。利玛窦一连在船上停了三天。第四天派钟鸣仁上岸探听消息,可是每到一处,不管墙上还是树干上,到处张贴着“严禁任何人窝藏异貌异服有嫌疑的外国人。违者,格杀勿论。”

钟鸣仁回到船上一讲,弄得三个人提心吊胆。

“不!为了广播福音,为了上帝的圣光照到每一片土地,我要敢于牺牲,敢于冒险!”利玛窦这天晚上,终于耐不住性子,偷偷地化装成普通百姓,乘上一顶私人小轿,走向南京的六部衙门。

城头不停地传来打更的梆子声。

大街小巷,异常寂静。

利玛窦的小轿刚刚走近六部衙门大街,突然一队官兵急忙跑来,将他包围。

二

叶向高从南昌回到南京,突然病倒,一连几天昏昏沉沉,不省人事。第四天,当他苏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人去迎接利玛窦。

叶家的仆人到码头时，利玛窦已离开客船登岸。当晚急得叶向高又旧病复发。

第二天，叶向高再次醒来时，才得知利玛窦押在刑部。

叶向高是讲义气的人。既然是自己请来的客人，就要负责到底。叶向高躺在帐内，派人将利玛窦接到一处住宅，安排利氏三人住下，然后筹划进京之事。

叶向高本来打算自己带领利玛窦一行进京，但因一病不能起床，只好拜托礼部尚书王忠铭带他们到北京想办法。

王忠铭与叶向高同在一部共事，过往甚密。叶向高一提此事，王尚书满口答应。一则，出于交情；二则，听说吏部有意让他到北京礼部任尚书，人逢升迁之时，自然心悦神爽。

盛夏七月的一天，利玛窦与庞迪我、钟鸣仁一起，乘上礼部王尚书的官船，与尚书的家眷、仆人一起，踏上赴京的路程。

由南京至北京，主要走水路。他们从南京上船，顺长江而下，行至镇江后，船头调向北行，顺着大运河，经江苏、山东、天津，然后可直至京都。

京杭大运河是利玛窦梦中河，他早就听说过这条震惊世界的地球上最古老最长的人工河，可谓世界“运河之王”的大运河。所以，此次北行，游览大运河就成为利玛窦最惬意的事。

利玛窦坐上礼部尚书的官船，心情异常激动，上船后，不停地船上船下、舱里舱外跑来跑去，仿佛一个著名的鉴赏家面对自己赏识的玩物，十分得意地欣赏着。

尚书的官船也着实气魄、大方、豪华。宽阔的三层楼船，犹如搬到水上的王府大殿。宽敞、装饰华丽的船头甲板后耸立着金碧辉煌的楼体，楼体内一间间舱房装饰各异，精雕细刻的门窗上，挂着绘着花鸟虫鱼的薄纱窗。舱房与舱房之间的门壁，油漆得光洁照人，处处彩绘着幽雅的山水、花鸟画儿；房间内桌椅床

铺、生活用品,摆放得得体而又精巧。中央的客厅里,墙上挂满名人字画。船的四周护着红漆栏杆,在船体两侧又插满各色的丝绸彩旗,在两排彩旗交汇的船头,一面顶天立地的旗幡上,用硕大的金字,写着礼部尚书的官职与名字,在河风的吹拂下,呼呼啦啦,好不威严。

利玛窦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欣赏着这艘漂亮的官船,仿佛自己置身于梦幻之中,童话的世界……心中对中华帝国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黄昏时分,船头由东向北调去。啊!朝思暮想的大运河就在眼前,就在脚下……

啊,碧水、蓝天、绿野、红霞,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的风帆,千帆竞发,多么激动人心的画面哟。

航船在平静的河面上划行,一条条支着乌篷的小船,不断地甩到身后,利玛窦站在甲板上,扶着栏杆,望着夕阳西下时的乌篷船。只见有限的船板上用竹笼子养着鸡鸭,一看那钻上爬下的男女及孩子,就知是整日生活在船上,靠船运生活的小门小户。有的女人,穿的很褴褛;男人赤背短裤。从他们骨瘦如柴,端着粗碗,喝着稀粥的神态,就可以判断,船上的人家,日子过得很穷啊。

利玛窦望着一家家船民,再看看自己所乘的官船,以及尚书大人家属的穿戴、饮食,一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一面是山珍海味、绫罗绸缎,一面是粗茶淡饭、破衣烂衫;一面是歌舞升平、乐而忘忧,一而是愁容满面,苦不堪言。看到此,利玛窦当初登船时的优越感,顿时烟消云散。

夜色朦胧,官船在迷蒙的夜雾中航行……

利玛窦手扶栏杆,疲惫地打起瞌睡……

船在暗夜中航行。天是黑的,水是黑的,梦也是黑的……

航船越过黄河，贡船渐渐多起来。那贡船，又叫“龙船”，有金色的、银色的、朱红色的，船头插着斗大的“贡”字。它们十条或八条一队，由太监押运。那船队摇头摆尾，神气十足，它们若与一般官船及民船相遇，更显得不可一世，一条条非贡船，都俯首帖耳地退避礼让。

大运河河面甚宽，但由于船队多，再加上一眼望不到头尾的木排，河道慢慢变窄。在风力不足时，一排排拉纤的纤夫，哼唷哼唷地吼着号子，船队便如同漂浮的木板，缓缓地向前移动。

两岸稠密的村庄，星罗棋布。日夜不停的“知了”声，焦躁地不绝于耳。当王尚书的客船快行至临清城时，突然前方传来一阵惊叫：

“翻船了！救人呀！”

利玛窦坐在船舱听到呼救声，赶忙走向舷梯、甲板。他朝喊声望去，只见一条木船斜躺在一个水闸口，落水的人，有的拼命呼叫，有的在水中挣扎。

利玛窦站在甲板上，望着那可怜的落水者，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祈祷上帝保佑。

原来，由于运河长期淤塞，水浅不好行船，便分段装闸，使水位升高，同时借放闸水的冲击力，推动船行。但，夏季水量大，有时骤然放水，汹涌的河水会猛然把行驶中的小船冲翻。

利玛窦乘坐的官船缓缓前进，被河水冲翻的小船越来越近。等官船靠近闸口，一打听，才得知冲翻的船是江西、湖广运送楠木的船队。

利玛窦听说是江西的船队，就仔细朝翻船瞭望。不一会儿，他发现在救人的队列中，有个熟悉的人影。他禁不住惊叫道：

“游文辉！”

是的。那个在水中浮上浮下的正是游文辉。此时的游文辉

已是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长得粗眉大眼，方面大耳，壮实的黑黝黝的臂膀，在阳光的照耀下，发着亮光。利玛窦望着他，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澳门巧遇、广州瓷窑相会、肇庆习画、赣江遇险的情景。

“他是个善良的青年，上帝的好儿子。”利玛窦边回忆往事，嘴里不停地喃喃着。

“我要下船。”利玛窦从甲板走到靠岸的下船扶梯口，对船手说道。

此时，因翻船闸门关闭，随后的船也不得不停。利玛窦趁停船之机，连跑带蹦地跑向翻船的闸口。

这时，落水的船手多数被救上岸。

利玛窦见浑身湿漉漉的游文辉爬上岸，便马上迎过去，叫道：

“游文辉！”

“神父！”游文辉听到喊声，朝熟悉的喊声望去，他一眼发现了利玛窦。于是游文辉几步小跑，跑到利玛窦的跟前，一头扑进利玛窦的怀里。

三年前，自从他们在赣江边分手，游文辉与铁牛把石星送到北京，游文辉与铁牛又各奔东西。游文辉离开京城，就在运河上当临时船手打杂混日子，几年风风雨雨，夏忍暑，冬挨冻，饥一顿，饱一顿，其中的辛酸向谁倾诉？

七尺的汉子在饥寒中没有落泪，而此刻在神父的怀里，却流下泪来。他抽泣着，来到了亲人身边。

自打乾清宫、坤宁宫在前年被一场大火烧尽以来，万历皇上为重修两宫下了死令。为此，修复宫殿的木料、砖石，大量从云南、四川、江西、湖广、河南一带运入。一年多来，运河上下，不管是夏日炎炎，还是大雪冰封，总是排着一队队的运货船只和长长



的木排。其间,那些监工的太监如狼似虎,对船工非打即骂。对那些延误运期者,还要杀头治罪。而此次翻船,又有三人丧命。

利玛窦听到游文辉字字血泪的倾诉,不停地蹙眉,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其实,这次官船不该翻!”游文辉停住了哭泣,诉说着。

“为什么?”

“因为税监马堂贪财图利,把官船租给私商,超载所至。”

“哪个马堂?”

“就是您在广州、肇庆认识的那个太监!”

“就是那个圆圆的脑袋、肥肥的身子、嘴巴上不长‘头发’的人?”

游文辉看着利玛窦比比划划地述说着马堂的形象,笑得前仰后合地点着头。

“税监为何官职?”利玛窦又问。

“就是专管城镇收税的太监。”

税监乃万历皇帝的创造。因为自他亲政以来,宫廷靡费日增,致使国库渐趋拮据。再加之东征援朝、西征宁夏,平定叛乱,耗费了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弄得一时“国用大匮”。近年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火灾不断,更增加了修复的重担。为解燃眉之急,增加宫廷内库的收入,由自己直接支配银两,皇上便一手导演、操纵,派矿税太监,分赴全国各地,征收税银。山东临清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是南北商品转运的重要通道,可谓南北之咽喉。故,万历皇上亲自点名要马堂充任此地税监。马堂自接受此官差,一时肥得流油。因为此差由皇帝直派,又直接向皇宫内库进银,朝内各部及各州府县衙都无权过问。于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

游文辉正向利玛窦介绍马堂任税监的内幕,忽然他身侧走

来一个彪形大汉，那人手挥着鞭子，冲他们喊道：

“你们是何人？快留下过闸钱！”

“他们是礼部的官船！”游文辉说。

“不行！”彪形大汉一撸胳膊，吆喝着，“官船也要照样交税！”

“这……”游文辉望着小税官无奈。

恰在此时，彪形大汉发现了碧眼金发的利玛窦。于是他急步上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利玛窦，打起鬼主意：“他是不是外国奸细？”

三

朝鲜战乱波及京师，大明军抗倭援朝不利，一时弄得人心惶惶。利玛窦因是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生怕有人拿他当奸细，王尚书的管家只好把利玛窦三人留在京郊——大运河的起点通州码头，暂时找到一处住房，等待进京的安排。

利玛窦住在一家四合院民房里，心中无底，几日吃不下饭。更不可测的是，说不上哪天有人闯进住宅，再像在临清码头那样，诬指为倭寇日本人的奸细，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吗？他有时想起临清码头的一幕，就有些后怕，当时若不是坐官家的船，没有尚书家总管说话，说不定现在已进了大牢。上帝呀，到异教徒如云的国度，传教怎么这么难呀！利玛窦想来想去，心中的苦闷，哪里去诉说？

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这几天也很着急。一则，是受人之托；二则，京师人心惶惶，若有人诬告自己私通外国奸细，如何交待？当然，万一有人诬告，也有一点借口：那就是从南京到北京，他没有同利玛窦乘一条船，利玛窦坐的是官船，而尚书本人走的是旱路。不过，家人已同利玛窦混在一起，如果真有人就此指责



他这位朝廷命官，岂不也是浑身长嘴说不清吗？王尚书为此事很恐慌。

利玛窦也一时像钻入云层的小鸟，笼罩在愁雾之中。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利玛窦无计可施之时，新任御史杨廷筠听说利玛窦到京郊，便马上拜访，并提议疏通万历皇帝的贴身太监王安，由他斡旋，策划进京。

王安一听说外国人要向皇上进贡，自然愿意帮忙，并答应先看贡品，然后马上禀报皇上。

一日，王安带着两个小太监，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利玛窦的住处。

这王安二十八岁，长得细皮嫩肉，高鼻梁，大眼睛，说话、动作宛如大家闺秀。万历皇上特别喜欢他，皇上玩腻了妃嫔，时常把他叫到身边，跟他摸摸索索，捏胳膊，拧大腿，十分开心。

利玛窦来到中国这么多年，还没见过长得这么标致的男人。不过，他从心眼里不喜欢王安装腔拿调的娘娘腔，也不喜欢扭扭作作的动作。但，要见皇上的心切，他只好笑脸相迎。

王安初见利玛窦也心中一惊，特别是利玛窦的长相，更叫他目不转睛。王安见过波斯人，突厥人，朝鲜人，南洋人，从来未见过黄头发、蓝眼珠的西洋人。所以，见到利玛窦既惊奇，又觉得神秘莫测。因为他从波斯人口里听说过有一种黄头发、蓝眼睛的人，都会一种魔法，能把水变成火，又能把水银变成白花花的银子。今天见到这位黄头发的西洋人，一下子想起波斯人讲的“魔法奇人”。为此，今日更增添了拜会的兴趣。

王尚书的管家陪他们吃过午饭后，就到西厢房看利玛窦的贡品。

贡品分四大件、四小件。四大件分别是自鸣钟、十字架圣像、圣母塑像、八音西琴。王安对这四大件，一见就叫绝，因为他

从来没见过这类贡品。

利玛窦见王安如此惊喜的样子,就一一作了介绍。当他介绍西琴时,还特意搬过一条板凳,坐在西琴前,演奏了一首意大利民间小调。

八音西琴,是大键琴,也叫“克拉维”,是后来钢琴的前身。它由音箱、琴键、琴弦、音板组成,与后来钢琴的不同之处是,它不用琴槌,而是以拨子拨动琴弦发音。此琴流行于16世纪的意大利及欧洲。利玛窦从小喜欢此琴,在不同的集会场所演奏过琴曲。今天他坐下来,脑海蓦然闪过他奏给西蒙娜听的几首小调的情景,就选择了一首最明快的小调,演奏起来。

那音乐很奇妙,描绘性很强。听到琴弦上拨出的声音,时而把你带入海滨,时而把你带入白桦林,时而又仿佛把你带入宁静的小山村……

从八岁就入宫当小太监的王安,听过各式各样的演奏,但从来没听过如此赏心悦耳的琴音。所以,他听得很入神。他听完乐曲,当即答应,三日内禀报皇上,争取万寿节,让皇上亲耳听到利玛窦的演奏。

利玛窦见王安如此爽快,当即将一个玻璃三棱镜送给王安,并亲自送到大道边,目送客人消失在柳荫之中。

利玛窦非常兴奋地等了两天,第三天一过中午,他不见宫中来人,又听不到王安的音讯,顿时焦急起来。

王安未能如约而来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他回宫的当日晚上,临清税监马堂从临清回来专门拜访王安。当王安谈起利玛窦要代表外国人在皇上诞辰的日子,向皇上祝寿致颂时,马堂突然想起在广州、肇庆与利玛窦交往中的令他恼火的往事,心中顿时怒火翻腾。不过,在王安面前,他又不好重提往事,于是强压怒火,不阴不阳地说:“公公,皇上若能得到外洋宝物,倒是件幸

事。不过，利玛窦毕竟是外国人。你知道他与东洋倭寇有什么关系吗？他若是利用万寿节之机，刺探皇宫‘敌情’，为倭寇所用，到那时，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他与日本倭寇一个在西，一个在东，怎能连到一起？”

“这，公公就有所不知喽。他们的教长早就到过日本。”

“此话当真？”

“若半句有假，天打五雷轰！我……”

“我知道你几次去过广州，就不必起誓啦。”

所以，王安从此避而不见。

利玛窦苦闷得像囚徒似的呆在四合院里，他一连几日未得到王太监的回信，心中更加焦急。而身边带的银子，眼看就要花光了。好歹身上还有价值三千两的汇票。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利玛窦拿着那张汇票找人去兑换时，竟没有一家肯认可汇票。原来，这张在澳门签发的汇票，是假的。

意外的打击，弄得利玛窦愁容满面，夜不能寐。正当走投无路之时，他忽然想起曾约过他进京的石星。可是一打听，石星竟因援朝与日人议和失败，被皇上下令逮捕入狱。

石星曾是利玛窦的朋友，朋友下狱，应该去探望。再者，石星曾是兵部尚书，在京城的朋友肯定不少，也许从他那里能得到意外的帮助。

利玛窦想到此，决定派钟鸣仁先拿钱去疏通狱卒，趁夜深人静之时，自己化装入狱，去探访老友。

石星蹲在郊外一座大狱。自打入狱后，健朗的身子垮了下来，灰头发完全变白，长长的白须挂在灰垢满面的下巴上。这天，利玛窦头戴男式网巾，脸上贴着一块块膏药，像一个山里人进了监狱。

石星起初没认出利玛窦。当利玛窦作了自我介绍之后,石星一怔,继而就不再言语了。

利玛窦觉得十分奇怪,他不解地向石星提起他的儿子石磊,石星更是面如石雕。

其实,石星对利玛窦深有好感,也非常感谢他为独生儿子石磊治好了病。但,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有“欺君之罪”、身戴重刑的囚犯,他不想因自己而连累这位心地善良的外国人。

两人对视,默然无语。

利玛窦以为身后有狱卒说话不便,于是他顺手掏出十两银子交给身后的钟鸣仁,朝狱卒一指。钟鸣仁立刻明白了利玛窦的意思,便回身将银子送给狱卒。狱卒也心照不宣地收下银子,离开了监房。

利玛窦满以为可以敞开胸怀,向石星大人倾诉自己进京后的苦衷。可是,当利玛窦刚刚说了两句,牢房的过道里,又跑进两个狱卒。不一会儿,只听一个狱卒大声喊道:

“押倭寇奸细石星过堂!”

石星听到喊声,朝利玛窦瞥了一眼,便转身、带着镣铐一步一步地走回监房。

马堂是个贪得无厌之徒。当他从王安那里得知利玛窦带着价值连城的宝物来到京城后,就垂涎三尺,妄想独吞这些财宝。即使一时吞不了,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献给皇上,也必然得到重赏。所以,他打了个鬼主意,要抓住利玛窦的把柄,将全部宝物缴获。为此,他特派了两名暗探,专门盯着利玛窦的行踪。

这天,当马堂得知利玛窦半夜化装出走,去监牢探监的消息,便马上兵分两路,一路暗随利玛窦,一路盯住利玛窦的住处,守株待兔。

此刻，夜半更深。当利玛窦刚刚走到自己的住处，仆人刚刚打开大门时，马堂便莫名其妙地紧随其后，也跨进大门。

院子里亮着风灯。

利玛窦借着灯光，一眼发现是马堂，心中咯噔一跳，犹如遇上一条拦路的眼镜蛇。

“哈哈！玛窦神父，澳门初次见面，已匆匆过去十多年喽！想不到今晚又见面喽！”马堂油腔滑调地说。

利玛窦一时不知道马堂来此何意，就应付地说：“请马公公到屋里一坐。”

“不敢！不敢！”马堂阴阳怪气地说，“洋大人是要面见皇上的使臣，小人不敢打搅！”

利玛窦听马堂的口气，心里又咯噔一跳，禁不住倒抽一口凉气，暗想：“他怎么知道我的行动？”

“石星见到了吗？”马堂冷不丁冒出一句利玛窦意想不到的话。

利玛窦马上谨慎起来，半天不再吱声。

“玛窦神父，您知不知道石星已是罪臣？为何深更半夜去他那里？准备有何勾当？”马堂步步进逼，摆出一副摊牌的架势。

利玛窦顿时紧张起来，他不言不语，心中核计着如何对付眼前这个魔鬼。他习惯地用手背搓着嘴巴，思虑片刻，很快地作出判断：探监访友是法律允许的，再说又没有与石星交谈什么不该说的话。退一步讲，如果马堂诬告他是奸细，他可以抬出叶向高、王忠铭、沈鲤、杨廷筠，为其辩护。

马堂见利玛窦没什么反响，就又先发制人地说：“京师正是因倭寇犯朝，到处防奸、捉奸的非常时期，你这样一个外国人在京城钻来钻去，就不怕掉脑袋吗？”

马堂一番威胁，站在一旁的钟鸣仁稳不住神啦。他马上朝

马堂作揖道：“请大人高抬贵手，给神父一条活路。”

马堂见利玛窦的徒弟求饶，便冷冷一笑，道：“那好办！你们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至于贡品，我可以替你们保管。何去何从，明日听信！”

马堂说完，转身就走。两个手提灯笼的随从，朝利玛窦白了白眼，说：

“哼！太不识时务！”



第十一章

利玛窦被迫离开北京，途中辗转了两三个月，于正月十一回到南京。

叶向高得知利玛窦无获而归，十分惊诧。于是决定元宵佳节，邀利玛窦到府上一聚，以驱散这位好友心头的愁云。

叶府位于秦淮河北岸，通济门内，离贡院不远，是南京城繁华之处。

古都历来有正月十五闹花灯的习俗。此处，日落西山，明月初升，一家家门口皆挂起各色灯笼。那些巨商富豪之家，店铺茶楼之户，都在自家门口挂起绢纱、烧珠、明角、麦秸、通草制作的花灯。那大小不一、样式不同、高矮有别的花灯上，有的彩绘着兰、菊、梅、竹等花卉；有的白描着马、牛、虫、鱼等禽兽；有的勾画着《三国》、《西游》、《水浒》等文学著作

中的人物。一盏灯一个样，形形色色，鲜美无比，妙态传神，争奇斗艳。大街小巷，无处不是火树银花，灯火辉煌，到处都是节日的景象。

今年的元宵节似乎比往年更热闹，那些赐假的群臣怀着“与民同乐”的心情，一个个脱去官服，也同妻子、孩子一同上街逛灯。一般平民百姓，早就在手提灯笼的孩子引导下，走向大街。一时间，你拥他挤，熙来攘往，那些挤掉鞋的、丢掉帽的，数不胜数。到处是一种狂欢的气氛，形成万家空巷之势。

叶府处于热闹区。当街巷的灯笼一亮，叶向高就邀利玛窦，并由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礼部同事沈鲤、焦竑，以及友人李贽、徐光启陪同，走出家门口，沿着秦淮河岸，观灯赏焰火。

街巷里如同白昼，秦淮河被映照得如同天上的七彩长虹。利玛窦从来没看到如此之多的彩灯，也从来没见过如此之多观灯的人流。他被眼前灯的世界陶醉了，迷住了。

在欢庆的街市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大店铺。他们早早在事先高高搭起的彩棚上，悬灯结彩，吊起长鞭，为招揽生意，不停地燃放各式各样的花炮、焰火。

当利玛窦一伙儿走到一家古城有名的绸缎庄时，只听铺面前的彩塔上万头的长鞭，噼哩叭啦，响个不停。在长鞭的燃放中，又夹杂着“二踢脚”、“飞天十响”、“大起火”的声响，以及“太平花”、“铁冲子”、“炮打银龙”等等花炮及焰火。利玛窦没见过，也没听过如此多的花炮焰火，在巨大的声响中，弄得他时而捂耳，时而仰头，时而看地，又时面惊奇，时而憨笑。

花炮焰火燃放了一个多时辰，最后“放盒子”，把喜庆的气氛又推向一个高潮。

逛灯的人群扶老携幼来到一座几丈高的杉篙搭成的架子前，一个巨大的盒子吊在高架上。当盒子燃起时，眨眼间，空中

跳出一条条长布帘。那布帘上写着耀眼的大字：

共度良宵
国泰民安

接着映出“福、禄、寿”三星及八仙、“长明塔”、“珍珠帘”，以及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图画。

利玛窦看得正出神，忽然脚下“哧”“哧”乱响，他低头看去，只见几只“钻地鼠”在地上拖着长长的亮尾巴，钻来钻去。他一时不知道这东西会不会爆炸生响，于是双脚跳来跳去，弄得周围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呼啦围上，看这个洋人的“表演”。

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叶向高见事不妙，马上叫两个仆人护着，把利玛窦架出包围圈。

三更天，“催灯梆”在城头响起。叶向高听到梆声，便把观灯赏焰火的好友们又请到府内，玩起“以文会友”的灯谜会。

叶府是一进三出的院子，后面是花园。

此时花园内也是火树银花，一盏盏争奇斗艳的花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叶向高把几位客人引上酒楼，边饮酒，边玩起灯谜。

三层高的酒楼，中间摆着席宴，四周的墙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纸条、绢带，上面分别写着各式灯谜。

叶向高、沈鲤、焦竑、李之藻、李贽、利玛窦、徐光启等人分主宾落座之后，先喝了几杯“状元红”，接着又饮“古井贡”。一杯杯好酒下肚，一个个心血来潮，便有说有笑地畅饮起来。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年龄最小的徐光启便提议猜谜饮酒。胜者得赏，输者罚酒。在场的人，鼓掌赞成。

这时，两个侍酒的丫环笑盈盈走上來，手里分别拿着红漆竹



竿儿，站在一旁，听候主持者吩咐。

灯谜一开始是随意猜。

人坐在座位上，任意挑选其中一条，有丫环银玲做裁决。

焦竑是南京城有名的学者，才思敏捷。他首先盯住正面墙上的一条灯谜。那灯谜上面写着：

玄德再顾茅庐

焦竑闪动着智慧的双目，略加思索，便张口喝道：“那是一句唐诗。”

“老爷，是句什么诗？”机智的银玲马上问道。

“前度刘郎今又来！”焦竑立刻答道。

“对！焦老爷真是智慧过人！”银玲举起手中的红漆竹竿儿，将谜条爽快地摘下，将写在纸背面的谜底朝众人一亮，笑着说，“给焦老爷发赏！”

“不！不！”焦竑摇着头说，“今天是叶大人请我喝酒，谜是东家出的，我猜对了，就该东家喝酒，在座的客人说怎么样？”

众人鼓掌赞成。

叶向高见友人兴致颇高，对客人的提议不好推辞，就举杯干了一杯。

“我也猜一条！”年龄最大的李贽望着西墙一条灯谜，右手一指说，“银玲姑娘，你把那条再念念，我一时看不大清楚。”

银玲照李贽手指的方向，溜了一眼，念道：

“不知医药何来，
忽然沉疴脱体。

——打汉代一名人。”

“霍去病！”李贲捋着花白的胡须，十分有把握地说。

“李大人真是老当益壮，一语中的呀！”银玲拍着巴掌说。

“叶大人喝酒！”在座的客人齐声喊道。

叶大人不好推辞，举杯又干了一杯。他放下酒杯，说：“兄弟已连干了两大杯，如果这样下去，我就无法下楼送各位客人了。我看这样，我下边挑一条灯谜，请各位猜。猜中的，我喝酒，猜不中的就立马罚酒！”

“太好了！太好了！”银玲首先帮东家喊好，客人也点头答应。

“银玲儿，把那条给各位客人念念。”叶向高说着，手朝西墙把南头的一条一指说，“今天是过节，你好好念念，叫各位开开心。”

乖娇的银玲听到主人的吩咐，就望着谜条念道：

“佳人佯醉索人扶，
露出胸前雪玉肤，
走入帐中寻不见，
任他风水满江湖。

——打四个唐代诗人名。”

“贾岛、李白……”

“贾岛、李白、潘阆……”

此条若猜中，要颇费点脑筋。六七个人，多猜中前两人，而后两人多拿不准。

叶向高见一个个苦思冥想的样子，就想来个突然袭击，迫使客人喝酒。于是他暗生一招，接着说道：“下边我敲五个点儿，猜中或猜不中的，都按令行事。”

这时银玲与另一个丫环抬着一个小皮鼓，走到叶向高跟前停下。叶向高抓过鼓槌儿，连敲了三下，仍无人张口。当敲到第四下时，徐光启挥手喊道：“贾岛、李白、潘阆、李商隐。”

“不对！”银玲马上裁决道。

“请姑娘破释。”徐光启说。

银玲毫不迟疑地解释道：“一、二、四句都猜中，只是第三句，应是罗隐。你看，‘走入帐中寻不见’，‘帐’者绫罗也，‘寻不见’即隐也。”

“巧哉！巧哉！”李贽首先认输。

“那就请各位服输罚酒吧！”

主人劝酒，客人们一一饮下。

接着又玩了一阵子文字游戏、酒令，不管输的、赢的，都喝了不少酒。利玛窦有生以来，第一次喝了这么多酒，周身感觉无比舒坦，飘飘然若翱翔天空的天使。此刻，在融洽的兄弟般的氛围中，他忘记了自己是个外国人，也忘记了自己是个基督教徒。晕晕乎乎中，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当晚观灯时，被一个“钻地鼠”耍弄的尴尬情景，就有意朝叶向高问道：

“叶大人，昨天……晚上，他们用……用‘钻地鼠’耍弄我，你为什么不说话？”

“不！不！”叶向高解释道，“那是孩子们玩的鞭炮游戏，只不过让您碰上啦！”

“不！”利玛窦右胳膊一甩，说，“那玩意儿为啥只在我的脚下乱钻，而不在你们诸位脚下钻？”

“那是巧合！”徐光启也解释着。

“光启！我相信你！你是老实人！”利玛窦颇有些醉意地说，“在座的，只有你我未有官职，用不着官场的客套。光启，我问你，火药本来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可是为什么欧洲人用火药

制造枪弹火炮御敌,而贵国却用它来做爆竹敬神、供人享乐?”

在场的人听了利玛窦的话,各自一怔。只有李贽接过话说:“利子,你说得不对!中国的唐宋元各朝就有御敌的火箭、火雷、火铳、火枪、火炮,《水浒》中的‘轰天雷’凌振,就是宋代的火炮专家嘛!”

“不!我说的不是那个,是带子弹的枪!能爆炸的炮!”利玛窦边说边用手脚做着射击、放炮的姿势。“凌振的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1325年意大利人做成炮弹;1338年英国人做成大炮;1381年德国人做出兵枪。从上个世纪起,欧洲人用枪弹打敌人,占领地,跨洋过海,所向无敌。而贵国为什么不用火药造枪造炮轰走来犯的东海倭寇呢?”

“不谈那个,不谈那个。”焦竑说,“那是朝廷的事。今日是朋友聚会,只喝酒,不论国事。”

“不!”利玛窦兴奋地自饮了一杯,说,“东汉班固说‘爱国如饥渴’;宋朝的陆游也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国事有何不敢谈?”

“对!对!”叶向高说,“各位大人,我们虽没见过西洋枪炮,可是听了利子介绍,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新武器,我们这些朝廷命官,为了国富民强,可以向朝廷兵部及皇上禀报,早日研制自己的新枪新炮嘛!”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最新的技术!”利玛窦眉飞色舞一抡胳膊说。

“多谢啦!”叶向高听了,“扑通”朝利玛窦跪下。

二

利玛窦醉了。

他从叶府乘轿回到承恩寺的住处,迷迷糊糊地被两个叶家

仆人架进住室，便一觉睡到早晨自鸣钟敲了九下。

他醒来时，龙华民早坐在他身边。龙华民见利玛窦睁开朦胧的布满血丝的双眼，就端上一碗白开水，让他喝下。利玛窦喝光水，折身下地，似乎觉得头重脚轻，两边的太阳穴还蹦蹦地跳着，有些发疼。他走了两步，又坐在竹椅上。

“怎么样？”龙华民关心地问。

“好像我昨天喝醉了！”

“你是喝醉了！两腿都发软了，是主人派人把你架进屋里的。”

“是嘛？”

“利玛窦神父，我们都是笃信上帝的人，从受洗那天起，就宣誓终身安贫。您现在不仅不‘安贫’，反而盛宴佳饌不拒，与王公士绅终日饮酒作乐，您不知有罪吗？您这样，还能传教吗？教规您还听吗？”

“谢谢您对我的劝告。”利玛窦说，“龙华民神父，我与他们的交往，不是为了吃喝，而完全是为了交友，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传教事业在中国推开。”

“您这是狡辩。”

“为什么？”

“您明明喝得酩酊大醉，还说不是为了吃喝？”

“我也是盛情难却嘛！中国人重交情，讲义气。他们让你喝酒，如果你不喝，就以为瞧不起他。那样他就不与你交心，不与你交友。龙华民神父，在偌大个中国，如果我们举目无亲，别说传教，就是一般生活，也无立锥之地呀！”

“您还在狡辩！”龙华民脸色难看地盯着利玛窦说，“我不信，不喝酒，不与士大夫们交往，就不能发展教徒，就无人信奉上帝？”

利玛窦强压心中火,依然心平气和地说:“华民,你到中国时间太短,对中国这块土地的风情还不太了解。就当今在这个国家流行的佛教,你知道它是从哪年传人的吗?”

龙华民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佛教也是外来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东汉时,外国僧侣从西域来到中国。他们首先广交朋友,得到士大夫的支持、皇帝的支持,甚至使皇上也成为教徒,最后在全国推开,成为佛寺广布的第一大教。华民,你知道吗?佛教在中国的第一座寺庙洛阳白马寺就是汉明帝支持建的。到了南北朝时期,两朝皇帝更崇奉佛教,甚至在朝廷中有僧人慧琳参政,人称‘黑衣宰相’。到了唐朝,唐太宗本人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并鼓励大臣出家当和尚。所以,佛教到今日,在中国这地方,无处无庙,无处没有佛教信徒。华民,我们要想在中国传教下去,你我不能不从中受到启迪吧?”

龙华民听利玛窦说得事事有据,句句在理,就支支吾吾地说:“反正不能违背教规!”

“当然,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们过去也争吵过。可是要下决心在中国传教,就要适应其国情,不然会自己走投无路。十多年来,我体会到要在中国传教,必须遵守十六个字,也是我传教的方略。”

“哪十六个字?”

“文化传教,广交朋友,容儒排异,放眼长久。”

龙华民听了依然摇头:“这十六个字,一个字也没提到上帝!”

“龙,我们今天不争论了。来日方长,笑在最后才为美。”

“嘿嘿嘿!”

这回龙华民不吱声了,只是脸色木然地冷笑。

利玛窦的学识、人品，叶向高异常佩服。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座右铭的朝廷命官叶向高，敏锐地发现，在利玛窦掌握的诸学问中，他的天文知识，制造新式兵器技术，尤为治理“大明帝国”所需要。前者，利玛窦新的天体、地球理论、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完全可以修改时常出差错的历法，以新的历法指导农业生产，针对有些妖道胡乱利用天象变化，制造事端的混乱现象，用新历法使政治走入正轨。后者，海上倭寇活动频繁，他们企图通过朝鲜染指中国，针对大敌当前的现实，如若大明朝及时制造出会飞能炸的枪弹，以奇异之功，战胜敌人，岂不可以使大明帝国的边疆固若金汤，人民永享太平吗？自打元宵节利玛窦醉酒谈了西洋人拿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制造新式武器，或开疆扩土，或卫国保家的信息后，他就打算引荐利玛窦去京，向皇上亲自讲述这些天下大事。最近，他又几次邀请利氏到府上，仔仔细细地讲解这些新知识、新技艺。假如利玛窦能招之即来，来之能习，自己也算是有的放矢地为大明朝办点实事，以顶住眼前空谈误国之风。

初春的一天，叶向高又邀利玛窦登山，到鸡鸣山观星台，亲眼看看中国观测天文的仪器设备，以备万一皇上有兴趣让利子讲解中西天文的异同时，能够论说有据，引起皇上的重视。然后趁热打铁，推进大明朝天文历法向前发展。

鸡鸣山北临玄武湖，东对紫金山，水光潋滟，山色空濛，风光秀丽，在满山遍野的樱花、梨花丛中，古朴的观星台，犹如南京城的世外桃源。

这天，应邀作陪的有工部侍郎李之藻、举子徐光启、名士瞿太素。他们从山下步行到观星台。利玛窦来到这块凡人难以涉足之地，怀着神秘的心情，仔细观察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观星台与元代登封观星台相仿。高高的灰砖平台，像一具

倒扣着的米斗，上窄下宽，高约二丈八尺，上边宽二丈四尺，下边宽四丈八尺。台下是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周围是高高的围墙。

走进大门，钦天监监正沈灌就把他们引上高台。他们沿着规整的台阶走到观星台台顶，四件古观天仪，就耸立在眼前：安放在最东面的是个偌大的铜球，上面按度数标明子午线、纬线，底座上写着浑天仪。瞿太素好奇地走过去，伸开双臂想量量多大，可是双臂展开，还抱不过球体的三分之一。

第二件也是一个球体，略比第一个小些，球面上标明两极和一条水平线，还有分为365度的轨道，底座上写着“玲珑仪”，是观测星座用的。

第三件，也是最宝贵的一件，名叫简仪，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亲自制作的。它由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日晷三种仪器组合而成，专门用来测量天体坐标。

最后一件是圭表。

利玛窦对每件都看得十分仔细，有时还转动仪器，时不时朝天空观测。

沈灌是乌程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今年约四十岁。此人长得面白肉嫩，一看就感觉是个善于保养身体的官员。他供职在南京礼部，因写过一篇释唐人《步天歌》，被皇上点名做了陪都钦天监副监。几年来，天文历法虽无建树，但为人乖巧，甚得朝廷青睐，故品级年年上长，并由副监升为监正。最近他听说南京来了个精于天文的洋人，时常与南京六部官员切磋天文历法，就心中犯起核计：钦天监监正虽官不如六部尚书，但却掌握朝廷制定历法大权，而且事事可以直通皇上。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官员难于比拟的。今日如若有人荐举洋人到钦天监供职，岂不毁了自己的“金饭碗”。所以对利玛窦的来访，既充满恐惧心理，又有几分忌恨。今日他得知叶向高要陪利玛窦到观星台来

访,便左右推辞。但,叶向高是个有主意的人,他一口咬定时间,准时到观星台,沈淮也就无可奈何地出面接待了。

此时,利玛窦与众人看完了观天古仪,就走下台,步入四合院,来到观星台一间客厅。

众人用茶之后,叶向高笑呵呵地向利玛窦问道:“利先生,对我朝观星台印象如何?”

“设备一流,古今少有!”利玛窦说。

“您是熟悉天文的行家。”叶向高用右手拍着坐在他身边的利玛窦的左臂,说,“您看我国天文历法要不要改进?”

利玛窦欠欠身子说:“中国乃文明古国,以优秀的天文历法名扬天下。据吾所知,光历书就有《太初历》、《大衍历》、《授时历》,今古有名,世人皆知。小人对天文虽有研究,但在钦天监面前怎敢侈谈天文历法?”

叶向高哈哈笑道:“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利子不辞万里,踏遍半个地球,见多识广,怎能把宝贵的知识让它烂在肚子里,而不肯纠正错误呢?利子先生,今天这里无外人,您就开门见山,畅所欲言吧!”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利玛窦抻了抻袖袍,心平气和地说,“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比如,在有些国家,人吃饭时,用手抓,这很不卫生。而贵国却用筷子吃饭,这就既方便又卫生,故有人效仿,也用起筷子,这就是借鉴、学习,以长补短。”

“对!对!”在场的人对利玛窦的话,表示赞成地点着头。

利玛窦留心观察着每个人的情感变化,他见众人很有兴致地听他讲述,就毫不客气地切入话题,说:“我在贵国已生活十六七年了。就贵国历法而言,主要是安排好年、月、日的配合,正确地定出冬至的时刻,使每月的初一为朔日,安排闰月以调整各



个回归年中相差的日子,然后定二十四节气,再就是预报日、月食的来临日子等。”

“不愧是行家!”李之藻半天不语,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嘞出一句话。

“据我所知,中国与西方的历法大为不同。”利玛窦接着说,“贵国历法称阴历,以月亮运动的圆缺,即朔望日为标准。规定小月二十九天,大月三十天,一年分十二个月,共三百五十四天,或者三百五十五天。但,由于回归年的变化,阴历月平均值,全年计算的三百五十四天也好,三百五十五天也好,与回归年平均约少十日二十一时。为解决其差,天文学家们又采取十九年七闰的办法,使其时差减少。但这里有个弊病,就是闰年十三个月,全年三百八十四天,或三百八十五天,与朔望月计算的三百五十四天,或三百五十五天相比,平年与闰年的天数相差太大。同时又给制定二十四节气带来麻烦。”

“利子先生,您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些弊端吗?”徐光启焦急地问。

“可以。”利玛窦十分有把握地说,“按西方诸国的太阳历计算法可以弥补。”

“什么叫太阳历?”徐光启关切地问。

“就是以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周为一年,这样等于回归年的三百六十五天。一年分十二个月,其中大月七个,每月三十一天;小月四个月,每月三十天;另设二月为二十八天或二十九天。这样,把二十四个节气等分,就可以推算出上半年每个节气是每月的六号,或二十一号开始;下半年,是每月的八号,或二十三号开始。这样就不会产生像阴历那样相差半个多月的问题了。”

“好!好!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徐光启听了激动地搓着手,赞赏着。

“若是那样，不就等于改历吗？”沈淮听了蹙着眉毛忧心忡忡地说。

“该改的就得改。”叶向高说。

“不，修历乃一国大事。祖制怎能说改就改，说变就变？”沈淮俨然以刑部大臣的样子，拍起桌子，“改历，不能信口开河。”

“你……”叶向高听了气得浑身直打哆嗦，一时说不出话来。

三

叶向高不愧是开明的士大夫，他从外来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发展中，看到外来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冲击，尔后改变、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各种领域的巨大影响，致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以至学者名流多有沐佛云、润佛雨者，甚至造成不懂佛学难懂汉魏以来的华夏文化，撇开佛学，连话都说不周全的局面。而利玛窦传来的天主教，若能如佛教那样，与上千年的儒教融合，岂不可再创辉煌？使华夏文化大放异彩？为此，他对利玛窦从心眼里欢迎，处处为这个异域之子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了解利玛窦带来的学问、教义。他常说：“吃百谷可健身，食一物面不利胃。”

二月初四那天，在举国祭孔的日子，叶向高利用朝廷委托陪都礼部祭孔的名义，亲自主持这项活动，让利玛窦与陪都的王公名流结识。

祭孔，官称丁祭。就是皇上钦定每年农历仲春二月和仲秋八月的第四天，到孔庙祭祀孔子，又称春祭与秋祭。而南京孔庙，就是专门祭孔的场所。

南京孔庙，俗称夫子庙。它位于秦淮河北岸，与贡院为邻。南有泮池，后有金碧辉煌的大成殿、尊经阁、奎星阁等华美建筑。

每当祭祀之日,均在大成殿前搭一平台,专为祭祀歌舞之用。

祭孔这天,南京六部及地方官员,早早的或骑马,或乘轿相继来到孔庙,在大成殿前,分品级伫立。

日升数丈,突然一声信炮,庙前各门大开,钟鼓长鸣,随之香烟缭绕,烛光洞天,拜孔者在叶向高率领下,向殿内的孔子塑像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叶向高作为主祭,在殿前宣读了慷慨激昂的祭文:

“大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四日,受朝廷之命,祭先师孔子大成至圣,命卿代行祭礼。夫,先师之圣,《论语》垂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夫,一代师宗,品行昭著,立己立人,治国安邦,梦寻大同,倡导仁义,审编六经,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师生挚诚;求仕治国,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知难而行。夫,至圣之灵,如日知月,万古不朽,永哺精英!”

叶向高的祭文,博得众人赞叹。

叶向高收起祭文,接着平台乐舞奏起。“六佾之舞”的乐队,分东南西三面排列。舞列六行,每行六人。一个个华服艳装,舞姿优美,尽情表达对至圣的敬仰、怀念之情。

利玛窦从来没参加过如此隆重的庆典,也未欣赏过如此动人的歌舞,他为之感动,为之陶醉。

祭祀仪式过后,叶向高把各部要人请到附近一家有名的酒楼,专门请利玛窦讲演,主题是儒学与天主教。

西方人从小练习演讲,东方人从小要练习磕头作揖。利玛窦的演讲才能从小就出类拔萃。此时,叶向高向众人简单介绍了利玛窦的来历之后,利玛窦就起身拱手,侃侃而谈:

“今天我作为一个西方学子，参加如此隆重的祭祀活动，心里十分感动。我羡慕贵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敬佩可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哲人媲美的儒家创始人孔夫子。我研究过《论语》，可以说，孔子是世界级的历史伟人。”

众人听到这里，击节叫好。有的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抱拳致谢。

叶向高也站起来，向众人插话说：“利子已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向西方诸国推荐！”

“了不起，了不起。”

众人一致赞叹。

利玛窦被友好热烈的气氛感动，他再次拱手答谢，接着说：“我作为一名西方耶稣教士，因羡慕贵国古老文明，才不远万里而来。唐朝有玄奘西域取经的故事，今天我也是到东方取经来了！”

众人听到这里，纷纷站起来，拍着巴掌表示谢意。

“各位大人，据我研究，西学以耶稣《圣经》为主，东学以孔子《四书》为主。西学与东学，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儒家讲‘三纲五常’，西学就有‘四德’、‘十戒’；再比如，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圣经》上就有‘凡掌权的都是听命上帝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另外像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儒家提倡对长辈孝敬，西学中的‘十戒’第五条，就规定信天主者，就要‘孝敬父母’。还有一条，孔子一生主张的‘仁爱’，所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也主张‘爱人’，提出‘爱人如己’，‘首先爱上帝，其次爱邻人’。其它像修身之言‘存天理，灭人欲’；西方哲人便说‘人若免除所有的尘世欲望，就超脱一切世俗的痛苦’。”

“好！”



有些好激动的士子,听到这里,便大声叫好,发疯似的拍着巴掌,他们把平时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风度,一时抛到云外。

利玛窦演讲到此,本想刹住。可是他见在场人的情绪如此之好,就接着道:“儒学乃贵国国学,孔子乃贵国先师。作为西学,人们敬仰的耶稣,也有与孔夫子相似的生平事迹。首先,孔子的祖先是商周贵族,而耶稣也是贵族之后;其次,孔子广收弟子,讲学施教,耶稣也收信徒,为信仰奋斗;再次,孔子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周游列国,耶稣也为讲经奔走了一辈子;再其次,孔子与耶稣都生于乱世,为人类之幸福,以自己的启示、教诲,拯救乱世,希冀光明。尽管孔子与耶稣离我们已久远,但他们的血,仍然流到现在,他们的不朽学说,我们仍然当做经典。我提议,为我们各自敬仰的孔子、耶稣干杯!”

“干杯!”

叮咚的碰杯声,使集会的情绪达到高潮。

傍晚,叶向高回到府上,坐在竹藤椅上半闭着双目歇息。可是,不知怎地,他一闭上眼睛,眼前利玛窦在酒楼讲演的形象,就浮现在眼前。他品着香茗,细细玩味,好像一字一句地咀嚼利玛窦的话。他钦佩利玛窦的学识与人品,更希望他对大明朝有更大的贡献。他想着想着,朦朦胧胧之中,仿佛倭寇从东海乘着大船铺天盖地的涌来,如浪似潮。那浪头如巨蟒,奔腾着,由海岸直扑向京城,巨浪将厚厚的城墙冲倒,带着鲜红的血,将紫禁城冲垮,太和殿的盘龙玉柱摇摇晃晃,一时金銮殿就要被巨浪卷走……

“皇上!”

叶向高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这是一个多么不吉利的梦?!”他心慌意乱地站起来,在房内来回踱步,被梦中的情景吓

出一身冷汗。

“如果那梦变真怎么办？”叶向高忧心忡忡地念叨着。

“对！”叶向高从困境中仿佛找到途径，他击着掌心叫道，“用能飞能炸的西洋枪炮，把来犯之敌赶走！”

可是，眼下枪在哪里？炮在哪里？叶向高自然想到了利玛窦。可是转念又一想：造枪造炮没有皇上的允许，岂不等于造反？

“找李贽去！”

此时的李贽正受焦竑之约，住在焦府。叶府与焦竑住处相隔不远，于是叶向高独自一人走出府门，直奔焦府。

李贽住在焦府前院。此刻，他正俯案为利玛窦写诗题扇：

逍遥下北溟，
迤邐向南征。
刹利标名姓，
仙山纪水程。
回头十万里，
举目九重城。
观国之光彩，
中天日正明。

叶向高是焦家常客，他跟守门人打了个手势，就径直来到李贽下榻的客房。他推开虚掩的房门，悄悄地走到李贽的背后，见扇面题款：“赠利西泰”，就一字一句地默读着，禁不住惊叫道：“好诗！好诗！”

李贽猛回头，见叶向高站在眼前，便开着玩笑道：“哎哟！叶大人光临，有失远迎！下官失敬失敬！”然后，像戏台上的青衣，



装模作样地施着礼，学腔拿调地说，“夫人赔礼喽！”

叶向高一时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也模仿着戏台上的小生，施礼道：“夫人不必客气，都是一家人嘛！”

于是两人抱臂大笑。

“先生，这是为谁写的赠诗？”

“利玛窦。”

“好，好，我正为他而来。”

“叶兄找他有何事？”

“国家大事！”

李贽用眼盯了叶向高一眼，疑惑地问：“国家大事只有皇上定夺，找一个外域人何干？”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

“哎哟！我的青天大老爷，不要兜圈子啦。有什么事儿，就直说了吧。我或许能帮上忙儿。”

“你我情同手足，这件事首先和您商量。”

“为什么？”

“因为事关重大，弄不好，别人会倒咬一口，说图谋造反，篡夺皇权！”

“什么事儿呀，这般严重？”

“我想亲自把利子送到京城，面见皇上，专门商量制枪造炮的事儿！”

“噢！这倒是件大事！”李贽恍然大悟。

“利子第一次进京失利。看来没有可靠的人为之搭桥，根本见不到皇上！”

“是的。那些误国殃民的太监，哪个不是无利不起早？”

“你我在京城倒是有几个朋友，不过能打动皇上心的人太少。所以……”

.....

两人都沉默苦思了一阵儿。

叭！李贽一拍桌子，突然计上心头：“听说万历皇上很孝顺，对李太后十分尊敬。我看这事就首先从李太后那里打开缺口。”

“贤兄有何妙策，请直言。”

“我的弟子梅澹然，就是兵部尚书梅大人的女儿。她的亲表妹整日侍候李太后。我们不妨趁机先面见李太后，通过太后打动皇上。”

“这样倒是一个妙策。”

“我已是解甲归田之人。进京的事儿我已无能为力。不过我可以派我的弟子梅小姐亲自去京城找她的表妹。”

“这已经够帮忙的啦！”叶向高非常感激地道，“不过，梅小姐不是一直在南京养病吗？”

“近日病已好转。如果此事真的告诉她，梅小姐一定会带病赴京的。”

“师傅，什么事儿要我赴京呀？”

说话间，梅小姐掀帘进屋。



第十二章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春天,随着南京城的气温变暖,梅小姐的病也渐渐好转。一天,叶向高向她讲述了他准备荐举利玛窦进京,并希望她在京斡旋,争取顺利地让利玛窦见到皇上,将欧洲产的希奇贡品献给皇宫,同时邀请利玛窦参与修订新历法,拟定《大明新兵器方略》。

梅小姐不愧是知书达理之人,她对叶向高谋划的利国利民之举,极力赞成,并答应马上去京,为利玛窦一行进京铺好路子。同时,她还建议自己的师傅李贽与她同行,希望他在山东的两个码头济宁、临清两地,通过老朋友,使利子一路畅通,不至发生利玛窦第一次赴京时的麻烦。为此,叶向高对梅小姐的才学、人品、智谋赞不绝口。然而又喟然地说:“梅小姐若是一介男子,我定保举您在朝内为官。可惜呀,可惜。”

梅小姐自豪地笑道：“华夏已有武则天为皇，足以看出女人不比男子差。”

“嗨！梅小姐志气不小！”叶向高笑道，“若有一天朝廷需要女官，我看小姐是最佳人选喽！”

“也许此愿几百年之后定能实现。”

“也不必。”叶向高说，“听利玛窦神父讲，有个叫伊丽莎白的妻子，就是欧洲一国国王。我看，天下男女不应有高低尊卑之分。”

“对，对。”梅小姐赞赏道，“我赞成，我赞成。男人能做国王，女人为何不成？”

“小姐真是雄心不小。难怪小姐留天足，而不爱三寸金莲？”

“叶大人真有力。一眼就看透。可惜，脚大嫁不出去。”

“不，不是嫁不出去，而是天下难有与小姐般配的男子。”

“嗜。”梅小姐轻叹一声，不再言语。

四月初六，利玛窦、龙华民、钟鸣仁一行数人，经过充分的准备，就在当日乘着焦竑的官船，由一名小太监陪同，从南京码头启程，第二次赴北京城。

此次赴京，利玛窦颇觉轻松，一则由朝廷命官叶向高操办，二则去京路上又有各方协助，每到一处，都有友好的接送。所以，从开船始，利玛窦就以西洋测量法，不停地测量沿途主要城镇的纬度，以便准确地绘出北部中国的地图。

船在大运河上运行，它迎来红日，迎来繁星，辞别一座座绿树环绕的村镇、码头。利玛窦也在这白天黑夜的运行中，测得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一座座城镇的纬度。

芒种后的一天傍晚，利玛窦坐在船上刚要记下出现在眼前的古城济宁的纬度数字。忽然迎面驰来一条小船拦住船头。不



一会儿，两个衙役打扮的汉子从船舱里钻出来，站在甲板上，喊道：“过来！过来！”

站在船头充当翻译的钟鸣仁见那两个人气势汹汹地朝他招手，就毫不客气地回答道：“你们没看到船头的字号吗？”

“看到字号才叫你们的！”一个黑大汉噙里噙气地说。

钟鸣仁以为他们只见“焦”字，不解“焦”字为何人，就解释道：“这是南京城焦竑大人的私船，你们……”

“知道焦竑才拦的船！”黑大汉趾高气扬地回答道。

“嗨！好大的胆子！”钟鸣仁愤然斥道。

“哎，这么大胆子，怎么看？请靠码头吧。”

坐在船舱里的利玛窦等人，听到钟鸣仁与黑大汉的吵嚷声，一个个吃惊地登上甲板。

这拦船者是谁？此两人正是京都工部都水司衙役。

济宁作为南北水运的咽喉，由唐开始。到了明永乐年间，此地更成为当地川运孔道，转漕要地。每年从江淮有四百万石漕运粮、一万一千多艘漕船，通过济宁北上，致使济宁城南门外常常聚集着数百艘、甚至千余艘的漕船。特别是来往的商船，都要在此交税纳银。故，朝廷在此设立了都水司，管理运河事务。所以都水司的差使，就成了肥缺。

此刻，都水司的两个小衙役之所以敢如此无礼，就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每条船何时抛锚，何时启航的命运，以及征税多少的关键。

此时，作为都水司的总管主事赵士祯，正坐在南城门内的太白楼内听曲饮酒。

赵士祯可谓官运亨通。十多年来，靠着老爹创下的万贯家产，既不用寒窗苦读，又不用科举考试，只凭白银打点，就稳稳当当地做了五品官。而且，所到之处备受青睐。同时，长着轱辘的

白银越滚越多，家产也越来越多。他从南京到济宁不到两年，府邸越来越大，越来越阔，成为鲁西南的首富。近日，他听说利玛窦将带贡品路过济宁北上，就专门派了两个衙役在码头盯梢，想看看这位洋雁是否有毛可拔……

太白楼，又叫太白酒楼。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客居济宁时，常来饮酒之处。后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将此作为一大名胜保留，并成为南来北往的客人必至之处。

夕阳的余辉洒在飞檐斗拱的楼顶，顿时给这座名胜增添了几分辉煌。白白胖胖、怡然自得的赵士禎正坐在二层楼“芙蓉厅”内撩逗一名歌妓取乐，忽然他派往码头的黑大汉掀帘进厅。

“赵大人，您叮嘱‘关照’的那个碧眼金发的洋人坐的船已停在码头。”黑大汉走到赵士禎身边，耳语道。

“好，下楼。”赵士禎赶忙站起，迈着方步走下楼梯。

高耸的灰砖城墙根已洒下暗影，一群群到运河觅食的鹅鸭，一个个昂着头、蹶着身子，穿过城门，顺着墙根，高傲地迈着步子，时不时发出“嘎嘎”、“哦——哦——”的鸣叫声，寻觅着自己的窝圈。

赵士禎一行三人，穿过南城门洞，跨过护城河石桥，朝码头看去，只见利玛窦独自一人站在码头的柳荫下，朝运河闸上观望。

“哎哟！利子先生，何日到此？”赵士禎走到利玛窦身边，佯装一切不知的样子，故作惊讶地叫道。

“噢，赵大人。”利玛窦一惊，如同见到救星一般地问道，“您何日到此？”

“赵某不才，只是在此当差。”赵士禎淡淡地说，“利子先生，您到此有何公干？”

“我想赴京为皇上送些贡品。想不到到此被人将船拦住。”



“谁人敢拦您的船？”

“说是都水司的人拦的。”利玛窦打量着赵士禎的穿戴、表情，然后问道，“赵大人供职何处？”

“赵某正是主管都水司的官员。”

“哎哟！这可叫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喽！”

“一切好办！利子先生，您的贡品在何处？有无南京官府的印鉴公函？”

“送给皇上享用的物品，恐怕不宜多看吧？”

赵士禎听了长出了一口气，双臂朝胸前一抱说：“哎呀，我虽为都水司主事，事情也是一人不好做主呀。再说眼下不分官民都有些人私运抗税，时有违法之举。我虽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可是漕运总督、征收商税的官员，若发现了违法之事，要拿我营私舞弊治罪的呀！”

“这么说赵大人不相信我喽？”

“我看，还是公事公办吧。”

利玛窦眯着双眼盯着赵士禎，一时陷入迷惘……

赵士禎怎么变成这么个人啦！

利玛窦自打到澳门，已与赵士禎有过几次交往。第一次是他初到澳门时，刘承禧遇到海盗，赵士禎拔刀相助驱海盗，并邀利玛窦在小酒店相会，在利子的脑海里留下侠肝义胆的印象；第二次是在广州，赵士禎特邀利子到赵家赴宴，并参观了赵氏石湾瓷窑，也留下友好的影子；再一次是在肇庆，赵士禎曾托利氏帮助他为皇上操办一块猫眼宝石，利氏未允，不欢而散；最后一次是赵士禎邀利子赴南京定居，赵士禎中途变卦。前两次可谓友好交往，后两次虽不融洽，但却情有可原。而，今日意外相逢，往日的这位亲热的朋友，为何变得如此阴阳怪气，情淡意薄？

利玛窦回忆往事，百思而不得其解。

而此时此刻,若按惯例,赵士禎作为朝廷命官,如得知是贡船,当以礼相迎,以宾相待,更何况是往日的熟人?但,若例行公事,是官船要看看,是私船要检查,该交税的交税,该罚款的罚款,该没收的没收。谁叫你到了人家屋檐下,不低头行吗?此事若惹得眼前这位赵大人不满意,轻者要让船在码头多停几天,弄得人忧马乏,如坐囚笼,腻腻歪歪,心烦意乱;重者,扣船罚款,找借口没收。此事若无相当的官员过问,罚也好,扣也好,都会弄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如此后果,利玛窦与他的同行者,都没有料及。因为在南京时,朋友们都已商量好,到济宁有李贽接应,一切皆有他出面办理。而今日谁能想到李贽不在?

其实,李贽已到济宁多日。这几天每天都派人到码头观望。可巧今天一早李贽被人邀请去了水泊梁山。他想看看自己批注的《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到底生活之处为何模样。

当日,利玛窦就打听到李贽去了水泊梁山。为稳妥起见,利玛窦派人给赵士禎送了点小礼物,才未在当日查船。

利玛窦一连停船等了五日,仍不见李贽回到济宁,利玛窦及同人焦急起来。为了早日到达京城,利玛窦拿出一百两银子,派钟鸣仁亲自到赵士禎的府邸去疏通,求赵士禎早日放船。可是,赵士禎既不面见,又不让收钱,弄得利玛窦进退无策。

一百两银子在普通百姓眼里,可是金山银山。而在赵士禎眼里,不过一根鹅毛。赵士禎心里的小九九是扣船,让利玛窦自动交出一架自鸣钟当做礼品,亲自给他送到大堂。要知,那自鸣钟在济宁,在山东,在整个北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希罕玩意儿呀。所以,几天前他听说利玛窦的贡船要经过济宁,就派专人盘查,一心想扣下一架自鸣钟。

利玛窦天天闷坐在船舱,又等了三日,仍不见李贽回来,就

有点坐不住了。这天晚上,他又派钟鸣仁到赵士祯府,向赵士祯讲明扣押官船、贡船的利害关系。

可是,赵士祯仍然不理。因为,若说是官船,无公文;若说是贡船,又没有押运贡品的太监及官员,赵士祯自然可以任意处置。再说,朝内有首辅大臣沈一贯作他的靠山,他还怕什么?而,还有一层秘而不宣的理由是,近日朝廷已罢了焦竑的官,主人被罢了官,怎能称官船?故,那个黑大汉心腹,初见“焦”字官船,就那么蛮横。

而这些微妙之处,利玛窦一概不知,更何况信守“十戒”的教父,又怎能摸透一个利欲熏心之辈的心思呢?

日出日落,南来北往的船只一只只从利玛窦的眼前通过。利玛窦焦躁地等了十天,终于得到李贽的消息。他满怀希望地向来人打听李贽何日到济宁。来人面无悦色地说:

“李大人病在梁山!”

“嗜。”利玛窦心灰意冷地长叹一声,双手抱着欲裂的脑袋,一头倒在舱铺上。

二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利玛窦乘的船来到临清州城南,他凭栏远眺耸立在大运河东岸的舍利宝塔,蓦然想起第一次赴京路过临清的情景,想起河中的翻船,想起临清税监马堂,想起仍然押在京城的第一批贡品……

马堂,这个人还在这里吗?此次他能不能让工部侍郎李之藻派的船,顺利通过?哎呀,太监与工部侍郎相比,何职为高?万一马堂不让官船通过,或者登船检查贡品怎么办?利玛窦站在船上思前想后,十分烦恼,再加上夏至过后,运河两岸柳树上

那吱吱乱叫的蝉鸣声,更让人烦躁不安。

哎呀!谢天谢地,济宁的麻烦毕竟结束。在那里,若不是李之藻巡视漕运路过济宁,为利玛窦解围,说不定会被困多久。在中国这地方,真是百姓所讲:“官大一级压死人!”若不是李之藻主管漕运,赵士祯会轻易放过这艘装着奇货异器的贡船吗?

可是眼前乘坐的李之藻派的官船,万一被马堂扣下怎么办?

俗话说,越怕鬼越来鬼。利玛窦正担心贡船能否顺利北行,忧虑得两耳嘶鸣,头胀如斗,恰巧马堂乘船迎面而至。

利玛窦望着眼前这位圆脑袋、圆身子、肿眼泡的老太监,浑身激灵一下子,如闪电贯顶流过全身。

自打前年立冬前的一天晚上与马堂相遇,已过去一年多了。那次若不是杨廷筠机灵,暗生一计,将贡品以刑部的名义“没收”,私自保存,说不上早已落人马堂之手。

而,马堂那次因眼看到手的稀有之物未能如愿,颇有些耿耿于怀。不过,他当时不便深究。一则,他若追查贡物,宫内必然透进信息,若有人插手,自己既得不到宝物,又给别人留下企图侵吞贡品的口实,引火烧身;二则,当时京城因倭寇侵朝处处捕捉奸细,人人自危,防不胜防,自己如果陷到与洋人奸细勾结的圈子里,一辈子前程,岂不就玩完?故,让刑部的官员钻了空子,将贡品“没收”待查。但,当京城平静,他想回头追查那批“贡品”时,临清发生了民变,随之有人向皇上列举他“九大罪状”,要弹劾他法办治罪。

前天济宁赵士祯派人向他透露了利玛窦即将路过临清,带着不少稀世珍宝时,高兴得他一夜没睡着觉,暗想:“发财的机会又来了。”

“哎哟!那不是利玛窦先生吗?”

马堂站在船头,离老远就笑眯着双眼,佯作亲热地招呼道。



利玛窦听到那男不男、女不女的招呼声一怔，暗自思忖道：“他招呼这么热情，不至于……”

“哎哟！西方大儒，何事北上？”马堂热情中又带几分敬意地问道。

“噢，马公公。”利玛窦礼尚往来地施礼回答着。

“哎哟！利子远道而来，请上岸一叙。”马堂打着手势邀请道。

利玛窦见马堂一改往日骄横、狡黠的面孔，就暗自核计道：“也许上帝改造了这个贪得无厌的魔鬼，使他变成了羔羊？”于是，他朝船手们打了个手势：“停船！靠码头。”

当晚利玛窦在马堂税监衙门吃过晚饭，回到船上，舱里正坐着游文辉等候。

“文辉，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利玛窦看到游文辉高兴地一把抓往游文辉的手喊道。

“您下船一登码头，我就看到了。”

“那你怎么不招呼我一声？”

“因为是马扒皮接您上岸。”

“谁是马扒皮？”

“就是税监马堂。”

“为什么叫他那个名字？”

“临清人一个个都恨他，才起了这个诨号。”

“恨他什么？怎么恨他？你跟我讲讲好吗？”

“我正为向您揭那老东西的底儿，才登船的。”游文辉呷了口凉水说。

船舱里点上麻油灯，游文辉坐在灯下，便一五一十地扒起马堂的皮。

马堂自从谋到税监这个美差,就开始大作奸弊,除多征少缴之外,还佯奉皇上密旨,到处搜罗金银财宝,诬陷富商巨室收藏违禁物品,籍没其财产,弄得一家家富豪因此而破产,而他却中饱私囊,成了个暴发户。临清城原有三万多户,近七万口人,其中绸店、布店、杂货店一百六十九处。可是一家家店铺经不起横征暴敛,不几年就有一百零七户铺店关闭。马堂的大小爪牙,白天攘臂掠夺,晚上便放火杀人,弄得富贾闭门而逃,挑担的小贩不敢进城做买卖,一时天怒人怨,民心思变,终于酿成去年四月二十四日那场民变。

那天,不堪忍受盘剥的商贩市民,站在税监衙门新出台的征税条约前,愤愤然,大鸣不平,抗议马堂违约,向“杂粮十石”以下的小本生意者胡乱征税。说话间,一个税吏从衙门出来,用棍子驱赶一个孕妇,那孕妇不服,税吏便举棍将孕妇打倒。那孕妇一时被打得满脸血流不止。一个名叫王朝佐的汉子上前去扶孕妇,那税吏又举棍朝孕妇打去。王朝佐顿时怒火满腔,一连踢了税吏几脚,愤怒的人群也呼啦围上,喊叫着鸣其不平。人越围越多,三四千怒不可遏的市民将马堂的衙门包围得水泄不通,呐喊着,要马堂出来讲理。蛮横的马堂不仅不派人出来论理,反而派出手拿弓箭、木棒的兵丁出来朝民众箭射棒打,同时抓走了五六个无辜的市民,关进衙门。于是群情激愤的人群,在王朝佐的率领下,一齐冲进衙门,与衙役徒手相搏,打死衙役四十多人,同时一把火烧毁衙门大院。马堂若不是化装出逃,恐怕早已成了死鬼……

游文辉讲完火烧税监衙门的事儿,一时兴奋不已,仿佛他就是那个火烧衙门的举火者、胜利者。他停顿了一下,又呷了口水说:“利玛窦神父,马堂可是个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家伙,他浑身都是坏水。您可不能与他来往呀!”

利玛窦听了游文辉的讲述，习惯地添了添嘴唇，说：“天使与恶魔，我还是能分清的！”

次日，天刚麻麻亮，马堂就独自一个人穿着便服，戴着大檐斗笠，遮着脸儿，来到利玛窦的船上。

“哎哟，利子先生，您穿上大明服装，不用穿金戴银，就十分像天神！”马堂一见面就作揖奉承道。

“哪里！哪里！”利玛窦应酬地寒暄着，“马公公过奖了！”

“中国古圣有孔子、孟子、庄子。您作为有学问的泰西利子，不远万里，来到大明，心里还惦着当今皇上，带来稀世珍宝，作为皇上的近侍马某，听了十分感激，又十分感谢。”

“区区礼品，不足挂齿。”

“不知先生给皇上都带了什么礼品，老朽是否可以过目？”马堂肿眼泡儿一挤，装出谦恭的样子说，“我在皇上面前，不敢说一不二，但我说的事儿，十有九个半，都准奏。利子先生，您有何事需老朽效劳？请不必客气。”

站在一旁的钟鸣仁听了马堂的几句好听话，感动地从袖口甩出礼单，诚恳地说：“马公公，这里有礼单。”

马堂眉毛一挑，接过礼单，从头至尾地看了看，说：“多谢利子对皇上的一片敬意。不过，向皇上进贡要有礼仪。首先要有表章。”

“表章？”钟鸣仁似有不知的朝利玛窦念叨着。

此时利玛窦在马堂故作谦恭的态度、故作关心的言辞面前，原有的警惕没有了，暗想：“也许马堂已改邪归正，受到上帝的教诲。人嘛，总有失足的时候……”于是他从一件皮包里掏出在南京时写好的奏表，递给马堂。

马堂接过利玛窦进贡表章，只见表章写道：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穹远，从来贡献不通，遂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此生。因此辞离本国，航海远来，时历三年，路经三万里，始达广东。语言未通，有同喑哑，因僦居而习华文，淹留于肇庆韶州府，垂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诣。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

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径趋阙廷。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一架、《万国图志》二册、西琴二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而来，差足贵异耳。臣自幼慕道，年齿逾艾，迄来婚娶，都无系累。他非所望，谨此所献之宝像祝万世，祈纯嘏，佑国保民，实则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恻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则益感皇恩浩荡，无所不容，远臣慕义之忧应少伸于万一。

仰臣在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所制观象考验日晷与中国古法吻合，倘皇上不弃疏微，使臣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又区区之大愿，而未敢必也。

臣不胜感谢待命之至！谨奏。

马堂看完这文字讲究的奏疏，对其中的话似懂非懂，而一心关注的是那些礼品的介绍，而对其中提及的“报时钟”、“西琴”特别感兴趣，至于什么“经”、“像”、“图”之类，则兴趣不大。因为“钟”和“琴”都是闻所未闻之物。此刻，他巴不得马上抬到府上，抚琴弄钟，独自享用外来之物，让那些辅臣学士、六部官员眼红

去吧！妒忌去吧！哼哼，什么进士、状元、高官、重臣，在马某的眼中是什么？是爬虫！别看马某没有那玩意儿，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且可以天天有女人相陪……马堂想到此，仿佛那西琴已搬到自己府上，他正端坐在大堂，听爱妾操琴而歌……

“利玛窦先生！”马堂想着想着，迫不及待地开口道，“皇贡乃皇上独享之物，需周密保管。眼下您这船若遇大风冰雹，恐怕与贡品有损，故，请利子将贡物搬到我的船上，让我替您保管。”

利玛窦对马堂突如其来的要求，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最怕的是贡物弄到太监马堂之手，造成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最后自己两手空空，失去晋见皇上的机会，把多年进京传教的夙愿化为泡影。

“马公公，您不能……”早已听出话音的钟鸣仁听了马堂不怀好意的要求，心里“噗通噗通”乱跳，额上沁出汗水，便乞求地“扑通”跪下。

“什么？”马堂眼珠子一瞪，冷冷一笑，道，“你们还想不想进京？”说完，转身就走。

三

北京的门户天津卫，是明永乐二年设置筑城，当时驻兵五千六百人，其名称的含意是天子经过的渡口。因为它是水路与陆路进京的要道，又是大半个中国皇贡的集送地，故平日城内城外，水上陆上，车水马龙，船帆如梭，光在港湾停泊的船只就有近两万艘。所以，万历皇上很看重此地，专门委派马堂兼此卫的税监。

自利玛窦的贡船到临清，马堂就打算先将贡船扣下，慢慢找个借口把利玛窦赶回广州澳门，这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

些宝物窃为己有。故，马堂对利玛窦先敬后哄，可是哄了半个多月，利玛窦就是不下船，船上的物品，说啥也不让挪动。马堂怕时间长了临清人与利玛窦串通一气，再次造成民变，所以就在六月初九那天，他以自己已向皇上启奏，不久即将得到皇上的准奏进京为由，把贡船骗到天津卫，让利玛窦一行住到运河岸边的一座破庙里，派出四名兵丁严密看守，既不许人出院，又不许外人进来。

不久，病愈的李贽从济宁赶到临清。他一打听，方知利玛窦一行被幽禁到天津，就赶忙派人到通州找来好友马经纶。

马经纶是通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多年在都察院任御史。此人刚直不阿，为人正道，监察百官，善辨冤枉，深得人心，多有政绩。近年，因多病，故回家养病。平时马经纶与李贽交往甚好，他赏识李贽的人品学识，更爱其《藏书》、《焚书》著作。当他得知李贽在临清有求于他时，就带病骑马，由陆路直赴临清。

马经纶到了临清之后，李贽便将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前前后后的经历一一讲给好友听。马经纶在官栈听了，马上设宴，祝贺大明朝又来了西方奇人。并当即决定由马经纶出面与马堂交涉，尽快使利玛窦见到万历皇上，以便使利子的天文地理奇术在华夏开花结果。

次日，马经纶就独自来到临清税监衙门，面见马堂。

马堂深知马经纶的脾性，两人落座之后，马堂先发制人地问道：“老御史恐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有何事请直说。”

马经纶便毫不客气地说：“我为利玛窦先生晋见皇上一事而来。”

“此人不甚熟，不过知道他要进京。”马堂先装疯卖傻地搪塞着。

“哈哈！马公公真是善耍儿戏！”马经纶冷冷一笑，不软不硬

地说，“临清城哪个不知道您宴请过那位外国人？”

“噢，这么说老御史已对我格外青眯喽？”马堂在面前这位瘦小精干的御史面前，眼看蒙混不过去，就油腔滑调地调起侃来。

“马公公是皇上跟前的人。咱们公是公，私是私。平日卑职与宫内人井水不犯河水，今日也无意与公公过不去。”

“那就好！御史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那好！”马经纶霍然从太师椅上起来，凛然说道，“尽快放利子一行进京！”

“哈哈，御史此话不妥！”

“为何？”

“利玛窦非我请，非我迎，非我送，何谈‘放行’？”

“你……”马经纶想不到马堂会如此抵赖，一时语塞。不过，他也不想兜圈子，于是单刀直入地道，“利子的船正扣在天津，你若无令，谁敢如此大胆擅自扣押进京的贡船？”

“马御史，您言重了吧？您可知卑职身为税监官，有权查验一切过往运河的船只，何谈‘擅自扣押’？”

“无缘无故不许过往船只顺利通过，而且将人关进大庙，不许与外界来往，这不叫扣押，叫什么？”

马堂万万没想到马经纶如此了解内情，他发现若与这位铁面无私的老家伙顶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由硬变软，由神气变得客气，耍着滑头，说，“临清到天津的大运河上，每天有几千只大小船只通过，我哪能管得了一条贡船？我想，若有船被扣押，也多是小吏所为，老御史，您说是不是？”

马经纶见马堂已扯去骄横的面孔，就顺水推舟地说：“利子的船究竟被哪个人扣下，老夫也难得知。不过，乱扣为皇上进贡之船，可是犯欺君之罪呀！若皇上怪罪下来，谁人能担当得起呀！所以，马公公，我劝您还是好自为之，把扣船之事查清，及时

放行。不然，会惹祸的。马公公，您说是吧？”

马堂下意识地点着头，一时心乱如麻。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马堂就乘着自己的楼船，去天津专程处理此事。

马堂乘的船是他的私船，建造考究，异常阔气豪华，甚至比皇上乘船下江南的船还宽敞明亮，镶金贴银，到处受到大小官员的惊羨。

马堂坐在四面有窗的楼船舱顶，并无心欣赏运河两岸的景致。他半躺在檀香木椅子上，肿眼泡儿眯在一起，像一对熟睡后的猫屁股儿，一动不动。他起初，有些担心。担心的是，一旦自己干预贡船、私扣皇贡的事，被御史捅到皇上那里，皇上怪罪下来，就无人敢说话啦。墙倒众人推嘛！当年老太监冯保那么吃香，可是最后还不是被皇上赶出皇城？想到冯保的下场，他开始后悔起来，后悔自己不该干预这件棘手的事儿。但，当他想到万历皇上平日对他格外信赖器重，去年临清民变不仅没追究他，反而亲赐皇绶嘉奖，更何况那次民变之后，他又向皇上献上白银三万两？就凭此关系，即使皇上对贡船一事有察觉，也不至于对他下手嘛。再说，那个洋和尚带的贡品，皇上又没见过，贡品多少、好坏，不是完全可以做做手脚吗？

马堂经过一番苦心核计，慢慢把肿眼泡儿睁开。

华丽的马堂私船在运河上急驶，一行行杨柳甩到身后，一条条帆船从行船两侧飞向船尾。

傍晚，马堂的船只一靠岸，他就从天津卫调来兵丁役卒二百多人，把利玛窦住的破庙团团围住。

马堂带着十几个亲信，闯进庙里，找到利玛窦，便气势汹汹地说：“北京传说你们隐藏了一批宝物，不愿献给皇上，今日特派本监验查！”

利玛窦被这突如其来的诬陷，弄懵了。他不知所措地质问道：“你有什么凭证？”

马堂脸子拉得老长，说：“不查不验，拿什么凭证？”

“你们这是有意陷害！”

“本官奉旨而来，陷什么害？”马堂肆无忌惮地瞪目道。接着他手一挥，“给我搜！”

十几个打手进屋便翻箱倒柜，打开箱子，乱翻乱扔。

“不许翻！”钟鸣仁见此气愤地大声吼叫着。

“怎么你这小南蛮子想抗旨？”马堂戏谑道，“你知道吗？抗旨要掉脑袋的！”

“你们这是无法无天！”钟鸣仁依然眼珠子通红地喊叫。

“哼，你这臭小子，我叫你尝尝我的法滋味！”马堂说罢，一鞭子下去，正好打在钟鸣仁的脸上。

只听钟鸣仁惨叫一声，随之而颊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刹那间昏倒在地。

另一个仆人要上前拼命，被利玛窦一把拦住。

利玛窦无可奈何，只好蹲下为钟鸣仁擦血，任马堂一伙乱翻乱扔。

马堂那双贪婪的眼睛，盯着一件件他希罕的东西。西洋长袍、印度棉布、玻璃瓶、日晷、沙漏、银质圣餐杯、雕像、钟表、三棱镜、西洋琴、精美的图书。

兵卒们每抓起一件，朝马堂望一眼，于是马堂示意将喜欢的东西放左边，其余放在右边。他们挑来拣去，竟挑出四十多件中意的物品，集中放在一起。当兵卒将镶宝石的十字架从箱子里翻出，递给马堂时，马堂的小眼睛一亮，肿眼泡儿胀得溜鼓溜鼓，故作惊奇地问：“神父大人，这是什么？”

“十字架！”

“这个吊在架子上的人是谁？”

“圣子耶稣，天主的儿子！”

“天子为什么吊起来，活像个吊死鬼？”

“天主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降生人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为世人赎罪，完成救赎大业。”

“你带着它做什么？”

“因为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标记，它象征基督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是上帝救赎的记号。所以，我要随身携带。”

“胡说！”马堂眼珠子瞪得溜圆，一拍桌子道，“天子就是皇上。你身带这等魔物，就是暗施妖术，谋害当今皇上！神父大人，你知罪吗？”

“胡说！”忍无可忍的钟鸣仁从地上爬起来，喊叫着，驳斥着，“十字架是圣物！不许你胡乱栽赃陷害！”

“去一边去！我现在是跟洋人说话！”

“神父大人做事光明磊落，不许你诬陷他！”钟鸣仁跳起来喊着。

吵嚷间，一个叫大熊的打手将雪亮的圣餐杯抓到手里，他摇晃着，冲马堂示意：“这个杯子咋样？”

“好！好！带走它。”马堂眯着眼睛说。

利玛窦发现马堂要拿圣杯，就强压怒火，恳求道：“那是祭祀用的圣杯，只有神职人员专用，其他人不许随便摸它。”

“哈哈！”马堂一听不许摸，就冷笑着，施起淫威。他一把抓到手里，道，“天下没有不让老子摸的东西！神父大人，你看我摸得咋样？”

马堂故意把圣杯攥到手里，来回在手心转动着说：“利子先生，这回你服了吧？”

“你也太无知，太霸道啦。”钟鸣仁气得扑过去，要与马堂拼



搏。

马堂立即示意大熊，把钟鸣仁当即抓住，用绳绑上。然后说：“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抬走！”

利玛窦看着，心在流血，眼在流泪。在强权面前，他束手无策。

第十三章

梅小姐自同师傅李赞北上，在济宁分手已有数月没有音信。她住在表妹刘迎春家里，除了诵经之外，就是打听利玛窦是否抵京的消息。眼看就到年底，她才从表哥刘承禧那里得知利玛窦被马堂扣在天津卫。

刘承禧在京虽任锦衣卫千户官，但因为为人耿直义气，平日与阿谀奉承成癖的太监们常有矛盾。眼下，梅小姐恳求表哥出面，让利玛窦早日赶赴京城，但因朝廷接待外国使臣，要由礼部出面，他又不便插手。再者，听说马堂已暗中与太监们核计好，想从利玛窦身上勒索揩油，其中的“猫腻”如何，他又一无所知。故，刘承禧不好直接干预其事。

表妹刘迎春是刘承禧的本家堂妹，她进宫多年，专门侍候皇太后。她家里虽有父母住在京城，但平时不能出宫回家。

腊月初的一个雪天,刘迎春特准回到父母的住处,见到梅小姐。梅小姐便将利玛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表达对中国皇上的尊重,将西洋礼品贡上,在半路被扣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迎春。迎春听了一笑说:“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皇上及皇太后更喜欢外国的奇巧之物。这事好办!我只要向皇太后一提醒,皇太后一问皇上,皇上必追问。这样皇上一问,谁还敢打横?”

“多谢表妹!”

“表姐怎么这么关心那位外国人呀?是不是表姐的意中人?您……”

“别要贫嘴,快回宫替姐姐操点儿心吧!”

皇权高于一切,皇上的话是玉律金科。当日迎春回宫后将此事向皇太后一讲,皇太后马上催皇上过问此事。

次日,皇上就吩咐贴身太监,赶快查询进贡洋人的下落,催使臣尽快入京,向皇上献宝。于是宫内太监马上把消息传给临清的马堂。马堂闻讯,想抢头功,便立刻亲赴天津卫,一改往日的骄横面孔,派人派车把利玛窦一行护送到北京城。

腊月二十一日傍晚,利玛窦终于来到企盼已久的大明都城。

北京城是利玛窦心中的名城,他早就渴望饱览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容貌,同时也梦想能久居这座古都,传播福音。所以,当利玛窦骑在马上,从远处第一眼遥望到北京城的城廓开始,眼睛就如饥似渴地盯着古城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楼一舍。

啊!朦胧的方城,高耸的城楼,沐浴在霞光之中,那金碧辉煌的殿宇,仿佛把人导入蓬莱仙境。

正阳门、朝阳门、东安门、东华门、北安门兀立在高高的城墙之上,门楼上那如翼的宽大飞檐,直插云霄,凌空欲飞,看了令人永生难忘。

利玛窦一行在小太监引领下,由东城绕到北城,到北安门往

左一拐，就来到城西太监府邸，下榻在马堂闲置的一套私宅。

马堂深知万历皇上是个贪欲很强的天子，为讨其喜欢，也为了先下手遏止他人告状，他就在次日，将主要贡品送到皇宫。

万历皇上，名翊钧，史称明神宗。今年刚好三十八岁。他十岁登上皇位，至今执政已二十八年。他年幼时，有锐意改革的首辅大臣张居正辅佐，举国皆有兴隆之意。然而，由于朝内大臣互相攻讦，弄得朝权荒怠，他自己也一步步迷恋于酒色财气，终日晏处深宫，每日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醉后杀人。自他秉政，挥霍无度，国库渐空，但贪得无厌的手，填不饱的腹，使他无法遏止贪欲。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把他养得肥胖的像座小肉山，如今一万六千名大小太监，三千名宫女陪伴的一国天子，一听说有万里之外的洋人进贡，自然喜不自禁。

万历帝已许久不上朝过问国家大事，平日也不穿皇袍戴皇冠。而，今日他听说要接收西洋贡品，便一大早叫人打上发结，插上金簪，修剪发黄的胡须，然后戴上翼善冠，穿上绣龙袍，腰束玉带，足登长统靴，要亲自上朝筹备接待外国进贡使臣。

按大明朝规定，凡有资格参加早朝的官员，必须在天亮之前，要在宫门前守候。当钟鼓敲响，宫门打开，百官进入宫门之后，要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然后由负责纠察的御史点名、静候。当一切准备就绪，皇帝驾到，即可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上叩头。接着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在肃穆的气氛中，六部官员或有关官员向皇上奏禀，皇上则对有关启奏作以答复。早朝从日出开始，待处理完奏章，即刻散朝。

在整个朝会过程中，凡有咳嗽、吐痰、衣服不整、牙笏掉地、步子不稳，都算“失仪”，失仪者，要受参处。

由于久不早朝，再加上是临时通告各级官员，所以当净鞭一



鸣，皇上驾到时，有的应召官员还没到殿前广场，有的到场，也是文齐武不齐，忘笏丢笏，少这没那，尤其是腊月天站在寒风中的老朽，冻得直打哆嗦，用袖口捂着口鼻，咳嗽不止。

万历皇上登上龙座，坐好之后，朝殿内一扫，见一个个衣冠不整，冻得哆哆嗦嗦的样子，立刻气得拉下脸来。待三呼“万岁”，谢恩之后，本应该一个个官员启奏。但，因为官员都是仓促上阵，毫无准备，只好缄默不语。

年轻气盛的皇上，见此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怒视着群臣，一拍龙椅，叫道：“礼部尚书在哪儿？”

“臣在！”沈鲤出列答道。

“大西洋人利玛窦来京进贡一事，为何不奏？”

“皇上，卑职不知。”

“胡说！”万历皇上霍然站起，大声呵斥道，“他人都有了京城，怎能说不知？不知就是失职！失职就有罪！”

“皇上……”

礼部尚书沈鲤还要说什么，突然吏部一位官员出列，禀报：“启禀皇上，据臣所知，利玛窦一行由临清税监马堂引来，没有与吏部及礼部打招呼。”

“要你们各部干什么？”万历皇上依然余怒未消地呼喊，道：“难道光吃皇粮不干事，白吃白喝？那养你们，还不如养头猪。来人！把礼部官员给我轰出去！”

皇上喊罢，呼啦从门口拥进四个兵卒，直奔沈鲤而去。

“皇上！”

正当宫廷禁卫要驱赶沈鲤之际，忽然监察御史马经纶出列，启奏：“启禀皇上，老臣有话说。”

皇上一时心烦意乱地摆着手，挡住了禁卫，侧着身子听马经纶启奏。

“启禀皇上,按大明会典规定,接待外藩使臣,受理贡品,赏赐使臣,应由礼部负责启奏,并负责全部接待。而内臣马堂擅自与外国人来往,无视朝规,目无法纪,藐视朝廷,已与法理不容。有罪者,不应是礼部大臣,而应该是内臣。望皇上对沈鲤开恩。”马经纶句句入理地申辩道。

“恳请皇上开恩。”

大臣们呼啦跪下一片,为礼部官员求情。

“把马堂给朕找来!”万历皇上脸色铁青地喊着。

首辅大臣沈一贯见局而不好收拾,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既想挽回皇上的面子,又想暗中保护皇上的心腹马堂,还想在众臣而前买个好。于是—箭三雕,走出队列启奏:“启禀皇上,接待外藩使臣,乃是最讲礼仪之举。我堂堂大明,更是名闻海外的礼仪之邦,此次若接待不慎,定叫外藩取笑。为慎重起见,由卑职将利玛窦一行来我大明的前前后后作—周全了解,然后禀报皇上。待水落石出,再追究过失也不迟。”

“准奏!”万历皇上黄蜡一般的手—甩,道,“退朝!”

当日,内监马堂私接外藩使臣,向外国人勒索大批贡物的消息,就举朝上下传开,再加上前年他在临清敲诈勒索、仗势欺人、无恶不作,激起民变,动摇大明根基,故而天怒人怨,人人发指。然而,由于马堂在皇上那里格外受宠,又与秉笔太监沆瀣—气,暗地里又有首辅大臣沈一贯支持,—个个大臣只好敢怒不敢言。

不过,在监察御史中,也有几个忠国爱民的硬汉子,为了江山社稷,敢说敢谏,不计个人得失,不怕丢乌纱帽。在这几个忠臣之中,马经纶年龄最大,资格也老,可谓德高望重的老臣。当晚他与众人商定,由他出而写好奏章,禀报皇上,力争尽快搬倒太监马堂,为民伸冤,为国尽忠。

马经纶对马堂的一言—行,了如指掌,当晚就将弹劾马堂的

奏折写好,次日便通过太监,送进乾清宫。

翌日,万历皇上到乾清宫听首辅大臣沈一贯密报。他刚坐在龙椅上,只见龙案上弹劾马堂的奏折、揭帖,摆了一片。他抓起一张草草看了看,又瞥了一眼立在一旁的沈一贯,问道:

“沈爱卿,有人要弹劾马堂,你说他有罪吗?”

沈一贯抬头扫了一眼皇上蹙眉沉思的面容,三角眼一挤,说:“皇上,马公公您是了解的。他侍候您已多年,处处体贴,事事孝顺。为了您,他不辞辛劳,走南闯北,充盈内库。京内京外虽有妖民闹市,奸党诬陷,他依然对您如初,忠心不渝。皇上,像这样的忠臣何处去找,何处去寻?”

沈一贯几句话把皇上打动了,他长叹一声:“那为何有人要弹劾他?”

“是妒忌!是眼红!”沈一贯放开嗓子,似乎有意叫宫内的侍从听见似的,感情激动,言语尖刻,“马公公一年交内库几十万两银子,而有的朝廷命官不仅不交银孝敬皇上,反而以赈灾之名,要钱要粮。这样的无能之辈,不但不承认自个儿无能,反面咬别人一口,借以消除皇上对他的疏远!”

“噢,是这个理儿。”

“就利玛窦进京一事而言,卑职认为马堂不是有罪,而是有功。”

“功在何处?”

“利玛窦已到我国多年,作为外国人也想与皇上接近,那是一种荣耀,光彩嘛!他们有心孝敬皇上,带些稀有之物,让皇上开心。可是多年来,没有人禀报皇上,更没有人主动引导利玛窦进京献贡。而马公公,想到了您,为外国人孝敬皇上搭个桥,这何罪之有?那些朝廷命官,那些私下与利玛窦有来往的人,都从不提此事。可一旦有人带外国使臣进京,使皇上扬天下之威,就

有人借机挑肥拣瘦，攻讦不止。皇上，您看那些人不是别有用心吗？”

“谁与利玛窦早有来往？”

“马经纶就是一个！”

“难怪他在殿上那样赤膊上阵！”

“事情很简单。”沈一贯嘴丫子一撇说，“好玩意儿孝敬了皇上，他们再也得不到了。”

“马堂知道他们与利玛窦有来往吗？”

“当然知道。”沈一贯由献媚之容一下子变得怒气冲冲，“马公公正是怕他们那伙人阻拦外国人进京，才绕过他们的。”

“那好，沈爱卿，你叫马公公写个折子，朕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不久，要求弹劾马堂的马经纶反被罢官送回家乡通州。

二

腊月廿三“小年”已过，北京城城里城外整日断断续续地响起鞭炮声。

万历皇上这几天情绪似乎特别好，自打过完“小年”，他每天都到偏殿欣赏欣赏利玛窦新贡的自鸣钟。

自鸣钟，就是能自动报时的大座钟，是欧洲产的大型机械钟表。当时中国只有刻漏计时，万历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动报时的计时器，再加上那钟结构独特，装饰华美，看起来像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故万历帝爱之非常，希罕得如同喜得第一个皇子。

那自鸣钟也确实让人希罕。你第一眼看去，在你面前像立着一座金雕的小洋楼。那楼钟分上下两层。下层金光闪闪的台



基上立着四柱环抱的镂金方形箱柜；上层是四周设栏的方匣，正面圆形的钟盘上，刻着时分刻度，那不断走动的时针，带着定时的响动，一刻一刻地转动。而顶端飞耸的直刺青天的哥特式装饰，一下子给人以强烈的向上动势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感。

万历皇帝欣赏着那一人多高的大钟，陶醉了。他联想到高丽参，想到安南、琉球、吕宋、暹罗、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刺……想到皇宫里那些来自不同国度的贡品……

啊，天下万邦，惟我中国！那络绎不绝的进贡船队、骆驼队、马队、车队，由四面八方而至北京，不都显示了我大明神威吗？！万历帝想到此，又一次仔细地观赏着那高大的座钟，心如喝了醇酒，再一次陶醉在“天朝大国”的醉意之中……于是下旨举办正旦朝贺大典，让文武百官看看西夷进贡的华美大钟，知我大明之神威！

皇上一声令下，宫内宫外的官员忙个不停。到了除夕那天，太监们赶忙把自鸣钟调试好，抬到皇极殿御案一侧，同时尚宝司设宝案于座之东，鸿胪寺设表案于殿东中门外，主客司设外藩贡方物案于丹陛左右，钦天监设定时鼓于文楼上，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东西，设大乐于皇极门内东西。

五更鼓一过，锦衣亲军便列队于皇极门外、午门外丹墀东西，旗手卫设金鼓于午门、皇极门外，御马监设仗马，白靴校尉设驯象于文武楼南，东西相向。钦天监设报时位于丹陛之东。

按照朝会仪式规定，朝会开始，即敲鼓三遍，每遍间隔四刻。头遍鼓敲响，百官皆朝服班列午门外；二遍鼓，百官皆按次第由左右掖门入，诣丹墀序立，鸣鞭卷帘。

当定时鼓敲第三遍时，万历皇上已从祖庙祭告出来，在导驾官前导下，在“飞龙引”的乐曲声中，衮冕升座。

自此，威严神秘的大殿里如真龙入室，威严无比，神圣无比。

接着,在《风云会》、《庆皇都》、《喜升平》大乐声中,一个个文武百官按品级先后入殿朝拜,为皇上三拜九叩,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按往常朝规,百官叩首之后,皇上就退朝,可是今日皇上兴之所至,竟龙颜大悦,向百官问好:“今日岁首,朕高兴异常。一则国泰民安,二则西夷进宝。故,朕为天朝永固,向众爱卿问好。”说着,他手朝御案一侧的大自鸣钟一指,道,“这就是令朕欣喜的西夷之钟。诸位爱卿,请看!”

皇上话刚落音,文武百官皆抬头望钟。顷刻间,赞叹之声,嗡嗡如霆。

善于逢迎的首辅沈一贯仰望皇上君临天下、无比自负的神色,就出班奉承道:

“万岁爷今日喜得域外稀有之宝,正是皇恩浩荡,恩威所至!自我大明立朝,四海臣服,岁岁入贡,足见大明以天朝威震四夷。臣,特趁这元旦吉日,祝皇上万寿无疆!祝大明蒸蒸日上。最后以四言以颂之:

浩浩乾坤,四夷如虾,
威震天下,独我华夏!”

万历皇上听了觉得十分舒服,不停地捻着黄色的胡须。正在皇上得意之时,突然礼部尚书沈鲤又出班祝辞。

沈鲤历来以忠直持重、秉正不挠、风骨凛凛令大臣们敬重。在朝的百官见沈鲤出班,都投以企盼的目光。他出列后持笏礼拜,声震殿宇地说:

“今日陛下临朝与万民同乐,乃百姓之福。而元旦之日,又将西洋之宝立于殿上,实为百官敲起警钟。西洋钟做工精巧,装



饰华美，足见他国计时之器领先于我。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故，我大明若百业兴旺，必取他人之长，补我之欠缺。故，臣也有四言献上：

泱泱万邦，各有所长，
勃兴大明，纳夷之长。”

在朝的百官听了，有的点头称颂，有的以为沈鲤故意与首辅过不去，还有的以为令皇上难看。

站在文官队列中的小个子麻脸御史张问达，同左右递着眼色嘀咕着：“这分明是与首辅作对，往皇上身上泼冷水，真是居心叵测！”

张问达不大不小的嘀咕声，周围听得一清二楚。他话还没说完，反对者便吵嚷着要跟他讲理，你吵他嚷，嗡嗡之声，如同蜂团刮进大殿，一时炸了营。

躲在殿后的秉笔太监王安，发觉大事不妙，就慌忙走到万历皇上身边，耳语了几句。王安还没转身，皇上就欠身起驾。善于察颜观色的导驾官马上迈开步子，在《贺圣明》的乐声中，引驾还官。

次日，奇巧的自鸣钟轰动京城的消息，传到李太后的耳中。她急三火四地把太监王安叫到慈宁宫，非要他马上把自鸣钟搬到自己的住处。

王安立刻跑到坤宁宫，向皇上禀报：“陛下，太后要我把自鸣钟搬到她的住处。您看……”

“什么？”万历皇上不悦地站起，十分为难地在宫内兜着圈子。

作为太监，王安很少看到皇上有如此为难的时候。因为，他

不知刚刚郑贵妃也派人要太监们把自鸣钟搬到仁寿宫,放在自个儿的住处。郑贵妃是皇上的爱妃,而另一个又是自个儿的生身之母。眼下,此钟搬到何处为好,自然是件难事喽。

“王安!”万岁皇上思虑了半天,依然拿不定主意地问道,“刚才郑贵妃也派人要钟,此事你看咋处置为好。”

“这个……”乖巧的王安听了也拿不出好招儿,他只好念念叨叨地说,“倘若再有两架自鸣钟就好了。”

“嗜!那不是做梦嘛!”万历皇上懊丧地说,“利玛窦千里迢迢只带来这么一架钟,上哪儿弄第二架?”

“要是有人会做就好了。”王安又念叨着,自语着,“让工部找几个工匠,仿造仿造,不慢慢就会做了嘛?”

“那是以后的事,眼下咋办?”万历皇上性急地追问着。

“那就只好说自鸣钟停摆,等修好了,再送。”

“都这么说?”

王安点点头。当天,王安只好把照管自鸣钟的太监找来,把钟摆摘下,又分别向李太后、郑贵妃秉报。

过了正月初五,王安特意到工部衙门,拜会工部侍郎李之藻,跟他商量制作自鸣钟的事儿。

李之藻,字我存,杭州人,从小聪明了达,青年中举,早就做官从政,从南京到北京,颇有人缘。今年虽年近四十,但依然而白如玉,气度非凡,特别是那双能洞察一切的睿智的眼睛,看上去,让人总觉得他身上充满无限的青春活力。在江南,他同利玛窦有过接触,对利子的人品学问十分崇拜,但可惜政务繁忙,无暇与利子切磋学问。近日,他得知利子到京,高兴得一连数日睡不好觉。年关,照理各部休假,可他初三就到衙门处理政务,准备腾出时间,专门拜会利玛窦,多了解些天文地理知识,以完成刻印《万国全图》的夙愿。因为,李之藻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特别

喜爱地理学，他曾自制过一张《天下总图》，图内绘有中国各省地图，当时他自以为这就是全世界了。可是当他在南京第一次看到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时，又惊讶，又惭愧。想不到，自己所谓的“天下”，只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为此，他下决心，一定要掌握世界地理的知识，绘制一幅满意的世界地图。

而，今日皇上的贴身太监突然来访，使他有些意外。不过，王安办事也爽快，他寒暄了几句之后，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李之藻听了十分高兴。一则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利玛窦接触，探讨学问。二则若能办一个制钟作坊，也可以使中国的计时器向前跨出一大步，摆脱离伍于西方的局面。所以，他送走了王安，就急忙回家，想找些朋友商量商量制钟的大计方略。

李之藻的宅第在崇文门外，商工部衙门并不算远。他坐着小轿回到家里，恰巧顺天府丞杨廷筠，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以及李贽、马经纶都相约来到李府。

朋友相见，一见如故，一个个说说笑笑，谈天说地，畅所欲言，毫无戒备，李府客厅一时热闹起来。

说笑间，李之藻谈到太监王安有意想办个制钟作坊时，众人击节叫好。马经纶手舞足蹈地说：

“马某已是朝外之人，归乡颐养天年。若有座自鸣钟，再也不必闻鸡而起舞，只须听钟而行喽！”

“自己方便是一个方面。”郭正域快人快语，接着说，“自鸣钟是洋玩意，人人喜欢。如果我们办起作坊，造起大钟，其意义远不止一个钟的事儿！”

“对，对。”马经纶又接过话茬，补充说，“在万国之中，表明中国人并不比洋人心笨手拙。”

“不，应该是头脑灵，手更巧。”郭正域纠正道。

“此话怎讲？”半天不语的李贽抹着花白的胡须问。

“利玛窦先生讲，人想事用计，在头脑，而不是心。”郭正域比比划划地说，“这也是以往我们闻所未闻的知识。”

“利子进京成了香饽饽啦。每天都能听到奇闻奇事，令人大开眼界呀！”李贽饮着茶感叹着，“京城若无奸党横行，我要天天进京，与利子天天长谈。”

“哟。”

郭正域听窗外传来马蹄声，见窗下闪过一个人影，就神情紧张地说：“小心窗外有锦衣卫！”

三

马堂自打临清民变，及近日与利氏交往中的欺诈行为被人揭发，觉得京城里的人，个个不可靠。为此，他从外地调来几个亲信，一个个塞进亲军、锦衣卫。就连千里迢迢前来为他送年货的肇庆地痞马六，也被他留下，充当耳目，混进锦衣卫。

尖嘴猴腮的马六，不远千里投奔马堂，也是为了寻个靠山，在京城混个一官半职。此次，他能挤进勋戚子弟寄禄其中的锦衣卫，自然别有一番自傲的心理。

锦衣卫组建时，本来只掌理鹵簿仪仗，但自明成祖夺取皇位以后，锦衣卫逐渐成了巡查缉捕的特务，成为皇上的心腹。他们处理事件可以不报卫帅，不经法司，直接通天奏报皇上。自此锦衣卫就成了欺压良善、草菅人命、为虎作伥、为所欲为的虎狼之辈。马六尽管经商务农不行，可是一进锦衣卫，就如鱼得水。近几天他得知李之藻要上疏皇上筹建制钟作坊一事，就立即报告给马堂。

当晚马堂做了个梦，梦见由他督造的两架自鸣钟，一架送到李太后跟前，另一架送到郑贵妃住处。李太后直夸他能干，善解



人意，会孝敬太后及皇上。李太后许愿她告诉皇上，让他做掌印太监。哎哟，掌印之官可是直接替皇上办事，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正呀！继之，他又奇怪地梦见皇上骑在他的大脖梗上，他双脚踏在千百颗人头上。有时皇上一拍他的脑袋，他就口吐鲜血，鲜血顺前胸流下，染红了一颗颗人头；有时皇上拧他的耳朵，他疼得直撒尿，那骚哄哄的尿，顺着裤裆直往下流，骚尿熏得一个个人头直恶心呕吐。突然皇上双腿一夹，他“扑通”倒下，昏昏之中，他顺手抓起一把剑，蹦着跳着，刺向人群。哎哟，那剑刺得好威风哟……

马堂在得意的笑声中醒来。哎哟，好美的梦呀！鼓打四更，马堂再也睡不着，他索性穿衣而起，坐在床上，美滋滋地回味着梦中的情景，时不时自语道：“马家祖坟上冒青烟喽，我马堂就要高升啦！”

“先下手为强！”马堂霍地跳下床，大声自语着。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见窗外漆黑，就轻叹一声，又爬上床。

马堂躺在檀香木床上，翻来覆去地核计：“使什么手段把利玛窦拢住？在什么地方制钟？制几架？送给谁？”

这些年他也摸透了利玛窦神父的脾气。有时候他自己感觉是明敲暗诈、公开污辱，可神父就是不告官，只是嘴皮子理论理论，过去就拉倒。后来他问别人，为啥神父这么怪？别人告诉他：神父讲究的是忍辱屈从。他们的名言是：当别人打你的右腮时，你最好也把左腮挪过去，任人去打，直到对手打累停下为止。

窗外又传来更鼓声，马堂见窗外已麻麻亮，就下床去找小太监，让他把利玛窦请到新宅，说有要事商议。

利玛窦的住处与马堂的新宅相隔不远，利玛窦坐着小轿，走进一套灰砖瓦四合院，推门见马堂坐在客厅，便一愣神儿，暗想：“他一大早找我何事？”但他没有先开口追问。他礼貌地施礼过

后，一屁股坐下。马堂肿眼泡一挤，圆脑瓜子朝前一探，说：“恭喜！恭喜！利先生，皇上对你送的贡品十分喜欢。今日特意来报告于你。”

“多谢皇上厚爱！”利玛窦欠欠身，说着又朝马堂作了个揖道，“也多谢马公公引荐。”

马堂听了摇摇手说：“不足挂齿！不足挂齿！为利先生跑腿儿，我心里高兴。嘿嘿嘿！”

利子从天津卫进京，直到现在他还不知是谁感动了皇上，准许他如此之快地进了京城。尽管他怀疑马堂不会为他劳神跑腿，不过接他进京的是马堂，送贡品进紫禁城的是马堂，今个儿通报信息的又是马堂。利玛窦暗想，也许上帝感动了那个贪婪的异教徒，也许他在上帝面前忏悔了已往的过错？主呀，万能的主，您真力大无穷，您不仅可以造万物，还可以使恶人弃恶从善，使腐朽化为神奇。利玛窦默念着上帝，禁不住对马堂产生几分怜爱之情。

“神父，”马堂见利玛窦脸上露出感激之情，这个善于察颜观色的奴才，便立刻改换口气，温顺地说，“今日把您请来，还有一事相商。”

“什么事，马公公请直讲。”

“就是您进贡的那座大钟，不仅皇上喜欢，太后和后妃都喜欢。”

“是吗？”

马堂连连点头说：“李太后和郑贵妃都巴不得马上在自己住处也有那么一座自鸣钟。”

“哎哟！此事不易办到。”利玛窦听了惋惜地说，“那座钟，千里迢迢由欧洲运来，就是运，也需要一年有余呀。”

“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神父，您看，那钟能不能仿造？”



“仿造倒也可以。不过，要有手巧的匠人。”

“内监银作局有的是能工巧匠，只要画出图样，就可以造出来。”

“可惜我没带自鸣钟设计图纸呀！”

“利神父心灵手巧，过目不忘，您琢磨琢磨，不也可以设计出图样来吗？”

利玛窦抹着下巴上的胡子，思忖了一阵子，猛地站起，说：“那我就试试。”

“好！”马堂抓住利玛窦的手，说，“自鸣钟若真的能仿造出来，皇上、皇太后、贵妃娘娘，保准不会亏待您的。”

马堂说着，又把小太监找来，三个人一溜烟儿，直奔银作局。

李之藻与杨廷筠商议好要办制钟作坊，次日就准备去拜访利玛窦，让利子出山。他满怀希望地到四夷馆拜会利玛窦，可是一打听，利玛窦根本没到过四夷馆。

按照朝规，外国使臣及进贡人员进京后，都在四夷馆吃住，直接由礼部主客司安排。

李之藻到四夷馆未见到利玛窦的影子，就坐轿返回礼部，直接找礼部尚书沈鲤。

工部与礼部都在承天门南，大明门北的皇城里，两部之间只有一路之隔。李之藻到了礼部一打听，礼部也一无所知。不过，沈鲤也有自己的耳目。他当时就派人把锦衣卫千户刘承禧请来。刘承禧进了礼部衙门，见到李之藻、沈鲤两位大人，便说：“利子的住处，我今日才知道。”

“利先生住在何处？”李之藻担心地问道。

“住在内监房。”刘承禧说。

“能不能马上找到他？”李之藻问。

刘承禧摇摇头,说:“利玛窦先生已失踪三日。我也正在找他。”

“哎呀!堂堂的大明都城,怎么能出现外国使臣失踪事件?这都怪我这个礼部长官没用。悔不该朝会那天没问个明白!”

“这也不能怪您!”刘承禧说,“年关前后大家都忙着过年,再加之各衙门官员休假,安置利子的事儿就耽搁下来了。”

“好了,眼下不必自责。要紧的是马上找到利玛窦。”李之藻说,“承禧老弟,你看,利子能在何处?”

“还是要找马堂算账!”沈鲤斩钉截铁地一拍椅子扶手,说,“我要追查到底。”

此时,沈一贯也在寻找利玛窦的下落。因为年前朝会时,他在皇上和大臣面前已许愿查清利子进京一事。今日刚要追查,却不见利玛窦,他就有些坐不住,稳不住神啦。不过,他与马堂有默契关系,当晚他就把马堂请到自己的府上,想把事情弄个明白。

首辅大臣是一国之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马堂知沈一贯位重势强,平日就有相互利用的猫腻。故,马堂在沈一贯面前不说假话。所以,马堂一进沈府,坐在客厅,就有问必答。他们约摸谈了一个时辰,沈一贯便把利玛窦来京的前前后后,大致闹了个明白。他粗略地知道,利子进京主要受叶向高、沈鲤、李之藻、杨廷筠、李贽等人的怂恿,而此次利子能进京的关键是李太后说了话。让他苦思而不得其解的是:是谁将利子进京上贡的消息报告了太后?又是谁在皇上、太后与朝内官员之间不断地牵线搭桥,使一个外国人那么受皇上及太后的器重?此次,若不是马堂先下手为强,抢得令皇上开心的头功,可能就叫沈鲤一伙占了先。为此沈一贯当场夸奖了马堂眼快腿快,将来定要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举荐马堂做掌印太监。同时,他也厉然竖

眉呵斥了马堂,不该私自在天津卫扣押利玛窦,差点闹出乱子。

沈氏府邸是一进三出的闹绰大院,入夜后,院内到处挂满红灯。沈一贯把马堂送到客厅门口,回到厅内又暗自核计如何处理制钟作坊一事。他想,马堂揽过此事,是愚蠢之举。因为此类活计,只有工部才能筹划、制作。而一旦成功,等于在沈鲤、李之藻脸上,各贴一块金,为他们提供了邀功受宠的机会。但,作为首辅大臣他又不好公开阻止。因为此事的提起,缘于皇太后及郑贵妃都希望有架自鸣钟。

窗外的三更鼓响过,沈一贯还不想入睡。他想来想去,决定劝皇上在御花园盖座钟楼,把钟放在园内,这样后宫皇后、妃嫔都可以看到。等皇太后、郑贵妃新鲜劲儿一过,也就不提要钟的事啦,这样制钟的作坊、发展制钟之业,也就慢慢被人遗忘,不消自灭。为此,作为首辅,他还要在钟楼正廊的廊柱上,献上一幅对联,拟曰:

凤羽之珍只有归天子
麟角之贵不得用庶民

沈一贯把对联当时拟好,用笔写在记事簿上,他得意地放下笔,刚想去抓酒杯,喝两盅开开心,突然门外传来吆喝声:

“皇上有旨。”

哎呀!深更半夜皇上发什么旨呀?沈一贯忐忑不安地跪下,不知是祸是福,他心里蹦蹦乱跳,准备领旨。

第十四章

万历皇上得到利玛窦晋的贡品，十分开心，他一样一样拿来品味。这天天晴气朗，他拿过一尺长的透明三棱镜，对着窗外的阳光一照，竟然在雪白的墙上映出一道七彩彩虹。那七彩既明晰又鲜艳，他望着一愣，心随之蹦蹦乱跳，暗想：“虹是天意的显现，神灵的兆示。民谣云‘东虹无露西虹雨，南虹出来摸点鱼，北虹出来杀皇帝’。这小小的三棱之镜，怎能有此魔法？难怪有人说利玛窦信的神是世上惟一的真神？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神，那么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又是什么神？朕贵为天子，怎么对天上的神，天上的主，一无所知？”他思来想去，决定秘密召见利玛窦，看看那位蓝眼珠，黄头发的神父究竟是何等模样，何许人也。故连夜下诏，让首辅大臣操办此事。

当晚沈一贯就找到马堂，将圣旨传给这位软禁利子的内监。



次日一大早,利玛窦就被太监们用小轿抬到西华门外,下轿后由小太监导引,拐弯抹角地穿过皇极门,踏上御道,登上平台,迎面就是名震天下的金銮殿。

利玛窦自从步入戒备森严的紫禁城,神情就有些紧张,再加上宫内肃穆神秘的气氛,心里禁不住老是突突乱跳。

哎哟!这是什么地方?耀眼的红墙,炫目的金瓦,巨大的廊柱,那门,那窗装饰何等华丽!难道这就是……

因为太监们并没告诉利玛窦皇上要召见他,所以他进宫后看到的一切如同梦境。不过他凭感觉料到眼前可能是大明皇帝的皇宫,故时时猜想,步步欣喜。

“呼——”

眼前的红漆大门突然打开,殿内随之飘出一股异香,朝利玛窦扑来。

“大西儒子利玛窦晋见皇上!”

利玛窦走到大门口,门内的太监蓦然吆喝道。他听到喊声,完全明白了是皇上召见,于是进殿后,赶忙照大明的礼节,跪在红地毯上,向皇上行三拜九叩之礼。

“利子平身!”

利玛窦听到皇上的话声,便彬彬有礼地平身站起。

“赐座!”

万历皇上又亲切地命令贴身太监为利子赐座。

利玛窦坐在一旁,有礼貌地目视着皇上的方向,心中又是一惊:哎哟,黄袍、金冠,金光闪闪,何等威严的皇帝!就连金漆雕龙的“宝座”也那么漂亮!真是人贵物重,不愧天下堂堂大国风范。

这是一次秘密的召见,大殿内没有众多的陪臣,也没有礼部的礼仪人员,皇上身边只有太监马堂和首辅大臣沈一贯两人。

因为万历皇上已多年没有亲自召见外藩使臣,另外,万历皇上还想随便问问利子有关西方的一些学问,他不想在臣子面前袒露自己向他人讨教的神态,而保存天子的神威。故秘而不宣,悄悄会见。

“利玛窦先生!听说你已到京多日,朕因国事缠身,未能及时相见,望先生多多谅解。”万历皇上客气地说。

“俗人不敢。”利玛窦也客客气气地回禀道。

“先生所贡之物,朕都一一见到。多多感谢贵国客人。”万历皇上又说。

“应该的,应该的。”利玛窦客气地应酬道。

“利子先生。皇上今天很高兴,他很想了解你们欧洲人的习俗,您是否讲讲。”沈一贯早就猜透了皇上的心思,他见皇上不便开口,就直接提出话题。

“对,对。”万历皇上颇有兴趣地说,“今日可以不拘礼节,有什么说什么。”

“听说你们欧洲人吃饭不用筷子,那吃饭怎么办?”沈一贯首先挑开话头。

“吃饭用刀、叉、勺。”利玛窦答道。

“哎哟,要是席宴上上来一盘烤乳猪,几个人一齐用刀子乱割,那多不雅观啊!”马堂听着插了句话。

利玛窦笑着,说:“西方人宴会是分餐,一人一个餐盘,都盛着同样的菜,不像东方人大伙儿坐在一起聚餐。”

“听说喝起酒来,还要碰杯。那是咋回子事?”马堂又问。

“碰杯的习俗源于罗马。古代罗马人有决斗之习。决斗前,决斗的双方都要喝一杯酒。为了怕有人在酒中放毒药,于是双方在喝酒前要各自把酒倒给对方一点,意思是互相掺和一下,表示酒中没有放毒药。然后碰杯,各自一饮面尽。以后就演变成



一种礼节，表示相互之间的友好信赖，以及喜庆祝贺。”

接着，主客一问一答地，从欧洲人衣食住行，谈到物产、风土人情、气候、名胜、宗教、艺术、文化。最后又讲了世界古代“七大奇迹”。

万历皇上越听越有兴趣。一开始是沈一贯、马堂提示话题，后来谈着，谈着，皇上也忘了自己是一国之君，干脆自己也提出问题，让利玛窦回答。谈话间，他对世界“七大奇迹”特感兴趣，让利玛窦再重复一遍，想当场就记住那些奇迹的名字。

利玛窦一字一板地说：“一是亚洲巴比鸾(巴比伦)城空中花园；二是乐德海岛铜人巨像(今人称爱琴海罗得岛太阳神巨像)；三是非洲厄日多国孟斐府尖形高台(今人称埃及库夫王金字塔)；四是亚洲嘉略省茅索禄王茔墓(今人称哈里卡纳苏的摩索拉斯陵墓)；五是亚洲厄弗俗府供月祠庙(今人称以弗所的阿尔特米斯庙)；六是欧洲亚嘉亚省供木星人形之像(今人称奥林匹克的宙斯雕像)；七是非洲法罗海岛高台(今人称埃及亚力山大港灯塔)。”

利玛窦一边说出它们的名字，一边讲述这些名胜古迹的来龙去脉，万历帝听得很是人神。万历默念着那些古迹的名字，眼睛一眨，反问道：“中国的长城算不算一大奇迹呀？”

“应该，应该！长城是世界上罕见的古建筑，我一定向西方的朋友具体地介绍。”利玛窦肃然起敬地回答着。

万历皇上听了得意地捻着稀疏的胡须说：“你刚才说到空中花园，朕也在御花园修了座堆秀山，一色的青色湖石堆成，每逢九月九日，后宫后妃宫娥就登山游玩，她们玩得也很开心嘛！”

沈一贯毕竟是进士出身的高官，他听皇上有意将已与外国古代帝王相比，就见缝插针，连吹带捧地道：“巴比鸾空中花园，是国王为取悦娇妻一人而建，而陛下是为后宫群妃而筑，可见其

胸襟高于古代帝王。”说着，沈一贯转身见万历皇上打起哈欠，他就噤若寒蝉地闭上口，木然低头站在一旁。

“起驾！”马堂高喊一声。随之，宫内太监及宫娥进来五六个人，他们走到皇上跟前，把皇上搀下龙椅，走向殿门。

利玛窦惊诧地望着被宫人搀扶着的皇上，心里顿时一片空白。

“哪儿有不跟客人打招呼就走的事呀？”

沈一贯见皇上被宫人搀到后宫，就出来打圆场说：“利子先生，皇上一时身体不适，今日会见就到此吧。希望先生领会皇上的美意。”

“多谢皇恩。”利玛窦毕恭毕敬地感谢着。

“利子先生。”沈一贯又说，“今日是皇上私会，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要记在什么备忘录上。这是皇上叮嘱的。”

“我以一个大主教教徒的名义，向您保证。不会……”

“也不必起誓。”沈一贯又叮嘱道，“将来万一有人追问此事，顶多就说到皇宫瞻仰了龙椅。”

会见中止后，利玛窦又被送出大殿，从原路回到住处。

傍晚，几天不见利玛窦回来的教友龙华民、庞迪我、钟鸣仁坐不住了，他们担心马堂又出坏点子，伤害利玛窦，就商量了一个急救措施，立即派钟鸣仁拜访礼部尚书沈鲤，寻求解决办法。

正月十五前后的京都大街小巷，依然是节日的气氛。高高挂着的大红灯笼，把一条条街巷照得如同白昼。毕毕剥剥，噼噼叭叭，不停的鞭炮声，烘托着热闹的节日气氛。

钟鸣仁已熟悉了沈鲤的住处。他穿街走巷，拐弯抹角，走进尚书府邸，恰好锦衣卫千户刘承禧也在那里。

此时，刘承禧也从内府了解到马堂软禁利玛窦的消息。

钟鸣仁一进屋，沈鲤就明白了他的来意。待沈鲤向钟鸣仁



说明了细情,沈鲤一拍桌子,骂道:

“马堂!不除掉你这个祸国殃民的阉贼,我沈某誓不为官!”

二

利玛窦突然失踪,急坏了回到京城的钟鸣仁、龙华民、庞迪我。他们头两天还不以为然。过了第三天,就想打听利玛窦去了何处。但,他们的住处是太监们专门圈定的住处。此地与外界既无联系,又不许外人进入。他们进宅后,只许在小院子里或院前院后走走。若朝前后左右多走几步,马上就会有躲在暗处的小太监出来干预。

一天,钟鸣仁刚开门走出小院门口,突然一个漂亮的女子,一闪身挤进门内。钟鸣仁甚觉奇怪,就转身回到门口,呼地一声关上大门。

“请问利玛窦先生在里面吗?”那女子问。

“你是?”钟鸣仁警觉地问。

“我叫陈英英!十多年前,在肇庆与利先生相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是怎么到京城来的?”

“几年前,教坊把我招来弹琵琶进的宫。”

“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此?”

“利玛窦进贡献自鸣钟的事儿,宫内都知道,连皇后、皇太后都知道。昨天,我打听一个熟悉的小太监,才知你们住在此处。”

钟鸣仁一听陈英英是利玛窦的熟人,就将利子失踪的消息,告诉了陈英英,并恳请她帮助查找利玛窦的下落。

陈英英听了很着急,她告辞后就想方设法找那些熟悉的太监,到了傍晚,终于打听到利玛窦的住处。

月牙初升，陈英英扮做小太监的模样，带着内监区特用的腰牌，找到银作局。

银作局是个大院子，此时作坊的工匠早已回家，空荡荡的大四合院里，只有靠北犄角的房子里亮着烛光。陈英英走到亮灯的窗口，朝内一看，只见利玛窦正在地上踱步。

“神父！我是肇庆的陈英英，来看您的，请开门。”

“陈英英？”利玛窦脑子一闪，再回味这熟悉的声音，马上走到门口，拉开门栓，开开门，把陈英英让到屋里。

此时，利玛窦正在怀疑马堂为啥把自己单独关在这里，其用心何在？为啥白天皇上的会见，马堂与沈一贯不让透露？皇上为啥没有直接表白要制作新钟的意思？

陈英英突然到来，才使利玛窦驱散了眼前的迷雾。陈英英简单说了宫内官外的情况，又三言两语说了说自己的经历，最后焦急地说：“神父，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有责任保护您。现在您赶快穿上衣服，跟我离开这个地方。”

“能离开这院子吗？”

“我有特殊通行腰牌，守卫的太监不过问。”

“出去后去哪儿？”

“找礼部尚书沈鲤。”

“哪个沈鲤？”

“就是当年到肇庆的巡察使沈大人。”英英说，“他对您特别关心！而且所有接待外国使臣的事儿，都归他管。”

“马堂要追究、查找我的下落怎么办？”

“现在他擅自越过六部衙门，私自软禁您，就犯了欺君之罪。只要您一走出这个黑屋，见到沈大人，就算赢了！”

利玛窦琢磨了片刻，说：“那好，现在我听您的。”

说着，陈英英“噗”地吹灭红蜡烛，就悄悄走向银作局大门



口。陈英英走到亮灯的守卫房，朝当值小太监一招手，说：“马公公请这位先生晚上喝酒。明儿见！”

沈鲤住在西城。陈英英陪着利玛窦顺着安定门墙根儿往西走了一阵儿，再拐弯朝南走了一里多路，他们绕过一个胡同，眼看就要到沈鲤的宅邸，突然两个穿黄罩甲，戴尖帽，着白靴的巡夜锦衣卫从旁边一个胡同里钻出来，提着灯笼，里拉歪斜地朝他们走来。

“不好！”陈英英望着两个令人恶心的锦衣卫，脑子里激灵冒出一句不吉利的话。她知道，谁若让他们纠缠住，不是失财，就是扒层皮，重则坐牢砍头。不过，她也学会了应付这些京城蛇蝎的办法。此刻，她脑瓜儿一转悠，当即想起对策。她先对利玛窦耳语道：“前边那座狮子把门的大门楼，就是沈大人的住处。你快走！从胡同出来的这两个人不好惹，我来对付他们。”

眼看两个穿黄罩甲的人来到眼前，陈英英便大声喊道，“大伯，您往前慢走，咱们明儿见！”

两个黄罩甲刚把脸儿转向利玛窦，陈英英便快步上前，搭汕道：“两位大人从何而来？想不想听听宫里的小曲儿？”

两个黄罩甲见答话的是宫内小太监，自然想找个不易去的寻乐处。于是陈英英上前打量了一下两个家伙，然后说：“眼我走吧！”

陈英英在前，俩醉鬼在后，朝陈英英走来时相反的胡同走去。

利玛窦来到京城，还没有走过夜路。他借着微弱的月光，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眼看就要到沈府大门口，忽然一个蒙面人嗖地从暗处跳出来，威胁道：“痛快点儿，把银子掏出来！”

“你……”利玛窦有些紧张地说，“你是盗贼！”

“是怎么样？”蒙面人喝道，“快，把身上的银子掏出来！不

然……”

“你……”利玛窦拉起要人忏悔的语调,还想说什么。

可是,那夜贼已迫不及待地一步跨到利玛窦身边。

正在夜贼朝利玛窦动手之际,猛然一块砖头朝夜贼后心打去。

“哎哟!”那夜贼惊叫一声,撒丫子就跑,刹那间钻进胡同里,消失在夜色之中。

“先生,您没吓着吧?”

不一会儿,一个五短身材的男子从一棵大树背影里走出来,他把胳肢窝里夹着的一卷宣纸抓到手,拎着走到利玛窦身边说,“先生您要去何处?”

利玛窦抬手朝前一指:“前边那个大院。”

“噢,沈大人的客人。我送送您。”

五短身材的汉子走到沈府门口,叫开大门,恰好沈鲤送李贽、郭正域刚走到大门里。

“哎哟!利玛窦神父!您可让我们找苦了!”郭正域借着风灯光线首先看见利玛窦,他喊着,跑上前,张开双臂,猛地把利玛窦紧紧地抱住,亲热地流下泪来。

沈鲤见利玛窦突然夜半来访,知定有要事相告,于是朝李贽、郭正域招呼道:“两位大人,你们俩今晚也别走了,陪利先生在我这儿好好聊聊。”

“好!”李贽、郭正域同声答道。

几位好友转身走回院内。

利玛窦走了两步,蓦然想起刚才送他的那位汉子,于是朝沈大人说:“我半路上遇到一个夜贼,是那位先生帮我脱险,送到府上。”

“那好!一同到客厅吧!”沈鲤说。



这五短身材的汉子，便是后来轰动京都因“妖书”而被凌迟的松风狂客皎生光。

皎生光在春节前后早就听说向皇上晋送奇宝的西洋人利玛窦，想不到今天夜半突然偶遇。此时，他本可以告辞，但他想到利子如此奇人，不说上三言两语，会后悔终生。再者，利子是尚书大人的朋友，借机也可以结识结识位高权重的沈大人。于是，主人一张口，他就满口答应留下。

皎生光本是顺天府秀才，多年科举不第，心灰意冷，随之对时政不满，时有发泄。平时爱读李贽的诗文，尤爱《焚书》、《藏书》等著述。今日偶然遇到自己崇拜的人物，自然喜不自禁。

待众人寒暄一番，沈大人与郭正域将利子专门找到一处去查实失踪之故，皎生光便放下那卷宣纸，与李贽交谈起来。

皎生光说：“后生平时最爱读先生诗文，记得有两幅楹联。一曰：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二曰：听政有余闲，不妨璧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皎生光念罢，李贽感动地说：“多谢先生对那些歪诗句如此厚爱。”

皎生光与李贽谈得很投机。谈至夜半，皎生光见几案上放着李贽新书写的在南京时作的《赠利西泰》长幅，就恳请道：“李老先生，今日相见，后生终生难忘。不知先生可否赐一幅墨宝？”

“哎呀，什么墨宝不墨宝的！这幅你就留下吧！我另写一幅就是了。”

于是，皎生光就把那书画卷起来，准备明日带走珍藏。

夜半，巡夜的梆声与更鼓声时不时传到沈府。

沈鲤让利玛窦吃过夜宵，又把话题集中到利玛窦两次进京所带礼品之事。

利玛窦将第二次进京所带贡品的来龙去脉,大致说清。同时将马堂如何在天津擅自扣押贡船,搜查贡品,殴打押贡人员,私自抢走大批贡品,具体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而,杨廷筠又将他得知的梅小姐如何通过表妹疏通皇太后,又由皇太后催皇上过问利子进京,马堂又如何早得消息,假天子之意,迎利氏进京,都一一作了转述。

而第一批贡品的下落仍是个谜。因为据杨廷筠所知,当初由他出面将贡品以刑部的名义“没收”,目的是为了躲避马堂之流侵吞贡品。可是后来,杨廷筠出京外巡,刑部又把贡品从大库提到兵部尚书石星的私宅。后来石星被处死,家被抄,贡品就不知下落。

三个人都一时茫然。

“唉,完了。贡品是难找到喽。”杨廷筠感叹道。

“不!”沈鲤一拍椅背说,“鬼还在马堂那里,或者在他的背后那个人。”

“背后那个人是谁?”杨廷筠焦急地追问着。

“等我审了鬼,那个人,你自然就知道了。”沈鲤笑道,“来,来,先喝酒!”

三

沈一贯的嗅觉很灵,他从利玛窦进京前后受阻的征兆,发觉马堂已是众矢之的。为缓和这种紧张的气氛,他就为马堂献上一策,以孝敬皇上先祖为名,暂去风阳,替皇上尽孝,修葺陵寝,这样或许能躲过风头,然后再从长计议。

马堂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有些作贼心虚。沈一贯之计,正中下怀,于是过了正月十五,他就向皇上启奏,做赴风阳的准备。



但，风骨凛然，秉正不挠的沈鲤，对祸国殃民的马堂，厌恶异常，如骨鲠在喉，不说，不举，不杀，有辱自己“骨鲠之臣”之称。于是，他联合八名重臣，向皇上启奏，列出马堂“十大罪状”，要求杖刑入狱，听候发落。

万历皇上接到状告马堂的奏折，既气愤，又犹豫。气愤的是，朕正想提拔他做掌印太监的马堂，竟然背着皇上敲诈、扣押外国使者，侵吞贡品，私自将外进历书窃为己有，真是胆大包天，欺君之极。然而，万历皇上又一想：自从马堂做了天津、临清的税监，几年就上交百十万两银子，如此孝敬皇上，若杖刑入狱，处以极刑，又觉着对不起这么忠心的奴才。万历皇上在乾清宫走来转去，一时拿不定主意。正当皇上犹豫之时，突然贴身太监王安送来一份密折。

万历皇上打开折子一看，原来是宫内有人揭发马堂在京城、天津、临清等地有房产、私产，折银五十万两。

“好呀！又一个冯保！”万历皇上看完折子自语道。

冯保是受两宫皇太后宠信的司礼太监，他倚太后之势，欺负小皇上，凌驾于皇上之上，气焰十分嚣张，宫内宫外为非作歹，引起人怒天怨。后有人揭发其当诛之罪十二条，万历皇上立即问罪，罚没财产，发配京外。那次罚没之财近二十万两。为此，革去一职，皇上发了一笔财。

而，税监马堂几年竟积蓄多达五十万两白银，此人若除之，皇上的内库里不又多了白花花的五十万两银子嘛！钱，可是好东西呀！事不宜迟。

万历皇上想到这里，大笔一挥，御批道：照臣意办，私产归内库。

首辅大臣沈一贯接到皇上御批，大惊：怎么他们走到我前头去了？

不过金科玉律的圣旨，谁敢违抗？沈一贯不得不与现任司礼太监核计，按圣旨处置马堂。

按朝规，内宫的太监犯了罪过，要施杖刑。杖刑用的是竹棍，是长五尺，宽五分的实心青竹做成。

这天，沈一贯刚刚找到司礼太监，而皇上杖刑马堂的圣旨已传到太监总管处，司礼太监不得不执行圣旨，并命王安监刑。

平日王安十分讨厌为虎作伥的马堂，对马堂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今日让他监刑，一大早就有不少小太监找他，让他狠狠地打马堂一顿，以解众人心头之恨。

杖刑马堂没在宫内，而是在尽忠胡同里的一座深宅大院。此院是太监们下值后聚居之所。胡同中间设有剃头店、裁缝店、吸烟房、浴池。进此处没有外人，一色太监。在此杖刑，一则让众多的太监了解马堂所为，使仇者快，亲者畏；二则离开宫廷，省得刑轻刑重惹是非，要痛快淋漓地痛打一顿。

吃过早饭，几个膀阔腰圆的打手，将五花大绑的马堂架到大院中堂，然后松绑，按之于地，屁股朝上，脸朝地，接着一人按头，两人按手，两人按腿，一人掌刑，一人喊数。

监刑者一声令下，接着噼里叭啦，一顿乱棍打下，马堂立刻像刚抓住待宰的活猪，拼命喊叫。

十几棍子下去，马堂已疼得浑身痉挛，汗流如洗。马堂从来没受过如此重刑，昏厥中，他突然喊出一句：

“皇上不公平！”

监刑的王安见马堂有话要说，就一抬手，道：“停！”

杖刑停了。王安朝马堂问道：

“马堂，为何说皇上不公平？”

马堂似乎在求饶中抓到一根稻草，于是咬着牙，一字一句地嘟着辞说：“有人侵夺贡品，为何不治罪？”



“什么贡品？”王安紧紧地追问。

“利玛窦第一次进京送的贡品。”

“谁人侵夺？”

“我现在不能说！”

王安见马堂有新案情揭发，马上下令停止用刑。并当即立断，把马堂送回大牢。同时，将马堂要揭发新案情一事，及时回禀皇上。

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时的贡品一共八大件，八小件。当时因为抗倭援朝京城一片惊慌，利子未能入京。而那批贡品，一开始由杨廷筠以刑部的名义，藏在刑部大库，后来恐怕有失，就提到兵部，由兵部尚书石星派专人送到兵库。石星办事认真，怕贡品万一被人盗走，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于是亲自将贡品箱提到自己的住宅，藏在谁也不让进的密库，保存了几个月。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石星因抗倭议和被人诬陷，治罪而死。家也被抄，家人都被发配边塞。于是那批被抄的贡品，就不知下落。

利玛窦这次进京，原打算查找一下那批贡品。可是没想到进京后顺利受到皇上的召见。于是，就把那批贡品的事放下了。

而，真正知道实情的，只有马堂、沈一贯及锦衣卫一个千户。

马堂回到大牢，本想当即检举沈一贯如何趁抄石星私宅之机，将利子送的贡品偷偷派人送往漠南变卖，换回八万两银子独吞，然后秘密杀死经办此事的锦衣卫千户。可是，他也深知沈一贯是个心黑手毒之人。万一沈一贯得知他要检举此事，自己必死无疑。到了夜半，马堂又后悔自己不该在受刑时揭发吞贡之事。而，此刻他不仅要忍受杖刑的皮肉之苦，又要忍受万一沈一贯得信将置他于死地的恐惧折磨。唉呀！天哪，快叫我死吧！马堂躲在漆黑的牢房，恐怖异常地怪叫着。

自打皇上召见之后，利玛窦一伙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不仅吃住不愁，就是皇宫禁地，也允许他们每日派人进宫，看管自鸣钟，同时请他们做教坊司教音乐的先生。不过，利玛窦略微发愁的是不能在宫内讲经布道，传播福音。

但，利玛窦也很自慰。因为他两次赴京的目的，不就是能见到皇上，结交上层达官，为传教打开方便之门吗？眼下既然敲开了紫禁城的禁宫，传经布道，又有何愁？更何况，偌大个紫禁城内不是已住进了一个得意的教徒——陈英英吗？

利玛窦想到英英，马上在胸前画着十字，虔诚地为她祈祷，希望她能在宫内站住脚眼，不断地把基督的精神传入宫内各处。

“利玛窦神父在屋吗？”

门外传来利玛窦熟悉而又盼望的声音。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利玛窦自语道。

“英英快进来。”

“神父，我不能坐了。”陈英英用手抚摸着教坊司女乐手特有的标记——头上的珠箍，道，“司乐派我请您到宫内教习西琴曲。”

“怎么这么急？”

“过两个月是皇太后的生日，司乐想用您献的西琴为皇太后演习几曲。”

“那好，”利玛窦整整衣衫说，“既然时间这么紧，那我就马上跟你进宫。”

教坊司隶属礼部，是专门给皇上奏乐唱歌跳舞的。凡祭祀朝会、岁时宴饮、祝寿朝贺等，皆由教坊以乐舞相伴。

今日教坊司在文华殿演习，一则是为皇太后生日演奏做准备；二则是具体测试一下西琴在宫殿里演出效果，以便决定将来



演奏西琴时选择合适的场地。

利玛窦坐着小轿，跟着陈英英的小轿，由崇文门拐到东华门，入宫后直奔文华殿。

利玛窦来到殿下，只听殿内钟、磬、琴、瑟、箏、筑、笛、琵琶、篪篴等分别奏出悦耳的乐声。利玛窦谙熟音乐，他听到那不同的乐声，心就为之感动，手就为之颤动，有时甚至手舞足蹈。

“利先生，请。”

利玛窦正沉浸在美妙的音乐幻想之中，猛然乐班的头儿迎上来，礼貌地邀他进殿。

文华殿若是往常皇上举行大典或召见群臣，就显得神圣无比。但，今日黑鸦鸦挤满了锦衣美发的女乐之辈，那股神圣劲儿一股脑儿没有了。利玛窦的美髯碧眼、白面粉腮一下子吸引了那么多妙龄少女投来的惊奇喜悦的目光，使利玛窦顿时感觉到天使降临的那种温馨气氛。

啊，上帝呀，多么美妙的世界！

司乐班头不善辞令，他礼节性地向利玛窦寒暄几句之后，就邀请他为众女乐手演奏西琴之乐。

利玛窦也熟悉了宫廷的规矩，作为臣仆，少说多做，以免惹事生非。

利玛窦抱拳施礼之后，就微笑着，坐到自己晋贡的那台西琴之前，用拨子，轻轻地拨动琴弦，按着琴键，演奏起少年时代经常演奏和演唱的弥撒曲《荣耀颂》、《三圣文》。

几十名女乐手从来没听过这不同凡响的乐曲，一个个被那琴键演奏出的崇高真挚的神圣情感和静谧安详的灵性诗意所感动，一个个如痴如迷的沉浸在妙不可言的音乐氛围之中……

两曲演毕，利玛窦又演奏了一首在南京时学的中国古曲《潇湘水云》。最后，又饱含着情感，演奏起流行于京都的民歌《火炉

热了》。伴随着那慷慨悲凉之曲，众人随之一字一句地演唱起来：

火炉子热了少加炭，
人到了难处，多加美言。
君子人，走一步来看一看，
那小人，只顾走来不顾看，
火烧眉毛，且顾眼前。
大丈夫，
千山万水往长远处看。
大丈夫，
千山万水往长远处看。

乐曲包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微妙的处世态度，每个人回忆着个人的生活经历，抒心中之情，唱得异常动情、异常动听。有的长叹，有的落泪，有的抽泣……

那抽泣、呜咽、长叹之音传到殿外，当值的大小太监不知道殿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觅音而至。他们听了也不约而同地或落泪，或叹息。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平日与马堂打得火热的一个歪嘴太监听到文华殿声音异常，就一阵小跑，米到大殿门口，不解地喊叫着，“这里是文华殿，不是哭丧棚！真是大胆！”

“来人！”另一个跑在老太监身后的小太监，不知文华殿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听到歪嘴太监的苛责，随之唤道。

殿内的女乐手听到太监的怪叫声，顿时紧张起来。



第十五章

利玛窦一行在夏日的一天搬进宣武门附近的一处小院。这小院灰砖灰瓦，院里有几棵枣树。此处原是兵部尚书石星的私宅。石星因抗倭援朝失利被万历皇上处以死刑，举家流放之后，石星的几个老友在皇上面前说了几句好话，才将私宅保存下来，免于罚没归公。

杨廷筠既是石星生前好友，又与利玛窦过往甚密，于是他当家做主，让利玛窦几个人住进此院，既省了房租，又为大伙儿与利子交往提供了方便。

利玛窦住进此院，心情比较舒坦，便一面研究经书，一面开展与士大夫们的交往。

夏至那天，龙华民与庞迪我应邀进宫去修理自鸣钟和教习西琴，他们刚刚走后，杨廷筠就带着一老一少和尚乘轿而至。

利玛窦迎到门口，见来者竟是达观法师与石磊，禁不住一惊：“哎哟，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哟！”

“先生，”石磊说着，“扑通”跪下，磕头道，“谢谢先生为我治好了病。”

杨廷筠慌忙将石磊拉起，说：“屋里说，屋里说。此处说话不便。”

石磊赶忙站起，随利玛窦走进门楼，穿过院子，来到正堂。众人坐定，便不知不觉地各自谈起自己的往事。

石磊已是三十多岁的汉子，自打利玛窦为其治愈了精神病，他就留在南昌专门从事制作火器的营生。当其父因抗倭获罪，牵连到他时，杨廷筠就在皇上面前打了个马虎眼，谎称石磊因久病已在江南出家为佛门弟子，与其父已无来往，才免于流放塞外。后来，为避免人告密，杨廷筠就拜托达观法师，让其收留石磊，在庙里研究火器火药，以便石星的独苗苗度日求生。

近来朝鲜稳定，朝鲜使臣来京进贡，才讲出朝鲜抗倭的真情。抗倭失利，其责不在石星，而在于皇上偏听了监军的假军报，致使石星当了替罪羊。但，万历皇上健在，无人敢翻其案。不过，公正的吏部官员，已悄悄地把石星的老妻从边塞接回家乡。而此次石磊来京，也是想让石星的老友替其谋点差事，糊口谋生，娶妻生子，好续石家的香火。

石磊在三位恩人面前，感激涕零，频频叩首相谢。

利玛窦深为上帝的福音能洒在石磊身上面高兴，而祈祷，不停地在胸前画着祝福的十字。

达观也为普渡众生的佛祖灵光有验，而默念着“阿弥陀佛”。

杨廷筠在两位东、西教教父面前，不停地说：“石磊能有今日，多亏神仙保佑呀！”

到了中午，钟鸣仁为大伙儿做了顿粤菜，又买了些酒，几个



人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直至天黑，杨廷筠与达观法师才离开小院。

掌灯时分，利玛窦把石磊留下，送走了达观及杨廷筠，刚回到堂屋，坐到椅子上歇息，石磊便从隔壁走来，连连作揖，道：“先生，您收我入教吧！”

利玛窦一怔：“您跟达观法师多年，还没入教？”

石磊摇摇头说：“没有。”

“为什么？”

“因为您为我治好病那年，妈妈就说，是救世主救了你，你一辈子都要入救世主的教，当个教徒。所以……”

“上帝最欢迎你这样诚实的人。”

“您同意啦？”石磊屈膝马上要磕头。

利玛窦赶忙把石磊扶住，说：“天主教是不许磕头的。”

“那……”石磊仿佛无师自通似的，学着利玛窦在胸前画着十字。

“不必，不必。”利玛窦说，“你现在还没受洗，还没正式入教，不必画十字。”

“那您就给我受洗吧？”

“等晚上我为你讲讲教义教规，再施洗也不迟。”

石磊一听利玛窦晚上要给他施洗，就高兴地在屋里连蹦带跳，不停地喊着：“我是上帝的儿子喽！我是上帝的儿子喽！”

利玛窦这时也为自己在京城新接收一个教徒而高兴得满面红光，笑声不断。利玛窦边说边点油灯：“石磊，耶稣教徒讲的是诚实，你心里还有什么不便说的事吗？你可以先告诉我，我替你保密。”

石磊直眼呆坐了一会儿，说：“神父，我心里就一件事，想讲面又不能讲。”

“什么事，你讲吧。”

“就是我父亲冤死以后，有人将我家的大部财产变卖，窃为已有。其中包括寄放在我家的您第一次进京时的贡品。”

“谁？”

“首辅大臣沈一贯。”

“你怎么知道的？”

“是发配到南京看皇陵的老太监亲口对我讲的。”

“他怎么知道此事？”

“当年他在马堂手下当差。是马堂一次喝醉了酒讲的。”

利玛窦听了犹豫了一下，说：“醉话不足信！”

“不！那个老太监说，他手中有凭据。”

“什么凭据。”

“沈一贯假传圣旨、查抄我家的批文。”

“真有此事？”

“千真万确。”

两人正说到关键处，龙华民、庞迪我相继进屋，相互寒暄，岔开了此事。

说话间，庞迪我插话道：“宫内皇太后有病，她点名要您去为她诊病。”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利玛窦关切地问。

“明日中午，在护国寺！”

次日中午，利玛窦坐着宫内派的两人抬小轿来到护国寺一处专供达官贵人进香歇息的配殿。

皇太后正躺在床上，冷一阵儿，热一阵儿折腾着。达观和尚站在床前无可奈何地低着头，双掌合一地念着“阿弥陀佛”。

利玛窦看了看皇太后的皮肤、眼睛、舌苔，又切了切脉，对皇太后的病已有了几分了解。然后又向护理太监问了问皇太后近



日发病情况,对病情初步作了诊断。

“利子,皇太后得的什么病?”达观和尚问。

“是疟疾。”

“哎哟,疟疾可是难治的病呀!”护理太监念叨着。

“也不是那么难治。”利玛窦说。

太监们把皇太后抬到护国寺,本想请庙里的法师医治,并求菩萨保佑,想不到达观法师竟也无法医治。眼下,利子一说此病不难治,一个个便高兴得脸上开了花。

“请弄点温开水来,我给皇太后用点药。”利玛窦吩咐道。

“是。”不一会儿,一个小太监从室外端来一碗温开水。

这时皇太后已处于昏迷状态。

利玛窦从衣包里掏出两片杏仁大小的白药片片,放在手里,然后对身边的一个太监说:“用筷子撬着皇太后的嘴和牙,我喂下这两片药就会缓解。”

太监照利玛窦的吩咐用筷子撬开皇太后的嘴和牙,利玛窦趁机将药片放进病人嘴里,然后灌了口水,将药送下。

过了吃顿饭工夫,皇太后竟然奇迹般地坐起来,与常人一样,跟利玛窦唠起家常。

几个护理皇太后的太监见皇太后病情好转,一个个高兴地笑逐颜开。

一个驼背太监望着长髯美发的利玛窦感激地说:“人都说您这个洋大人会法术。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这回服了!”

利玛窦听了哈哈一笑,说:“我哪里会什么法术?只不过用了一种药罢了。”

皇太后姓李,是万历皇上的生母。她虽年过半百,但因宫廷吃啥有啥,保养好,仪表依然腮红面白,富富泰泰。只不过有些虚弱。此时,她神志清醒,便道:“多谢您这位远道来的神医。”

“不，这是您的造化。是上帝赐给您的福分。”利玛窦说。

“什么是上帝？”皇太后听了，感到奇怪地问。因为平日人们见奇迹出现，都说神仙显灵，从没有人说过什么“上帝”，于是她非常关切地问着。

利玛窦见皇太后如此关注，就有条有理地把什么是上帝，什么是天主，以及天主教的教义教规一一作了讲述。

“什么人可以成为天主教徒？”皇太后又问。

“只要笃信教义，遵守教规，什么人都可以成为天主教徒。而且不分贫富，无论大小，不分民族，不论国籍。”

皇太后听了兴致极浓地说：“等我病好了，我要第一个人教。”

“哈利路亚！”利玛窦听了异常兴奋地欢呼着。

根据皇太后的病情，利玛窦一连为她用了三天药，皇太后竟然痊愈。过了几天，皇太后想回报利玛窦为其治病之情，就把王安叫到跟前，问道：

“王安，利子为我治好了病，我想回报他。你可知送给他什么礼为好？”

王安说：“利子是个好人，前后两次进京奉贡。”

“两次来京？我怎么不知道那一次？”

“就是援朝抗倭那年。因京城吃紧，故没让一个外国人进京。”

“这么说，利子对我朝我京都，对皇上都是真心实意的！”

“那敢情！就说第一次进京吧，人家本打算送上八件大礼，可惜，不知让谁昧下了，至今下落不明。这次，人家来了，不追不问，反而又送来了厚重的礼物。尤其是那架自鸣钟。”

“这么说，上次也送了自鸣钟？”

“是的！比现在宫内那架小，可玲珑可爱！如若能找到，放



在皇太后的屋里,那就再好不过了!”

皇太后听了霍然站起,说:“王安,此事归谁管?”

“礼部,沈鲤大人。”

“那好!你向沈鲤传我的旨意。让他三个月查清此事!”

“是!”

王安赶快施礼退下。

二

利玛窦进京不久,立即轰动京都。其因,也并非他长相有异,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国人闻所未闻的知识,看到了泱泱华夏未有之物。而其中《万国全图》,更是令人见之目瞪口呆,随之赞赏不已的稀有之物。

工部侍郎李之藻对利玛窦送给他的那幅地图,更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一天,李之藻把不少社会名流,找到家中,与他们商量重刻世界地图一事。未见过此图者,惊喜若狂,啧啧赞叹,而见过此图者,更是看了又想看,每看一眼,都有新的收获。

在众客之中,独有钦天监监正沈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子,闭目捋须,俨然一户外之人。

应邀而来的李贽年龄最大,他见沈灌自命清高的样子,就上前劝道:“沈大人,这地图多开眼界呀,怎么不看看?”

“有什么可看的?”沈灌半闭着双目说。

“这是华夏数千年未有之物,怎能说没看的?”

“未必如此。”沈灌摆出一副饱学之士的架子,说,“地图古亦有之。《尚书》中《禹贡》所述,唐宋《海内华夷图》、《九域守令图》、《岛夷志略》,不就是绝好的地图吗?”

“图与图不同!”

“有何不同？”

“以往地图的观念是天圆地方，而今日西方地图，将地视为球形，引进了经纬度制图法，介绍了地球五带说，画出了五大洲的形象。”

“我不信！我不信！泱泱中国，乃居世界之中，四周乃弹丸之地。为何此图将中国画得偏于一隅？而且不及别的岛国那么大？”

“你所指的大岛，并非一国，而是一个洲。五大洲不同于大‘九州’！”

“我不管这洲那州！我只信天如伞，地如盘！”

“沈大人！你也太固守一理喽！”近日到京不久的徐光启听到沈灌与李贽争论，就走过来听了听，然后规劝道。

“不！地圆之说根本不成立！”沈灌站起来，气哼哼地说，“如果大地为一圆球，那么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那么球下国土之人必然倒悬；球侧国土之人，必然横立。如此横立、侧立之位置，人有可能活一天吗？”

“人在地球上，好比西瓜上爬一蚂蚁。沈大人，西瓜上的蚂蚁有滚下来的吗？”徐光启打着比方说。

“迷途之羊！迷途之羊！”沈灌无话再说，只是抱怨地叹息着，“你们怎么那么迷恋于西洋之学？”

徐光启还想争论，主人李之藻已从屋外走进厅里。双方争论只好休止。接着李之藻说：“此图使人大开眼界。故，我想再请利子重绘一图，用标准的中国文字写好地名。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好，好。李大人为后人和今人办了件好事儿。”李贽赞成道，“老朽别的事儿不能办，可以找人帮你刻版印制，保证印制精美。”

“好，好！能行雨的行雨，能刮风的刮风，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李之藻满意地拍着椅背儿说。

沈淮见众人如痴如癫的样子，气得抖着胡子，朝李之藻抱拳道：“沈某不会行风不会下雨，先告辞了！”

“沈……”李之藻再想挽留，沈淮已快步跨出门栏，走出大厅。

当日，李之藻的好友们都支持他重刻《万国全图》。李贽并推荐由咬生光承担刻版印制。

众人正在热热闹闹地商议印制地图一事，突然杨廷筠推门进院。

“杨大人到！”门口的仆人吆喝道。

李之藻听说杨廷筠赶来，更加兴致勃勃，他慌忙迎到院子里，把好友接到大厅，向新朋友一一作了介绍。

介绍完毕，杨廷筠脸色阴沉地说：“刚才我到宫内参加自鸣钟钟楼落成典礼。”

“皇上万岁！”几个好说好笑的活泼的人听了大声喊道。

“皇上能为一座西洋奇器盖房，表明皇上对优于我国之外来技艺的崇尚。应该三呼万岁！”

“大伙也不要高兴过早！”杨廷筠依然面无悦色地说。

“为什么？”徐光启沉不住气了，追问道。

“你们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杨廷筠又说。

“哎呀！杨大人，您快说呀！发生了什么事呀？”徐光启急得在地上直打磨磨。

杨廷筠说：“皇上为利子进贡的自鸣钟盖座钟楼，本是件好事。可是首辅沈一贯却在钟楼的廊柱上，写了一幅别扭的对联。”

“他写什么？”李贽站起来问。

杨廷筠气愤地说：

“凤羽之珍只有归天子，
麟角之贵不得用庶民。”

李贽听了气得戏谑道：“这名为奉承皇上，实则是排外、搅浑水，使天子与民对立，使天子成为孤家寡人，使国家停滞不前！”

“说得好！说得好！”徐光启立刻赞赏道。

“诸位大人，利子所进自鸣钟本是西方优异之物，我国尚不能制造。照理来讲，如果我国工匠也能造出此物，岂不是使百姓万民受益吗？可是，堂堂首辅只许此物天子一人享用，不许他人使唤。这样先进优异的技艺，何日能用于我华夏？！”李贽气得咳嗽起来。

“这还是他那‘四夷如虾’的翻版！”李之藻也气得双手发颤。

“一个人，一个国家，都不能老是老子天下第一！”李贽依然愤愤然，说，“贵华夏，贱外域，这是一种劣根！诸位，我们衣食住行之中，若无外域与我互补，不知该是个什么样子？比如，我们所穿棉袍，如果不是从天竺（印度）传入，你我还可能只穿麻布、兽皮，还有暖烘烘的棉花袍子御寒吗？如果不向西域学习甘蔗制糖法，我们还可能只会吃麦芽熬的糖！至于古埃及的造玻璃技艺，波斯传来的葡萄，不知为国人带来多大的生活乐趣！”

“对！对！李大人所言极是！”徐光启再一次被满腹经纶的李贽一番高论打动，并不停地点头称赞。

“闭关自守，既不利国又不利民！只有门户大开，才会有万象更新！”李贽的激情如同春潮奔流，句句珠玑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堂堂首辅大臣，一点治国之道，治国之策都不懂，难怪有人说他是‘三枕首辅’！”



“什么是‘三枕首辅’？”徐光启听了不解地问，“我多日在江浙，远离京城，不知……”

李贽噗哧一笑，鄙夷地说：“什么‘三枕’？就是‘绣花枕头’、‘鸳鸯枕头’、‘八戒枕头’！”

徐光启听了也格格直笑，他边笑边问：“李大人，这绣花枕头，说明首辅大臣不学无术，庸才当政，草包一个；而鸳鸯枕头，说明他只会寻花问柳，不问国家大事；可是，八戒枕头，晚辈就不懂得了！”

“哎呀，这有何难？”李之藻的一个大耳朵同僚说，“小老弟，你可听说这么句俏皮话，说猪八戒的嘴，就知道吃喝！”

“噢！是这么回事！”徐光启若有所思地说。

“唉！哪有那么简单！”大耳朵官员又说，“可是那猪八戒与众不同。”

“有何不同？”徐光启紧追猛问。

大耳朵官员说：“有道是：猪八戒吃西瓜，心里想不到别人；猪八猪背稻草，要人没人，要柴(才)没柴(才)；猪八戒吃炒肝儿，自残骨肉；猪八戒吃墨，黑心了！”

大耳朵官员说了一连串儿俏皮话，把在场的人都逗得笑得嗓子干，肚皮疼。

大伙刚想歇口气，不料大耳朵官员又打开话匣子：“可是这猪八戒呀，平日老想戴花，自赏自美。”

“对对！”又一个瘦个子白胡子官员，也凑趣地说，“我也想起这么几句，说：猪八戒戴罐子，不露丑脸；猪八戒念经，装模作样；猪八戒扮新娘，越扮越丑。”他说着，把脸转向李贽，反问道，“李大人，我说的这些，是不是您所言八戒枕头？”

李贽边笑边点头：“对！对！你们还忘了一句。”他停顿了一下说，“猪八戒讲《论语》，假圣人！”

李贽的俏皮话,更幽默,也更一语说破。他捂着笑疼的肚子,又说:“两位贤弟,你俩饶了我吧,再笑就回不了住处喽!”

“我俩的俏皮话,是不是老兄所言‘八戒枕头’?”大耳朵官员问。

李贽再次连连点头:“对!对!你们把那个‘八戒枕头’——草包说活了!”

不久,“三枕首辅”的戏称,传到沈一贯的耳中。那天傍晚他在家里正收拾古玩,当马六进屋将“三枕首辅”的来龙去脉,细说了一遍之后,他气得连摔了三个宋窑瓷瓶,又接连骂了足足有吃顿饭的工夫。

近几个月以来,沈一贯事事不顺,再加上内线太监马堂被囚,接着又听说为石星翻案,追查其私产,他一时变得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更使他闹心的是,有人荐举礼部尚书沈鲤入朝为辅,要与他平起平坐。哎呀,事态的发展,已危及到他的权力宝座,焉能不慌?不急?不恐?不惧?不怒?不愁?

“他妈的,先下手为强!无毒不丈夫!”沈一贯拍着桌子,踹着椅子,怒吼着。当晚,他又派人把御史张问达找来。

张问达也是个大鬼头,再加之李贽收梅小姐为徒,破坏了自己儿子的婚事,更是恼中带火。

麻脸、小个子张问达与沈一贯见而后,一拍即合。当晚决定弹劾李贽,阻止沈鲤入朝为辅。于是一场阴谋与陷害的政治阴云,布满京城。

三

万历三十年初,郭正域由南京陪都调至首都入阁,初任礼部侍郎,主管翰林院日常事务。



翰林初设于唐,为内廷供奉之官,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到了宋代,除起草诏书,还要掌管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可是,到了明代,翰林院授予外朝正三品衙门,兼掌著作、修史、图书等事务。所设官属自学士以下有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称为翰林官。

郭正域作为主管翰林院的官员,甚为学子“八股”训练担忧。他发现,死板平庸的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八股文,太拘泥,太束缚人的思想,太摧残人才。而为李贽敢于贬抑四书五经、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反对空谈、注重“证验”、人人皆可做圣贤所感动。自从与利玛窦结识后,他又被利玛窦介绍的天算、地理、医学、物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吸引,他想把学子的知识变为强国富民的工具。所以他特别看重与利玛窦的交往,看重传播李贽重实轻虚的学问观。

近日,郭正域亲眼看见利玛窦进京后,许多官员学子被利子的学问迷住,朝夕拜师,形成一股“西学热风”,又目睹皇上也对西物西器着迷,于是产生一种纳西学以变翰林的畅想。

一日傍晚,郭正域把平日与利子有交往的在京人士,请到府上,与他们切磋自个儿的想法。

夕阳西下,晚风习习。瞿太素、徐光启、李贽与梅小姐相继来到郭府,他们一进后花园,就把话题扯到利子与西学上。

“郭大人,您这‘纳西学,助大明’的题目出得好!”已七十四岁高龄的李贽,放下拐杖,坐到石鼓上,捋着花白的胡须说。

“这也是利子进京后,逼着我想的一个题目!”郭正域回答道,说着,他转过身,向徐光启问道,“光启,你年轻,请你先谈谈对西学的印象。”

“哎呀,在李大人面前,我是晚辈,怎好……”三十九岁的徐光启谦恭地说。

“论学问不分大小,更不必讲尊卑!”李贽说,“光启,听说你对西学已入了迷!”

徐光启点点头说:“自打我认识利先生,从他那里听到那么多闻所未闻的西学知识,就从心眼里佩服利先生,崇拜他的学识。心想,国人如若掌握西方科学技艺,神州大地,必将是另一番景象。比如,西方医药,一剂金鸡纳霜就将国人多年医疗难题,一瞬间解除!再比如,土地丈量、修渠挖沟、房屋建筑,有些很笨重的活儿,只要用几何计算,就立马见效。所以,大至日月星辰,小至板凳桌椅,只要掌握一些西学,就可以别有天地!”

“对,对!”瞿太素说,“前些年,我曾迷恋炼丹之术,可今日除了经商我还热衷于几何之学。此学问,若真正掌握,就如同人进入眼花缭乱的迷宫。”

“人迷宫而不迷,这样才有真知。”徐光启接着说,“比如《几何原本》中的定义、定理,它的推理那么明确、严密,论断深远、清晰,简直是一种无法征服的力量。西方人把几何学之法应用于天文观察,将太阳、月亮、地球的直径比例和相对距离,作了准确的测量、计算,故把日月星辰摸得那么透,甚至一丝一毫不差地预报日蚀、月蚀。这是什么?这就是西学,或者叫科学,而不是神学。”

“可惜古人不务此道,徒有空想,而迷人歧途!”瞿太素惋惜地说。

“瞿先生此言什么意思?”半天不语的梅小姐对话题颇有兴趣地问。

“梅小姐读过屈原的《天问》吗?”瞿太素反问道。

“当然读过。”梅小姐眨着明眸回答着。

“《天问》中说,‘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隅多有,惟知其数’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说九天之间的边界安放在哪里？九天之间又是怎么联系的吗？反过来，就是怀疑天无边无际。”

“那么唐代文学大师柳宗元的《天对》，看来姑娘也一定读过喽！其中云‘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焉际乎天则’，就是说，天既无青天、黄天、赤天、黑天之分，也没什么天的中心、天的边际之别，怎么能把天硬性划分并加什么边际呢？姑娘，你看，屈原、柳宗元不是老早就说出宇宙无限吗？为什么说千百年来，国人以为天圆地方，天有边儿地有沿儿呢？”

“屈子、柳大人那不是猜想吗？”

“所以我国古人之论与今日西学天地之说相比，就相差甚远喽！故，十分可惜。”

瞿太素与梅小姐的话题，引起在座诸位的极大兴趣。徐光启接着说：“我国古人之论与西学的差别，差就差在只想不做，只论不证。西方天文学建立在严密的数学计算、推导之中，所以攻不破，传而信之。可见，几何之学，学了会大有作为。以往，我国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四大发明，可传入西方后，西人结束了在羊皮上写字的历史，改变了只有教会人士才能读书写字和受教育的状况；火药与火器，摧毁了一个个封闭的城堡；指南针的应用，使他们开始远航，绕地球而行。利玛窦一行能隔几万里来到中国，不能不说他们国家借助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反过来，我国国人有谁去过利子的家乡？去过欧罗巴洲？”

“说得好！说得好！”郭正域激动地在地上跳着说，“光启所言，正是老夫要说的话，也是卑职邀请诸位做客的本意。”

“谢谢大人的美意。”徐光启越说越难以控制自己的激情，他朝郭正域施了一礼，说，“未来的学问，要讲求实用实学，空谈误国的例子，历史上举不胜举。后生已下了恒心，从即日起与利先生合作，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国文字，使之在我国

传播。为此,再不参加科举,入官场。”

“佩服!佩服!”李贽坐着一拍大腿说,“老朽就喜欢年轻有为的青年!”

“唉,官不可不做!”郭正域说,“光启,你要学唐人白乐天,他既做官,又做学问;既不同流合污,也不脱离官场。不然,他哪能有条件写出几千首诗,成为中唐文坛盟主?再说,无职无位,出门谁为你抬轿?闭门译书,谁给你饭吃?有了治国之道,谁听你的指令?”

“对,对!是这么个理儿!”瞿太素说,“比方说兄长我,我本想研习天文历法,可惜无器无械,即使有,朝廷又不许我私习。如若我在钦天监有官有位,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研习天文历法了吗?”

“瞿先生所言有理。”郭正域接过话题,转脸又对徐光启说:“光启!你不推算明年四月初一有日蚀吗?如若你在钦天监,不就可以预报这次日蚀,验证利子所传天算准确与否吗?”

“不谈官场!不谈官场!只讲学问。”李贽耐不住性子,催促道。

郭正域深知李贽的脾气,他连连点头,扭转了话题。当晚,他们从西学联系到儒学,又以儒学印证西学,谈得十分投机。

吃过晚饭,郭正域将客人一一送走。梅小姐陪着师傅李贽回到住处。一下轿,迎面走来两个锦衣卫。他们提着灯笼,左照右照。李贽见此,大骂道:“滚!滚!给我滚开!”

这两个黄罩甲锦衣卫,为沈一贯所派,其中那个尖嘴猴腮的,就是马六。自打马堂被抓入狱,马六就投靠了沈一贯。沈一贯也从马堂入狱之后,渐渐看清,以沈鲤为首的六部官员,对沈一贯在京所为大有揪住不放之势。特别是围绕利玛窦第一次进京贡品的追查,已惊动了皇上、皇太后,眼前如若不先发制人,就

有可能灾难临头。但,沈鲤、李之藻、郭正域等人,既无把柄可抓,又深得人心,所以很不好下手。故,为寻其隙,沈一贯便在各处安插了一批锦衣卫中的心腹,专门盯着沈、李、郭等人,想从中抓住小尾巴,见机下手。

近日,沈一贯也听说李贽等人骂他为“三枕首辅”,更加愤恨无比,恨不得马上抓住那个狂诞悖戾的李贽,大卸八块,以解心头之恨。

这天晚上,马六回到沈府,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朝沈一贯禀报之后,沈一贯立刻把张问达找来,于密室密谋起来。

前几天,沈一贯与张问达曾谋划过一次,但有的事只是听说而无据,一时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而此次,马六亲眼看见李贽由梅小姐陪着,屋里来院里去,亲亲热热,你搀我扶,如夫似妻。便当即定夺,由张问达据此上疏。

善于搞阴谋诡计的张问达,连夜告李贽狂诞悖戾,说他以《焚书》、《藏书》之著,诋经非圣,惑乱人心;在江南麻城肆行不检,入庵讲学,白昼狎妓,强搂人妇,情同禽兽。同时将李贽在各地的讲学视为聚集徒众,煽动谋反。如不立刻逮捕,必将酿成大祸,危及京师。几大罪状,罗列成文,准备上朝,递上奏疏。

万历皇上早就听人讲左道妖人李贽有《焚书》、《藏书》刊刻于世,对其中的“狂言”略知一二。他清楚地记得李贽所讲:“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尧舜与途人一”。当时他想:“尧舜为帝,是天之子,怎能与路人庶民等一?”同时,“狂诞”之徒又以批《水浒》为名,大喊“满朝奸臣,不如一娼!”并为造反的梁山好汉叫好,这不是公开倡乱道、惑民心,又是什么?所以,万历皇上接到奏疏,很快准奏,当即下谕:“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即令军卫五城,严拿治罪!”

次日,一伙凶神恶煞的军卫兵卒,连跑带颠地闯入京都通

州,直奔李贽的好友马经纶的住处。

李贽见一群黄罩甲闯进院子,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从床上支撑起衰弱的身体,朝门口兵卒喝道:“你们不是来抓我吗?快拿门板来!”

兵卒要用囚车装李贽,李贽呵斥道:“不!还是这门板干净!”

兵卒们不得不卸下马家的门板,将李贽抬上门板,四人抬着,在嘈杂的喊叫声和狗吠声中,走上进京的官道。

第十六章

初春的北京很美！红墙金瓦的宫城外，一排排白杨吐着新绿，一株株鲜花怒放的杏树点缀其间，一群群蜜蜂在花间飞来飞去。在白云蓝天掩映下的灰砖瓦四合院间，一条条胡同里，不时地传来叫卖的吆喝声，还有那悦耳的“戗刀子、磨剪子”的街头音乐。

这天一大早，利玛窦起床后在自己的住处作一番祈祷，刚想出去溜溜，一推开大门，只见游文辉笑盈盈地闯进来。

“文辉，你从哪里来？”利玛窦问。

“从临清运河边。”游文辉说，“今春北方无雨，运河干涸，饭碗子没啦！”

“那你就留在我这里吧。”

游文辉点了点头，接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往利玛窦手心一



拍,说:“这是我的一个本乡邮驿让我送给您的信。”

利玛窦接过信,见是意大利家乡寄来的,就欣喜地打开信封,展开信纸,只见上面写道:

亲爱的玛太奥·利奇:

我天天在盼望您的来信。今天,我见到您的来信,心情特别高兴,竟抑制不住泪水,背着修道院里的同伴,悄悄地给您写这封信。

自从您踏上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那一封封来信,也把我和朋友们的心引向中国。如今,我和您一样,也十分热爱那块伟大的地方。我爱您介绍的一个个勤劳、善良而好客的朋友;我爱那明丽的高山大川、阡陌纵横的土地;我爱领先于欧洲的“四大发明”;我爱您笔下描绘的长长的运河、逶迤的长城、金碧辉煌的北京古都;我爱您崇拜的中国哲人。您翻译的中国古籍,朋友们争相传阅。伟大的中国,真是人美,物美,风光美,令远居欧洲的朋友们神往。

亲爱的,我们虽已分手近二十年,但一封封往来信件,又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童年的生活,少年的岁月,无论是白天还是在梦中,都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我们遥隔万里,作为修士与修女的你我,虽已不能结为伉俪,但我的少女之心,永远属于您!为了您,我才进了修道院。愿我们到天国为伴!

祝您传播福音的事业成功!

您永远的朋友

西蒙娜



利玛窦读着这感情诚挚的信,想起与西蒙娜在一起的日子,禁不住鼻子一酸,倏然泪下。那串串泪珠,落在袍子上,啪嗒啪嗒,又滚落到地上。利玛窦却全然不知……

红日越过墙头,斜照在正厅的地上。利玛窦收拾好西蒙娜的信,刚放到皮箱里,陈英英就派人送信:李贽遭诬陷被逮捕,正押在东厂大狱。

利玛窦一听说李贽被捕,脑瓜子嗡地一声,顿时昏然如睡,直瞪瞪地望着黑漆大门,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要去看他去!”利玛窦好半天才清醒过来,他揉着左胸喃喃着。

“去不得!去不得!”站在他身边的钟鸣仁无奈地劝说着。

“老朋友进狱,怎么就去不得?”利玛窦生气地苛责道。

“我不是……我是……”钟鸣仁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什么是、不是的?快给我准备点礼品,我一定要去探狱,看看李大人!”

“我是说锦衣大狱戒备森严,没有特许,是进不了狱门的!”

“不许进,我也要进!鸣仁,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嘛。”

“难呀。”钟鸣仁愁眉苦脸地说。

锦衣大狱在东安门北,紧靠最大的特务机关东厂。狱内皆朝廷要犯,一个个带枷带镣,狱外长廊处处都是手执大刀的狱卒役头,在这壁垒森严的大狱中,即使两臂生翼,也难飞出这铁笼。

利玛窦见友心切,当日他请陈英英把刘承禧找来,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让利子化装成送煤炭的杂役,混进狱。再由刘承禧熟悉的一个罗锅狱卒帮忙,让利子在囚室与李贽见面。

到了傍晚,大狱门前人来人往,狱卒们忙着交接换班,狱厨狱医忙活了一天也忙着回家。站在门前手执大刀的看守,起初

还认真地盯着每一个出出进进的人,后来出入的人多了,眼也就看花了,到后来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应付差事。

大狱门口的风灯亮了,天渐渐黑下来。疲倦的门卫狱卒,刚点上室内的小灯,只听门口吆喝道:“明儿早饭用的炭送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送来?”室内的狱卒往大门口瞅了瞅问。

“炭车半道出事了。”

“进吧,进吧。”狱卒见门口站着五个破衣烂衫、满脸黢黑的炭贩子模样的人,便手一摆,就放五个背着炭筐的炭黑子进了大门。

夹杂在送炭者行列中、个子最高的利玛窦背着炭筐进院后,便不停地用右手在前胸画着十字。

由于刘承禧的巧妙安排,利玛窦很快与罗锅狱卒接上头。罗锅子狱卒收下十两银子赶忙把利玛窦送到李贽的囚室。

囚室里又黑又潮,令人窒息的霉气夹杂着说不清的臭味,冷丁一闻,人顿时会觉得恶心。一入夜,吱吱乱叫的老鼠便无所顾忌地穿来穿去。

李贽带着二十五斤重的枷,紧靠在潮湿的墙角坐着,手不能动,头更不能动,任身上的虱子跳蚤乱咬。朦胧中,仿佛自己又回到麻城,只见滔滔的江水淹没了庄稼,百姓们流离逃难,他站在江岸,把百姓堵住,发放赈济钱粮……百姓们回到家乡,安居乐业,他望着一个个笑逐颜开的平民百姓,自己也乐了。

李贽笑醒了,他睁开发涩的眼睛,突然眼前闪现一片烛光。

“李大人!我来看您来了!”利玛窦推开狱卒打开锁的门,小声呼叫着,从栅栏一步步走下阶梯。

李贽没有听清是谁在说话,他木然地盯着朝他走来的利玛窦。

“我是泰西,利玛窦!”利玛窦走向前,弯腰抓住李贽被枷锁



住的手，声音发颤地说。

李贽仿佛听清了他熟悉的声音，赶忙站起来，背靠着墙，两眼发直地望着利玛窦黧黑的脸。

利玛窦望着李贽清瘦、满面污垢的面颊，禁不住落下泪来。

李贽忧郁的眼睛盯着破衣烂衫的利玛窦，惨然一笑问道：“您是化装来看我的？”

利玛窦点点头。

“难为您啦！您不该冒这么大的风险来看我这个老朽。”

“您是我崇拜的朋友，怎能不来看您？”利玛窦拭着泪水说，“您是当代的哲人！您的文章，您的人品都是一流的。能与您交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呀！”

“过奖了！过奖了！我只是个凡夫俗子。”

“不，不，先生的《焚书》、《藏书》是振聋发聩之作！当代中国人，能与您媲美的微乎其微呀。我最欣赏先生所言‘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这句话。”

“利子！感谢您对老朽的评价。我想，咱们也是惺惺惜惺惺！我虽不信这教那教，可是我研究各类宗教。世上五花八门的教，无非是教人弃恶扬善。老朽也很钦佩您不远万里来到东方古国，传播福音。我最欣赏您讲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老朽虽未皈依上帝，可是平等是我毕生的向往，也是当今士人的追求。”

“中国的士人是社会的良心。读书人忧国忧民似乎是华夏传统。”

“由屈原、杜甫至今，读书人的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当今的世道，凤凰人笼，野鸡乱飞，实在令人担忧呀。利子呀，老朽读经书几十年，深知一个国家的安定与否，取决于民心向背，而民心又取决于士人的态度。为什么天子不明白这

个道理？”

“也许泱泱大国的臣民都信了天主教，会改变此状。”

“也未必。佛教可谓外来之教。可是自打释迦牟尼之说传入中国，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成千上万的人信了教，也未见国势民心有多大的起色呀。”

“要相信上帝是万能的。”利玛窦说着，闭目在胸前画起十字。

李贽见利玛窦痴迷虔诚的样子，淡然一笑，竟然也学着利玛窦在胸前画着十字。

利玛窦睁开眼，见李贽在胸前画十字，赶忙祈祷道：“上帝会救您出狱的。”

李贽听了又是淡然一笑，随即用木枷的前枷撞了撞利玛窦的肩膀，下意识地摇起头。

“利先生，时间到了。”

陪同利玛窦前来探监的狱卒，在木栅外催促道。

李贽耳不聋，眼不花，他听到狱卒的呼唤，马上打着手势道：“眼下万花纷谢，谢谢您能冒险来看我。九泉之下，我们还是好朋友！再见啦！”

“您会到天国的！”利玛窦安慰着，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好，好！我们到天国一起切磋《圣经》！”

“利先生，快走吧！”

狱卒再次催促着。

利玛窦眼含热泪，双脚沉重地踏上囚室的台阶，一步一回头地望着白发白须的一代哲人，沿着长廊，消失在黑暗之中。

利玛窦走出黑漆漆的牢房大门，往右拐进一个胡同，刚扔掉背着的空炭筐，忽然刘承禧陪着梅小姐从一个小酒店走来。

刘承禧提着一只灯笼，走上前，道：“利先生，我们在这里等



您半天啦！”

利玛窦抬头刚想问谁，刘承禧便歪着脖子，朝利子小声耳语道：“梅小姐怕您有个万一，一直在这里等您！”

明月如盘，月光照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沿街的房脊上、路边的杨树上，处处洒下光怪陆离的影子。

利玛窦借着月光，望着披着黑斗篷的梅小姐，一时鼻酸喉塞……

“谢谢。”利玛窦半天才声音哽咽地说出一句话。他走向前，轻轻地握着梅小姐伸过来的惨白的手，低头吻了吻她的手背。然后，举手摘下自己脖子上的圣物，又轻轻地戴在梅小姐的脖子上。

梅小姐周身颤栗……

二

徐光启立志要撰写一部集我国历代农业科学之大成的著作《农政全书》，他在京查阅古籍，发现一些种植物逐年减产欠收与二十四节气的报时有关。种田人播种插秧的农时，全靠官家颁发的历书。可是，自打他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几何原本》，用几何之法，观察天体运动，又发现官修历法定节气不准。于是决心摒弃《大统历》、《回回历》之弊，以西洋新法，制作新历。初春的一天，他正整理《古今交食考》，突然发现当年的四月初一，有日食发生。为了准确测算日食的时辰，他特意跑到利玛窦的住处求教。

徐光启与利玛窦已是莫逆之交，他来到利玛窦的住处，喝了口水，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利先生，您说预报日食和月食的依据是什么？”

“嗨！又要研究天文？”利玛窦理理长髯，说，“那好！预报日月之食嘛，一靠观察、二靠研究。古代西方人通过观察发现日食和月食，每隔十八年十一天八小时，就会重复一次，久而久之，就可以预报日月食发生的时间。但这不是概括了日、月、地球运动的规律，还是凭感觉与印象，不是理性掌握其规律。”

“那规律是什么呢？”徐光启迫不及待地问。

“规律嘛，要靠科学的计算，掌握交点月。”

“什么是交点月？”

“别急，别急，听我慢慢地道来。”利玛窦呷了口水，笑着说，“你知道无论是日食，还是月食，只有太阳、月球、地球，或者太阳、地球、月球的位置处于一条直线时，才可能发生。同时，由于地球绕太阳的轨道面、月球绕地球的轨道面不会重合，故只有当朔月或望月落在月球绕地球运行轨道面和地球绕太阳运行轨道面的交线附近时，才发生日食、月食。光启，注意‘交线’这个术语。”

“先生请讲，后生记下啦。”

“根据几何测定，月球在它的轨道面上，从交线开始绕地球一周，再回到这个交线所需时间是 27.2123 日，天文学上称此数为交点月。”

“光启明白了！”徐光启还没等利玛窦讲完，就根据利玛窦讲的道理，推导出日月食发生的规律，并很自信地说，“根据交点月的数据，就可以推断出今天出现的日食，要它在下一次重复出现，所需时间就是六千五百八十五天零八小时，也就是十八年十一天八小时。”

“光启好聪明哟！是这么个数据。不过对于地球来讲，不会发生在同一地方。”

“先生，由此计算，一年会发生几次日食和月食呢？”



“一般而言,每年总会发生三至四次日食和月食。最多也不过七次,最少也会发生两次。没有日食的年头是没有的,而没有月食的年头却常有!”

利玛窦以精确而广泛的天文知识,如雨似露般地滋润着徐光启这位好学有为的科学之星,真是上天赐福于光启。也是华夏之幸也。

当日,两人密切合作,推算出四月初一日食发生的时间,并报礼部转送首辅大臣沈一贯。

夏历的四月初一,已是立夏后的第五天。这天一大早,四十一岁的万历皇上就早早地起床,用膳更衣,然后身着黄龙袍,头戴精美的冕冠,那冕前冕后摇来晃去的十二串珍珠,在他忧郁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他挺着脖子,迈着方步,从后宫来到皇极殿,登上白玉石台基,朝台基上打量了一番,只见台基上一字儿摆着九张红木“天地桌”,桌上点着香烛,桌前放着几面铜锣和几面大鼓。

此时,衣冠整齐的文武百官,早已分文武两行,八字儿摆开,等待皇上的到来。

三天前,自打皇上接到首辅大臣呈上钦天监监正沈淮预报初一有日食之奏,就命令百官做好“驱狗救日”的准备。所以,皇上一连三日用番汤洗澡,等待今日率领百官“救护”被天狗吞噬的日头。

日食,俗称天狗吞日。在不懂科学的年代,人们认为日食是天上玉皇大帝的一条天狗,把太阳吞进肚子里去了。太阳光照万物,不可一时无日,人人都离不开太阳。为了救日,免遭天狗之害,于是在日食之时,普天之下,人人都要鸣锣击鼓,敲盆打梆,将天狗吓跑,或者吓得它将吞噬的太阳快点吐出来。久而久

之,凡遇日月食,就形成了“驱狗救日”之习俗。作为皇帝的大子,也就理应率百姓以救太阳喽!

同时,历朝还有帝王“天谴”说。就是日月星辰的不正常变化,都是由于天之子“政不明、德不正、行不端”所至,凡遇“日有蚀之”的不祥之兆,作为天子帝王,就应下诏自责,谴告天下。但,也有些帝王,不仅不下诏自责,反而把天变的责任转嫁到大臣身上,以对臣属的罢免、赐死,来消灾弥难,让其代君受过。

这天,按钦天监监正沈灌的推算,日食应发生在上午巳时,也即上午九时至十一时。

立夏后的京城,烈日如火,烈焰下的百官与皇上,一个个焦急地等待着日食的时刻,不停地拭着额上流下的汗水。

天至巳时,头顶上的毒日依然光芒四射,万历皇上眯着疲倦的眼睛,朝天上一看,阳光直照得他双目发酸,睁着眼眼前一片漆黑。

“沈一贯!”万历皇上耐不住性子,朝身子前侧的首辅问道,“沈灌报的时辰准吗?”

沈一贯立即叩首,道:“沈监正算的时辰不会差分毫!”

“时辰已到,为啥只见烈日焰焰,不见天狗吃日?”万历皇上质问道。

“皇上是天子,洪福齐天,也许皇上一出面,天狗就吓跑了,子是天下逢凶化吉,灾难解除……”

万历皇上听了,捋着稀疏的黄胡子,寻思了片刻说:“再等二刻,若无食可见,大伙就打道回府吧!”

台基上日晷的刻影在一点点移动,百官被烈日晒得浑身汗水,那汗水顺着脊梁骨、前胸直流到大腿根儿,然后又顺着两腿,流进靴子里。一个个直挺挺站着,生怕抬手顿足带来灾祸。

二刻钟过去了,万历皇上从龙椅上站起,转身就回后宫去



了。随之，皇极殿前的“救护”仪式也撤去。

百官们总算脱离了毒日暴晒的平台，一个个急三火四地走出皇城，坐上轿子，打道回府。

独有首辅沈一贯坐在轿子里，心神不定，时而焦急，时而沮丧，时而恐怖。他焦急的是万一沈灌推算有误，日食时辰后移，岂不等于自己犯了欺君之罪吗？欺君？那是要杀头的！嗜，悔不该在皇上面前多嘴多舌，讲什么“洪福齐天”！沈一贯想到杀头，顿时浑身汗毛竖起，周身打颤……

沈一贯坐着八人抬的轿子，回到自己的宅第门口，他刚下轿，只见眼前昏黑，一只只出外觅食的小鸡，咯咯叫着，跳过门槛，直往大门洞里钻，仿佛眼前就要大难临头。

“咣咣！”、“咚咚”、“噼噼啪啪！”

震耳的锣鼓声，敲盆声，鞭炮声，从远处传来。“天狗吃日喽！”

沈一贯听到这丧钟似的敲打声，一屁股坐在地上，刹那间大小便失禁，骚尿臭屎弄了一裤裆。

“大人！”轿夫们见沈一贯倒在地上，吓得惊叫不止，失声地呼叫着。

沈一贯吓昏过去。

此刻，利玛窦正站在院子里，将木桌抬出，右手将一架望远镜倒着冲着被遮盖的太阳，仔仔细细地观察着透过望远镜映照在桌面的纸上日蚀阴影的变化。

“真神！真神！”

徐光启不知什么时候已出现在利玛窦的身后，他望着利玛窦聚精会神的样子，不停地称赞着利子推测日食出现的时刻准确。

“快过来看看！”利子听到了徐光启的声音，他指着桌面上一

个半圆影儿说，“根据日冕的变化和日食的时间，可以推导出日、月、地球间的很多数据。”

徐光启观察了一阵子，声音恳切地说：“先生，您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是多么盼望掌握这些数据，然后制定新的历法，以避免历法不准，贻误农时的差错！”

“光启，我很理解你！你是个爱国忧民的好青年。眼下，中国是需要一部好历法。据我所知，大明帝国的《大统历》，源于元代《授时历》，由于回归年长度自汉以来逐渐减少，此历在元朝行用期间已经有了很大误差，而明朝沿用此历已有二百三十多年，没有更改，所以必须用新历厘正旧历。”

“先生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徐光启激动地抓住利玛窦的手，说，“中国人从古至今按农时耕作，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如果节气测定不准，那么春种秋收就带来一系列的弊端，甚至误时而欠收、减产，带来人为的灾年呀！”

“是的！是的！我常听种田的老百姓讲，‘人误天一时，地误人一年’。如若节气推算错了，受害的是种田的农夫。”

“先生太了解农夫啦。”徐光启说，“农谚讲‘春争日，夏争时’。春种秋收，可不能差一时一刻，更不能差几天呀！京畿地区的农夫讲‘谷雨前，紧种棉’、‘谷雨种大田’；川贵地区的农夫说‘春分到，把种泡，点了玉米忙种稻’、‘芒种不种，种了无用’。足见节气对农时的重要。”

“是的，是的。”利玛窦接着说，“我听京郊的农夫说，麦子收割节气也特别重要。他们讲‘麦熟一晌，龙口夺粮’！”

“对，对。小麦熟的季节性很强。如不按时收割，差上半天，就会麦粒脱落，落地生芽，一年白辛苦！”

“光启，你的忧民之心，太感动我了！”利玛窦以基督耶稣教徒的心灵，感应着徐光启的忧忧之心，目光中充满有负于人的神



色,说,“这些天,我正在研究如何以西历定节气,让百姓好记,又便利。”说着,利玛窦拿出自己推算好的一张表格说,“光启你看,以立春这个节气看,1603年是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1640年就是正月十三日,前后相差二十天,如果改用西历,这两年的立春节气都是二月四日。你看这多方便呀!”

“太好了!太好了!”徐光启拿着那张二十四节气推算表,高兴得跳起来,手舞足蹈地喊叫着,“先生,就冲这张节气表,我也要入教,做您的教徒喽!”

“好!《圣经》上说,上帝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光启,我将挑选个最好的日子,为你洗礼!”

徐光启情不自禁地扑向利玛窦,于是四十一岁的徐光启与五十一岁的利玛窦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三

全城振耳欲聋的“教日”敲打声传到皇宫。刚刚坐到御膳房用餐的万历皇上,听到宫外的声音,马上问身边的贴身太监:“王安,宫外是什么声音?”

“禀报皇上,是百姓们救护被天狗吞下的太阳!”王安毕恭毕敬地回禀着。

万历皇上听了顿时气得脸色铁青,一拍御膳桌,苛责道:“沈一贯不是说朕是天子,洪福齐天,吓跑了天狗吗?怎么天狗又回来了?”

“皇上,沈……”

万历皇上还没等王安说什么就怒不可遏地将御膳桌子一搨,只听稀里哗啦,一桌子山珍海味、美味佳肴都翻到地上,于是

吼道：“这是用花言巧语欺骗朕！传旨，文武百官马上上殿！”

“宣文武百官上殿！”

圣旨一下，马上由大小太监由宫内传到宫外。

两刻钟后，各部大臣都已到殿，惟有首辅沈一贯没到。站立在龙椅前的小大官员，一个个低着头，目不敢斜视，气不敢大出。有的老臣趁额头挠痒的机会，从手指缝里瞥了一眼皇上，见皇上脸拉老长，两目冒着怒火，就知大事不好。

“沈一贯，你知罪吗？”皇上终于打破沉寂，好似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问话。

按往日，皇上一发话，殿内必有回应。而此时，皇上发了话，却无回声。

“沈一贯！你听见了吗？”万历皇上发起怒来。

等皇上第三次问话时，只听大殿门口呼叫道：“臣有罪，罪该万死！”

万历皇上眯着眼朝殿门口望去，只见钦天监监正沈淮慌慌张张地跑进大殿，在龙椅前“扑通”跪倒：“皇上，臣有罪！”

“朕没叫你，叫的是首辅大臣沈一贯！”万历皇上依然怒气未消地吼着。

“臣，日食推算有误，该打该罚，由臣一人承担。”沈淮哀求着。

“沈一贯呢？”万历追问道。

“沈大人因我而昏过去，正躺在家里，不醒人事。”沈淮回答着。

“朕问你，你可知西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为何赐死？”

沈淮依然跪在地上，说：“因星变，代君受过！”

“那么翟方进的前任丞相为何而罢官？”

“也是因推算日食有误，天谴而被罢免！”

“沈淮！你既然日食推算有误，又肯承担过失，那么你是愿替沈一贯罢官，还是愿朕赐你一死？”

“臣，罪该万死！”

“那好！推出去，斩了！”

大殿里鸦雀无声。

“启禀皇上。”沈鲤走出队列，撩起袍襟，跪请道，“沈淮作为钦天监监正，将日食时辰推算错，是有罪过。不过，过错之责，并非在他。而是因我朝大统历沿用前朝郭守敬所制之历的缘故。二百多年前，照此历法推算日、月之食，可能不差，但二百多年之后，日月星辰运动有变，仍按不变之历推算，故出差错。汉唐以来，推算日、月食有差一、两天的，宋元之后，也有相差几个时辰的。今日日食时刻，照我朝历法推之，也是对的，只是与日月星辰运动已有不符，故，历法不变，今后推算仍会有误。”

“那么以爱卿之见，怎能使推算不误？”万历皇上听了沈鲤头头是道的陈述，颇感兴趣地问道。

“以臣之见，应当以新历代旧历。”沈鲤自信地说。

“新历在哪儿？”

“利玛窦是西人精英，他精于天文数算，已有制新历的办法。比如，今日日食，几个月前他已推算出来，而且分毫不差。”

“朕，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

“日食预报已由首辅大臣报给皇上。”

“何日……”

殿内因沈一贯不在，无人回话。皇上对沈鲤的启奏十分感兴趣，就让沈鲤免礼平身，接着陈述自己的见解。

沈鲤接着说：“以臣之见，不妨让钦天监在利玛窦指导下制定一套新历。”

“不可，不可。”沈淮跪在地上，摇着头说。

“为何？”万历皇上追问道。

“天文历法乃我朝头等政事，怎好将此权柄，交给一个外国之人？”沈灌固执地说。

“愚见！愚见！”沈鲤讨厌地说。

“我堂堂大明帝国，宁肯无好历法，也不能留用西洋之人！”沈灌争辩道。

“此言差矣！”沈鲤说，“外国洋人参与修历，制定历法，古已有之！”

“有谁？请大人明言！”沈灌质问着。

沈鲤先向皇上施了个礼，说：“既然沈灌问此事，容臣明说。就以唐朝为例，印度天文学家瞿昙一家，就世代供职于司天监，翻译介绍了不少印度天文历算著作。代宗时，还以瞿昙氏所编诸历为准，参照行用。他们和迦叶、俱摩，三家长期侨居长安京都，为华夏历法做出可歌可颂的贡献。至于五代时的波斯药物学家李珣在华夏精研药物，著述六卷《海药本草》，其优秀成果已为我朝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所吸收。这些已成了光荣的历史。为啥到了我大明朝就不可以留用西洋人呢？更何况利玛窦所进自鸣钟已得到皇上和皇后、皇太后的喜爱，并亲自为皇太后治病行医，药到病除，难道如此有用之人，就非得赶走，杀绝吗？”

“皇上……”沈灌朝皇上施着大礼，还想说什么，被皇上一个手势止住。

“大胆贱臣！你错算日食时刻，已罪不可赦，如今又巧言胡语，扰乱朕，真是胆大妄为。来人，给我打人大牢，听候发落！”

皇上一声令下，在场的文武大臣，一个个噤若寒蝉，惟有沈鲤、李之藻、杨廷筠互相递着眼色，高兴地抿着嘴乐。

傍晚，沈一贯醒来时，屋里已掌上灯。已人古稀之年的沈



贯确实吓坏了。他醒来后，身边的小妾，喂了他几口鲜奶。他神经质地推开她，神情恍惚地惊叫道：“我不能死！我要活！”

他喊叫了一阵，迷迷糊糊，仿佛自己又回到当年做知府的肇庆城。那时他初见利玛窦，对其自鸣钟垂涎三尺，本想弄到手，可惜身边几个人都是老母猪扑麻雀——心灵手笨；建生祠，利玛窦又不肯让教堂；后来到了京城，本想趁石星抄家之机，捞回洋玩意，可是又怕事情败露，最后不得不叫人变卖到漠南……想到自鸣钟，他又想到马堂，想到沈鲤。马堂，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活该投进大牢！沈鲤！这个倔巴老头子，处处与我作对。看我有一天略施小计，把他整个屁滚尿流！

“咣当！”屋外传来一声振耳的声音，吓得沈一贯顿时额上冒出冷汗。哎呀！错报日食，又哄骗皇上，那是欺君之罪呀！欺君者，砍头也！

正当沈一贯预感灭顶之灾来临之际，突然中书舍人赵士祯求见。

起初，他不想见。但，管家一说，赵士祯有要事相商，便下床接客，摇摇晃晃地迈着步子，走到客厅。

“沈大人，听说大人身体欠佳，后辈前来探望。”赵士祯进屋便行大礼，巧言安慰。

“坐吧，坐吧。”

“沈大人多年对我栽培，后辈才有今日。听说大人因错报日食，受到连累，故来探望，想个脱身之计。”

“你有什么解脱办法吗？”

赵士祯朝门口望了望，见无人，便说：“大人，不要忘了，我这中书舍人是可以直接替皇上传递信函的！”

“那有何用？”

“预报日食，不同其它政事，他可以报一次，报二次，三次或

四次。只要有一次是准的，您不就可减轻罪责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沈一贯抿着白刷刷的胡子，说，“比如说，头两次报告为错，第三次为准，那就证明钦天监报日食无错。不过……”

“我也明白大人的担忧，无非是皇上没见到准确的报时。”赵士禎故意把声音压低，把嘴伸到沈一贯的耳边，诡计多端地说，“钻空子就在这里。”

沈一贯嘿嘿一笑，说：“就说准确报时让礼部耽搁了。不过，谁人作证？”

“我！”

“你？如果皇上追究下来，你有何凭证？”

“哎呀！凭证我现在就可以写一个。”

“甭！还是你这年轻人心眼儿来得快。好啦，好啦。总算了结了我的一块心病。拿酒来！”

当晚，沈一贯让赵士禎写好假拟的日食报时奏疏，就好酒好菜地招待这位惟一关照他的门徒。

次日，沈一贯一觉醒来，抓过假奏疏，掂量了一阵儿，又犯起核计。此奏若说经礼部奏报，那么礼部就要承担责任，作为礼部尚书的沈鲤，绝不会听任摆布，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火上浇油，使事情更难处理。怎么办呢？

沈一贯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他想来想去，惟一可行之策，就是把赵士禎抛出去。因为奏疏是他亲手写的，就是闹到刑部，大家一对笔迹，赵士禎想逃也逃不了。最后只能由擅自延报食时的赵士禎承担全部罪责。想到此，沈一贯“噗味”笑了一声，喃喃自语道：“叫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想到此，他转念又一核计，“如果赵士禎反咬一口怎么办？”

嗜！管他呢！两个月前，谁叫他的老子赵百万与海匪勾结



被杀，家产被充公呢？当今的时局，没钱、没权、没人，谁还能替他说话？

过了三日，赵士桢果然被罢官，抄家，随后便流落街头。

第十七章

北京城纷纷扬扬下起大雪，鹅毛似的团子，铺天盖地。不大工夫，城墙上、屋顶上、枯树上、庙宇顶上、古塔上都披上素装，一条条街巷胡同、四合院里也都铺上一两寸厚的积雪。

被罢了官、抄了家的赵士禎，身无分文，无处藏身，孤零零一人在风雪中绝望地挣扎，这时他才尝到贫穷与孤独的痛苦。自打罢官以来，他本想靠官场老友在京城谋点小差饷口度日，哪曾想他到哪家门口，哪家关门闭户，如同瘟疫讨人厌烦。回广东老家吧，家产皆无；留京城吧，又无职可谋，于是他只好靠卖文为生，替人抄写文字，或写幅楹联，写个状子，过着一天不如一天的日子。天暖和时，他可以住到破庙，而眼下天寒地冻，又到何处安身？绝望中，他恨起沈一贯，恨起这个世道……

雪越下越大，天混混沌沌，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陷阱。赵



士祯的心也同这天色一样、道路一样，一片昏暗。

“石狮子！”赵士祯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两只石狮子身披白袍，蹲在黑漆大门楼两侧，笑盈盈地望着他。哎哟，这不是利玛窦神父的住处吗？

赵士祯望着黑漆大门愣住了，他停下了脚步。他很想进去，歇歇脚，吃顿饱饭，然而他犹豫了。他低着头，缩着脖子，想起他在澳门、广州、肇庆与利子相处的日子，也想起在南京、济宁时一回忆就叫人脸红的时刻。

“汪汪汪！”

赵士祯身边传来一条大黄狗的狂叫声。此时，不知大黄狗看他寒酸的样子狂吠，还是从他的神态上发现了什么，叫起来没个停儿，似乎非把他赶走不行。

此刻，在院子里打扫庭院的利玛窦，听到了不停的狗叫声，以为是讨饭的穷汉遭到不幸，于是慌忙开门。他推开黑漆大门，朝门外一看，见一个衣衫不整的中年汉子绝望地站在风雪之中，他立刻在胸前画起十字，祈祷道：“仁慈的主啊，救救这个迷路的羔羊吧！”

利玛窦身披斗篷，脚下蹬着松软的积雪，走到那汉子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眼，马上唤道：“赵士祯！”

赵士祯带有几分羞愧的眼神木然地盯着利玛窦，半天不语。

“赵先生，请到教堂一叙。”

赵士祯仍然不语，只是身不由己地迈动脚步，一步步走进黑漆大门。

利玛窦与赵士祯一前一后地走进小会客室，恰好正在这里校对《万国全图》的皎生光，划火点灯。

利玛窦把赵士祯介绍给皎生光，皎生光一笑，说：“他们不留你，我这个穷秀才留你。老兄，咱们在这吃过晚饭，到我寒舍去

住吧。”

赵士禎会意地苦笑一声，接着流下泪来。

当晚，三人作了些交谈。三更鼓响，皎生光就领着赵士禎，带着校好的利玛窦绘制待印的《万国全图》，离开了利玛窦的住处。

次日，雪霁风息。赵士禎在皎生光的住处闲着无事，就翻阅一些破旧书籍。翻着，翻着，只见一本旧线装书里，夹着几份揭帖。有的揭露当朝万岁爷的爱妃郑贵妃，欲废太子而另立自己儿子福王为太子的言行；有的揭露当朝大臣兵部尚书、内阁辅臣、京营巡捕都督、锦衣卫指挥等如何蚁附膻，蝇逐臭，倚仗权势，欺压百姓，与郑贵妃沆瀣一气，“动摇国本”。

赵士禎很快地用眼溜了一遍，然后双目盯在揭露沈一贯“为人阴贼，尝用人而不用于人，故有福己自承之，有祸则规避而不染”等字句上。他玩味了半天，拳掌一击，自语道：“好！沈蝎子的嘴脸揭露得好。真他娘的解恨！”他手里提着揭帖，暗想：“何不把几张揭帖合而为一，印发出去，让世人更多地了解沈一贯一伙人的丑恶嘴脸？”

想到此，赵士禎仿佛找到一种几个月来想发泄满腔怨气、报复沈一贯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的深仇大恨的良方妙策。于是铺开纸张，拿出笔墨，以《国本攸关》为题，将几份揭帖合成一文，并请皎生光找人刻版印制，第二天夜里，就将此文散发完毕，这样上自宫门，下至街巷，到处可以见到此文。

夏历十一月十一日清早，沈一贯刚刚起床，欲披上袍子到后花园赏雪。可他刚走出大门，一个家仆就追上他，将夹在外大门门缝里的《国本攸关》仅四页的小册子，塞到他手里，张慌失措地说：“沈大人，灾祸来了！”

沈一贯一惊，赶忙展开小册子，三角眼紧盯着木版雕印的一



行行黑字,当他看到几行对他的评判时,两只对眼立即停在“沈一贯”三个字上,呆嘴嘴、傻愣愣地一动不动,眼前一片空白。

惊慌、恐惧、悲观、绝望之后,沈一贯脑瓜子一转,暗想:这妖书矛头所指是郑贵妃,我只不过是只“附蚁”、“逐蝇”,又有何怕?何惧?何悲?再说,郑贵妃是万历皇上的心肝儿,这“妖书”作者竟然把矛头指向皇上所喜欢的人,万一皇上怪罪下来,岂不杀头?诛灭九族?

沈一贯想到此,化悲为喜,不停地捻着黄胡子,想着鬼点子:这妖书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此人,既然指名道姓攻击我,我为何不先下手为强,向皇上告发,立即侦缉、捉拿?

难道是他?是刚刚入阁为次辅的沈鲤?不!不!他不至于赤膊上阵,引火烧身……看“妖书”内容,看文中语气,除了沈鲤一伙,还能有谁?

他娘的,一定是他!自打沈鲤入京,任职于户部、礼部,处处与我作对。远的不讲,从利玛窦神父入京以来,他处处找茬,眼我过不去,我说东,他偏说西;我论长,他偏讲短,公然在金銮殿上,与我过不去。更可恨的是他利用皇太后之口,暗地追查利玛窦第一批进贡的贡品,弄得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甜,昼夜如惊弓之鸟。此人不杀,我还有什么活路?

不过,若奏妖书为沈鲤所为,证据何在?若证据不实,岂不被他们反咬一口?

正在沈一贯左右为难之际,尖嘴猴腮的马六,急三火四地闯进大门,他见到沈一贯,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沈大人,不得了啦!大祸临头啦!”

“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沈一贯蹙着眉头问。

马六马上从袖子里抓出与沈一贯见到的“妖书”一样的小册子,递给沈一贯,说:“大人,您看看就知道啦。”

“噢！”沈一贯接过妖书，对眼一瞟，说，“何必大惊小怪，我早已看到了！”

“沈大人，他们把您和郑贵妃搅到一起，又骂您是‘阴贼’……”

“大胆！你……”

鬼灵的马六立即觉察到自己口误，小眼睛一转，改口道：“是他们骂您是什么‘贼’！”

“好了，好了，你说‘他们’，他们到底是谁？”

“还用说，还不是沈鲤、郭正域一伙子！”

“你有何凭证？”

“他们平时与大人过不去，故今日找茬，煽动人们，想把您搞掉，然后他们霸占朝政。”

“我说的是凭证！”

“凭证吗，还是有的！比方说，在肇庆时，作为巡察使的沈鲤，曾接受一架利玛窦送的小型自鸣钟。利玛窦既然是外国人，是要进贡的，那么他随便收下利玛窦的礼品，岂不是公开劫贡？如果他骂您是‘阴贼’，那他就是‘阳贼’！”

“对，对，对呀！此事有证据吗？”

“有！达观和尚曾亲眼见到过那架自鸣钟！”

“好！这下有招啦！”沈一贯听了喜出望外，马上想出一箭三雕的鬼点子，诡秘地道，“马六，你先派人看住沈鲤的家，别让那钟转运走；第二，把达观和尚抓到锦衣卫审问。一旦那自鸣钟有了着落，咱们就眼沈鲤旧账新账一起算，不叫他掉脑袋，也叫他身上脱一层皮！”

“是，大人！”马六心领神会地点着头。

“此事若办好，我保举你当锦衣卫的千户！”

“多谢大人栽培！”



大雪过后,北京城刮起西北风,枯树甩着头嘶叫着,像狂怒的狮子,一条条胡同里呼呼的寒风夹杂着啾啾乱叫的破窗户纸声,听了叫人浑身发抖。加之皇室御用大庙慈寿寺庙顶上的风铃声,像急风暴雨中奔马的铃响,听了更叫人心慌意乱。

就在沈一贯接到“妖书”的同时,万历皇上也在暖阁接到太监送上的同样“妖书”。他看完几百字的《国本攸关》,顿时两手发抖,气得面色如纸,他本想把那小册子撕碎,掷之火盆儿。但,发抖的手怎么也不听使唤,薄薄的几张纸就是撕不破。于是,他索性整个儿的将小册子扔进炭火盆儿,眨眼间,小册子化为灰烬。

“国本,国本,朕身为一国之君,用得着你们操心!”万历皇上气得吼叫着,震得空荡荡的宫室嗡嗡作响。

万历皇上为何对此事愤愤然,怒气冲天,其中自有原因。

因为围绕着立太子的“国本”之争,已持续了多年,也是万历帝自登基以来,最伤脑筋的事儿。他十六岁大婚,可是婚后二三年,皇后没有生育。此事急坏了李太后,因皇后无子事关皇位继承大事,为此李太后几次找达观和尚,希望法师建菩萨道场,以祈生皇储。事也凑巧,达观为皇上求皇子之后的秋天,万历帝就得了个皇长子,起名常洛。但,这长子并非皇后所生,而是与一宫女野媾而孕。万历帝并不喜欢这个宫女。事隔四年之后,万历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常洵。按照宫廷“立长不立爱”的规矩,万历帝早该立常洛为皇太子。可是,由于万历帝偏爱郑贵妃母子,就想立常洵为皇太子。后来在李太后与群臣的逼迫下,不得不立常洛为皇太子。然而,郑贵妃闷闷不乐,时常鼓动万历帝废常洛而立常洵,弄得谣言四起,街头巷尾都窃窃私议“国本之争”。几年来,万历帝为此事伤透了脑筋,伤透了心。

而,今日有人竟然以书卷的形式,重提“国本之争”,怎能不叫这个易怒的君王又恼、又恨、又火呢?

“唉,没有皇长子不就好了!都怪达观这个和尚!如若没有他念经祷告,哪有皇长子出世?没有皇长子,岂不早已立常洵,一顺百顺,哪能带来这么多麻烦?”

正在万历皇上气恼,一心想整治达观之时,突然太监王安送来沈一贯的奏疏。万历帝浏览一遍,觉得此事与沈一贯无甚干系,自然对沈一贯放下心,而对沈一贯要求洗刷自己清白之冤,不甘受诬,请求皇上降旨缉拿“妖书”撰造者、刊刻者、主使人,其中点名达观、郭正域、沈鲤与此事有关等等奏报,十分同情。他思来想去,决定先拿达观开刀,于是朝殿外呼道:

“传旨,召首辅沈爱卿上殿!”

二

方面大耳、气宇轩昂的达观和尚突然被抓到锦衣卫大牢,投进班房,起初有些不解,但并无烦恼、怨恨。他坐在墙高数仞、狱地卑湿、隔壁时有嗥呼的大狱里,依然正襟危坐,闭目念他的经文。他自觉无罪,并不在乎这狱中之苦。在他看来,人来到世间就充满苦难,生苦、病苦、老苦、死苦、别离之苦、求之而不得之苦……一切皆苦。人人佛门,吃斋念佛不就是为了走出苦海,以达到无苦的涅槃境界。只要忍下这坐狱之苦,来日定会有光明。

达观在狱中连续坐了三日,不吃不喝,竟然安然无恙,真是坐功惊人。十多年前,他曾在京坐禅四十昼夜,令世人敬佩不已。而今又在狱中静坐不语,弄得狱卒不知如何是好。

“老法师,您受苦啦。”

就在达观连续静坐了五日后的一个清晨,牢门的木栅口,一

个公鸭嗓男子突然在栅口叹息道。

花甲之年的达观睁开双目，朝栅口膘了一眼，见一个穿着仙鹤绯袍，头戴七梁朝冠的官员皮笑肉不笑地站在栅外，三角眼眯着望着他。

“首辅沈大人来看你来了。”一个狱卒献着殷勤朝达观招呼道。

达观听了招呼，木然地又闭上眼睛。

“吱咯——”

木栅打开。随着吱吱咯咯的栅门声，沈一贯一步步走下台阶，步入监房。

“老法师！您知道您到此，是谁的意旨吗？”沈一贯拉着长声，自问自答地说，“这完全是皇上的意思。”

达观动也不动地端坐着，似乎一切与他无关。

“你知罪吗？”沈一贯改换了语气，威逼着问道。

达观依然如松塔般地坐着。

“你可知道，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一品首辅！我来，就是想教你出狱的。”

达观在京数年，深知沈一贯的为人。不过，他并没与这位“阴贼”打过交道。此刻他听了这位首辅阴阳怪气的话语，心里像吞了只苍蝇，他想喊，想说。

“我有何罪？”达观终于开了口。

“妖书一事，想必你已知道？”

“那与我何干？”

“妖书是沈鲤所为。你对他知多少，就讲多少吧。”

“既然妖书是沈大人所为，何不把他也抓进监狱？”

“这……”沈一贯像吃了口干面团子，噎得直伸脖儿，干嘎吧嘴儿，就是说不出话来。

牢房里一时静得如坟场,只听墙角耗子洞里耗子吱吱乱叫。

“那好!”沈一贯在牢房的干土地上转着圈子,发动了攻势,“你不说,我也知道。比如,有人密告沈鲤在肇庆当巡察使时,曾私自接受利玛窦所贡的自鸣钟,那时你也在肇庆,你不会没听说,没看见吧?”

达观听了暗自一惊,暗想:这个阴贼要对沈鲤下手了!不,我不能袖手旁观!沈阁老为人正直,忠心为国,风骨凛然,是一代忠臣,这样的国家栋梁,不能受损,而应尽力保护!我佛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岂能让邪恶为所欲为?他想到此,转守为攻,反问道:“沈鲤乃一代忠臣名宦,他岂能私吞皇贡肥己而坏了名声?”

沈一贯最忌恨别人说沈鲤好话,此时听眼前这个和尚竟公开赞扬沈鲤,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红涨着脸,吼叫起来:“不许你为一个罪臣评功摆好!”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沈大人,我看你还是没读懂你所谓的‘妖书’呀。”

达观几句话刺到沈一贯的痛处,那“妖书”上明明写着他“为人阴贼”、好“承福”而“避祸”等等,达观的诘责,不等于打自己的嘴巴子吗?

沈一贯被激怒了,他一声比一声高地喊叫着:“你这个秃和尚,你不要忘了,‘国本之争’祸根在你,如果当年你不为李太后祈生皇太子,哪来的今日‘妖书’之事?”

“哈哈……”

达观大笑起来,他蓦地站起来,也高声回应道:“我为皇上祈皇子有何过?何罪?我看,我祈对了!不仅无罪无过,反而有功!有过的是你这个祸国殃民,专搞阴谋诡计之徒!”

“住口!”

“哈哈……”

“来人！站笼侍候！”

沈一贯说罢，转身登上阶梯，怒气冲冲地走出大牢。

何谓“站笼”？站笼者，是明朝中后期施行的一种酷刑。这种刑罚，就是没有轮子的囚车，在木笼四周钉上钉子，钉子尖冲里，密密麻麻，令犯人直立地站着，如稍有弯腰，或转身，钉子马上刺伤皮肤，所以人入笼，只能一动不动地站着受罪，而且是昼夜用刑。故，一人站笼，多九死一生。

达观被囚人站笼，头两天还能站立，可是到了第三天，就慢慢力不能支，渐渐地两腿发软，身子前倾，而且周身麻木，于是，一颗颗钉子刺进前胸、后臀、前额、大腿……一滴滴血从钉子口流到身上，淌到笼子底儿……

几天后，当狱卒把达观抬出大牢时，鲜血流尽的他，身子已变成皮包骨的木乃伊，惨不忍睹！

入冬后一场雪接一场雪，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再加上因“妖书”一案天天抓人，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整个京城像个大冰窖。

沈一贯借皇上之成，本打算从达观口中抠出口供，除掉政敌沈鲤，哪曾想达观至死不吐有关沈鲤收留自鸣钟皇贡一事的一个字。身为首辅的沈一贯无奈，只好把诱饵甩向利玛窦，期望从利子的口中证出沈鲤确实收受了自鸣钟。

腊月的一天，利玛窦正在屋里作祈祷，突然门口传来车鸣马叫声，不一会四辆马车停在大门口，随之传来吆喝声：

“首辅大臣沈大人到！”

“哎哟！沈一贯！”利玛窦听沈一贯登门，赶忙出院相迎。

“神父大人可好？”沈一贯见利玛窦出门相迎，马上满脸堆

笑,打着招呼问候。

利玛窦不知首辅大臣不告而至的意图,只好不冷不热地应酬。

四辆马车停在大院门口。利玛窦朝木板、秫秸围着的车厢瞟了一眼,见一车是木炭,一车是大白菜,一车是豆油、调料,一车是各类点心。

“神父大人已到京多日,卑职因公务缠身,不曾拜访问候,望神父多多包涵。”

“哪里,哪里。”

“这些天天气甚冷,卑职特送些取暖、日用之品,望神父笑纳。”

“岂敢,岂敢。”

“神父大人,不必客气。照顾国宾,是卑职的本分。送点小小的礼品,是公,也是私。请神父大人别客气了。”

利玛窦与沈一贯按礼节施礼,寒暄一番之后,利玛窦就把客人迎进院子里的客厅。

宾主落座之后,沈一贯就转弯抹角地提到沈鲤很多年前的肇庆之行。说话间,沈一贯突然问道:

“神父大人,当年您送给沈鲤的那座小自鸣钟,不知现在落到何处?”

利玛窦听了一怔,话语中已摸到沈一贯突然拜访的来意。此时此刻,利玛窦对“妖书”一事的前前后后,已了如指掌。达观之死,京城到处抓人,他都心中有数。同时,他也从一些老朋友的口中,得知沈一贯想利用“妖书”一事、借机除掉沈鲤。而,眼前沈一贯突然提起沈鲤当巡察使时的那段往事,无非是想抓住自鸣钟一事,作为整理的一个把柄。

不!我不能讲出半句有关沈鲤的事情。沈大人是个为官清

廉、为人正直，受朝野敬重的官员。多年来，他为传教进京一事，操了不少心，费了不少神。如此慈善的官员，我不能做出半点有损于他声望的事儿。

利玛窦想到此，和善地一笑，说：“事已隔多年，我已忘记了送没送谁什么礼品。”

沈一贯听了利玛窦的回答，心里凉了半截儿。暗想：完了，这是封门儿的话。此时，他又油然生起妒意，暗自骂道：“沈鲤这老东西，真有手腕儿呀！不仅拉拢了朝内不少大小官员，崇他，敬他，还将一个外国人笼络得五体投地，敬之如神，真他娘的怪事儿。”

此刻，官至极品的首辅大臣，哪还有心思跟一个外国神父说小话儿？他看利玛窦不远不近，不冷不热的样子，已无心再呆下去。

“再会。”沈一贯霍地站起，头也不回地走出院子、大门。

当日沈一贯坐着轿子回到府邸，御史麻小个子张问达早已在客厅等候。

张问达见沈一贯满面怒容，就猜到缉查“妖书”一案不顺利。于是，迎上前，讨好地问道：“首辅大人，为何愁眉苦脸呀？是不是为‘妖书’一案操心？”

“你还不知我？咱们情同手足。”

“是呀，是呀。我正为此案而来。”

“这么说，张兄心中已有谱儿？”

“八九不离十吧。”

“‘妖书’为谁所为？”

“昨晚观音菩萨托梦，说‘妖书’为郭正域撰写，沈鲤为后台主谋。”

“这正是我多日琢磨的。不过，您有何据？梦，岂能……”

“沈大人，您有所不知，张某可是几十年钻研《周公解梦》呀。虽不及唐末宰相柳懿子从政之余著梦验之书《梦隽》传世，但也有半仙之体。其梦，十有八九应验。沈大人，您对我还有疑吗？”

“不会，不会。我这个首辅大臣，岂能疑金都御史，我的得力臂膀？老兄，自打抓李贽下狱那天起，我就看出您是个做事有智有谋之人。”

“沈大人过奖！过奖！”

“哎，张御史，我们是彼此彼此。下步如果除掉那条鲤鱼，我看次辅的缺，愚兄只有荐举你一人喽！”

“多谢首辅大人的厚爱！”

“张御史，您看下步怎么办？”

“立刻派锦衣卫包围沈鲤宅邸，搜查所有的罪证！”

“那郭正域呢？他不是回原籍待罪去了吗？”

“也要马上派人乘快船，去北运河追捕归案！”

“妙计！妙计！”

“哈哈……”

“嘿嘿嘿……”

三

随着“妖书”一案的影响很快波及到六部各署，大小官员对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的不信任日益明显。因首辅、次辅都是“妖书”点名的官员，沈、朱二人不得不避嫌，待罪于家中。这样内阁大臣中，只剩下沈鲤一人主持日常政务。

沈一贯对此更加恼恨，他发誓不把沈鲤搬倒，倒着身子走出文渊阁。

沈鲤一心报国，为人正直，为表达自己忠心无邪，就在内阁



桌案上供了个牌位，上写“天启圣聪，拨乱反治。”他每天入阁后，头一件事就是焚香拜祝，以表心境。

一日，张问达趁沈鲤不在，闯进内阁，亲自目睹了“八字牌位”，马上如获至宝，当日赶到沈一贯府上，献计道：“沈大人，沈鲤这下子算完蛋了！”

“仁兄，何出此言？”

“沈鲤有了反心！”

“有何为证？”

“他在桌案上供了个八字牌位。”

“哪八个字？”

“天启圣聪，拨乱反治。”张问达捋起袖子道，“这明明是主张用天主教来启化臣民，以拨眼下之乱，由他治理朝政！”

沈一贯听了眨巴眨巴三角眼，说：“难怪他与那个利玛窦神父那么近乎。这是要让外国人来统治大明臣民！”

“对，对，要害是‘反’和‘治’！”

沈一贯边琢磨，边在客厅兜着圈子，得意地不停地捋着鬓角的灰白的头发。

“张大人，赶快写折弹劾奏疏，报告皇上。”

“好！”

当日万历皇上就接到张问达写的奏折，勃然大怒，吼道：“反了！反了！我堂堂大明天子，怎能听外国洋教洋神摆布？那天主又为何物？”

“传利玛窦！我要亲自问问那天主为何神何物？”万历皇上从御案上抓起一道圣旨，往地上一掷，喊道。

过了吃顿饭的工夫，利玛窦怀着莫名其妙的心情，被召到乾清宫，站在皇上坐着的龙椅面前。

“利玛窦，朕问你，天主为何人？”

“天主，乃独一无二的神。”

“他有名字吗？”

“有。耶和華。”

“他能做什么？”

“他是全能的神，創造有形無形萬物的主。”

“朕也是他創造的嗎？”

“是。不，不，”利瑪竇隨之改口道，“您是一國之君，貴為天子。”

“今日神父，為何說話吞吞吐吐，一会儿說是，一会儿又說不是？”

“天子非一般黎民百姓，不可同日而語。”

“據說耶穌也是天主的兒子，那麼，我怎好也稱天子？”

“這個……”

“利瑪竇，今日你在朕面前，說話不必躲躲閃閃，應該有啥說啥。”

“是，主要求我不說謊。”

“那好。我問你，既然天主創造萬物，也就可以決定地上萬物的命運，是嗎？”

“按教規應該如此。”

“這麼說，朕也要聽從天主的嘍。”

“如果皇上信奉天主教，就要按教規行事。”

“好！神父今日說話很誠懇。朕，再問你，聽說你在肇慶時，曾贈送沈鯉一架自鳴鐘，有此事嗎？”

“皇上，您是一國之君，作為天主的教徒，我會實話實說：有此事。但，那是私人饋贈。”

“好，送客！”

萬曆皇上一聲令下，立即結束了閃電式審訊。



利玛窦前脚迈出乾清宫门坎儿,万历皇上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将沈鲤的宅第包围,准备搜查。

锦衣卫很少直接接到皇上御令,今日听皇上下旨包围沈鲤私邸,一个个哪敢怠慢。所以,还没等利玛窦回到住处,沈鲤的家宅,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已被数百名锦衣卫兵丁包围得水泄不通。

利玛窦从自己突然被召见,以及万历皇上的问话中,觉察到沈鲤可能要被人陷害,于是他回到住处,匆匆派钟鸣仁去找梅小姐,让她去报告沈鲤,以防不测。

次日,一大早,梅小姐坐轿赶到沈鲤家宅大门外,只见兵丁已森严壁垒地将沈家包围。她向邻近一打听,原来皇上已下令:不许沈家人外出,也不许外人人内。都说沈鲤招来大祸,但祸从何而来,谁也说不清。

梅小姐慌慌张张坐轿马上去找表妹刘迎春,要她在李太后面前说个情,请皇上开恩。

李太后毕竟是个历经两朝的名后,在朝中,哪个大臣忠,哪个大臣奸,她心中有数。而对于沈鲤,这是个办事让她放心的重臣。万历皇上,还是做太子的时候,沈鲤就为讲官,为太子讲经论史,深受太子宠爱。沈人阁做礼部尚书后,从不贪财受贿,且为人正直,就连同乡送点家乡土产,也从不收纳。后来他官越做越高,就越廉洁,从不巴结别人,借机上爬。在他主持礼部政事期间,有一次郑贵妃要为父亲申办丧事费用,因数额太大,沈鲤坚决反对。还有一次顺义王的妻子请求册封,沈鲤不仅不答应,反面严正批驳。后来京师一带多次遇旱灾、水灾及地震,他每次都借机上疏,痛陈天下局势,恳请皇上恤民勤政、崇俭戒奢,大大削减朝中的费用,以赈济百姓。

当李太后得知皇上下令搜查沈鲤私宅时,气得她连声说:“糊涂!糊涂!”并当日将皇上召到跟前,训斥了一顿。

万历皇上被太后数落了一顿,回到后宫颇为不快。正在他疑惑不解,骑虎难下时,一个太监报告:河南朱载堉王子送上《律学新说》、《圣寿万年历》,及西洋自鸣钟一座,正在京城恭候皇上召见。

万历皇上对律学、万年历,并不大感兴趣,惟一吸引他的是西洋自鸣钟。为此,万历在后宫亲自接见朱载堉。当万历问及西洋自鸣钟的来历,才弄清那架钟正是沈鲤所送,是为了帮助朱载堉研究乐律、历书计时而用。而今日所呈两部专著,如果没有准确的计时,是很难这么快问世的。

万历皇上在家母太后的义正词严的训斥下,又得知沈鲤助载堉为国研制历法律学,于是不得不将包围沈鲤家宅的锦衣卫兵卒喝退撤下。

夕阳西下,北京城一座座灰砖瓦四合院里,一家家点起了油灯。

利玛窦点着蜡烛,刚刚做完晚祈祷,只听大门口传来瞿太素的声音。他赶忙收拾几案茶座,准备迎接这位好友。

“利子,利子,报告您一件意外的好消息。”瞿太素进院子就大声喊道。

“什么消息把你高兴得这么疯痴?”利玛窦迎上前,不解地问这位好友。

“你猜嘛。”

“猜也要有个范围嘛。”

“你想想,七八年前,我们在南昌建安王府,议论过一个人……”



“哎呀，时隔多年，早已忘记。”

“我只要再提醒您一句，您会马上叫出他的名字。”

“谁？什么样的人？”

“一个将来要载人科学史、音乐史的伟大人物！”

“朱载堉！”

“对，正是他。”

“他怎么样？人在何处？”

“他来京晋献自己的著作。”

“他人住何处？”

“沈鲤大人私邸。”

“我可否前去一拜？”

“何时？”

“现在。”

瞿太素犹豫了一下，眨巴眨巴双眼，说：“好！我马上陪您前去。”

两人说着，相邀走出教堂。

北京城已是初春时节，美丽的星光下笼罩着温馨静谧的气氛。

利玛窦走在北京街头，仰望着满天的星斗，时不时发着感叹：“多么美妙的夜空。”

朱载堉是利玛窦早就仰慕、渴望见到的人物。

朱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少年时自号狂生。他是朱元璋的九世孙。按皇族之制，其五世祖被封为郑王，王府设在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省沁阳县）。其父朱厚烷也袭封郑王。厚烷为人忠厚，生活节俭。在载堉十五岁时，他因向嘉靖皇上进言“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奉劝皇帝“修法讲学”，不要信奉神仙，不要大兴土木而触犯龙颜，同时又被亲族诬告“叛逆”，遂被

削去王爵，软禁于凤阳达十八年之久。年少骨傲的朱载堉对于父亲无罪而被处罚，十分不满，便决意与皇族决裂，遂自筑土屋于王府门外，吃粗饭，睡草铺，十九年潜心研究乐律、数学、天文学、计量学、音乐学和舞蹈等科学与艺术。后来，穆宗继位，恢复了厚烷的郑恭王爵位。不久，厚烷病故。朱载堉理应嗣承其父王爵，但为了他喜爱的学问，他不愿与“官势”、“皇宗”之类的丑恶鬼魅为伍，决意让出郑王国爵，放弃王位。几十年来，他先后写了《律历融通》、《律学新说》、《算学新说》等著作，创建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理论，解决了九进制与十进制的小数换算法则等。

朱载堉的科学与艺术成就，强烈地吸引着利玛窦，他几次梦中与这位王子交谈。今晚不期而遇，利玛窦自然喜不自禁。所以，利玛窦今晚步子迈得格外大，格外轻快。

载堉也早就渴望见到利玛窦——这位西方奇人，交谈西学，希望从西学中学到中国所没有的知识。

沈府外挂着风灯。

利玛窦望着这熟悉的灯盏，恨不得一脚踏进门里，马上见到朱载堉。

沈府的黑漆大门开了。

利玛窦与朱载堉在客厅相会，两人一见如故。

“久仰！久仰！”利玛窦望着方脸、白须、白眉，外表冷峻的朱载堉，施礼道。

“幸会！幸会！”朱载堉也拱手还礼，热情地说。

“您朱载堉的名字，早就印在我脑海。”

“我也时常在梦中与您神会。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天使。”

“过奖，过奖。您才是当今科学巨星，艺术大师。”

“您带来的《世界地图》，使国人大开眼界。”

“您创造的十二平均律，足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大家媲



美。堪称‘东方文艺复兴巨子’！”

“哎哟！利子先生，怎么一见面，您就给我戴这么多高帽子？”

“不，”沈鲤插话说，“您当之无愧，这是历史给您的褒奖。”

三个人说着步出客厅，蹓跶到后花园。他们谈着，笑着，不知不觉已到深夜。

啊，群星灿烂的夜空，今晚多么美好！

第十八章

朱载堉王子的突然进京，利玛窦赠沈鲤的自鸣钟下落已明，故打破了沈一贯企图利用自鸣钟一事追查、治罪沈鲤“贪赃枉法”、“私图贡品”的美梦。就在沈一贯懊丧、无计可生之际，马六在傍晚闯进沈府，向沈一贯报告道：“沈大人，写‘妖书’的人，已被抓到！”

“谁？”沈一贯惊喜地问。

“皎生光！”

“什么皎生光？无名之辈。”

“大人，您别急呀。卑职知道您的心思。”

“知道能怎么样？”

“瓜熟了，自然蒂就落了。沈大人，这皎生光不仅是李贽的同党，还与沈鲤有勾结。”



“有何凭证？”

“大人，您看。”马六说着，从长袖里将一轴书画甩出，然后解开札绳，哗啦展开画面，一首五言八句，题为《赠利西泰》的诗，就展现在沈一贯面前。他双目一亮，怪色怪气地一字一句地念着。他连念三遍，未发现有隙可钻，就沮丧地说：“无甚把柄。”

马六猴腮一鼓，尖嘴巴儿一拉，诡秘地说：“大人，您再好生看看。”他边说，边指着那诗中的句子，阴阳怪气地道，“你看这‘举目九重城’、‘中天日正明’，这不明明讲利玛窦是天上的神，如日月普照大地吗？沈大人，您是一朝宰相，普天之下，只有天子贵称日月，哪能把一个洋和尚抬到天上？”

沈一贯听了点点头，又问：“还搜到什么？”

“妖诗一首！”

“在哪？拿来我看看。”

马六随即又从衣袖里将用罗纹笺写的一首五言诗抖搂出来，放到沈一贯掌心。

沈一贯抖开那诗笺，念道：

“五色龙文照碧天，讖书特地涌祥烟，定知郑生乘黄屋，愿献金钱寿御前。”

“大人，您看，那‘定知郑生乘黄屋’一句，不是明明指郑贵妃一家吗，这与‘妖书’所言废立之事，不是一脉相承吗？”

沈一贯听了，噗哧一笑，说：“你这个识字不几筐的小鬼头，想不到真有鬼点子！”

“这也是在大人身边这几年熏陶的。”

“可惜，李贽那顽面东西早已自尽于狱中，若不，我就连同沈鲤一网打尽！”

“大人，”马六指着画轴上一块红印章，说，“这不是沈鲤的方印吗？铁证如山，量他沈鲤想逃也逃不出您的手心！”

“好！我马上奏禀皇上。”沈一贯盯着画轴上的沈鲤方印，如获至宝，连夜赶写沈鲤与秀才皎生光勾结，炮制“妖书”的奏文。

客厅里掌起灯。沈一贯写完奏章，放下笔管，忽觉嗓子发痒，就连咳两声。

“大人！”沈一贯咳声刚止，倏然从屏风外闪进一妙龄少女，她轻声呼唤着，走到沈一贯跟前，粉白的脸儿冲着沈一贯的老脸仰着，继而张开樱桃小口。

噗！沈一贯微微把头一低，一口痰就从布满花白胡茬的嘴唇唾出。

那口痰不偏不倚，正好落进少女的口中。那少女双唇一合，刹那间咽下，然后退出客厅。

此，乃宰臣执国柄的沈大人“一绝”：“美唇孟”。

站在一旁的马六，看了既羡慕，又恶心。他傻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干咽了几口唾液，又嬉笑着奉承道：“沈大人，听说，您还有把金夜壶，是吗？”

“那有什么奇怪？将来你有钱，也搞它一把嘛。”

所谓“金夜壶”，又是沈一贯的生活一绝。夜壶，是夜间撒尿用的。沈一贯为显示自己的地位与富有，就别出心裁地用黄金铸了把金夜壶。不过，此壶造型特殊，外表看去，就是个裸体美女，然后五色涂彩，华美诱人。当沈大人小便时，就对准美女下部，宛若交媾之状。

沈一贯见马六诡秘地眼眼直乐，就若无其事地说：“有什么好笑？我那夜壶比皇宫差多了！”

“嘿嘿嘿，沈大人，您真是有福。”马六的猴腮越笑越瘪。

皎生光被作为要犯打人锦衣卫大狱。

夜半，他被带到一处秘密刑审室，主审者为御史张问达。

刑审室四壁为墙，迎门摆着两张木桌，一张桌上点着两盏油灯。

小个儿麻子御史坐在点着灯的桌后木椅上，桌旁坐着个陪审的年轻男子。

两个狱卒把皎生光带到刑审室，张问达未等皎生光站稳，就来了个下马威：“皎生光！你想死，还是想活？”

皎生光足带着镣子，双脚一并，昂首不语。

“皎生光！我问你，你为何不语？”张问达发起火来，拍着桌子叫道。

皎生光依然不语。

“你知罪吗？”

“我无罪！”

“胡说！你恶毒捏造妖书，离间君臣，危害社稷，无上无君，反骨昭然，怎能说无罪？！”

“证据何在？”皎生光反问道。

“人证、物证皆在，就着你招不招！”

“有证即招，无证是陷害！”

张问达被顶撞得无计可施，便猛地一拍桌子，叫道：“来人！我看他嘴还硬不硬！”

两个狱卒马上从室外跑进来。

“叫他尝尝‘拶子’啥滋味。”

御史大人一声令下，两个汉子便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尺多长、拇指般粗细的两根榆木棍子拿出来，将皎生光的两手五指并排夹住，然后两头捆紧，放到桌面上。

“皎生光，我最后给你个不道罪的机会。你招不招？”张问达厉声问道，“我再问你，妖书是不是你写的？谁是你的同谋？同党？”

“哼！你这个大麻子御史，休想从我的嘴里得到半点儿口供！”

“上刑！”张问达一拍桌子，吼道。

锦衣卫兵卒听到刑令，立刻用一根粗棍，猛敲夹着手指木棍的两头。

皎生光顿时觉得指断身痛，浑身抽动，疼痛难忍。

“拶子”，在锦衣卫大狱常用的刑具中，是非常厉害的一种。它不伤皮肉，但行刑稍微一用力，指骨马上就压断。俗话说，十指连心，可知其疼痛之难忍，其刑之残酷。

“李贽是什么人？你和他有何来往？”张问达手指着皎生光问。

皎生光一怔，继而答道：“李贽乃当今名士，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胡说！”张问达未等皎生光说完，就截住话头，苛责道：“李贽乃狂诞悖戾的叛逆之徒，他倡乱道，惑人心，十恶不赦……”

“呸！”皎生光也上来火气，他咬牙怒骂道，“不许辱骂李先生！李贽是当今忠臣，惨遭你这等小人诬陷而死。在他魂灵面前，难道你不害羞吗？”

“放屁！”张问达无理以对，只得破口大骂。

皎生光毫不示弱，也骂道：“放屁的是你这个奸臣！我告诉你，李贽是我崇拜的当今名人，不许你对他胡说八道。张大人，要我招，我可以招。”

“那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张问达怕顶撞下去皎生光不言不语，到时跟沈一贯无法交代，只好暂忍下皎生光对他的无礼，接着问道，“你曾出入沈鲤的宅邸，我问你，你跟他有何来往？是不是他逼你写的‘妖书’？”

皎生光忍着绞心的指痛，没有回答，他眯上眼睛，心里暗自

核计：原来这个奸贼想利用“妖书”，拱倒当朝栋梁沈鲤。前两年，他们想借整李贽之机，顺藤摸瓜，再整倒沈鲤。可惜，有骨气的李贽，以死抗议，用剪刀自刎于狱中，使他们阴谋落空。今日，他们又想以追查“妖书”为名，再次把矛头指向沈鲤，整倒这位受众臣信赖的清官，真是蛇蝎心肠。哼！我这小小的秀才与李贽相比，一个是泰山，一个是微尘。李贽尚且以死抗议，我怎能让他们阴谋得逞？！不过……

坐在木椅上的张问达见皎生光沉思不语，满以为他在寻思悔过自新，于是改换语气说：“皎秀才，我这人心肠也软，只要你如实交代，一定会给你条出路的。”

“哼哼，”皎生光鼻子一哼，冷笑着说，“李贽之死，早就使我看清您的心肠喽。”

“你……”张问达结结巴巴地吼叫着，“那李贽是罪有应得，与我何干？”

“我佩服李先生出污泥而不染，彻底与昏官一刀两断！”

“谁是昏官？”

“呵呵呵……谁是昏官，老百姓心里一清二楚。难道您这监察御史心里还不清楚？”

“混账！我看你这‘松风狂客’，就是李贽的徒子徒孙！”

“过奖！过奖！呵呵呵……”

张问达一时被这位“松风狂客”嬉笑怒骂得两眼冒火，于是又重重地拍起桌子：“上拦马刑！”

哎哟！这拦马刑，专门用杖棍打小腿肚子，疼起来，比用拶子还重十分。可怜大明帝国的大小官员们，他们眼下治国无术，而用起酷刑来，倒是一个比一个有鬼点子。

夜半，牢房里漆黑。皎生光醒来，几只耗子正在腿上爬上爬

下,时不时吸他小腿肚里流出的血。

“拦马刑”时,他昏过去三次。最后一次他疼痛难忍,招了!承认“妖书”为自己撰刻、散发。

此刻,他清醒了许多,只是大腿小腿都不能动。他心里明白,“妖书”并非自己所为。但,承认了又不后悔,因为不管是谁写的“妖书”,他都佩服。佩服撰写者敢向皇戚国舅、宠妃帝后、宰相大臣、总督巡抚等等投出一枪。揭其罪,摆其恶,让世人猛醒!再者,如若自己不招,便会牵连更多的无辜者,挨其辱,受其刑。大丈夫,总有一死,只要像沈鲤那样的人不受其害,死也死得其所,死而无怨。而,可惜的是自己无能,没能将李贽大人赠送的《赠利西泰》墨宝保存好,落到张问达、沈一贯一伙儿奸佞的手中。利玛窦是个有功于华夏的外国人,我想后辈人不会忘记他……若能如此,生光,死也瞑目啦。

夏历四月二十九日,万历皇上亲自给皎生光定罪,以极刑凌迟于西四牌楼,然后枭首示众。

当日黄昏,落魄的赵士祯走到西四,仰望着牌楼上悬挂着的首级,突然两眼发黑,头胀如斗。他惊叫着,满街乱跑。从此,他神经失常,变成疯子。

二

利玛窦迁入顺承门里(今宣武门)新居不久,北京地区连降暴雨,街路上雨水过膝,一栋栋房屋倒塌。穷苦的百姓,顿时断炊,不少人在水灾之日因贫困而死,活着的人,流落街头。有的人家卖儿鬻女,一个男孩仅仅索价四五吊钱。

利玛窦站在门楼下,眼看街上穷困的流民,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他便把路过教堂门口的老弱病残者领到教堂,给他们吃,给



他们安排住处。

不几天,教堂四处,连房廊下都住满了贫困的流民。

利玛窦为他们医病,又为他们祈祷。两个月来,上百名贫苦百姓,得到利玛窦的照顾与体贴。有个叫大熊的市民,过去跟马堂干过事,这次在教堂医好了病,度过了水灾之后,感激地跪在利玛窦面前,流着泪说:“俺过去干了对不起您的事,而您却不计前嫌,您不仅医了我的病,还救了俺全家,俺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呀。利神父,今后俺跟着您了。”不久,利玛窦神父为他一家洗了礼。

利玛窦“济民救灾的活菩萨”声誉,在城内传开,不少人在大水过后,入了教。

随着天主教影响的扩大,利玛窦的声誉越来越高。时逢礼拜日,小小的教堂里,已装不下那么多前来礼拜祈祷者。利玛窦很想扩大教堂,重盖一座新教堂,但因救灾花掉了所有的积蓄,而设在澳门的耶稣会总部又无力支援,一时愁得他饭吃不下,觉睡不好。

一天,瞿太素由杭州返京,来教堂看望利玛窦。当他看到做礼拜的人在小小的教堂拥挤不堪的样子,就问利玛窦:

“利了,教堂如此拥挤,何不重建一座新教堂?”

“哎哟!老兄,谈何容易!”

“不就是拿钱买砖买瓦盖新房吗?”

“对,难就难在无钱上。”

“建座像样的教堂须多少银子?”

“少说也得七八百两。”

“那好,愚兄奉献一千两,盖教堂够了吧?”

利玛窦呵呵笑道:“你不是喝多了,开玩笑吧?”

瞿太素眉梢一挑,朝身后一个新娘打扮的人瞟了一眼说:

“如信不过我，请我的夫人作证！”

“噢！陈英英，你何时嫁他？”

英英笑道：“今年春天。”

“不是有人做大媒，要你嫁给石磊吗？”利玛窦不解地问。

英英眉头一蹙，说：“《大明律》法定不许朝内官员娶俺这身份的女人，所以就嫁给……”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利玛窦平时习俗全部汉化，而偶尔兴之所至时，拱拱肩，抖抖手，眉飞色舞地像西方人一样无拘无束地交谈。

“再说，我也不想嫁给当官的人家。”陈英英小嘴一撇，说，“瞿大人，虽比我大了几岁，可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没有家法，我们相处甚好。俺觉得跟他在一起，比在皇宫当娘娘还自在。神父大人，您说是不？”

利玛窦连连点头。

瞿太素这几年确实与往常不同了。年少时，他不贪图禄位，而醉心于炼丹。当他与利玛窦交往，从利子那里懂得炼丹不能长寿，对身体只能有害而无益时，他又跟着利子学数学，研究天文。可是，一次他向礼部提出自己对天文的看法时，官员们说：天文历法只有钦天监研制，百姓不许染指，他失望了，他痛苦地大睡了好几天。有一天，一个在苏州经商的朋友求他一起到京城推销一批苏州产的绫罗，他慷慨答应。他陪朋友从苏州来到北京，货卸下船，批发给坐店商人，一船货净挣三千两银子。那朋友拿出千两银子周济乡亲，感动得乡人磕头作揖，闹了个行善积德的美名。于是，他在那位朋友的帮助下，也做起商人。近几年，他来往于苏杭京津，专做丝绸生意，大出大进，想不到如今已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了。

俗话说，财大气粗。今日瞿太素到哪儿，无论是官府衙门，



还是商铺作坊，人人对他客客气气。

利玛窦此刻让客人坐下，又听了陈英英仔细讲述丈夫的变化，感叹道：“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喽！”

“当今权钱皆贵，无权有钱，干啥都好使。”陈英英说着击节唱道：

世间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它诸般趁意，没了它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

“说得好！说得好！”利玛窦听了连声赞叹道，“不过，据我了解，此曲，是载堉王子对现实的嘲讽吧？”

“您与王子朱载堉怎么这么熟悉？你们交上朋友了吧？”瞿太素颇有兴趣地问。

“多亏兄前些时的引荐！能与此人相识，乃人生一大幸也。”

“他现在在哪？”瞿太素听了急切地问道。

利玛窦笑道：“这回你算来着了。他下午就到我这儿，也算个回拜。”

“那好，今天我不走了，一定再拜拜这位王子。”说着，他对陈英英嘱咐道，“夫人，请你张罗张罗，下午在这里摆桌好席。”

陈英英应诺，马上走出教堂。

中午，京畿地区下了阵小雨。

下午，雨过天晴，阵阵轻风，给京都带来一些爽意。

王子朱载堉没有骑马，也没坐轿，一个人步行而至。

利玛窦早在教堂门口等候。

主客相互施礼之后，利玛窦就把载堉迎到小会客室。

会客室比较窄小,再加上几张书柜及墙上挂着的油画像,就更显得窄巴。

载堉过惯了不拘礼仪的生活,他刚坐下,就眼盯着书柜里的书,赞叹道:“哎哟,这书印得太精美喽!先生,这是何国书籍?”

“这多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诸国出版的科学技术书籍。”利玛窦随之答道。

“中国有句老话,说‘窥一斑而知全豹’。我看到欧罗巴洲诸国印的书籍,就知道他们的印刷技术、印刷设备。由此而推之,制造设备的冶炼业、机械制造的水平,已超过我大明矣。”

“您是当今大明朝屈指可数的大科学家,当然见解、推论,观察、判断事物,会高出一筹。这并非我有意捧您!”

“先生过奖了。”载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我见到您绘制的《万国全图》,我就渴望与您见上一面,促膝长谈。可惜上次见面匆匆,未能如愿。我看今日不妨谈个够。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自上次你我相见之后,我就想:印刷之术,火药之技,本源于我华夏,为何传到西方,西人学了反面超过了我们?其秘诀在何处?”

“据我观察和研究,欧洲诸国在中世纪,很多方面不如华夏。可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企业主、商人、市民逐渐腰杆儿硬起来,他们经过文艺复兴,观念解放,把人看得高于一切。人的能量一放出来,结果出现人才辈出的局面,一代强一代。出现了大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带动了航海业,促进欧洲与其它大陆洲的来往、交流,使经济文化更加繁荣。于是,又有达·芬奇、拉斐尔、布鲁诺、哥白尼等科学文化巨星出现,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科技发展。”



“听说达·芬奇是私生子,是吗?”

“是的。不仅他,就连大作家薄伽丘也是。但,文艺复兴时代不计较门第出身,只要是贤才,就让他充分发挥作用。

“看来,思想禁锢是大忌,不善用人为大害。堂堂大明,若重振华夏雄风,必借鉴欧风矣!”载堉听了利玛窦的宏论,感叹着。

朱载堉跟利玛窦正交谈得兴致勃勃,突然院子里有人喊道:
“翰林院徐光启先生驾到。”

此时的徐光启已非一般举子,而是经会试考中进士,并进翰林院充任庶吉士,等待任职的要人了。他今年已四十二岁,进入不惑之年的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他教书多年,本不想做官,只希望安稳地做点儿学问。但,在官本位的世界里,无职无权加之无钱,凡事都寸步难行。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他还是参加了科举,竟然一举成功,进了翰林院。“进了翰林院,做官在眼前。”此处为储备官员之处。徐光启想,闹点俸禄养家糊口,省得终日教书,生活无着。再说,吃住不愁,方能坐下读经史,做学问呀。

所以,自打徐光启进京之后,他除了在翰林院做点儿事之外,就是跑到利玛窦的住处,与洋教士切磋学问。如今,他已醉心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日夜研究这部西方奇书。

“这是朱载堉王子。”

徐光启进了小客厅,利玛窦介绍道。

徐光启听了一怔:“怎么王子载堉在这里?”他早就听说过朱载堉的名字,仰慕他精于天文、历算,更崇拜他天才地发明了十二平均律。想不到出身这么名贵、一做事就做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奇人,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朱载堉的名字,真是如雷贯耳,令他惊呆。

“王子。”徐光启尊敬地施礼道。

“不必，不必。我只不过是个平民百姓。”朱载堉道。说着，他又转身向利玛窦问道：“徐先生是不是已和您合作，翻译《几何原本》？”

“正是，正是。”利玛窦充满自豪地说。

“徐先生，《几何原本》我已知一二。它可是不少学问的奠基之作呀。”朱载堉关心地赞叹道。

“是的。不懂几何原理，很多深奥的学问、科学，很难再进展下去。”徐光启也赞成地交换着自己的看法。

“我偌大个中国，此类学问，将来会有个大的发展，没有几何学的基础恐怕寸步难行。多谢利子先生，将宝书带到我国。光启，《几何原本》何时能译成中国文字，让更多的国人读之，习之？”朱载堉说。

“正在翻译。不过，我们手中无银，无力付梓，恐怕白费功。”徐光启为难地说。

“哎呀呀，不必担心，不必担心。付梓的经费包在我身上。《几何原本》的翻译事关国民大业，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成全此事。”朱载堉慷慨地答应着，“我毕竟还是王室人员，再瘦的骆驼也比马大呀！”

“多谢王子的无私援助。”

利玛窦与徐光启同声致谢。

“哗啦！”

此刻坐在隔壁的龙华民听到几个人对《几何原本》的议论，气得脸色刷白，他抓起桌子上一个花瓷瓶，骤然掷之于地。

利玛窦听到哗啦声，吓了一跳，随之，推开房门，钻进龙华民的住室。



三

自打王子朱载堉到教堂拜访了利玛窦，龙华民就愤然不悦，时不时挑起争论、吵嘴。

夏历三月十五这天，利玛窦到通州城外迎福寺的李贽墓地，去悼念这位亡友，回到教堂时已黄昏。

利玛窦刚刚走进自己的卧室，龙华民就怒气冲冲地追到室内，将一张请帖往木桌上一甩，道：“朱王子又要以文会友。我说利玛窦神父，今日您是传播福音的神父，还是王朝的翰林学子？”

“华民，你此话何意？”利玛窦听了不悦地反问道。

“我不说，你也明白。基督的教义不拜上帝以外的偶像，今日你为何去拜一个被政府拘捕自尽于狱中的罪犯？”

“李贽乃当今中国名士，又是几次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传播福音的挚友，去悼念他，寄托心中的哀思，有何不可？难道有一天我死了，你也不肯到我墓前献一束花吗？”

利玛窦几句话，说得龙华民脸红涨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这……当然。不过，一个神职人员，不应与官府，尤其是皇族有更多的来往。因为耶稣会的宗旨是在民众中传教。利玛窦，难道这一条规您忘了吗？”

“此事我们就不必争论了吧。”利玛窦心气平和地说，“华民，你回想一下，如果没有建安王、沈鲤、郭正域、叶向高、李贽、马经纶，包括皇上、皇太后的支持与帮助，你能从澳门来到京城吗？你能住上这房子吗？”

“支持是支持，教规是教规。”

“不对！”利玛窦的脸色又绷起来，道，“如果我们的耶稣会只有《圣经》、教义、教规，而无教徒、无信仰的追随者，那么福音对

谁传播呢？”

“我宁肯收一个清贫的教徒，让他信仰上帝，也不笼络一百个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讲享乐的官员。”

“神父，神父！不好了！”

利玛窦与龙华民正争执得脸色红涨、咽喉冒火，突然钟鸣仁推门进来，慌慌张张地喊叫着。

“什么事，这么慌张？”利玛窦问。

钟鸣仁喘息了一阵儿，接着说：“这两天京城传说，葡萄牙人要从澳门攻打广州，然后攻南京，直捣北京。”

“我怎么没听说此事？”利玛窦摇着手说，“这一定是谣言。”

“不。”钟鸣仁说，“还有人把此事印成书，在民间散发。”

“有何具体说法吗？”利玛窦谨慎地问。

“据说广州总督已下令征兵，并拆除广州城墙外的全部民房，封闭朝澳门方向的城门，禁止广州人与澳门人来往，特别提出禁止接待外国传教士。”

“为什么禁止接待外国传教士？”龙华民不解地问。

“据说有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已潜入内陆，等机会成熟了，他要亲自指挥从印度、从日本调来的外国人，攻打京都，最后杀掉皇上，自己做君王。”

钟鸣仁说得有头有尾，弄得利玛窦与龙华民一时茫然，两个人傻怔了半天，谁也不语。

龙华民虽然不语，但灰眼珠儿却不停地转，暗猜：“这个想做君王的传教士是谁呢？”他一个个细数着从澳门来内陆的有数几个人，最后过筛子似地落到利玛窦的名字上。随之，联想到，利玛窦一人内陆就与各级官员打得火热；几年来，他违犯教规的所作所为。这不都是为了最后拥戴他当帝王吗？！龙华民越琢磨越觉得利玛窦言行可疑。可，眼下怎么办呢？逃出京城？不行！



既然盛传外国人要攻打京都,见到外国人还不得当奸细抓住,绳捆索绑?继续呆在教堂,万一京官有人揭发利玛窦即那个想当君王的传教士,自己不就是同谋同伙吗?龙华民想到此,全身颤抖。因为,他深知大明朝对谋反者的刑法残酷无比。他亲眼见过皎生光被人千刀万剐,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惨状。上帝呀,龙华民今日遇到大难,快来救救您的儿子吧……

利玛窦与龙华民相比,比较镇静、坦然。因为他相信葡萄牙人目前没能力进攻偌大个中国。小小的葡萄牙人即使攻下大明帝国,也无法让这样一个大国的百姓臣服。至于那个想当中国皇上的传教士,也不会有那么回事——除非他是个疯子……

不过,利玛窦看到龙华民沮丧、惊恐的神色,又觉得此事如大海航行遇到了惊涛浊浪,会一时压得自己的人喘不过气来。

正在利玛窦左右为难时,忽然游文辉又慌里慌张地跑进屋。他跑到利玛窦身边,向利玛窦耳语道:

“庞迪我神父被官府捉住,从临清押到京城。”

利子听了如雷霆贯顶,再也支持不住了,他无力地倒在木椅上。

龙华民对游文辉的耳语,听得字字入耳。为了保全自己,他悄悄溜出教堂。

正在患病的万历皇上,听说葡萄牙人要从广州进攻两都,颇为紧张。因为在他出生的年月,东南沿海地区常闹倭患。从嘉靖二十五年直至四十年,倭寇先后袭击浙东的宁波、台州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连东阁大学士谢迁的老家余姚私宅,也被倭人洗劫一空。有的官兵也被掳去,至今无音信。嘉靖三十三年,昆山县被袭,倭寇杀害百姓万计,烧房两万间,全县房屋十室九空,男妇十去四五。次年,疯狂的倭寇又进犯内陆,将杭州

城包围，一时城外数十里，血流成河。闹得江浙福建一带，一提“倭患”，就不寒而栗。直到万历掌权后的万历二十年，野心勃勃的日本辅弼大臣丰臣秀吉，还率兵二十万，从水陆两路进兵朝鲜，妄图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日本大帝国。逼得万历不得不派兵援朝抗倭，闹得举国上下紧张，军费开支猛增，致使国库日减。

所以，这两天他听大臣们说葡夷要占领广州，进军两都，就惊慌得如地震前的反应灵敏的小兽，惶惶然不可终日。今日他听锦衣卫报告，临清抓获一葡夷奸细，就特意降旨，让沈一贯审理此案。

沈一贯自从“妖书”一案发生以来，消瘦了许多，神情也憔悴了不少。起初，他精神十分紧张，生怕因“妖书”的牵连，朝内的政敌追究他一桩桩不光彩的往事。后来，他与张问达密谋，将祸水泼向沈鲤，竟使锦衣卫包围了沈鲤的私宅。那几天，他着实感到快慰。眼看沈鲤就要人瓮，哪想到半路杀出个王子朱载堉，澄清了沈鲤私吞皇贡的事实，局势急转直下，朝内大臣及皇上更加对沈鲤敬重十分。而自己费尽心机，一无所得。最后抓了皎生光，又死不承认他与李贽、沈鲤、利玛窦的关系。惟一的一根稻草，化成灰烬。近几个月，他似乎受不了朝内大臣对他的冷漠，时常做恶梦，与一个个政敌辩论舌战。醒来时，总是一身冷汗。故神情一日日憔悴。

这天早上，他刚刚起来喝过半碗参汤，步入宅后花园。忽然一个小太监入府降旨，他既恐慌，又高兴。当他得知皇上让他办理“外国奸细”一案时，顿时高兴得大脑发胀：“皇上还是把我当成心腹呀！”他叹息着。

小太监粗略地介绍了庞迪我在临清被捕的经过，沈一贯就



产生了奇想：庞迪我从澳门带回五百两银子，很显然是葡萄牙人对他们在京活动的奖赏。银子就是罪证呀！你，庞迪我！人、赃罪证俱在，不怕你不承认！妄想侵占大明国土的奸细，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当千刀万剐。利玛窦呀利玛窦，这回你可滑不过去了。同伙庞迪我已捉拿到手，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有什么辩的？有何反抗的？就连多年做你们后台的沈鲤，这回也要碰上灭顶之灾呀！

想到此，沈一贯高兴得双手舞着，浑身的肌肉都在发颤。天哪，我沈一贯独撑大厦的局面到来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爷，该是多么体面，多么威风！六千万人口的大国政事，我将要独揽喽！让那些骂我“贪官”、“奸臣”的东西，见鬼去吧！老子，这些年还贪得太少！奸得不够！妈的，哼！

忽然一只蚂蚱飞来，沈一贯灵巧地抓住，随之唱道：

“小蚂蚱，别逞能，如今我捆上你，又牵着绳。叫你爬，你就得爬；叫你停，你就得停……”沈一贯唱着小曲，迈起得意的方步……

而此刻，沈一贯一心想治罪的沈鲤正在教堂，看望忧心如焚的利玛窦。当他得知庞迪我被抓，押进锦衣卫大狱时，也一时心急火燎。因为他也听说葡萄牙人要从澳门进攻广州，逐步侵入内陆的消息。但，凭他多年的从政经验，像这么大的事儿，朝廷一定会得到广州总督或海道的军事密报。传来传去的街谈巷议，不足为凭，或者干脆就是谣言。而，令他担心的是，那些昏官或别有用心之辈，会利用这些不实之事，趁机整人，来个先发制人。一旦不实信息过后，被整的人死的死，残的残，造成的社会冤案已无可挽回。历史上的这些教训，还少吗？

沈鲤虽然焦急，但并不是束手无策的庸碌之辈。当他问清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等无任何阴谋，面庞



迪我去澳只是取在京人员的生活费用时,便安慰利玛窦说:“利子,莫急,若有人趁机与您过不去,我会出面为您辩护。我年事已高,拼死也无憾!”

利玛窦听了如此诚挚的语言,禁不住鼻子一酸,眼圈一红,落下了泪水。

沈鲤为保护利玛窦的住处,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当他告辞回朝,要派兵保护教堂时,突然几个锦衣卫兵卒,急三火四地冲进教堂,甩出绳子要抓利玛窦。

沈鲤气愤地上前阻止道:“不许胡闹!谁派你们乱抓我的朋友?”

“首辅大人!”一个胖子卫卒理直气壮地回答着。

“为何要抓他?”沈鲤又问。

“他是外国人安插在京都的奸细。”

“有何凭证?”沈鲤气得大声吵嚷着。

“我们听首辅大人的,不管凭证不凭证。”

“胡闹!没有凭证就抓一个外国友好使臣,岂不让外国朋友笑掉大牙?”沈鲤厉声吆喝着,“你们懂不懂?没有皇上圣旨,乱抓他们,要砍你们的头的!”

胖子听了面前这位大人的话一怔,随之问道:“你是谁?”

“沈鲤!大学士沈鲤!”

另一个白脸子卫卒一听沈鲤的名字,一惊,然后悄悄走到胖子兵卒身边,耳语道:“何必顶撞?咱们回去禀报首辅,叫……”

“哼!回来眼你算账!”胖卫卒转身就走。也许他心中无底面惊懂,刚迈步就来了个“狗啃泥”。

利玛窦苦笑着,依然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真是祸福难卜呀!

第十九章

万历皇上已多日不上朝，这天突然例行早朝，召见臣下，朝内文武百官一时忙得脚打后脑勺。

天刚蒙蒙亮，神情憔悴的万历皇上，在太监宫娥的簇拥下，张黄双龙伞、“卓影”贡伞，以及色彩鲜艳的华盖、曲盖，一步一喘地步入金銮殿，登上龙椅。他双手扶着龙椅扶手，镇静了片刻，张目朝大殿瞥了一眼，只见文武官员朝服整齐，依其品级分文武两排站好。他轻轻地咳了一声，说：“各位爱卿，有本请奏！”

早有准备的沈一贯，整整衣冠，迈步出列，叩礼，道：“启禀陛下，臣，有本奏！”

一个太监赶忙走过来，将沈一贯的奏章拿到手里，送到皇上那里。

万历皇上浏览了一下，问道：“葡人要进犯内陆一事，朕已有

所闻。沈爱卿，有何高见？”

“启禀陛下，以臣之见，葡人要进犯内陆一事，事关社稷安危。为防不测，圣谕全国：一、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大明寸土；二、国内臣民不得与外国人有任何来往，否则，格杀勿论；三、滞留于各地的传教士，统统赶走；四、留居北京的利玛窦等人，三日内必须离京。否则，武力驱赶。”沈一贯有板有眼地陈述道。

沈一贯话刚落音，几个同僚手舞足蹈地小声叫好。

大殿里一时鸦雀无声。

“启禀皇上。”

沉寂中，新入京的礼部尚书叶向高出列向皇上陈述道：“沈大人所言，有所不妥。一则，广东总督、巡抚并无军报，所言葡人进犯只是传言。凭传言下旨，恐怕会出差错。再者，各国商人、传教士，在各地并无犯我大明刑律，安分守己，不可轻易赶走，有失我礼仪大国之声威。”

“叶尚书所言差矣！”沈一贯听了气哼哼地反驳道，“请问，叶向高大人，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商人、传教士，你能保证就没奸细吗？如若奸细与葡敌勾结，恐怕敌兵攻入你家院宅，你还睡大觉呢！”

“哈哈！”沈一贯的几个心腹趁机哈哈嘻笑嘲讽着。

叶向高并没有被沈一贯咄咄逼人的架势所左右，他冷冷一笑，说：“沈大人，您身为首辅大臣，一举一动，事关国家成败荣辱。无凭无据的话，不该讲；无凭无据的事，不能办。如果有人指你为奸细，你心里会怎么想？”

“你这是污辱首辅大臣。”站在沈一贯身边的张问达跳着脚，喊着。

“如果张大人把无凭无据的罪名强加于人理解成污辱，这就对了！”叶向高说，“情同此理！今日你无凭无据的把那么多外国

客人都当奸细赶走,岂不是对他人的污辱吗?何况有些人还是多年的外国友人?”

“叶大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沈一贯沉不住气了,他红涨着脸争辩着,“我沈某一心一意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大明的基业!”

“你这是大帽子底下玩把戏!”叶向高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在理论国家大事,不可感情用事。”

“不!感情用事的不是我,而是你。”沈一贯吹胡子瞪眼喊说,“你早就和利玛窦一伙人有勾搭。今日你是明着袒护外国传教士!”

“你……”叶向高被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万历皇上看大殿上争吵不休的样子,心里早就烦腻了,若平日,他会站起来,一甩袖子就走。而,今日却是研究外敌进犯的国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待他忍无可忍时,就咣当一拍龙案,大殿里便沉静片刻。

“启禀皇上。”沈鲤见沈一贯胡搅蛮缠,一时气得满脸通红,为申张正义,压住邪风,他出班,不得不说话。

“沈鲤请讲!”万历皇上说。

沈鲤拖了拖衣袖,神情自若地说:“首辅大人的心意可以理解。我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不会说有损于大明基业的言词。但,其中有个结,就是话对谁而言,事对谁而论。比如一把好箭,如若靶子射的不对,也会伤害自己,那样箭虽好,艺虽高,却会办成坏事!”

“此话怎讲?”沈一贯听沈鲤话中有话,就不服气地质问道。

沈鲤目不斜视,对沈一贯的质问不屑一顾地说:“葡人进犯一事,如若军情真实可靠,应当全国一致对敌。问题是,此事不明,就乱发号令,必然会伤害自己,令亲者痛,仇者快。试想想,

明日你把全国的外国传教之士都抓来，人家质问你：堂堂大明帝国，为何捉我？你回答说：你是奸细。人家若再问你：你们有何凭证？请问怎么回答？”

“你不要在大殿哗众取宠！”沈一贯不耐烦地嘟哝着，“你明明也是为外国人开脱罪责。”

沈鲤又冷冷一笑，说：“首辅大人，言重了。我沈鲤绝无邀宠之意，只是想让大明的对外国策，于己于人更有利，更有助于大明的声威。首辅大人，您不会忘记巍巍大唐‘四夷来朝，万邦宾服’的历史吧？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唐王朝坚持对外‘布德施惠’，以友好相处，故京都长安，平日有七十余国的使者、商贾、学人、僧侣、艺人常来访问，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出现四海安宁、万国来朝的兴盛局面。就是在那个朝代，才有日本友人阿部仲麻吕在大唐留学，三十六年不返故国，甘愿为大唐效力；阿拉伯商人辛辛那提多次来唐，互惠互利，成为《天方夜谭》中的美谈；波斯大酋长阿罗罕出使中国，乐而忘返，留中国做官，唐高宗派他出使东罗马等国……”

“好了！好了！少提陈芝麻、烂谷子事！”沈一贯厌烦地阻止道。

“不，往事是今日之师。史可以为鉴嘛。昨日有大唐的阿部仲麻吕、阿罗罕，今日也可能有大明的阿部、阿罗罕……”

“我知道，你要说大明的阿部、阿罗罕是暗指利玛窦。”沈一贯小声喃喃着，以此来反驳沈鲤，以消解心中不满。

“利玛窦怎么样？”沈鲤毫不避讳地反驳着，“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福音，重德劝善；他，学识渊博，识天文，懂地理，以国人闻所未闻的地理、地球知识，传授上至公卿下至黎民，使我们大开眼界，方知世界那么大，那么好；是他，将西方几何、数学，翻译介绍给无数的举子，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知识



之窗；还是他，将中国古籍经典译成西文，传入西方，使东方与西方的民众，有个知识文明的大交融、大切磋。他的以上之举有何过？有何错？而他本人，可是过着粗茶淡饭，衣着简朴，终身不婚，清教徒的生活。请问首辅大人，像这样德高望重之人，向何处找？何处寻？应该说，我们之中的相当一些人，与他相比，真如山岳与土丘！令人汗颜。”

“你不要为外国人摆好评功！”沈一贯无力地指责着。

“不！中国人是人，外国人也是人。只要他在我国国土遵纪守法，不伤害我国人利益，有功就该摆，有好就该说。”

在场的文武官员听了沈鲤言之有理的论说，无不为之发出赞叹，那赞叹之声虽然声音不大，却如惊蛰之雷，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炸开一朵花，那花充溢着友善与甜蜜……

而此刻，卧床不起的利玛窦，正在被病魔折磨。

龙华民出走杳无音信，庞迪我因涉奸细而被抓，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也太集中了。当初由西方来，亲如兄弟的三个人，今日如此下场，作为兄长，传教的领路人，能不焦急，能不上火吗？

窗外透进几缕晨光，利玛窦睁开疲倦的双目，轻轻地用手捋了捋发白的长须，突然手触双唇，唇上的火泡疼得叫他手发颤、身发抖。主呀，宽恕您有罪的儿子吧。

利玛窦为灾难而祈祷。

利玛窦折起身，想穿衣服。他刚抬手，蓦地发现龙华民的一顶帽子，于是眼前像闪过一道闪电，又牵挂起这位教友。

可此时，龙华民正躺在郊区乡村的一座破庙里养伤。那天，他出走后，一直朝西南走，他想到乡间去传教。他走着走着，刚走到一个乡村街头，忽然一条大黑狗从野地里窜来，直向他扑来。那狗咬他，撕他的衣服，扯他的腿。右腿被咬伤，鲜血直流，

他挣扎着，躲进一座大庙里。

利玛窦惦记着龙华民，他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为他的安全祈祷。

利玛窦替庞迪我担心，担心他在狱中，要受酷刑。主啊，保佑他的肉体免受摧残吧。

金銮殿争论得异常激烈。万历皇上若是往常，会以“说一不二”的天子之威阻止争辩。可今日，他没阻止，也没发火。他想听听到底谁有理。再则，争辩的双方，一方是从小为自己讲经明理的先生，一方是自己的首辅大臣。大庭广众之下，阻止谁，都有失皇家的体面。

“沈鲤，我知道，你早就想把我挤走，充任首辅。”沈一贯最后无理可辩，只好来个人身攻击，以混淆视听。

“你……”沈鲤气得直打转转。

万历皇上实在听不下去这种无理争吵，所以他不等沈鲤讲话，就霍然站起，长袖一甩，走下龙椅。

大殿皇布下层层阴霾……

二

一天，广东巡抚到京亲送贡物时，人们问起“葡人进犯”之事，他笑笑说：“那是一场误会！”原来，几个月前，葡萄牙神学院在澳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盖了个学生娱乐室，当地岛民误以为葡人修碉堡，准备攻打广州，于是发生了纠纷。此事传来传去，就人云亦云地传说葡人攻打广州，进军京城。巡抚王忠铭将此事向朝廷作了如实禀报，葡萄牙人进攻京都的传闻才算平息下来。



不过,熟读史书,谙熟军史的王子朱载堉并没把此事当儿戏。一天,载堉启奏,恳请面见皇上。载堉与万历翊钧,虽已出五服,但,载堉毕竟是叔伯辈分,再加之他不计王位深受皇帝敬重,故按诸王来朝的礼仪在奉天殿行朝见礼。这天,载堉在奉天殿入朝行过八拜大礼之后,就入便殿行家人之礼。朱载堉在便殿向西而坐,受万历帝四拜。之后,君臣坐下来,听载堉晋见献策。

“皇上,‘葡人进犯’之说,虽属传闻,但见微知著,它警醒我朝,要关注与西人之关系,制定防范与友善相统一的国策。”载堉以叔伯之辈分,关切地开了腔。

“宗室之事,请长辈勿客气,有啥说啥。”万历帝态度和悦地说。

“我朝治国,以史为鉴。从古至今,大凡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侵犯,多以小的摩擦、冲突始,而致大的军事冲突,直至摆开阵势,拼个你死我活。”

“长辈所言极是。”

“战国、汉唐、宋元,莫不如此。近些年,虽无战事,但东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早晚会有冲突,甚至金戈铁马,刀兵相见。这,不以人的好恶而转移。”

“是的,是的。长辈提醒了我。日本人侵朝,就是日人为己之利,而不惜发动征战,企图灭朝鲜而染指大明。”

“对!对!为防西人将来犯我,我朝应及早做准备,坚固工事,以先进之兵器,做好防范。”

“长辈的意思是……”

“造兵器!近闻西人多以坚船火炮护国而称雄天下。我想未来之征战,也必然动用火炮。”

“以牙还牙嘛。”

“所以，未来的敌手有炮，我朝也必须造炮，不然会吃大亏的。”

“可惜，我朝并无会造炮之人。”

“有。”

“谁？”

“利玛窦。”

“他不是个外国人嘛。”

“不管他是哪国人，只要为我朝效力，就用之。唐代有个李波斯，就是外国人。可他精于药物的提炼与配制，唐人就用其长，结果写出《海药本草》，丰富了大唐药典。”

“此事容朕想想。”

火药与火器发明于我国，十四世纪初，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后来经过欧洲人的仿制与改造，造成了威力性能比明朝前期火铳优越很多的新式枪炮，被明人称为“红夷大炮”，成为欧洲冒险渡洋旅行者掠夺他国的利器。到了万历朝，西班牙、葡萄牙、英、法诸国都先后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兵工工场和药库，以利器坚船称雄于一方。

朱载堉到京后，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先后向他介绍了他们从利玛窦那里听到的有关欧洲新式火器发展的历史，并希望他以皇族王子的身份，劝说皇上在国内也办几座兵工作坊，以防外敌入侵。

此时，朱载堉经过反复讲解，万历皇上才点头让工部出面，在京城郊外办一个火器试验场，聘请利玛窦当师傅，培训几个造炮匠人。

夏日的一天，利玛窦刚刚做完晨祈祷，皇上就派太监传旨，要利子明日到工部研究办场造炮一事。

传旨太监走后，庞迪我也从狱中放出。他回到教堂，忙着洗



澡、修剪胡子。当他得知皇上要利玛窦去帮助造“红夷大炮”时，就气哼哼地阻止道：“利子，造炮一事，要三思呀。此事与教规相悖呀。”

“造炮只是技艺，与教规何妨？”

“造炮的目的在于征战、掠夺、流血、牺牲。基督的圣意在于扬善惩恶，给人以幸福。这能说造炮与教规无关吗？”

“战争历来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不可葫芦搅茄子，乱说一气。”

“不，主不要任何战争。”

“那十字军东征怎么解释？”

“这……”

“庞老弟，皇上要我去帮助大明造炮，以防他人入侵，也无可非议。再说，我还没答应嘛。”

“您不能答应。”

“我此时难就难在答应不答应。迪我，你也知道，皇上的圣旨是金科玉律，圣意不可违抗呀。”

“你就说，你不懂造炮的技艺。”

“皇上是知你我底细的，说谎、推辞会引起他的反感。几年来，我们能在京城定居，顺利传教，没有大臣的支持，皇上的恩准，我们在京城能多呆一天吗？不能！绝对不能！”

“好了，好了。又谈你的‘科技传教’。除了科技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那，你说怎么办？”

庞迪我正想说怎么“金蝉脱壳”，忽然院外传来工部尚书李之藻的说话声。

利玛窦迎到院子里，李之藻就大步流星地朝他走来，边走边说：“恭贺！恭贺！”

“李大人，有何喜之贺？”利玛窦问。

“我的门下将拜您为师，助我造‘红夷大炮’，不是可贺之事吗？”

利玛窦听了故作推辞，道：“造炮之事，我往日只不过说说罢了。我讲的那些东西，只是纸上谈兵，并不懂具体操作。说是一码事，干又是一码事。”

“哎，皇上也只是说试验试验嘛。”

“可，造炮与我的职业不相干。”

“怎么？利子，今天办事怎么这么不痛快。”

“李大人，求您在皇上面前，替我说个情，我……”

“利子，你可知君无戏言呀。圣旨既出，谁敢违抗？”

三日后，万历皇上亲自拨五千两银子，下令在京都西北的北沙河边办一个兵器试验场，研制“红夷大炮”。利玛窦不得不遵旨到场，以复圣命。

可是，手握实权的首辅大臣沈一贯听说李之藻聘用利玛窦办场造炮，大为不悦。自打“妖书”出现，朝内就形成了以首辅大臣、兵部尚书、锦衣卫都督、京营巡捕都督、保定巡抚、陕西总督为帮的朋党，他们为己之私利，争权夺势、暗害忠良，把矛头对准沈鲤、李之藻、杨廷筠、郭正域一些务实能干的官员。眼下，沈一贯得知李之藻要造炮邀功，妒意便油然而生。随之将国库拨出的五千两银子扣下，不许转至工部。背地里却在去祖陵的路上，修一座别墅，名曰孝敬皇上，而实为自己享用。

不过，沈鲤对皇上恩准建场造炮一事，却喜出望外。他几次对工部官员说：“这是百年大计，必须造好炮，训练好炮手，以增加保国之实力。”皇上亲自拨出的五千两银子不能到位，他也知是沈一贯从中作梗，不过他不想与之计较，因为一旦形成朋党之争，整日闹闹哄哄，会坏了大事。于是，他找到瞿太素几个经商



富户朋友,请他们捐资助力。不久,五千两银子凑够了,接着在北沙河地区买了几套民房,于是试验开始。

利玛窦被请到北沙河试验场。白手起家,谈何容易?一则,自己没亲手造过炮,二则被选到试验场的工匠、老兵对造炮一无所知。他只好将多年前广东海道在南海缴获的一门小型红夷炮拆开卸成零件,将炮身一一分解,逐个讲解,让老兵、工匠一个个明白红夷炮的构造、性能,然后再研究冶铸、制造、安装,以及火药的配制。

造炮营中有个李娃,前几年跟着梅小姐当仆人,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梅小姐就求表哥刘承禧在护城兵营里给他找了个差使,专门看守火药。其间,他常到火药制造场看看,久而久之,靠心灵手巧,也学会了配火药。此次,工部造炮选人,刘承禧就把他荐举给工部,随利子也来到北沙河。

李娃已是条汉子,他办事认真,又喜欢跟利子学些手艺,早早多掌握些护城卫国的本事。由于求知若渴,想不到竟出了件意想不到的事故。那天傍黑天,大伙都下工回到住处,惟有李娃留在试验工房。他本想趁天黑前,自己将新火药装进炮膛,试试红夷炮是否可使。可是,他装上药,准备移移炮位,顺窗口射击时,突然不慎滑倒,把墙角点着的蜡烛碰倒。轰! 噗! 蜡烛把炮药点着。顿时火光冲上屋顶,木檩苇帘随之燃着,眨眼间,工房变成火海……

说来事又凑巧。当晚雷雨交加,雷电竟将朱氏王朝的祖陵长陵明楼楼顶击中着火。

次日,两把火的消息,都传到京城。

最先得到消息的沈一贯,乐得一宿没睡着觉,次日一大早,就去而见皇上。

皇上在便殿召见了沈一贯。沈一贯朝皇上跪拜之后,连声

说：“皇上，大事不吉呀！”

“有何不吉？”

“祖陵雷击明楼，这可是雷公发怒，替先祖鸣愤呀。”

“此话怎讲？”

“皇上，先祖之陵，是风水宝地，因为先祖选了好陵地，才保障朱家王朝至今兴盛不衰。可是想不到……”

“不必吞吞吐吐，可以直讲。”

“皇上，想不到有人想破这好风水。”

“谁？”

“李之藻、沈鲤……”

“他们有何举动？”

“在祖陵的正南方盖火药库房。皇上您想，先祖都贵为天子，怎能闻火药味，让火药库房挡住通南天之路？”

“此话可实？”

“臣不敢有半句谎言。”

“那好，停止试药造炮。”

当日，圣旨传下，气得李之藻暴跳吐血，在宅第喊道：“君昏臣奸，大明将要亡矣！”

三

万历皇上迷信异常，雷击祖陵着火一事像幽灵一样，从早到晚缠绕着他，使他一连几天坐卧不宁。

沈一贯从一个太监那里得知此信，便如获至宝。他暗自思忖：真是天赐良机呀。雷击祖陵由何而来？还不是李之藻、沈鲤一心想办场造炮而引起的祸端吗？如果不在皇陵前舞枪弄炮，地下的祖宗与雷公会发怒吗？雷公发怒——雷击皇陵，是不祥



之兆，太祖开创的基业将要不稳。江山不固，是皇上之大忌呀。而此事皆因沈鲤之辈抛头露面、好大喜功所至！如果向皇上讲明真情，他沈鲤休想在朝内多呆一天！

沈一贯躺在安适的金腿、银靠背、玉扶手、珍珠镶嵌、装饰华美的躺椅上，也斜着老眼，望着彩锦装修的天棚，得意异常。

“不过，修场造炮的主意，可是载堉王子向皇上亲口提出的呀。万一沈鲤抵赖，怎么办？”沈一贯想到这里，突然一惊，随之不安地站起。

“不怕！那就先砍王子这棵大树，后剪沈鲤、李之藻、郭正域这些树枝！至于利玛窦这个外国人，到时候不用砍，会自倒，自逃……”沈一贯在自己的卧房，踱着步于，自言自语着，嘻嘻窃笑着。

翌日，沈一贯以给皇上办寿为名，又秘密晋见皇上。

这天，万历皇上未用早膳就走进御花园内的钦安殿，跪在真武大帝像前祈祷。

真武大帝是道教崇拜的神灵，专管兴风作浪的龟蛇鱼鳖。万历皇上的先祖永乐帝朱棣经过“靖难之役”，取得政权，由南京迁到北京后，为巩固自己的帝位，自称是真武大帝转世，故在皇宫修了座真武帝庙，供奉此神，以求神佑。

万历帝对这位先祖从小就非常崇拜，因为朱棣文韬武略都高其他帝王一筹，在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上都有非凡的成就。

近日作为万历帝特别崇拜的先祖永乐大帝朱棣的陵寝明楼被雷神击中起火，他自然要到作为先帝化身的真武大帝面前去请罪，求得神灵及先祖的饶恕。

万历皇上跪在真武大帝前，仰望面容威严、一手抚膝、一手拽着玉带、正襟危坐的真武大帝神像，不停地祷告着：“请神灵及先祖饶后辈之过！”

“皇上，大学士沈一贯求见。”

正当万历帝入神祈祷之际，太监王安悄悄走到皇上身边，耳语道。

“好，带他到便殿等候！”万历皇上头也没抬地说。

万历皇上在真武大帝前烧完了一炷香，回到便殿。他刚踏进高门坎儿，沈一贯就迎上来施礼问安。

“爱卿何事求见？”万历皇上坐下问道。

“臣为长陵起火一事。”

“爱卿不愧朕的多年老臣，知朕也。刚才我去钦安殿进香，也为此事。”

“臣以为先帝是神的化身，洞察世间一切，谙熟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故有雷公发怒，以示告警！”

“好歹造炮一事停止，要不，谁能想到会有何祸而至？”

“皇上，造炮虽止，可您想过没有，是谁倡导造炮？倡导之用意何在？”

“是王子载堉。用意嘛……”

“皇上，按照皇族之规，凡分封王，都要各守其封地，不得过问朝政。”

“我怎么忘了此规了呢。”

“臣，有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说吧，殿内无一外人。”

“当年汉朝有七王、晋代有八王之乱，致使朝内大乱，给乱世臣子以可乘之机。更可怕的是玄武门之变，这些不都是因王子不安分，而使江山陷入危机吗？”

万历帝听了打了个寒噤，随之道：“载堉连王子爵位都让给他人，他不会有别的权力野心吧？”

“人心隔肚皮，谁也猜不透呀。皇上，您想，载堉已至垂暮之



年,本应在家颐养天年,他不辞千里,来京而不归,整日与大臣们商议枪枪炮炮,这不明明让人生疑吗?”

“这个……”

“一个王子一旦与重臣勾搭起来,弄得后院着火,闹出个司马氏代魏,那就难收拾啦。”

万历帝听了倒抽了一口凉气,双唇发颤地问:“以爱卿之见,如何是好?”

“以干涉朝纲,图谋不轨,治罪载堦!”

“不妥。他毕竟是朕的皇叔。”

“此事事关社稷安危。皇上,大主意您拿吧。”

沈一贯说完,站起告辞。

沈一贯的阴谋得逞了。三日后,朱载堦忍辱而归。沈一贯假惺惺地送走王子,回到家里,当晚做了个好梦:他梦见皇上突然病倒,一个个大臣被赶出六部衙门,独有他的几案上昼夜亮着灯,他跑前跑后,升天人地,宫女太监,一切都听他役使,一切都那么威风,那么排场,那么山呼海应,那么令人陶醉……突然,雷鸣电闪,滂沱大雨中,马堂从深渊里爬出来,他一手扯住沈一贯的后腿,往深渊里拉,沈一贯喊叫着,挣扎着……

沈一贯满头大汗的醒了,马堂恶鬼似的模样,依然在他面前摇来晃去。他摇了摇脑袋,阴狠地骂道:“断子绝孙的马堂,我要叫你与沈鲤一伙儿一起归天。”

沈一贯老早就忘了马堂,自打马堂被囚,宫内就无人过问这个仗势欺人的太监,也不知死活。其实,马堂还活着。当时,马堂被捉入狱,沈一贯就主张马上把他杀掉。可是,万历皇上念其当税监期间,孝敬银两颇丰,不忍心把他杀掉,于是马堂保了个活命。

沈一贯独揽大权的阴谋如密布的阴云,笼罩着京都,令人窒

息，令人绝望。这些天，有两个殷勤接待朱载堉的小太监被秘密处死；陪王子进京的两个同族兄弟，在返回河南封地时，以教唆王子图谋不轨被半路处死。据传被害人都留下了王子企图“夺王位”的“口供”。

沈一贯的密谋很快被沈鲤悉知，沈鲤面临着危险的处境。利玛窦为他担心，他也替利玛窦担心。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物极必反。正当沈一贯妄图以“叛逆”之罪，欺骗皇上，密谋杀害沈鲤、李之藻、杨廷筠、郭正域之际，恰好皇八子降生，万历皇上大喜，于是大赦天下，马堂也随之出狱。

马堂万万没想到自己能活着出狱，更没想到皇上的贴身太监王安会帮他找利玛窦，临时住到教堂里。所以，王安把他送到教堂门口，他不好意思踏进教堂门坎儿。他觉得内疚，对不起利玛窦。

可是，利玛窦没有计较往日的恩怨，他希望主能拯救马堂的灵魂，让迷途的羔羊，得到主的恩惠。利玛窦把马堂安排到离自己不远的一间空房里住下，一日三餐都有人照顾。

次日，外出的游文辉发现马堂住进教堂，就走到马堂住室门口奚落道：“马大人，想不到您能成囚犯，而今日又寄人篱下吧？”

“这也是报应。”马堂抹着干瘪的下巴，愧色满面地说，“都怪我财迷心窍，鬼迷心窍。我本想这辈子死在牢里得了。”

“您就没想到再进牢房吗？”游文辉戏谑着，说。

马堂没有吱声。

“马大人，听说沈一贯还惦着您。”

“他还想把我怎么样？”

“您跟他多年，他的一言一行，您了若指掌，他会让你这个活证人，舒舒服服地活着吗？”

是呀！马堂确实没想到这一点。沈一贯本打算除掉沈鲤，



回头再杀马堂,想不到马堂突然出狱,于是马堂就成了爬到沈一贯脚面上的癞蛤蟆,恶心得他睡不着觉。这两天本谋算派两个心腹把马堂除掉,哪想到,马堂住进教堂,与利玛窦为伴。真急坏了沈大人。

事不宜迟,就在马堂住进教堂的第三天晚上,沈一贯派人摸进教堂。正当杀手爬进窗户之际,巡夜的游文辉忽然发现了那两个歹人,他大喊一声,众人起床,竟将杀手活捉。

此时此刻,马堂一切都明白了:自己知道的首辅大臣的事太多了,沈一贯要杀人灭口。好,你不仁,我也不义。于是当晚他请利子将沈鲤请到教堂,将他所知沈一贯贪赃枉法的事,一一说给这位次辅,希望沈鲤报告给皇上。

原来,自打马堂与沈一贯在肇庆相识,两个人就臭味相投,狼狈为奸。沈一贯在肇庆做知府时,以治水为名,募捐款项,搜刮民财,一下子就侵吞二十万两银子;事后与雪浪和尚勾结,妄图霸占利玛窦修的教堂,为自己建祠,树碑立传;尔后,从肇庆至京城,几次想谋害利玛窦,并将利玛窦第一次进京的贡物窃为己有,变卖到塞外,获取巨额白银;其间,先拉拢赵士桢,后又与广东海盗勾结,陷害其父赵百万,将赵家的家产,大部分窃到自己门下;在京期间,几次侵吞赈灾款项及各地为皇上祝寿之银,先后谋害李贽、达观和尚……

沈鲤听着,不停地顿着脚,骂着:“无耻!大奸!贪赃枉法到如此地步!千古罪人!”

沈鲤回到府上,联想到沈一贯几年来专权擅势,结党营私,扶恶锄善,嫉贤妒能,在皇上面前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巧言令色,陷害忠臣,作恶多端的桩桩往事,气愤异常。决定连夜赶写疏本,禀报皇上,治沈一贯之大罪。

然而,万历皇上看到沈鲤所书沈一贯“十大罪状”,并没有勃

然大怒，也没有打算马上罢沈一贯的官。

正在皇上犹豫之时，带兵北征的石磊由塞外回到京都。他将沈一贯当年侵吞的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时的贡物交给皇上，并将沈一贯变卖经过禀报得一清二楚。沈一贯的罪责再也无法抵赖，万历皇上不得不以“贪赃”罪，将沈一贯革职，遣其还乡。

“沈一贯罢官了！”喜讯传遍京都，也传到教堂，教徒们好像从暗夜走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祈祷着，祝福着。

利玛窦也许是过于劳累与激动，当他送走前来祈祷的最末一个教徒时，偏头痛病弄得他满身淌着虚汗，最后失去知觉，昏倒在祭坛前。

钟鸣仁、游文辉发现利玛窦昏倒，立即把他抬到卧室，利玛窦依然不省人事。一时急得他们两人不停地抹着眼泪，向上帝祷告着：“主啊，救教受人尊敬的神父吧。他不能离开我们。”

夕阳坠入高大的灰色城墙下，黑暗慢慢袭入教堂……



第二十章

利玛窦病得很厉害，犯起病来先是眼前跳闪着闪光的斑点，斑点逐渐产生锯齿似的亮光，犹如古城堡上的垛口，闪得让你神志恍惚。继之，怕光、恶心、面色苍白，伴有呕吐。这种偏头痛犯起来，会持续一整天，折腾得你难以忍受。稍有好转，又觉得疲惫不堪。

恍惚时，他仿佛看到家乡古城堡的围墙；看到圣母玛丽亚那座优雅的教堂；看到手执圣物，唱着经文，坐着马车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迎神队伍；他想起教会学校那些伙伴，想起人们高唱《圣母颂》时那动听的音乐；想起十六岁那年，他告别家乡，身背一件旧呢子大衣、四件衬衫、三块手帕和一条毛巾，前往罗马公学，亲眼看到壮美的皇城、梵蒂冈迤邐的回廊、华美的宫殿、巍峨的圣彼得教堂、童女水渠的喷泉，一幕幕动人的情景；他想起指导神

父领他“宣三誓”：宣誓终生安贫、守贞、服从的时刻……多年来陪伴他的是《圣经》、圣事、教堂、神父、教徒。他为自己誓守“三誓”而自豪，也为自己到东方大国——大明帝国传教取得的点点成就而骄傲。为了总结自己传教的得失，他抽空赶写一本十几万字的《札记》，以留后人借鉴。近几天，他在撰写与中国士大夫交往的篇章。

这天，利玛窦从昏迷中醒来，他喝了碗白开水，就支撑着疲惫的身子，坐到木桌前，又继续写他与徐光启几次会而的情景。

利玛窦非常喜欢徐光启。他喜欢他勤奋读书，生活俭朴，治学谨严，不慕虚荣，尤其是身居官场，不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而是孜孜以求“富国强兵”之道，同时对那些清谈玄学之辈，嗤之以鼻。近日，利玛窦读到徐光启的一首诗，其诗曰：

绝代风流是晋家，
廷臣意气凌青霞。
罪眉玄谈未终席，
胡骑蹂人如乱麻。
白玉尘尾黄金罍，
麴间酒龙声嗒嗒，
谁使神州陆沉者，
空复新亭泪成血。

利玛窦读了这首《题陶士行运甓图歌》，深为徐光启敢于抨击“清谈误国”，借古以讽今，以诗言其志的情怀而感动。故，对徐光启和他合译《几何原本》格外认真。对徐光启将拉丁文的几何专用术语和名词译成的汉语，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等，反复推敲，琢磨是否科

学、贴切。所以，近些日子，两人合译《几何原本》特别卖力，有时通宵达旦，次日仍不倦。徐光启恨不能将黑夜当白天，把利玛窦所熟悉、研究的天文、历法、地理、机械等等都翻译成汉文，让更多的中国人掌握这些知识，繁荣中国的科学，以求民富国强。

为了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徐光启就想自己成为一个和利玛窦一样的天主教徒，和利玛窦整日在一起，切磋各种学问。有一天他告诉一个同窗，想不到竟传到张问达的耳朵里。

张问达自从沈一贯被罢官，自己在官场就失去了得力的靠山，原来沈一贯许愿他做次辅的梦想化为泡影，尽管他混到礼部做了个六品主事，但对沈鲤及和沈鲤靠近的人，都恨之人骨。他瞪大眼睛，专门对沈鲤派说三道四，百般挑剔。近日，他听说朝廷有意提拔徐光启到礼部做侍郎，高自己三品，忌恨得一宿没睡觉，于是专门派出丧家之犬马六，暗中盯住徐光启的行踪，想抓住把柄，把徐光启的晋升搅黄。

这两天，张问达听马六禀报徐光启天天到教堂，拜访利玛窦，整宿整宿不回家，还想加入邪教，就在这天傍晚乘着一顶小轿，来到教堂近处，躲近树林，等徐光启走近教堂。

火红的夕阳从顺承门门楼高高翘起的飞檐上坠下，远飞的燕子叽叽喳喳钻入檐下的泥窝，一群群蝙蝠扇动着长翅膀，在影影绰绰的树梢间飞上飞下。

顺承门一侧的教堂大门洞，时而有教徒走出大门。徐光启身穿儒服，大步朝教堂走着，不停地与走出教堂大门的熟人作揖打着招呼。

“噢，徐大人，何事到此？”张问达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冷不防站到徐光启对面，阴阳怪气地打着招呼。

徐光启停下脚步，站到门口的石狮子前，朝张问达瞥了一眼，说道：“噢，张大人。徐某前来拜会利玛窦神父。”

“听说,你想入耶稣之教,想当耶稣的信徒。”

“几十年来,我已入孔孟之教,当了孔子的信徒。今日再想当耶稣的信徒有何不可?”

“耶稣是西洋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信外国的邪教?”

“大人,这话不妥。释迦牟尼也是外国人嘛。他开创的佛教称正教,为啥耶稣之教称邪教?我看,先生是误解,或者不懂耶稣教的教义吧?”

“我是堂堂的中国人,懂那玩意儿有何用?”

“张大人,您说话大为不妥。要知道,耶稣之教也是一种教化,也是一种学问,此教此学问,大可以修身治国,小可以明事理懂技艺。孔学包括六艺,西学中更有天文、地理、宗教、法律、伦理、文学、史学、哲学、民俗、音乐、美术、生物等等知识。更何况与《论语》齐名的《圣经》,是一部内涵丰富、意蕴精深的百科全书式巨著,读了它,会使你增加无穷的智慧,它是知识与德行的无价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它在西方各国,哺育过一代一代不同凡响的卓越人物。请问张先生,这样的洋玩意儿,难道无用吗?”

“我不跟你斗嘴。反正信了洋教,就崇洋分心,冲击中国文化,于国于民不利。”

“此话欠佳!请问张大人,自两汉开始外国佛教传入中国,有几个崇了洋,分了心?事实上,它弥补了中国原有儒学、道学之不足,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张大人,您也是熟读经书之人,知道孔孟之学也哺育过无数优秀人才,但也有人学儒学而违背儒家精神,致使是非不清、官场腐败、贪官污吏横行、社会弊端横生、国势日衰。请问在此时局之下,学点西学,信仰其教,以耶稣之学补儒学之不足,有何不好?怎么能谈到于国于民不利呢?”

“你说的都是废话,空话!耶稣之学哪一条对官场有用?”

“这就要细说，比如耶稣之教有教徒的‘十戒’，要求信奉此教的人，做到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不可贪恋他人财产等等。张大人，如果当初沈一贯首辅大臣遵此信条，也不至于成为今日五毒俱全的贪官污吏吧？”

“这……”张问达被徐光启说得张口结舌，但又不肯认输，只好硬着头皮，喊叫着，“不许诬陷沈大人。”

徐光启听了哈哈笑道：“张大人，您是不是老糊涂啦？把沈一贯定为贪官的是当今万岁爷，把他赶回老家的，也是万岁爷，难道当今天子诬陷沈一贯吗？”

“我不跟你理论！”张问达气得眼珠子瞪得溜圆，胡子乱颤地吼着，“我要到皇上那里告你不务正业，整天跟洋人屁股后乱转。有失大明朝廷命官的体面。”

徐光启听了笑得更厉害，他拨浪鼓似的摇着头，笑得泪水哗哗直流。是呀，此刻，徐大人除了笑，还能说什么呢。

可，混迹官场多年、城府甚深的张问达受不了这种藐视的、戏谑的笑。他听到徐光启的笑，脸上的麻子坑顿时变成红点，混浊的眼神里放出刺人的光芒。他原本想当面训斥、警告徐光启，从不引人注目的话题中，抓住些把柄，再禀报吏部，顺顺当当地把徐光启阻止于礼部门外。没想到徐光启伶牙利齿把自己奚落了一顿，甚至连威胁都不以为然。世上哪有这么目中无人的年轻人。哼！一不做，二不休，我要收拾收拾他，拼这把老骨头，也要出这口气。哼！我张某怕谁？我一不贪，二不淫，就是皇上能把我怎么着？何况，历代皇上都忌讳朝廷命官与外国人勾勾搭搭……

麻子张问达想到此，仿佛找到了护身符。是呀，我张某就是把徐光启要弄一顿，或者误抓大狱，皇上也不会把我怎么着。提防官员与外国人勾结，不是一为社稷安危，二为皇上的安全

吗？只要扯住保卫天子这张虎皮，谁能把我咋样？

张问达越想胆子越大，他想到大狱之苦，就索性朝藏在暗处的马六打了个手势，然后自己装模作样地瞪了徐光启一眼，道：“咱们走着瞧。告辞！”

马六当时明白了张问达的手势。他见张问达离开了教堂门口，就马上与另一个锦衣卫扑上去，把徐光启逮住，迅速地堵嘴蒙面，悄悄把徐光启架走……

次日，京城传开徐光启失踪的消息。同时，也传来不少谣言。

有的说：“徐光启被教堂里的神父谋害。”

有的说：“教堂神父向徐光启要钱，把他逼得跳河自尽。”

还有的说：“徐光启成仙去了天国。”

一时谣言四起。

利玛窦听了急得躺在病床上直喊：“赶快去找徐光启。赶快去找徐光启。”

钟鸣仁、游文辉几个人刚跑出教堂，准备去找徐光启。忽然，大门口闯进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他哭喊着：

“还我阿爸。还我阿爸。”

这哭叫着的少年是徐光启的大儿子。这些天，他陪阿爸住在京城，正准备回上海去接阿妈来京，想不到昨晚其父突然失踪。所以，早饭没吃，就从西城一阵小跑，直奔顺承门内教堂。

钟鸣仁见那少年失魂落魄的样子，就上前劝道：“驥儿，不要吵闹。昨晚徐大人没有来教堂。”

“你骗人！是洋神父谋害了他！”徐驥又喊又叫，弄得当日的弥撒不得不停下。教堂里一时人心惶惶。



二

张问达不愧是老谋深算的官场老手。他头戴乌纱，却议政无能，遇到战事又不会带兵，可是整起人来，却如咬人不露齿的犬，叫你看不见，摸不着。几十年官场，他总觉着一天不整人，就心不安、神难定。只有把人整得死去活来，他才能在暗处沾沾自喜，自赏其手法高妙。

此次绑架徐光启，他也颇费了些心机。一则，从教堂门口将徐光启劫走，散布徐被神父所害，造成人们对神父仇恨、畏惧、敬而远之；二则，把徐光启蒙而送到佛教大庙，捏造其攻击佛祖、专事天主的恶行，让法师把他关在屋里开导，三天三夜不与任何人见面。徐光启虽无皮肉之苦，但失踪的消息却成了朝内的话柄，任人耍笑，在官场造成“徐光启无能”的印象。真是一箭双雕。

三日后，徐光启回到家里，他明知是张问达一伙儿捣鬼，但却一点抓不住证据。他只好忍下，暗暗记住这笔账，自慰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从李贽被逼得自尽、沈鲤多次遭人暗算的官场斗争中，他看清了大明的腐败、人性的泯灭，更深信耶稣教对人的道理规范。他想：如果人人都成为“爱人如己”的教徒，事事与人为善，天下岂不充满和平与幸福？

不久，利玛窦为徐光启做了洗礼，徐光启成为天主教内中国第一个进士教徒。翰林院进士加入耶稣会，信仰耶稣基督，一时轰动京城。

万历三十八年，清明节过后，京城聚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参加三年一届的科举会试的举人。

会试是我国自隋唐以来、由历朝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此



考安排在乡试次年的春季二三月在京进行。参加考试的人,都是从各府、州、县选拔出来的佼佼者,经乡试而至京。这些人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再进入殿试,竞争状元和鼎甲人选。最后决定新科进士及状元,然后委任以官职。许多人“十载寒窗无人问”,经过科举,便“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会试历来受士林瞩目。参加会试者,不乏饱学之士。

而,上届进士及第的徐光启,因科举时留下从卷落孙山到拔置第一的传奇,更引起士林的关注。据说,前几年他参加顺天府乡试时,考官们因其试卷文章奇异,被弃之一旁。后主考官——状元出身、皇太子的讲官焦竑从废纸堆里挑选出其文,发现文章包罗宏富,博大精深,孕含着超群的才智,是一篇治国、安邦、济世的警文。焦竑读后拍案叫绝,称徐光启为“当代大材”,随后成为顺天府第一名举人,于是名噪南北。

而,这位进入翰林院的“当代大材”徐光启突然加入基督耶稣信徒的行列,自然在士林引起震动。故,不少参加会试的举子,挖门倒洞想见见徐光启。更有成队的举子来到承顺门内的教堂,看看耶稣基督何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教堂的黑漆大门昼夜敞开着。好奇的举子们仨一伙,俩一帮,相邀走进教堂。

“哎哟!看墙上挂着的画像多漂亮呀!跟真人一样。”

举子们仰望着圣母怀抱圣子的画像惊叹着。

“快看那案上的书,印得多精美。”

“当!当!当!”

坐落在教堂正面的自鸣钟响了,举子们听着,鸦雀无声。

“你们往那看,那是张什么图?”

“那叫《万国全图》。”

一伙伙举子拥到教堂大厅的东侧,一个个抬着头,如饥似渴



地观赏那张利玛窦亲自绘制的《万国全图》。

“听说皇上还专门请利子绘了几幅好绢的《万国全图》，给了太子和诸王子。”

“是呀。这么开眼界的绘图，太子怎能不知？”

“想当天子，就要知天下。太子不明白天下有几百个国家，怎能制定友邦之策？”

“‘论友邦之策’，可是个科举殿试的好题目。”

“哎呀，出题是皇上的事儿。”

“不对，参加科考，就应该想到各种各类的考题，不然进了考场，还不一看题就吓昏过去？”

“对！对！这《万国全图》得好好看看。万一皇上命题纵论世界呢。”

举子们七嘴八舌议论着，挤在《万国全图》前，久久地不愿离开。

利玛窦看到这些来来往往的举子，兴奋得自己忘了有重病在身。他时而站在教堂门口，时而转回大厅，时而回答举子们提出的问题，满脸堆笑，不知疲倦。

“先生，请问，贵国画为何那么活灵活现？它与我国绘画有何不同？”一个明目皓齿、风度翩翩的举子，手指墙上的圣母子画像问道。

利玛窦马上笑答：“中国画只画阳面，不画阴；西洋画兼阴与阳写之，有立体感，故能使画像与活人酷似。”

“学西洋画，有何要领？”

“学西洋画，要懂透视、比例、解剖、要练素描。”

“先生，什么是透视？”

举子们围上来，问这问那，利子都一一解答。

京城聚集着五千多名待考的举子，他们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地来到教堂,或看或问,忙得利玛窦应接不暇,竟至连饭都不能及时吃。小小的教堂,一时成了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来自四面八方的举子们,似乎觉得进京不逛逛西洋教堂,是人生大憾。于是举子们便把博学多才的利玛窦称之为“基督教的孔子”,以结识他为荣。

新任首辅大臣叶向高十分关注此次会试,他听说各地来的举子都慕名拜访利玛窦,就想从利玛窦那里了解了解是否结识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以便向皇上推荐。

一天傍晚,叶向高吃过晚饭,找来二人抬小轿,换上家常穿的便服,就悄悄乘轿,来到顺承门内教堂。

叶向高突然拜访,使利玛窦又惊又喜。惊的是作为一国首辅、日理万机的宰相,竟然独自拜会一个普通的外国传教士;喜的是叶向高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不忘旧情,不拘礼仪,前来看望。

利玛窦把叶向高迎到客厅,仆人送上香茗,两位老友就海阔天空地聊起来。话一入科举话题,利玛窦就赞不绝口地说:“我甚佩服贵国通过科举之法,选拔政府官吏,比之西方诸国贵族世袭,是人类的进步。”

“以先生之见科举有何好处?”叶向高问。

“科举消灭了世袭,使能者上,庸者下,做到人尽其才,机会均等。世袭制的坏处是不管贵族成员的优劣,一律可以做官。这样,使一些平庸之辈、无德才之人、不懂治国之道的贵族子弟掌了权,结果是误国害民。”

“当然,我国的科举仍有些弊端。”

“利大于弊。起码有真才实学之士,有机会进入治理国家政治的行列。这些优秀人才,对国运的兴衰,政治的治乱,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贵国从古至今,虽朝代更迭,但华夏的文明,一直保持着,使之如长江之水,源远流

长,经久不衰,浩浩荡荡,日夜奔流不息。”

“近日不少举子前来拜访,不知先生有何感想?”

“我读过不少举子的策问,发现每个人都对时务十分关心。他们通过对历代兴衰成败的总结,表达了对昏君的抨击与鞭鞑;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担忧;以及对明君的期望与拥戴;对太平盛世的渴望,言词间凝结着无比的政治热情与忧国爱民的精神。其中,不乏治国、安邦、济世之良策。真令人敬佩,令人激动不已。”

叶向高听了利玛窦的议论,心里美滋滋的,接着又反问道:“以先生谙熟儒学,又生活于西方之便利,您看我国之民与西人有何不同?”

利玛窦毫不迟疑地回答道:“中国人重人伦,西人重契约;中国人重人性,西人重理智;中国人重中庸和谐,西人重竞争而好极端;中国人重群体,西人重个体。大致如此,当然还可细分。”

“先生真不愧是饱学之士,把儒学与西学、中人与西人研究得那么透彻!难怪有人称先生是‘西来孔子’。佩服,佩服。”

“大人过奖,大人过奖。”

“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叶向高说罢,当即拿来笔墨,信手写下:

西来孔子

叶向高放下笔墨,对身后的随侍道:“明日制成匾额,悬挂于教堂大厅。”

“是!”

次日,首精大臣的题匾镌刻完毕,就端端正正地挂在教堂大厅。拜访的举子们看了,无不拍手叫好。

叶向高入阁做了首辅大臣,使张问达完全失去了入阁做次辅的希望。起初,他怨自己命运不佳,后来发现,自己失去飞黄腾达的机遇,是因为利玛窦这个灾星“克”了自己。自打利玛窦进京,自己原来的靠山沈一贯就与沈鲤、郭正域、李贽、马经纶、李之藻等人政见不一。政见不同就产生矛盾,相互指责,直至水火不容,以致沈一贯下野。如果沈一贯不下野罢官,他答应要我入阁为次辅的许诺怎会化为泡影?沈一贯若不罢官,他叶向高有何资格入阁做首辅?有人说,叶向高入阁是因为他推荐利玛窦进京有功,万历皇上对利玛窦贡的洋玩意儿喜欢得爱不释手,说“叶向高荐人有功,沈一贯劫贡有过”,才造成“倒沈树叶”的时局。如若没有这个利玛窦,京都的时局何以至此?真是个大灾星!

近日张问达听说顺承门内教堂,每天聚集着成群结队的举子,对那位洋人推崇备至,敬仰备至,又听说首辅大人叶向高亲自题匾,称利玛窦为“西来孔子”,更加妒忌和仇视。他发誓一定要把这颗“灾星”赶出京都,抓住眼看就要到手的“副宰”宝座。为此,他闭门谢客,躲在家里,专门查寻、谋划驱赶洋教士的因由。

“哈哈!这回那个洋和尚完蛋了!”一天张问达在屋里惊叫起来,“快叫马六来!”他朝仆人喊叫道。

不一会儿马六赶到。张问达抬高嗓门叫道:“利玛窦完蛋了。”

“张大人,此话怎说?”马六不解地问。

“那个洋和尚搬进顺承门内尚无缴纳税银。马六,你算算,他一间房每月税银三两,一共四十间的地盘,一年该交多少税银?五年呢?”张问达自问自答地说,“他一年的税银一千四百四十两,五年是七千二百两。”

“哎哟，算起来真不少。”马六有意渲染着，幸灾乐祸地挤着眼睛，说，“这回不治罪那个洋秃驴，国法难容！”

“所以，我把撵洋和尚的要事交给你办。”

“您……”

马六虽然撸胳膊、挽袖子，但没有公文，有些为难地傻笑着。

“怕什么？”张问达说着将一份账单交给马六说：“你拿这个字据就闯进教堂，直接去撵那个利玛窦。”

“好嘞！”马六接过张问达拟好的讨账公文，发誓地叫着，“这回我要不叫利玛窦倒着滚出京城，就拿我的人头来见您！”

三

一张盖着礼部大印的催交房地产税的结算清单，摆在利玛窦的桌上，他惊呆了！上帝呀，眼下买粮买盐的费用都由瞿太素支付，上哪儿弄七千二百两银子交税呀。他眼冒金花，头脑发胀，继之两耳嗡嗡作响……

利玛窦又急病了。他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这次他病得很重，昏昏沉沉，一天一宿没进一口水。陪伴在他身边的钟鸣仁、游文辉，也急得昼夜不眠，双眼红肿，嘴唇上隆起大泡儿。

沈鲤听说利玛窦病重，赶紧带着有名的御医前来探望。

那位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保养甚好的中年御医随沈大人进屋后，坐到床前，为利玛窦切切脉，又翻翻眼皮，看看内唇，然后轻声对沈鲤说：“沈大人，看不出有什么大病，我开张药方，抓副药用用，或许就见轻了！”

沈鲤点着头，御医马上抓过纸笔开起药方。

“我们不能走！”

利玛窦紧闭着双目，两手抓搔着，声音发颤地哀求着……

利玛窦浑身发烧，他在幻觉中说着瘴语。此时，他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他童年时代。那时他的爸爸离开家乡到佛罗伦萨开了一家小药店。到了年末，因经营不佳，父亲欠了债。而租用的药店房主，前来催要房租，父亲无力偿还。那房主就扣下全部药材，硬赶他父亲离开佛罗伦萨。他父亲与房主论理，可是房主仗着地方总督之势，抡起棍子就打……利玛窦不知为何想起此事，他似乎在向房主讲理，又好像与催他交房税的马六争辩。

利玛窦醒了，额上冒出颗颗汗珠，他微喘着，一睁眼看见站在病榻前的沈鲤，他鼻子一酸流下了泪水。

“利子，不要难过，地稅的事情我知道了。”沈鲤安慰道，“张问达无权代替礼部向一个献出自己一切的外国友人索要款项。不是你欠朝廷，而是朝廷欠您的。您献的自鸣钟、西琴、望远镜、各类书籍，都是无价之宝。您分文不要。这就是朝廷欠了您！更何况，您带来那么多科学知识，增加了华夏人的智慧，这是无法用金钱换取的。您住在京城，应该免税，免除一切稅项。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大明帝国的朝廷命官，应该说的话，应该做的事。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还佩戴什么副宰的乌纱？！”

沈鲤几句话，说得利玛窦呜呜地哭起来。那泪珠儿滚到硬邦邦的木枕上，溅到带着尘埃的被褥上……

站在利玛窦身边的钟鸣仁、游文辉及仆人们，也都落下了泪。钟鸣仁哭着哭着，“扑通”跪下，朝沈鲤连磕了三个响头。

钟鸣仁站起来，只见他额上隆起鸡蛋大的紫包儿。

沈鲤的到来，使利玛窦的心里得到宽慰。沈鲤走后，利玛窦坐起身，喝了半碗热水沏的藕粉，心里和身上都觉着爽快了好多。

到了中午，利玛窦竟然走下床，坐到木桌前，整理起往日的



日记。他翻着一页页日记,他初登澳门,路经广州,安居肇庆,北上韶州,两进南昌,困居南京,两次进京的情景,一幕幕再现在眼前。梅小姐、刘承禧、游文辉、马堂、沈一贯、沈鲤、马六、徐光启、瞿太素、李之藻、张问达、雪浪和尚、李贽、叶向高一串人的名字和形象,骤然浮现在脑海。

梅小姐,这个宛若东方启明,西方长庚的名字,几十年始终陪伴着自己,她的一言一行无不闪现着东方女性之美,又有圣母玛丽亚圣光的恩泽之光,多么令人难忘呀!

他想起,澳门海边他跳海救梅小姐的情景;他忆起,在肇庆仙花寺,梅小姐送给他的彩蛋;他想起,南昌匆匆的相见;他想起,两次进京,梅小姐都鼎力相助;更难忘的是好友李贽锒铛入狱,他夜晚探监,梅小姐竟然在半路守候,以防不测,那是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月夜呀!

利玛窦想到这里,一种愧意油然而生,他觉得梅小姐给了自己那么多,而自己对她既无馈赠,又无精神安慰,更做不到满足梅小姐对爱情的追求。我多对不起那位守贞多年的贵族小姐呀!

利玛窦想到此,情不自禁地打开抽屉,拿出梅小姐当年送给他的彩蛋,凝视着,遐思着……

“梅小姐到!”

教堂门口蓦然传来仆人的招呼声,利玛窦听了一怔,随之独自喃喃自语道:“这不是做梦吧?”

利玛窦疑疑惑惑地收起日记本,将彩蛋放在日记本上,慢慢站起。

“神父,您好。”利玛窦刚刚要站起转身去迎迎梅小姐,梅小姐倏然跨进他的卧室,亲切地问候着。

“好!好!梅小姐,您也好吗?”利玛窦也致以问候,“请坐,

请坐。”

梅小姐刚刚坐下，跟随探望的两个仆人，马上抬进一个大木桶，放到屋里。

“神父，您在老家常喝牛奶，到了这里就断了。这回我特意让人从乡下为您弄来这桶牛奶，让您补补身子。”梅小姐依然声音甜脆，语气温和地说。

利玛窦感激地望着鬓发花白、眼角已绽出鱼尾纹的梅小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竟然泪水模糊了双眼。

“您太劳累了！看，头发全白了。”梅小姐深情地望着利玛窦，看到自己崇敬的人那么苍老、憔悴，禁不住鼻子一酸，也落下泪水。

“小姐，书放在哪儿？”两个仆人抬着一个小木箱，跨进屋，问道。

梅小姐拭了拭泪水，让仆人放下箱子，她打开箱盖，说：“神父，这是您的著作。”

“什么？我的著作？”利玛窦惊奇地问。

梅小姐点点头，说：“是的，这是在京城和外府外州刻印的您的著作。我特意收集全，送给您的。”

利玛窦眼睛一亮，马上将书本一册一册拿上桌，摆在桌面上。于是，一本本刻印考究的著作，闪现在利子眼前。他摆放着，念叨着一个个书名：“《交友论》，南昌、南京、北京刊刻；《天学实义》，初刻广东，再刻杭州；《二十五言》，两刻于京都；《畸人十篇》，初刻于北京，重刻于南京、南昌；《西国记法》、《西琴八曲》、《斋旨》、《辨学遗牍》，编译著《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圆容较义》、《浑盖通宽图说》、《经天盖》、《万国全图》、《西字奇迹》、《乾坤体义》……”利玛窦数着数着一怔神，随之感激地道，“有些拙作，我都不记得啦。想不到您竟如此细



心,把它收集到一起。真是感激!真是感激!谢谢,谢谢!”

“哎哟,先生,您再客气就外道啦!”梅小姐不好意思地说,“读了您这么多大作,已受益匪浅,使一个只读诗书的女子,大开眼界,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果讲感谢的话应该是感谢您!”

“不敢,不敢。”利玛窦依然客气地和善地微笑着。他放下书,转换了话题,问道,“梅小姐,现在您在做什么事?”

“我在整理老师李贽评点《水浒传》的书稿。”

“李先生是国内少有的大思想家、大学者,一定对《水浒传》有独到的见解。梅小姐,您读了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有二条:一是忠义,二是替天行道。先生说‘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而替天行道,是做人之本。”

“对!对!替天行道与基督耶稣之教,为天主献身是一样的,放天下善行之人信奉天主,视天主为生命。”

“天主之教是劝人行善的宗教。几十年来,我透过先生的一言一行,对先生的人品、学识了若指掌,佩服之至。可惜,我未能入教。”

“为什么?上帝会欢迎您的。”

梅小姐脸一红,说:“我是一女子,恐怕整天与您在一起,会影响您……”

“我理解您!”利玛窦未等梅小姐说完,就截住话茬儿,说,“我从二十岁起,就发誓一辈子事主,为天下人传播福音,并‘宣三誓’……”

“先生,什么叫‘宣三誓’?”

“就是誓不图财,终生不娶……”

梅小姐听到这里,脑袋嗡地一声,浑身如腾云驾雾,又如坠入深渊,顿时手脚冰凉,额冒冷汗,眼前一片空白……

利玛窦见梅小姐脸色骤然苍白的样子,马上收住话题,后悔

自己说话刺伤了她的心。

两人都低头无语。卧室里静得出奇，只有两只蜜蜂觅奶甜味嗡嗡而至，寻寻觅觅，飞上飞下，最后落在桌面上的彩蛋上。

梅小姐发现了桌子上的彩蛋，她霍然想起当年在肇庆给利玛窦送彩蛋的情景，顿时鼻子一酸，落下眼泪……

“您哭吧，哭可以解脱。”已是五十八岁的老人——利玛窦神父无奈地解劝着。

此刻，他们的心是通的。然而又都无法用语言表达。

梅小姐抽泣了一阵儿，最后指着桌上的那个彩蛋问道：“先生，那个彩蛋留给我吧，也算个纪念！”

“好，好。”利玛窦小心翼翼地用手托着放到梅小姐的手心，然后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立夏后的第四天，利玛窦躺在床上突然醒来，觉得神清气爽，他支起身子想下地，准备饭后为一个新入教的教徒施洗。可是，上身刚离床铺，又无力地躺下。他连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他躺在床上，双目仰望着天花板，似乎感觉残烛闪闪，灯油已尽，天国的上帝在向他招手。主啊，让我去吧，让我早日登上去天国的路程。

到了中午，利玛窦神父依然很清醒。他整理好自己一生的日记、札记，放在一个皮箱里。他刚坐下，想歇息歇息，恰好龙华民神情沮丧地跨进屋。

“华民，你可回来了。我很想你。”利玛窦微笑着，打着招呼，表示欢迎。

龙华民没有吱声，他只是眨眨眼睛，愧疚地低着头，猛地抓住利玛窦的手，紧紧地握着，摇着。

龙华民心里很难过，自打上次与利玛窦争吵，悄悄出走后，

他就沿着京保大路，步行了几日，到保定府乡村传教。起初，他为两个病人治病。病好后，两个村民入教。于是他就在那里住下来。可是近日有个教徒家族要祭祖修牌位，他坚决反对。结果被那家族人一顿棒打，赶出村子。无奈，他只好又返回京城。

龙华民握着利玛窦的手，长叹一声，便慢慢将自己出走后的经历向利子细说一遍，利玛窦听了没批评他，而是诚心地检讨自己。他说：“华民，我已病了多日，我自觉上帝在向我招手，我在世的时间不会长了。你我朝夕相处，没能照顾好你，我心里很难过。”

“利玛窦，不怪您，怪我不好。”

“华民，我看，今日我头脑异常清醒，就趁机作我的终生忏悔吧。”

“不，您的病会好转的。不会……”

“我了解我自己。也许明天就没有机会啦。”

龙华民说不服他，只好在十字架前，点上蜡烛，自己做忏悔神父，听利玛窦作忏悔。利玛窦虔诚地念着告解祷文，边念边流泪。最后，他泪眼模糊地说：“慈爱的主啊，我平生有两件事没处理好，请上帝宽恕：一是没能耐心地帮助龙华民神父，致使产生矛盾，使华民受了苦。二是冷漠梅小姐给予的爱，致使她终身不嫁。万能的主啊，给他们幸福吧！”

龙华民被感动地也泪流不止。

次日，利玛窦又要求龙华民为他做临终圣餐。当龙华民将摆放好的圣饼、葡萄酒送到房间时，进入生命垂危的利玛窦竟爬下床，跪在地上，真诚地领了圣餐。当日便进入昏迷状态。恍惚中，他呼唤着一个个朋友的名字……

沈鲤来看望他。

叶向高来着望他。

徐光启来看望他。

李之藻来看望他。

杨廷筠来看望他。

六部公卿、州府县衙来看望他。

傍晚，利玛窦苏醒过来，几位高官站在病榻前，望着他。他安详地笑着，玩笑似地说：“我走完了人生的路，上帝在向我招手。有一天，我们再在天国相会。我将化为灰烬。”

“不，您将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叶向高说。

“大人过誉了。我只是个传教士，不像各位位居卿相，乘八抬大轿……而鄙人只配坐两人抬小轿，还要走小道……”利玛窦诙谐的话语，逗得在场的人，都脸上绽着花，但笑不起来。

而，利玛窦说得那么敞快，笑得那么开心，仿佛他就要踏进极乐的天国……

叶向高说：“利子，您的话，叫卑职无地自容。别看我们位居高官，拿着厚禄，可是平平庸庸，碌碌无为也。而您，从西方带来丰富的文化，又将我国文化介绍给西方，成为沟通中西的天使，功高无比。如果你我相比，您是燕山，我却是运河边的一个小石头儿；历史将记下您的功绩，彪炳千秋，而我们却是随溪流而去的落花。”

“非也！非也！”利玛窦摇着头，依然那么安详。他躺在床上，侧过身子，仿佛一个疲劳的老人翻身而睡。他，真的睡了，再也没有醒来。

天上已是满天星斗。利玛窦这位神圣的老人，就在公元一千六百一十年五月十一日的美好夜晚，与他在京的四百名教友永别了。

人们仰望夜空，数着无数的星星，惊奇地发现：天上又多了一颗明亮的星……

尾 声

利玛窦神父的灵柩厝放在宣武门教堂的大厅内。

清晨,京城里的信徒们得知利玛窦神父逝世的消息,一个个悲痛地三三两两地拥进教堂。他(她)们呜咽着,哭泣着,有的甚至号啕大哭扑向灵台。得知利玛窦神父仙逝的消息,瞿太素一大早跑进教堂,哭了几声,就昏了过去,此时正躺在大厅一侧的小房子里,不省人事地喘息着。

而,此刻最忙的莫过于龙华民神父,他既要迎送吊唁者,又要照顾那些因悲恸过度而昏死的教徒与朋友。此时此刻,他才领略到中西丧葬习俗的差异:在中国,为悼念死者,哭的越悲痛越真诚;而西方,在死者而前,过分的悲伤哀痛有损于信仰基督的深度。因为死者已升入天堂,永享天国的幸福与安康。于是,他不得不向教徒们讲解“死亡的真谛是生命的变更,而不是生命的毁灭”的生死观,以引导他们合理地寄托哀思。

太阳越升越高,吊唁的人们越来越多。教徒们致哀过后,接着是六部九卿前来吊唁。他们在向主祭龙华民神父表达哀悼之

情,追忆利玛窦神父的为人与学识的同时,又按中国的礼俗,送上一幅幅挽联。

第一个送挽联的是当朝重臣沈鲤。挽联上写着:

跨洋过海来东方,架友谊桥梁
走南闯北居神州,播福音种子

接着是礼部大臣、利玛窦的生前好友徐光启送上的挽联:

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译介东学先驱者
泰西名著,科技格物,输入西学第一人

游文辉含着热泪,刚把徐光启送的挽联挂在东墙上,梅小姐送的挽联,又马上传到他手上。他展开一看,只见娟秀的楷书写着:

千传万传,传入真善
千教万教,教人爱人

游文辉站在扶梯上,把梅小姐送的挽联,紧靠着徐光启送的挽联挂好,人还没下梯子,又一张挽联迎上来。他来不及看看,就赶忙挂上墙。待卷联展开,众人一看,只见是王子朱载堉情深意重的挽联,令在场的人赞叹不止:

奇人奇说,赫赫惊人,千古流芳
多才多艺,萃萃卓异,永垂不朽

一幅幅挽联挂在墙上,把悼念者引向化悲痛为颂扬。一个个不停地述说起利玛窦神父几十年的功德、德性与才能。每幅挽联,都留下美好的诗句,活画出利玛窦生前的形象。

游文辉追忆几十年追随利玛窦的生涯,更控制不住自己的敬仰与感激之情,他连夜用利玛窦神父教他的西洋画画法,为利玛窦画了一幅油画像,挂在奠堂正中,以表达自己的哀思,同时供众人瞻仰。

次日,由龙华民神父担任主祭,在哀乐声中,向利玛窦神父行祝福灵福礼仪式。

龙华民神父站在灵柩前,以悲恸的声音,祝福道:“万能的主啊,利玛窦回到你的身边,分享你的恩泽。愿利玛窦永生。”

教友们也道:“阿门,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龙华民又道:“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当我们走完人生的旅程后,你召唤我们回到你的身边。请你降福利玛窦神父的灵柩,派遣天使守护他,使他在平安宁静中等待将来的复活,并恩赐他的灵魂早升天国。”

他祈祷完毕,又向灵柩洒了圣水。在场的教友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口里也祈祷着:“阿门,感谢天主!”

徐光启头扎丧带,伫立在教友中间,深为利玛窦过早的去世而悲哀、惋惜。他仰望着蓄着浓密胡须、眼睛深邃、身着紫色镶蓝边绸袍的画像,眼前不断地闪现出他在肇庆与利玛窦初会的情景,想起他从南方到北方,几十年追随这位学识渊博者的朝朝暮暮,想起利玛窦与李贽、李之藻、沈鲤、叶向高等一批知识文化界人物交往的桩桩往事。他赞叹着:利子为华夏大地带来那么多先进、新奇、闻所未闻的知识,天文、地理、生物、医学、数学、物理、音乐、绘画、建筑等等,哪一门哪一类不都让国人叹服,眼界

大开？这些知识、技能一旦被国人掌握，偌大个中华大地，岂不会更加龙腾虎跃？岂不更加富强？可惜，利玛窦先生走了。他离开我们太仓促，太叫人措手不及了。天哪，你为什么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利子是欧罗巴的孔子。”

徐光启回忆着，喃喃着，叨念着：“既然中国的孔子可以立庙建祠，为什么欧罗巴的孔子在华夏大地去世不可以树碑立祠？”

徐光启想到这里，马上把龙华民、庞迪我找到大厅一侧，说：“两位神父，利玛窦神父是有功于大明的，他应该享庙立像。请你们快写个奏折，恳请皇上赐一块墓地，隆重地将利先生安葬。”

龙华民、庞迪我听了感激地含着泪水，当日就以两位神父的名义向皇上写了个奏章。

次日，奏文传到礼部和户部，熟悉利玛窦的官员，都同意以皇上的名义赐给一块墓地。而，当年反对利玛窦及因利玛窦一事而获罪的沈一贯之同党，则极力反对。礼部一位小耳朵官员竟出面阻止：“大明朝无此先例！给一个洋和尚赐什么地？立什么碑？他有什么贡献？”

徐光启听了当即反驳道：“你这是无知！利玛窦带来的西方文化，别的不讲，就世界地图的输入，空前丰富了国人的多少地理知识？他带头搞的地图测绘仪器制作与使用，在中国舆地史上，可说具有划时代之意义。至于翻译的《几何原本》，更是青史永垂。如此之功，就是赐十块墓地，也不为过！”

“你这是为外国人评功摆好。”

“不管是哪国人，有功者，有好者，该摆就摆，该赏就赏。”徐光启说着，转换口气，反问道，“如果你这位大人有功，知情者不摆，你是何心情？”

“你……”小耳朵官员气得嘴唇儿发青，干巴巴着上下嘴唇儿，再也无话可说。

一个月后，经过徐光启、沈鲤、叶向高一批官员的斡旋，皇上很爽快地答应赐给利玛窦神父一块墓地，并交礼部主办。

徐光启得知皇上下了圣旨，就马上派人到城郊去查找墓地。几天后，他们在阜城门外二里沟寻找到一处被充公的庙宇仁恩寺。此寺有几间青砖瓦舍，周围青松翠柏环绕，还有几亩菜田长着翠绿的茄子、辣椒、大葱等应时青菜。此地，既可以安葬利玛窦神父，又可以安置几位教徒在这里种田自给，守护墓地。

夏日的一天，龙华民及游文辉、钟鸣仁几个人来到仁恩寺打扫庙宇，准备安葬利玛窦神父的棺木。可是，他们进来不久，马六就领着几个小太监，风风火火地闯进寺庙。

原来此寺为一个姓杨的太监私产。几年前因罪判刑，将房产充公，谁知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到马堂手里。自马堂获释后，他本想搬到此寺落脚，但又怕私占充公房产再次获罪，就悄悄找到游僧雪浪，让雪浪住进庙里。可是，雪浪和尚向来不愿在一地久居，他进寺住了几天，就溜之乎也。眼下只有一个老和尚住在这里，照管着空寺孤庙。这两天，龙华民神父住进庙里的消息，很快传到马堂耳朵里，他得知后又惊恐又忌恨。但，他已不便自己出面要回破庙，就半夜里找到礼部那位当年沈一贯的小耳朵心腹，诉了一阵苦，骂了一番支持此事的官员。小耳朵官员不知马堂揭发沈一贯的事，一听马堂如此诉说当即拍案叫好，并连夜密谋追回庙产的对策。所以，这天就派马六带着几个小太监，冲进仁恩寺。

马六已非在肇庆时的小酒店老板，而是当朝令人敬畏的锦衣卫千户指挥。他虽然是个“绣花枕头”，靠五千两银子买了个京官，但乌纱帽一戴，官服一穿，架子一端，也令人望之生畏。

此时正挥木锨往门口撮土的龙华民，见穿着官服的几个人气势汹汹地闯进院门，就心里一惊，赶忙迎上前去，问道：“官人，来此有何贵干？”

“要庙产！”尖嘴猴腮、长着花白山羊胡子的马六两眼朝天地吼道。

“此庙乃皇上赐给，你们……”龙华民双手有些颤抖地说。

“圣旨在哪儿？”一个小太监狐假虎威地质问着。

“圣旨在……”

游文辉走上前，见马六及小太监不可一世的样子，就大声回答着。但胆小怕事的龙华民怕事情闹大，就没等游文辉把话说完，抬手阻止着，用笑脸迎着马六，说：“大人，有事请进庙细谈。”

“不必啦！”马六手里撮着马鞭子，撸胳膊，卷袖子，气势逼人地下着命令，“你们若拿不出圣旨，就限你们今日滚出仁恩寺！不然……哼哼！”

马六眼一瞪，撇着嘴，手一挥：“走！”

马六一转身，几个小太监就佝偻着身子，簇拥着他，跨出院门。

马六一走，急坏了龙华民。可怜一个笃信“十戒”的天主教徒，哪里会理解中国官场那么多猫儿腻？！他转身回到里屋，就觉着头重脚轻，眼冒金花。他自觉身体不支，就高抬右脚，本想倒在窗下的床上歇息歇息。可是，腿不听他使唤，还未等他右脚落地，就眼前一黑，猛然倒在地上……

龙华民病倒了。

消息传到徐光启那里，他连夜找到礼部、京都府尹，让他们出面制止马六一伙人的无理行为，并由府尹出面在仁恩寺门前贴上“钦赐房产，违者严惩”的告示。从此，马堂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墓地和四周经过一番修葺,利玛窦神父的灵柩终于在霜降后的第九天,于墓地安葬。

这天,碧空蓝天,四野红叶,大地上五颜六色的花草把京都装扮得既圣洁又庄重。一大早,京都及附近的教友们,以及利玛窦先生的好友都赶到宣武门教堂。在龙华民神父的主持下,按天主教殡葬礼仪,做了弥撒,尔后起棺移灵。

送殡的队伍走在京城的大街上,如同一条长龙。一个个举着点燃的蜡烛,在巨大的贴金的十字架引导下,长长的队列穿过宣武门,绕过西便门北行,经过复兴门、阜成门,直奔二里沟墓地。

利玛窦神父的灵柩在中西两种乐器奏出的沉痛的哀乐声中,下葬了。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土地上安息了。

红枫呜咽,翠柏垂首,南飞的大雁啾啾叫着,向三山五岳报告利玛窦神父仙逝的消息。它们在祝愿:利玛窦永垂不朽!

1910年,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他的家乡马契拉塔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以怀念开创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1980年4月,春光烂漫的马契拉塔市迎来了意大利和中国的历史学者。他们集会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马契拉塔大学校长说:利玛窦是四百年前意大利派往中国的友好使者,他的宝贵的著作和令人崇敬的活动,是中意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在会上,高度评价了利玛窦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指出,马可·波罗、利玛窦等是传播和促进中意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谊的先人,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意两个文明古国的友好合

作, 定能开放美丽的鲜花, 结出丰硕的果实。

利玛窦的名字, 已是中意人民悠久的友谊的象征。利玛窦永远活在中意两国人民的心中!

1991年5月11日至1998年5月11日

于北京、沈阳、莫斯科、北戴河。

1999年春定稿。



(代后记)

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思考

当代,随着历史小说创作队伍的扩大,作品的增多,人们渐渐关注这个文学创作领域,开始说三道四,或褒或贬,争辩不休。其中,有人曰,历史小说属于通俗小说,难以进入“高雅文学”的殿堂。

我以为历史小说同其它题材的小说一样,有雅也有俗,不可一言以蔽之。司各特的《艾凡赫》、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俗乎?我以为这些成功的历史小说,比那些自诩“雅文学”的作品,不知高多少倍!即使冠之以“通俗文学”的《水浒传》,也未必不“雅”,可谓大俗转化为大雅,大雅大俗的精典之作!优秀的历史小说,多是雅俗结合,俗雅共赏的。

当代历史小说,是当代人认识历史、表达当代情感的结晶。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的小说。任何历史文学作品,都是当代人以当代意识写出来给当代人看的。历史小说作家,要想使自己的文学作品达到高层次的艺术真实,充分发挥历史小说的审

美、认识功能,使其深深地打动读者,受其欢迎,就必须以鲜明的当代意识认识历史,站在当代人类认识世界的珠穆朗玛峰上,鸟瞰历史时空,将历史真实与当代意识结合起来,去构建自己的历史小说天地,去创新。

创新是时代的需要。中国长篇历史小说以《三国演义》为代表,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其间产生过不少名篇巨著。但,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历史的限制,阶级的限制,不少作品充满忠孝节义的封建色彩、宿命论的观念。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数亿读者,需要内容健康、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学作品,若想受当代读者欢迎,就必须创新。

要创新,就必须以科学的史学观念,分析研究历史素材。作家应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抓住历史的神韵、丰富的历史内涵,始终以审美的视角,将沟通古今的哲理感融于作品之中,创造诗化的历史小说。

要创新,还必须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从丰富的世界文学宝库中汲取营养。我国有历史悠久的历史文学,有丰富的艺术经验,今天应继承之,但仅此还不够。中国古典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是单线、单向的,有一人立一传,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叙述故事时时常出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这种方式对塑造形象丰富、性格多侧面的人物有一定束缚。在表现手法上千篇一律的现实主义白描,再加一点诗情画意的点化,形成了固定的套路。所以,当代历史小说创作要创新,就要借鉴、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创作之长,从形式、风格和手法上,开创出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文学作品。如西方成功的历史小说多集中笔墨叙写一两个英雄人物,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多线索地交叉描述主人公的精神、行为、思想感情;又如,重审美表现,不受“再现历史”的束缚,在一定历史背景、氛围中,刻意表现在历



史过程中的人性、人情、人格,在艺术虚构的创造中,完美地表达作家的主体意识。再如,博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众长,多层次结构,开放式叙述,主客体移位,正确运用象征、寓意、怪诞的多种手法,通过消化、吸收,丰富我们自己历史小说创作的表现能力与技巧。没有继承和借鉴,文学就无法发展,历史小说也无法繁荣。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从人类物质生产的世界性必然导致人类精神生产的世界性这一命题出发,提出“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地球变得愈来愈狭小,世界联成一体,中国文学要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世界文学的繁荣,逐步融入人类文化大格局的有机构成之中,其大好时机已经到来。

当代中国历史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翼,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要有全球意识,从题材的选择,到艺术结构、艺术处理,都必须以宽阔的视角,恢宏的气度,注目于全球,站在整个人类思维的高度,去筛选,去表现那些与人类生活、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独具特色的民族历史的内容,使作品被世界不同民族所喜爱,引起共鸣,跨入世界文学之林。

文学创作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它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当代作家要肩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就必须不断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科学知识来武装自己。诸如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以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只有学识渊博,储备丰厚的作家,观察视野才会开阔,才会深化对人与世界的体认。也就是通过学者化过程,才能写出气度恢宏、深邃旷达、充满人生底蕴的好作品。

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家,写历史小说并不是为了写历史,而是

借“历史”的场景、人物，来表达他对社会、对人类、对人生的思考。

基于以上的种种探求与思索，我在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努尔哈赤》、《皇太极》、《青天刘墉》、《列宁与华人卫士》、《张学良将军》之后，就投入了《利玛窦》的创作。

利玛窦是意大利籍西方传教士，他 1582 年来华，1610 年卒于北京，在中国前后共生活过 28 年。

当代中外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利玛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精通中国语言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和优秀的数学家。

他，第一个把孔子和儒家学说介绍给西方，又第一个将西方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他是近代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位功臣。

利玛窦来华期间，中西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利玛窦一批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教士，以“科学传教”，给中国再次腾飞带来契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却渐渐落后，在两条不同轨道的激烈竞走中，西方由后而前，而中国却由前至后。直至 19 世纪到来之际，中国被迅猛崛起的西方，远远抛在后面，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地位。

如此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差距，不能不令人深思。为什么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未能给中国科技发展、经济腾飞创造合适的土壤？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对外关系？是闭关自守，还是积极开放？在思想观念上如何解放？在如何对待科学技术，如何对待工商业、商品经济，如何对待新兴社会力量等方面，有何弊端？有何隐患？

当然，这些反思，只有在思想解放的今天，才能有条件提出问题。因为在已往的历史文献中，都写着：传教士是配合西方帝

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爪牙。

当代的世界潮流是和平、友谊与发展。反思历史,是为了人类的今天。黑格尔曾说:历史题材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历史的精神,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的哲理和诗情,透过历史图像,激发当代读者对现实的联想,使读者在艺术美的享受中,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净化心灵,进而发愤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

在创作过程中,曾得到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艾杜尼,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乔瓦尼教授,天主教夏振宇神父等热情帮助与支持。现一并致谢。

作者

1999年3月15日